丁之瑜和仙灯的故事

作者 于松然

目 录

第一章 丁陈联姻……002
1、婚典 2、请安 3、蜜月 4、梦幻 5、跑反

第二章 蒋汪镇长……015
1、汉奸 2、考验 3、入狱 4、发丧 5、谢孝

第三章 小小天府……032
1、小红 2、仙灯 3、怀孕 4、营救 5、顺民

第四章 人民代表……058
1、克九 2、支前 3、接管 4、汇报 5、敌姻 6、发祥

第五章 风尘之难……083
1、突变 2、跪灯 3、预感 4、婚变 5、请愿 6、三哭
7、抓阄 8、闹场

第六章 改地换天……109
1、中学 2、梦游 3、酒场 4、贾舍 5、大寿

第七章 百花同科……147
1、毛病 2、牛肉 3、寡晦 4、发配 5、伤逝 6、回九
7、入党 8、再婚

第八章 萧墙风起……188
1、回信 2、自裁 3、论鬼 4、异恋 5、批猫

第九章 家国礼典……215
1、换灯 2、叛徒 3、乡焚 4、岚岚 5、救灾 6、飞天

全书完 ……253

第一章 丁陈联姻

1、婚典

呜……解除警报声响起来了，人们扶老携幼地走出窑洞。在抗日中的九阳，由于日机经常轰炸，人们根据警报器的响声进出窑洞，都习以为常了。

丁之瑜同母亲和嫂嫂一起走出了窑洞，立刻成了众目之神。她生长在鼎新街一个四合院里。她的曾祖父、祖父两代，都是鉴别中药材的能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常年奔波于九阳与禹县之间。到了父亲丁秀德一代，在九阳县城里，开了一爿药店，取名远东大药房，又在乡间置了 150 多亩土地，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小康人家。她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丁守忠在九阳行医，二哥丁守义在家协助父亲经营药店。两个哥哥先后成家，住在四合院中。她最小，独女，自然受全家宠爱。

丁家有女初长成，已是全县闻名的美人儿。她那双妩媚的大眼，和那双弯弯的柳叶笑眉，镶嵌在她那张白皙又娇嫩的瓜子脸蛋上，自然无法摆脱那众多眼球的袭扰。她又是聪明伶俐的女孩，学习成绩总列班级前矛，本可以同两个哥哥一样上大学，但高中上了一年多，便辍学在家了。那时，她上学步行在街道上，常受到骚扰。家里人放心不下，常派人接送她上学。父母和兄嫂，天天轮班接送，风雨无阻，那繁忙可想而知。她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一日，她对父母说，她不上学了，在家自修，读私塾。在家自修读私塾，是她心血来潮吗？不是的，她想了好多天了。在学校里，有同学半开玩笑对她说，你可以与西施等四大美女比美，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她说，她不羡慕她们，特别是貂蝉，在两个男人之间玩来玩去，她反感。又有同学对她说，你长得漂亮，要是演电影，一定是个大名星。她说，她绝不当演员，因为，在她看来，动不动被男星拥抱，甚至亲吻，她恶心。那么，她想干什么呢？她想当诗人，像李清照那样；她还崇拜谢冰心，想当作家。这和读私塾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她知道，因而她认为，李清照没上过什么大学，而是读私塾成名的。对于冰心，她知道，因而她也认为，她虽读过大学，但那是在她成名之后的事。入大学之前，她已出版了《如人》《闲情》两本小说散文集，全得力于“家塾启蒙学习”。因此，她认为，退学读私塾，有利于实现她的梦想。对此，父亲对女儿这个心事，略有所知，也就答应了。于是，她辍学在家；于是，人们也只能从日机飞走后，在窑洞口饱尝她的靓影。

渐渐地，她越发娇美，越发成熟了，媒婆成了她家的常客。媒婆的嘴，自然了得，说的都是城乡间绅商，有钱又有地位之家的阔少，但她听了似乎都不感兴趣。难道她对婚姻没有兴趣吗？不。性者，天之琢也，情者,性之质也，女大当嫁，这个亘古不变的性爱，是上天规定好了的，她岂能化外？当一对乳房膨膨突起时，性逐渐成熟了，对异性的追求，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

升入高中，在男生中挑选意中人更加自觉了。同学张强元，首先进入她的视野。该同学虽帅气不足，但聪明过人，学习成绩总在她的先后左右排徊，其温柔善良的性格，有点像她大哥。但他能像大哥那样全心全意地关照她吗？未所知也，她必须继续观察。她还发现同学李瑞珏，不仅帅气，也相当聪明，彬彬有礼的气质与她二哥相仿，但他能像二哥那样尽心尽力地呵护她吗？也未可知，她必须继续观察。

其实，此刻，在她心目中，已有了情人，一个她从没有见到过的情人。这个情人，是她二哥吹到她耳朵里的，就是二哥的同学加好友陈仁礼。

陈仁礼是豫西陈家庄陈大善人陈永森的长子，毕业于平原大学农学院。根据二哥吹风，陈仁礼不仅正直、善良、帅气，吹拉弹唱，都有一套，在学生会里，是个多才多艺的拔尖人材。吹风吹得她心潮澎湃：二哥说他的正直，就像她同学张强元那样，但好像比张强元更善良；二哥说他的善良，就像她同学李瑞珏那样，但好像比李瑞珏更帅气……久而久之，陈仁礼成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这个白马王子的幻影，形成了多个令她神往的图像，使她陷入非非之想中。她很想由她二哥牵线，见见这个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她没法张口。

然而，关心她婚姻大事的二哥，终于开口对她说：“给你介绍个对象。”

“谁？”
“陈仁礼。”
“家在哪？”
“陈家庄。”
“叫我嫁到农村？”
“那不是一般的农村。我去过两次。”

接着，哥哥便给妹妹讲起陈家庄来。

陈家庄离九阳三十多里，北邙面涧，是个古老的乡镇。据说，当年老子来九阳问礼时，曾来到过这里。现今，陈家庄有人口近两万，直辖五十多个村落，总人口过六万。清末民初，兵荒马乱，陈家庄逐渐变成了古堡：四周有砖石城墙环绕，东西南北四关，有瓮城加固，乡丁把守，可谓金城汤池。城里街道纵横，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把庄劈成四半，形成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大小不等。镇政府设置在西北隅，镇长是陈永森；陈家大院座落于东北隅，家长也是陈永森。陈家大院座北朝南，四面高墙耸立，与高屋相连；八字门楼，四角飞檐，面向大街，两侧八字砖墙上，各有石狮浮雕一头。内院为三进四合院：一进前院，为一排南房；中有照壁，上有五蝙捧寿浮雕；二进为中院，是内宅四合院，有垂花过厅、上房屋、耳房、厢房组成；三进为后院，北屋，有正房和两侧室构成。对外人来说，陈家大院，深不可测。陈仁礼的二叔陈永庆，在城里有两个店铺，一座大药房，一个杂货店，还有一座洋火公司，家院座落在公平街，也是三进四合院，只是规模没有陈家庄面积大、气派。

“照你说的，他家比咱家大得多？”妹妹探问道。

“不光大得多，而且富有得多，光土地有四五十顷。”二哥说。

“真的吗？”
“我能叫我妹子嫁给一个剃头的、拉洋车的，或着补漏锅的！”

到此，在她的脑海里，那个白马王子更加清晰了；但毕竟她没有亲眼目睹。

丁家与陈家已安排好了：相亲。

陈家相对保守些，虽不用三媒六证，但以友人串户，是断断少不了的。于是，陈永庆的同窗好友县参议黄国清，登门造访了丁家。黄的造访，丁家的富足，好客，知礼，特别是丁之瑜的花容月貌，传到陈家，令陈家神往了。丁家呢？由丁守义力推。于是，他们两家达成了相亲意愿。

七月十五，是城隍爷出遊的一天，九阳城隍庙和城隍爷出遊的四条大街，爆满人群。曾为河南霸主的冯玉祥将军，以无神论者自居，曾下令拆除寺观庵庙里的神像,受到了老百姓的强烈抵制，不得不有所收敛。尽管无神论者还在宣传这是迷信，但老百姓不听那一套，仍然信神崇佛敬城隍。对丁陈两家来说，城隍爷出遊，正是相亲的好时光。

陈家与丁家两拨人马，按约定，在西大街碰面了：陈家相亲来了十多口，比丁家多来了四五口。

当陈仁礼告诉伯和爹，对面人群是丁家之后，十多双眼睛，瞬间盯上了身着亚白色连衣裙淡装素抹的丁之瑜；当丁守义告诉老爹，对面人群是陈家之后，五六双眼睛，瞬间聚焦在西装革履一派学生打扮的陈仁礼身上。看看双方相亲人的眼神，便知双方都无可挑剔地满意了。

此时，丁守义拉住小妹对陈仁礼说：“这是小妹丁之瑜。”

陈仁礼忙伸手与丁之瑜相握：“我叫陈仁礼，是你二哥的同窗好友。”

丁之瑜嫣然一笑，抽回了右手。

双方父母免不了寒暄一番，然后，隨人流而去。

相亲圆满了，但夫妻能否地久天长，还要看生辰八字是否和谐，五行是否相克。那些年，盲瞽算命先生，一手拿拐扙，一手提铜锣，边走边敲打着满街串。对这些算命先生，虽然价钱便宜，多不认同。稍有钱财的人家，许多人愿找大师级的算命先生，诸如什么星云大师、云天大师以及张铁嘴、马钢嘴等等。这些大师，大都自称为道家弟子，甚至是曾经某某多少代真人的面传身授，他们在闹市区内，都有一爿门房，招牌堂而皇之地挂在门口，在窗明几净的座堂上，为你破解人生。陈家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到张铁嘴的案前，被大师破解为逢凶化吉，白头偕老。丁家不放心。也把两人的生辰八字，拿到马钢嘴的桌上，被大师破解为遇难呈祥，幸福一生。两位大师破解得词语不尽相同，但却不谋而合：一生中免不了会有些磕磕碰碰，但定能白头偕老，幸福终生。

相亲、八字进行得很顺利，接着要看好儿了。

九阳看好儿就是选吉日：哪天过礼，哪天送亲，哪天回门，都要事先约订好。据传，看好儿是神立的规矩，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能破解。

在星云大师那里，好儿被破解并订了下来：十月初十，男方过聘礼，十月十四，女方过陪送礼，十月十五迎亲，十月十八回门。

好儿订下来后，两家立刻进入“全面战斗”状态中。全家都为采购、制作忙碌。

聘礼中，除银元和金银珠宝手饰外，当属新娘的两套新衣：一套大红衣，为婚时礼服，一套浅绿衣，礼后便服。为了新衣得体，男方必须带裁缝师到女方家，为准新娘测量玉体。于是，准新郎的表姑，拎着礼品和面料，帶着知名裁缝来到了丁家。裁缝便用软皮尺，测量了准新娘的身高、臂长、胸围和腰围。女方少不了对面料品头论足。那两块都是上等稠缎面料，女方家挑不出毛病，而那一红一绿色调，则是“红搭绿配，平安岁岁”的祝福。

陪送中，除几套平日内外素装外，两床被子最为考究。不仅仅是新表新里新棉花，更要红绿搭配中能够体现“龙凤呈祥”和“子孙滿堂”的湘绣被面。这些，为了体面嫁女，生意场上老手丁秀德，都搞到了。

转眼间，到了十月初十。头两天，公平街陈家大院里忙乎起来。初十那天，十张竹子顶桌由十壮年顶着，来到了大院。十张顶桌为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象征光明茂盛，万物竞妊。陈家男女齐动手，很快把顶桌布置亭当。顶桌桌布的块红色绸缎，上面用红绳固定住十样聘礼。第一张桌上，固定着一张黄纸，上面硃红毛笔写着：聘金 大洋 666 圆 袁大头 300 孙小头 200 龙洋 166，以红绸分了三包，用金丝绳固定在桌面上；第二张桌上，固定金银手饰，计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对，金耳环一对，金项链一付，分装在四个透明的手饰盒中，亦用金丝绳固定在桌面上；第三、四张桌上，固定着新娘的两套新衣。其他顶桌上固定的是烟酒、糖果、红枣、花生、莲子和盒装点心，都要成双成对。起桌后，陈家男女两边护着；也很放心，城隍爷的咒语没有人敢不听：“抢新砸亲，断子绝孙。”丁家也早早站在大门口迎礼，直接将顶桌引入院中。由陈家人将顶桌上的聘礼，双手逐桌逐件地交于丁家手中。礼毕，看茶，寒暄，不一而足。

十月十三，丁家雇用三架马车，将全家拉到陈家庄西门外一个小院子里。那是陈家在庄西门外的一处房产，小院子里有四间瓦房。十月十四，过陪送礼。除两床龙凤呈祥棉被外，还有太平洋床单、新娘内外衣裤和烟酒糖果之类，还有一对神屋钧瓷双龙汲水瓶，是丁守义的好友刚被河洛中学录为物理教师贾隽成赠送给丁家的陪送礼品。陪送礼品用八张顶桌顶到了陈家大院。八张顶桌喻意是：“八仙过海到陈家”。

十月十五，是陈仁礼和丁之瑜的大婚吉日。

那天，风和日暖，瑞气千条，陈家庄街上热闹起来，大都知道陈大善人的长子陈仁礼，今天要娶媳妇了。庄里人都听说，仁礼娶的媳妇是城里富裕人家的千金，长得美如天仙，大家都想来看看。

约莫一两个时辰，庄西头鞭炮响起来，乡间乐队的锣鼓和唢呐的吹吹打打声已传到了庄心十字街。紧跟乐队是一字排开的八顶花轿，中间两顶红色花轿。豫西人都知道，前面一顶红花轿坐的是新郎，后一顶坐的是新媳妇。一个条凳放到路中，上面放着三包金鸡牌香煙，那是回郭镇名牌产品，每包 48 支，挡住了乐队。按豫西俗气，乐队要吹打三曲，每包一曲。乐队自然不能违俗。吹打中，被人流围了起来。轿夫们也借机放下轿子，用立杆顶住抬杆，歇歇脚。

离晌午约莫一个多时辰，花轿来到陈家大院门口。大门是仿古建筑：两角飞檐下，两扇黑漆大门，使门庭显得庄严肃穆，三级台阶，使门庭显得高高耸立。正是：“宅门八字开 财帛滚滚来”。

红毡早已从台阶前铺到院里。两顶红色花轿停在台阶前的红毡上。先下轿的是新郎陈仁礼。他头戴插花礼帽，身着大红色礼袍，脚蹬黑色皮鞋，一个古今相结合的打扮。他手执红绸牵手，来到新娘轿前站住。只见男宾相杨建平，用铁钳夹着一个烧红了的秤锤，放在一个古铜色的铜盆中，然后往铜盆中浇入带着醋酸味的水；另一男宾相张超然，端起冒着蒸气吱吱作声的古铜色的铜盆，绕着新娘的花轿转了一圈，把古铜色的铜盆放在花轿前。新郎过来，掀起新娘的轿簾。蒙着红纱的新娘，接住新郎递过来的红绸牵手的一端，弯腰走出了花轿，踩到红毡上。只见女宾相上前搀扶住新娘，两个拉纱女童，拉起了婚纱。新娘顺着红绸牵手，跨过热气腾腾的古铜色的铜盆，缓步踏上了台阶，走进大门。

绕过照壁，跨过垂花过厅，走进了内院。那是个四合院。上房六间，座北朝南，中间两间为客厅，两边为侧室，高出院地坪三级台阶。侧室两边是通往后院的过道。院東西两边为厢房，一排五间，相对而立，高出院地坪一级台阶。上房与厢房之间为一个狭长的天井，与两厢之间构成了一个“T”形院落。四合院院门为一丈宽的垂花过厅，两扇黑漆门与前院相隔，过厅北面是可移动的四扇彩色屏风门，两侧无墙无门，下一个台阶便到院中。今日大婚，四扇屏风门早已端下，移走。

当新郎拉着牵手与新娘跨过院门门限时，院内鞭炮齐放，唢呐吹起，人头窜动，迎接新人来到院中红毡上。女宾相是仁礼的周表姨，来到一边，搀扶住新娘。司议喊道：“起锦！”新郎应声双手掀掉了新娘的红锦盖头，交于周表姨。这时，人们才看到了新娘的花容。一个年长的女人惊喊道：“真漂亮！仁礼，你娶了个七仙女！”男宾相杨建平，看见新娘的容貌，几乎看呆了。

也许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丁之瑜环扫了一下，只见几十双眼睛都在盯她，一股无形的引力吸住了她，使她的脸发起烧来。

“一拜天地！”司仪大声喊道。新郎新娘并排而立，随司仪口令“鞠躬”“叩首”，对天行三拜九叩礼。

“二拜高堂！”对陈永森和张氏、陈永庆和李氏行三拜九叩礼。

“夫妻对拜！”行三鞠躬礼。

“牵手入洞房！”

新郎新娘入洞房后，女宾相行“送房礼”。洞房，位在西厢房。一边放着一张红木檀雕大木床，上有游龙戏凤雕花，内罩粉红色轻纱帐幔，上有麒麟送子苏绣。木床一侧放置一张红木条几，几前为一张红木八仙桌和两把红木太师椅。条几两侧，放着一对神屋钧瓷双龙汲水瓶。入洞房后，夫妻分别坐在两太师椅上，八仙桌上已摆好了四盘喜点——红枣、花生、四喜丸子和水饺。这是祝福夫妻早生，男孩女孩花着生，四季皆有喜，年年交好运。新郎不客气，着筷点食；新娘则需周表姨喂食。

礼毕，大宴宾客。

五十张方桌，全院摆开。八碟十二碗的九阳水席，送上桌来。五五六六枚声不断，好不热闹！

洞房花烛夜的闹房，是新媳妇最愁、最怕的一关，丁之瑜不能例外。九阳规矩，闹房不分男女老少，但陈家有家规，长辈不能闹房，家里家外的兄弟和嫂子们，便成了闹房的主角。闹能否闹个天翻地覆，就看他们的身手了。对此，丁家早有准备。当洞房门一关上，丁之瑜便搬了把椅子，放在闹房看不见、竹杆钩不着的角落里，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果然，闹房直闹到午夜两点，伸进洞房的两根竹杆，也沒有碰到丁之瑜的衣角。闹房人闹得精疲力尽，最后，力竭而散。

2、请安

第二天，天已发亮，陈仁礼、丁之瑜夫妇起床，到父母叔婶那里磕头请安。

在八仙桌的两边，各有两把太师椅，两张条凳。右边端坐着陈永森和张氏，左边端坐着陈永庆和李氏。陈永森头戴红丝绒结子六合巾圆帽，身着灰色线春长衫；陈永庆则头戴茶色礼帽，身着银灰色风衣；张氏和李氏，发髻相似，上身都是斜襟绸衫，只是花饰、色料不尽相同。陈仁礼、丁之瑜夫妇，先向伯和娘磕头，起身后，再向爹和妈磕头。磕头结束后，夫妻俩坐在伯娘一边的条凳上，聆听长辈的教诲。

陈家家规：二代子女，统称长房长辈陈永森和张氏谓伯谓娘，统唤叔房长辈陈永庆和李氏谓爹谓妈。新婚夫妇仁礼和之瑜，按家规，称亲生父母谓伯谓娘，唤叔婶谓爹谓妈。

当爹的陈永庆先开口。他对着新婚夫妇说：“昨天是你们的新婚大喜，也是咱们陈家的大喜。我们陈家能在陈家庄长盛不衰，就是我们能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祖训和家规的结果。你们是长房的长子长媳，继承陈家传统的责任重大，不要儿戏！”

“你爹说得对。”当伯的陈永森，当了几年陈家庄镇镇长，免不了要用镇长的口吻教训他的儿子和媳妇。他说：“大凡一个家族，都有他们的祖训和家规。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有个叫朱用纯的大地主，他写了一篇约六百余言的律文，训示家人，史称《朱子家训》，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勿持势力而凌逼孤寡”，等等，成了他的治家格言。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就有六不准的家规，就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赌博，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虐仆，六不准酗酒。我们也有祖训和家规，就是孔老夫子的‘仁义礼智信’五个字。这五个字，涵盖了朱家和乔家的家规，是我们陈家的祖训和家规。”说着，他来精神了，兴奋地大声说：“仁者，爱人，就是人人相亲，与人为善；义者，助人，就是助人为乐，好为善事；礼者，敬人，就是尊重别人，善待下人；智者，识人，就是追求真理，息事宁人；信者，服人，就是取信与人，恪守真情。这是都是老祖宗们所倡导的儒释道文明。你们要谨记。”

当爹的接着说：“‘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是中华民族国之瑰宝，也是咱陈家的传家宝，你们要传承下去。”他稍停了一下又说：“仁礼的小天府计划，就是举善事，造福陈家庄的百姓，是咱们传家宝的传承，我和你伯、你娘、你妈都支持。”

“小天府计划”是什么呢？原来,陈仁礼在大学里,就萌生了实业救国的理想，他想利用涧河河水，把陈家的四五十顷地，打造成旱涝保收的小天府。在平大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他的理想变成了奋斗目标：第一步，修堰，挖渠，改良品种，施肥防害；第二步，土地连片，使用机器耕种，现代技术管理。

当娘的也开了口。她对之瑜说：“我和你妈都是吃斋念佛的人，烧香拜佛是咱陈家的家风。每年春秋两季，我都到城里住好多天。我同你妈常到吕祖庵、上清宫、古唐寺、关帝庙去烧香拜佛，但去的最多的是西大街的城隍庙。那里近，不坐车。”

当妈的自然也开了口。她对之瑜说：“我同你娘还坐车去过白马寺和龙门的香山寺。刚才你伯你爹说‘仁义理智信’，就是叫我们烧香拜佛，赈济穷人，当善人。”

当娘的又对之瑜说：“你初来咋到，还不知道陈家家境。这所院子，少说也有一百多年了，每天进进出出，也有一二十号人。你爹妈常住九阳城里，回庄上，也是十天半月；他们兄弟姐妹倒不少，没有一个管事；这里里外外，全由我一个人张罗。你来了，好，我有了帮手。等你回门回来，咱娘儿俩把这个家管起来。”

当妈的接着也对着之瑜说：“你娘身体不好，管这个家真难为她了。我在城里，也有一摊儿，顾不过来。你来了，太好了，帮助你娘，将来你得撑起咱们这个家。”

坐在左边条凳上的大姐陈仪也说：“我是出了门的闺女，不能成天在家尽孝，不能帮娘管理家务。”她对着之瑜说：“拜托你了，替我多尽点孝，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丁之瑜没想到，她嫁到陈家第二天，便被委以管家的重任。在娘家，她最小，一切听由父母兄嫂们安排，她只承现成，不操一点心。然而，在这里，她不仅要谨记陈家的祖训和家规，还必须学会管家。

每当听完伯、娘、爹、妈和大姐的训导后，她都要起身欠腰，表示认从，说：“是！”聪明的媳妇当然明白，伯和爹说的祖训和家规，主要是叫她听的。

当伯当娘当爹当妈的，自然也会问到媳妇的父母。

当爹的问道：“你爹身体可好！”

媳妇忙答：“还好。就是经常闹胃疼。”

妈说：“看过大夫吗？”

媳妇忙答：“看过。大夫说是胃溃疡，吃了几剂汤药，控制住了疼痛，没有什么大变化。”

当娘的问道：“听说你妈身体很好，是吧？”

媳妇忙答：“比俺爹好些，没大病，就是左腿管节炎，有时疼起来时，走路困难，贴张膏药就好些。”

当爹的叹道：“人过四十五,身埋半截土；病都出来了，谁也挡不住。”

当伯的是镇长，对教育很感兴趣。他问媳妇：“听说你读了高中？”

媳妇答道：“上到高二。”

“为什么不上了？”
“俺妈常闹腿疼，不能经常接送我了。”
“还得接送？”
“不接送，俺妈不放心，半路上总有人截我，找我说话。”

当娘的笑着说：“之瑜长得太齐整了，有些人总想套近乎，幸亏没遇上痞子、流氓。”

当伯的又问：“在家没再读书？”

媳妇忙答：“读了。都是自学私塾里的那些书。”

“四书五经？”
“是！”
“读过唐诗吗？”
“读过。”
“‘花自飘零水自流’，是唐朝哪个诗人写的？”

之瑜没想到，公公在这个场合，竟考起她来。忙答：“那不是唐诗，是宋词，是宋朝李清照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当公公的伯和爹，都满意地点头笑了。

面对仙女般的儿媳，又是如此知书达礼，四个老人不约而同地会心地喜在心中。

3、蜜月

回门归来，新婚夫妻进入蜜月中，其恩爱缠绵，自不必细说。

一天上午，仁礼突然把爱妻搂在怀里，热吻后，对她说：“刚才接到报告，堰头出了点小事，要我亲自解决。我得离开你几天。”

自那天相亲归来，之瑜朦朦胧胧地陶醉于仁礼的形象中。在她的想象中，仁礼的帅气，不仅远远超过中学的同学，甚至比当时红得发紫的电影男星，诸如什么金焰、高占非和郑君

里等等，都能较个上下高低。在婚后的蜜月里，当她触及到衣冠楚楚的仁礼，或是被仁礼紧紧搂贴在坦露的肌肤上，都证实做姑娘时的她，对未来夫婿的想象是多么准确。

蜜月中的之瑜，舍不得离开仁礼。从仁礼的身上，她懂得了耳鬓厮磨和如漆如胶的涵意，那是任何小说都无法描写清楚的。对于她来说，那怕只有一步之遥，或一瞬之间，她都不愿离开仁礼。

两情相悦是爱情的基础，婚姻是爱情的乐章。蜜月里，之瑜得到的幸福，是她当姑娘时无法想到的。

之瑜发现，夫婿是个善于欣赏她、疼爱他的男人，是个善于通过感观刺激达到夫妻至爱的丈夫。当人们夸她美丽时，丈夫没有去附会众人的仙女说，也没有把她比成古代的四大美女，而是拿出一个画册来给她看。那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画。丈夫指着英国画家波因特的《系头带》对她说：“你比她美丽！”又指着法国画家安格尔的《泉》对她说：“你比她漂亮！”继而又指着法国画家莱菲博瑞的《潘多拉》对她说：“如果你和她站在一起，让我挑选，我选择你！”接着开玩笑地说：“你千万不要接她手里的那个盒子，那是个魔盒。”

对于希腊这个魔盒神话，之瑜早就知道。面对丈夫的逗乐儿，她嫣然一笑地说：“放心吧，我不会给陈家增添麻烦。”

面对那几副的裸体画，聪明的之瑜明白，丈夫并非淫荡之徒，因那几副裸体画，是色而不淫，粉而不黄。

在蜜月里，之瑜十分欣赏仁礼的体魄。每当她看见丈夫那块强健胸肌，触摸到他腹上那六块坚硬的腹肌时，似乎都比意大利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巨作《大卫》强健得多，从而使她能在爱抚中，轻而易举地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

之瑜从小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从一而终，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时代也给了她选择夫婿的权利，她庆幸，经过相亲，她选对了。她认为，当她嫁过来的第一天起，她属于陈仁礼了。因此，每当她被仁礼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她那楚楚仙姿和那可人玉色，都与她心爱的仁礼，融合在一起了。在蜜月里，她很快进入到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中。只见，万里晴空里，一片薄云掠过太阳，在她白皙的身上留下一片阴影，柔和的微风吹过，使她心身摇曳，颤动；甜美的甘霖，轻轻洒落在她的胸脯上，光滑圆润，细腻无声，使她心旷神怡，难以自己。忽儿，一片乌云飞来，刹那间，狂风怒吼，电闪雷鸣，在暴风骤雨的狂虐中，她完全失去了平衡，像一叶脱缆的扁舟，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江搅海，随浪漂遥，她终于瘫痪在沁入肺腑的激荡中。啊，这是上帝赋于她纯真而炙热的、难以控制的爱的洗礼。

之瑜几乎无法从蜜月的陶醉中苏醒。当仁礼告诉她要离开她几天时，她有所清醒：爱不可能天天如是，年年若始。

几天后，问题顺利解决，仁礼回来了，新婚的感觉也随之回到之瑜的身边。

蜜月中，之瑜对陈家还是陌生的，她很想知道陈家的往事，这对她来说，那一件件未始不是一个新鲜的趣闻。在仁礼的温存的怀抱中，她得到了许多不知道的音讯。

仁礼多次赞扬她的公公。仁礼说：“我伯不愿人说他是善人，他说，那都是有来有往的——你敬他一尺，他还你一丈。去年大旱，咱伯自掏腰包为庄里打了五口深井，供乡亲们使用。大旱之年，地租从三成降到一成，结果佃农交的地租超过了一成，足足能再打五眼深井。”

之瑜听了之后说：“古书上说：‘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是这个意思吧。”

仁礼说：“你说的对。不过，那是帝王将相的统治权术，不是济民诚意。要想咱家富有，首先要有让种地户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的诚意，这与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是一个道理。”

“去年大旱，”之瑜问仁礼，“九阳城里街道上，就有成百上千逃荒难民，大多都是黄泛区逃来的，你们这里也有吧？”

“有，”仁礼说，“来咱庄上就有两百多人。可忙坏咱伯了。他成天忙在镇公所里，一面开仓放粮，蒸薯熬粥济民，一面带着保甲长和村长们，安排灾民的住处，安排庄上诊所，为灾民看病。两三个月后，灾民返乡时，有几个老年难民，向咱伯下跪，呼唤咱伯谓‘救星’，吓得咱伯赶紧给他们跪下，说这是当镇长应做的本份，安敢承此厚誉。”

仁礼还多次赞扬她的婆婆。仁礼说：“我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不仅常年烧香念佛，还常常教我们善待穷人，下人，不许看不起他们，更不准欺辱他们。”仁礼又说：“四弟打了他的同学，那个同学吃了亏，却不敢来告状。咱娘听说后，不由分说，拉住仁梓上人家家里赔理，要老四给人爹妈鞠躬道歉，保证不再欺负人家，弄得人家爹妈赶紧起身让坐，说小孩子打架，谁能说清个理。”

仁礼指着对屋门口坐着绣花的小红说：“她是咱家的侍女，两代了，她姑姑出嫁后，她十六岁，就来顶替。来时，她父母交待，唤我谓大少爷。咱娘不许，唤大哥，小红只好照办。”仁礼还告诉她，唤厨师张守先谓张伯，唤奶妈黄氏谓黄奶，唤磨房李家谓李叔，唤杂工李铁柱谓李哥，唤助手杨建平谓建平弟……

说到仁礼的才气，之瑜在她二哥那里，听到的是“是个多才多艺的拔尖人材”，但在蜜月中，当她听了小天府计划后，才知道仁礼不是个表演艺术家，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实业家。她不懂农业，但从仁礼的口气中，她知道仁礼要把分散的小农户，变成一个连成一片的大农庄庄园。听仁礼说：“现在国难当头，要实业救国，像许多西方先进国家那样，把陈家庄变成一个大农庄庄园。只有陈家庄老百姓都富了，才有钱有粮支援国家。”仁礼还告诉她，现在只能小打小闹，第一步，在涧河上修几个小堰塘，植树造林，把一部份旱田改成水浇地，改良品种，施肥防害；抗战胜利后，第二步，修建小水库，土地连片，使用机器耕种，现代技术管理，把小农业搞成大农业，让陈家庄变成青山绿水，建成一个小天府之国。从仁礼那侃侃而吐的话语里，她知道嫁给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且才华横溢的丈夫，使她精神上得到了别人无法得到的满足。

在蜜月里，之瑜似乎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一切，她几乎心满意足了。她冷不丁地搂住仁礼，狠狠地亲了一口。

4、梦幻

为了稳步推进小天府计划，经过与陈家庄镇镇公所多次醞酿，报请九阳县政府批准，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成立，陈永森和陈永庆任正副董事长，陈仁礼任总经理，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小天府计划的第一步：修建三处小堰塘，使三四顷旱田变成水浇地；山间田间、路边水边，栽种小树，使树荫覆盖田间、路旁和河边；组建农副产品产供销一条龙作业线。

陈仁礼挑选杨建平为经理助理，得到正副董事长的赞同。

杨建平三代都是陈家的佃户，富裕起来后，他上了高中，成了有知识的新一代农家子弟。

他与陈仁礼同龄，年小仨月，被仁礼唤建平弟。他祖籍民权张桥，爷爷那一代，带领全家逃难于此；到了他父亲杨大顺那一代，家里都能吃上白馍馍了。他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自小聪明伶俐的他，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他要冲出陈家庄，到九阳，到开封，到上海，干一番事业，光宗耀祖。他身高一米八〇，稍高于陈仁礼，肌肉发达，匀称，被庄人称为帅哥，与陈仁礼齐名。在供销合作公司成立之前，陈仁礼就告诉了他改造家乡的计划，希望他助他一臂之力。他从小就认识陈仁礼，有时还应邀聚会，有哥儿们之气，于是，他答应了。供销合作公司成立后，他被陈仁礼任命为经理助理。按陈仁礼计划，修建堰塘，组建饲养合作社，组建粉条、豆腐、豆腐乳产供销一条龙作业线，等等，他跑前跑后，为实现小天府计划，作出了贡献。为了购置化肥农药，他远走开封、汉口、上海，购置了平原少见的优质化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在去年灭蝗中，他购置的灭蝗农药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他受到了陈家庄人的普遍赞扬。

到过上海、汉口，见过大世面的建平，已经不满足于小天府了。但他有知恩图报的基因，他必须协助陈仁礼搞好小天府，个中虽有陈仁礼待他不薄的哥们义气，而祖上的恩德也使他无法规避。然而，自从陈仁礼结婚以后，他的情感发生了变化，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那天，当新郎双手掀掉新娘的盖头红锦后，丁之瑜的花容月貌把他惊呆了：天下竟有这样漂亮的姑娘！他曾为陈仁礼能娶到这样个天仙而高兴，但也为自己没有这个福份而自惭。

他知道，陈仁礼得天独厚，生在富贵人家，无忧无虑，学习上稍加努力，便弄了个大学毕业。他呢，混到高中毕业，已很不容易了，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显然，他无法与陈仁礼比较，他俩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他也知道他有他的优势。他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在帅才上不亚于陈仁礼。在学业上，虽比陈仁礼低一个档次，但闯荡几年后，知识水平不比陈仁礼差多少。他还觉得，陈仁礼书读得多了，死板教条，缺乏他的灵活性。他认为，在中日鏖战中，他在上海沦陷区采购的农药，如不能随机应变，就运不到陈家庄。

他替丁之瑜惋惜，甚至不平。陈仁礼对小天府投入太多了，一心一意地搞，似乎小天府就是他的一切，冷落了丁之瑜。

任何一个漂亮女人，都有撩人的天性，使一些男士想入非非，杨建平偷偷爱上了丁之瑜。

人人都会有想象，那是人人可以任意驰骋的草原，人人可以纵情畅游的海洋，人人可以自由翱翔的蓝天，是任何官方无法干预的意象，是任何权力禁止不了的境界，尽管有个伟人，曾想把全国老百姓的大脑，进行全面清洗，洗刷掉一切与他相左的思想。在建平想象里，如果他是陈仁礼，他不会冷落丁之瑜：他会带她上西安，上重庆，或上沦陷区上海度蜜月；他会从物资上、精神上满足她想要得到的一切。由于他能经常见到她，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刻印在他记忆中。

在他的想象空间里，他对她有情，久而久之，她已对他有意。当他发现，她的腹部已开始隆起时，他恍恍忽忽地觉得，她腹中的胎儿，应该属于他。也许是下意识在起作用，他竟认为，眼下的她，就是他的妻子，名正言顺，与好友的妻子无关。

突然，一声闷雷，把他从梦幻中炸醒。俄然，他有所省悟，那不是雷声，那是风吹门扇的撞击声。他站起身来，沮丧地飞起一脚，把门踢得咣地一声关上。

想象与言行，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细心的丁之瑜，察觉到杨建平之不羁之举，告于仁礼；仁礼也有所察觉，遂告于娘亲。

张氏笑道：“一位美女曾说过：‘我不招惹他，他却硬说我撩拨他。’之瑜美如仙女，你能禁得住谁去撩拨她。”

仁礼说：“我曾想，是不是我们过敏了。”

张氏说：“他家三代都很实在，正派，年轻人想漂亮的女人，也不能算坏。我想过，他也不小了，该成家了，有个女人管管，也是好事。”

仁礼笑道：“人家爹妈都没想，你倒替人家想起来了。看来，你想当媒婆！”

张氏说：“我已经当了。我看小红怪老实，长得又齐正，跟建平很般配。我跟他们双方爹妈说了，他们都很高兴。就不知他俩愿不愿意。”

张氏有所不知，杨建平已经失踪了。

原来，经双方父母传情，建平与小红约谈。此时，恰好丁之瑜路过，建平目不转睛地看者，把小红忘到一边。对此，小红十分生气，加上平时对建平的观察，认为他对丁之瑜有不规之图，告于爹娘，爹娘又转告于建平爹娘。杨大顺闻言大怒，大骂儿子忘恩负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骂得建平无地自容。隐情败露，建平自觉无颜留在陈家庄，决定出走。于是，他失踪了。

5、跑反

日本飞机加强了对九阳的轰炸，显然，要进攻九阳了。

闻风后，全城百姓都忙着跑反。不跑行吗？看看南京百姓的遭遇，你就知道不跑不行。

跑反大多往西、往北跑，很少往东、往南跑，那是因为，大多数百姓知道，鬼子进攻九阳是从东边、南边来的。

出了城北门，跑反的人，分成两股，一股向北，往邝山岭上跑，一股向西，向金谷园方向跑。人流中，大都是拖家带口，男女老少都有。家用细软、饮食和炊具，有肩扛，有担挑，有独轮木车驮，也有牛拉铁轮大车拉。不能走路或走不动路的小孩，多用箩筐挑，走不动的小脚老太，大多数坐在独轮车上的箩筐中，由年轻家人推着。

一架日机飞来，有人看见了“膏药”机徽，大喊“快跑！”一阵大喊大叫后，人们纷纷躲到路边的树下、沟中，或趴在麦地里。可能是侦察机，没有扫射，也没撂炸弹，盘旋了一圈，便飞走了。受到惊吓的人们，又纷纷上路，继续跑反路程。过了一阵子，又见两架飞机飞来。有人看见了“青天白日”机徽，大叫：“我们的！”有些年轻人和小孩子，兴奋起来，对着飞机，便振臂高呼起“中华民国万岁”来。

在跑反的人流车水中，最为抢眼的是，陈家庄那三辆花轱辘大车。三尺多高的木轱辘，轮牙上钉着一根根像蘑菇头状的宝盖，外镶嵌着铁箍，每辆由两匹骡马拉着，跑得贼快。车上载着陈永庆全家人，载着他们的家用细软、饮食和炊具，载着他们无法埋藏的古董和药材，一个多时辰，便到了陈家大院门口。很快，七手八脚把车上物资卸完。

老大陈永森对老二陈永庆说：“这里也非久待之地。我筹划好了，明天，先把一些重要东西先拉到疙瘩沟，人先等等。”

陈永庆知道，做为镇长和家长的大哥，不仅有全家跑反筹划，也有全镇跑反计划。两个多月前，他把邝山岭上东凹、后坑、疙瘩沟、老王沟等十多个村寨，列入跑反的落脚点，在那里开挖了七八十多个窑洞，供跑反人居住，更多的人是投亲靠友。那些村寨，距陈家庄，近有六七里，远则有十五六里，站在屋顶上，也看不见那些村寨，日本人发现不了。

“等鬼子来时，”陈永森说，“三辆大车全出发，加上二三十多辆牛车，把全庄的老人、小脚女人和小孩子，全送到岭上沟里。庄里不留一只鸡，一只鸭，一头猪，一头牛。”

张氏说：“我听他们说，有人不想跑反，想当良民。他们说，没有那么邪乎。在上海，在南京，你见谁跑了？没地方跑，都当良民了。”

“谁想当良民，叫他们当吧。”陈永森生气地说，“反正我不当。”

不到半个月，消息传来，经过激烈抵抗，九阳沦陷了。

当听到九阳沦陷的消息时，陈永森勃然大怒，猛拍桌子，骂道：

“饭桶！饭桶！十五军他妈的，全是饭桶！”

“也难怪他们。”陈永庆劝解道，“听说老日攻九阳，来了五六万人，三十多架飞机，四十多辆坦克，十五军只有三万多人，一门平射炮，寡不抵众啊！”

听二弟说得有理，怒气稍消。他摇了摇头叹道：“倒霉的总是咱老百姓。”

此时，他做出决定——他当即来到了镇公所，下达了全庄跑反的命令。

陈家庄翻腾起来。

跑反偏遇连阴雨。但庄里人不管这个，在细雨蒙蒙中，他们忙着抓鸡上笼，把猪捆起来，抬到牛车上。行李铺盖，也得搬到车上，用自编的草苫子盖住。老人和小孩，戴着草帽，斗笠，或身披蓑衣，或打着竹骨油纸伞，坐在牛车上，或坐在手推独轮车上。有的小孩则坐在箩筐里，由大人挑着，挑子上搭着遮雨的草苫子，或搭着油布。

连阴雨使道路湿滑难走，泥泞不堪，行走困难。一辆独轮车翻在泥淖里，小孩子倒在泥里，大声啼哭。众人都来帮忙，把小孩子从泥中抱起来，独轮车也被拉了出来，好在是五月天，不冷，用清水冲洗了一下，小孩子无碍。一辆牛车翻在泥塘中，老牛腿部受伤，爬不起来，虽有多人帮忙，也无济于事。事故反映到镇公所。两三个时辰，陈仁礼带着三四个小伙子，坐着一辆花轱辘大车，来到事故现场。在陈仁礼的指挥下，两匹骡子把牛车拉了上来。牛车套上一匹骡子，人都坐到花轱辘大车上，迤逦前行。事故家人，牵着负伤的牛，一瘸一拐地跟在车后。约莫两个时辰，人和车到了目的地老王沟。

在跑反中，有些困难户需要镇公所出面安排。租种了二十亩旱田的种地户沈大成，得了痨病，常卧床不起，儿子沈怀德又不在家，两个女儿尚未成年，生活很困难，为此，陈仁礼免除他家的地租。但风传他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虽有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但猜疑和不信任根深蒂固。跑反中，陈永森不敢大胆安排帮助，便把这个难题交给仁礼。陈仁礼认为，不能因两党隔阂就放任不管。他不加思索，便派了一辆花轱辘大车，把沈家老小和一头牛，拉到了岭上后坑村。

邙山山沟里，突然增加了一两万人丁，可忙坏了陈仁礼。是他爱管闲事？读者有所不知：其一，他是镇长的长子，且年富力壮，能不为父出力？其二，跑反的人中，虽多数与他不沾亲，但有相当一部分是他陈家的种地户，他是陈家的长子，未来的掌门人，他能不管吗？

两天来，陈仁礼冒雨走访了五六个村寨，了解跑反人的起居和吃喝。当发现一个老人发烧时，他立即派人请镇上郎中来，为其诊治。当他回到疙瘩沟时，已疲惫不堪。多亏丁之瑜细心关照，精力得到了恢复。

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几经展转传来：半个月前，丁秀德在跑反中因胃溃疡复发，死于前往伊川半坡镇的途中。在兵荒马乱中，路途崎岖险阻，陈仁礼和丁之瑜无法前去拜祭，只好在窑前设供，跪哭遥祭老父的仙逝。

第二章 蒋汪镇长

1、汉奸

一天，陈仁礼准备出发查看麦收时，两个骑自行车的青年男性，来到他们窑洞洞前下车。自行车上都插着两面旗织，一面日本太阳旗，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把前挂着一条横幅，上写着“中日亲善”四个大字。

来者领头人叫冯来旺，是陈家种地户冯老大的儿子，在中学读书时就认识陈仁礼。他向前紧握仁礼的手说：“大少，我是奉国民政府贾县长的命令，前来找陈伯陈镇长传话的。”

“国民政府？”陈仁礼明知国民政府有两个，一个姓蒋，一个姓汪，却故意困惑不解地问道：“九阳已沦陷，哪来的什么国民政府？”

冯来旺笑着答道：“国民政府历来有两个，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贾县长是南京政府任命的。”

“是汉奸!”陈仁礼不客气地脱口而出。

冯来旺正色说：“大少，别出口伤人。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变了，我们也得跟着变，硬扛，要吃亏。”

忽然，五六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人，来到窑洞前，吱扭一声，下了车。他们身着黑衣，斜挎驳壳盒子炮（二十响手枪），威风凛凛。

陈仁礼一见，便知来着不善。

只见陈永森从窑洞里走了出来。冯来旺迎上前去笑道：“陈伯陈镇长，侄儿有礼了。”随向陈永森拜揖。

“找我有什么事？”陈永森没有给冯来旺笑脸。

“贾县长要我禀告您，城里人都回城里了，请您下令，庄里人也回陈家庄。”冯来旺笑着下令。

“我已不是镇长了，九阳沦陷，我这镇长自动被撤。”
“贾县长承认您还是镇长。”
“他是南京任命的，我是重庆任命的，不是一股道上的车。他承认，没用。”

“陈伯，”冯来旺免强笑着，“侄儿奉劝您一句：不要硬扛。”

“叫我当汉奸，办不到！”陈永森无法抑制怒气。

传话陷入僵局，冯来旺欲怒不敢，显得十分尴尬。

陈仁礼一句话，打破了僵局。他说：“来旺兄，你回去跟县长说，我伯老了，走不动了，还是叫别人当镇长吧。”

“大少，陈伯当不当镇长，与我无关，我只是来传传话。”

仔细想想，冯来旺的话也不错。九阳城里人，很多都回城里当良民了，那是因为，重庆的国民政府保护不了他们啊。回陈家庄当良民去，那是老百姓不得已的选择啊。

想到这里，陈仁礼说：“庄上有日本兵吗？”

冯来旺说：“没有。贾县长说，准备给咱们庄发二十支三八大盖，维护陈家庄的一方治安。

“那好吧。”陈仁礼说，“我跟大伙儿说说去，谁愿意回去就回去，不免强。这可不是命令。”

“随你咋说都行，只要人都回庄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十多天后，陈永庆带全家回到九阳城里。同九阳城里一样，陈家庄门面房都先后开业，作起生意来，街里也热闹起来。但镇公所里却寂静无声，陈永森家里也很不平静。

在陈永庆回城里前，家里就为陈永森当不当镇长一事，商讨对策。

“当了镇长，就是汉奸。”陈永森坚定地说，“老陈家一百多年基业，便被断送掉了。”

“大哥说得对。”陈永庆也说，“这镇长决不能当。”

家里其他人，七嘴八舌地，都说不能当。

“如果非叫你当不可，咋办？”陈仁礼突然提出了个问题。

“称病！”丁之瑜也突然插嘴说道，“称病不朝，例子很多。春秋时代，就有范蠡托病隐退从商的先例；三国时，又有司马懿托病赚骗曹爽的故事。”

大家觉得之瑜说得有理，纷纷表态说：“装病！”

怎么装法？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出自己想到的装法。最后，大家统一了装法：在病人躺法、面色处理、病情陈述，处方叠放，熬药砂锅和痰盂放置，等等细节，都做了安排。

对于装病，陈永森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是弄虚作假，与他的处世哲学相冲突。但在家人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当不当汉奸的选择上，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那一天果然来了。四五个身着黑衣，斜挎驳壳盒子炮，骑着高头大马的年轻人，来到陈家大院的口，勒住缰绳，翻身下马。领头的，还是那个冯来旺，此时，他已升任县保安大队第三中队队副。陈仁礼迎上前去，与冯来旺寒暄握手，引入前堂中落座，献茶。

冯来旺举起茶杯，沾了沾舌尖，对陈仁礼说：“大少，这次来府上，是奉贾县长之命，请陈伯上城里议事。”

陈仁礼急忙起身作揖道：“冯队长，不巧得狠，家父三天前，受了风寒，发烧，肺炎复发，无法走动。”

冯来旺冷笑道：“看来，不想给面子！”

“哪里，”陈仁礼忙回道，“真的病了。不信，请你去看看。”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冯来旺伙同来者，一同随陈仁礼走进四合中院。

冯来旺刚进院里，一阵中药药气扑面而来。当他走进上房堂屋里，但见女佣小红正在文火慢熬中药。当他走进右边卧室，只见陈永森躺在床上，头上缠着一块毛巾，脸上微微透出青黄色，两眼紧闭，似睡非睡的样子。

张氏喊道：“来旺来看你来了。”

陈永森两眼才睁开，没精打彩似的，向冯来旺点头，表示欢迎。

“看过吗？”冯来旺问。

“看过了，说是肺炎。这不，”张氏拿起准备好的处方，递给冯来旺说，“这是郎中开的处方。”

冯来旺拿起处方，见上面写的中药有：麻黄、生石膏、甜葶苈、瓜蒌、杏仁、苏子、苏叶、浙贝母、莱菔子、半夏、焦鸡内金、六一散。但对计量单位两钱分厘符号，他看不懂，自然，也就分不出真假来。

眼见是真，冯来旺无可奈何地退出。但当退出上房后，灵机一动，对陈仁礼说：“大少，陈伯不能去，你得跟我走一趟，不然我无法交差。”

陈仁礼本不想去，架不住冯来旺软硬兼施，只好跟着上了城里。

在县政府议事厅，贾县长张口对陈仁礼说：“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天皇发动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的战争。汪精卫委员长，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汪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无忘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配合皇军，打倒蒋介石，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造福于国民。”

“百分之百的汉奸言论。”陈仁礼心里怒骂，但又不得不和颜悦色地称是。

“你回去转告陈镇长，本县长是信赖他的。”贾县长继续他的说教，“为了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按汪精卫委员长的教导，叫做区域自治。陈家庄要成立自治政府，要民众选举镇长和副镇长，候选人是陈永森、冯来旺。”

看来，“民众选举”的结果，早已出来了。陈仁礼忙跟着辩道：“我伯年老体弱，正在病中，还是叫别人当镇长吧。”

“噢，年轻人，我知道你怕。”贾县长说，“现在搞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就是搞曲线救国。”说着说着，贾县长来气了，大骂起蒋介石来：“他抗日吗？四百多万国军，为什么打不过四十万日军？现在，他丢了大半个中国后，却躲到峨眉山里享清福了。你知道吗？他是打着抗日旗号排除异己，连林森主席都被他架空，成了傀儡。这点，汪委员长早看出来了。所以，他到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联合日本，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这是在蒋介石独裁中国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曲线救国方略。你懂吗？打倒蒋介石，已成中国人的共识。你知道吗？中日亲善，由来已久。五十多年前，革命前辈康有为，就提出‘中日合邦’救国国策；国父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是在日本支持下，才成立了同盟会和国民党；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等，都是亲日派。中国共产党也看出蒋介石打着抗日旗号搞独裁的阴谋，特派高级官员潘汉年为使者，直接与汪院长结盟。在上海，他们派高级官员袁殊，带领多名高级干部，在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里任职，负责收集蒋介石的情报。听说你们镇上有个青年，也在那里。对吧？这不都是曲线救国吗？在安徽，在江苏，不少游击队，都在暗地里联合日军，同蒋介石的地方军作战……不说了，多着呢。总之，我们都在搞曲线救国。你知道吗？现在，皇军要我们自治，多好的机会啊，一切有抱负的士绅名流，一切有志于拯救中国的志士仁人，都要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当县长，镇长，村长。如果我们人不去争当，难道要日本人来当我们的县长，镇长，村长吗？”

贾县长理直气壮的说教，对陈仁礼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陈仁礼听得明白，贾县长说来说去，不外是动员你当汉奸。在当时那种环境里，他无法反驳，只能点头称是，并表示把贾县长的话传给家父。

贾县长对这个听话的年轻人，表示赞许，并告诫他：“一定把我的话，准确无误地转告你的父亲：希望他为国效力，担当陈家庄镇镇长重任。”接着，贾县长对冯来旺说：“过几天，你带几个弟兄，进驻陈家庄，尽快搞好民众选举：陈永森当镇长，你当副镇长。”

贾县长已经下令，冯来旺立即行动起来。几天中，地方维持会成立，他就确定了七十三名维持会代表的名单，并向代表们转达了贾县长要选陈永森当镇长，他当副镇长的“意见”。

但来自陈家的阻力，使他不胜其烦。

当知道贾县长要他当镇长后，陈永森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骂道：“汉奸叫我当汉奸，办不到！”

骂归骂，陈家陷入进退维谷中。

“硬顶能行吗？”陈仁礼提出了个尖锐问题。

“怎么不行，不干就是不干！”张氏支持硬顶。

“我在城里听说，”陈永庆不无担忧地说，“有人硬顶着不干，结果家被抄了。”

张氏吓了一跳，说：“那咋办？”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硬顶要吃亏，重庆又保护不了我们。”之瑜插话说，“古人有言，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我想我们得用软的办法去应付。”

“用啥软办法？快说！”张氏着急地问。

“软办法很多，”仁礼也想到了，他说，“譬如装病，不出席他们的选举会议。”

“如果他们缺席选上你？”陈永庆担忧道。

“这要事先做幕后工作，”之瑜说，“私下与选举代表们沟通，把票都投给来旺，反正他想当。”

“如果他们不听你的，仍然把票投给你。”陈永庆仍旧担忧道。

“长期请病假，不上班。古代就有称病不朝的先例。”之瑜说。

“也是个办法。但……”陈永庆说。

“来个苦肉计，打断我的双腿！”陈永森忿忿地说。

“不行！”几乎众口一致地否定。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按之瑜的意见，分头去做代表们的工作。

陈仁礼做工作的第一个人是种地户张铁锤。

铁锤五十开外，是个老实八脚的农民，常年租种陈家四十多亩地，因勤劳本分，家境也相对殷实，在农民中，人缘好，有很多朋友。长子张甲高，初中毕业后，投考军校，多年后，不知去向。见陈仁礼后，便说：“大少，我投票选你伯当镇长。”

“铁锤叔，”陈仁礼忙说，“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帮忙。”

“放心吧，我只选陈善人。”

“不！”陈仁礼忙辩道，“我来目的，请你别选他。”

“为什么？”出乎张铁锤的意料。

“那是汉奸！”

“汉奸怎么了？只要能给咱老百姓办好事，汉奸就是好汉奸。”

“铁锤叔，你听我说好吗？”

“你说吧。”

“你听过吗:‘日本鬼子的大炮，击毁了我们的家，杀死了爸爸，又拉去了亲爱的妈妈’!”

“那是小学生唱的儿歌。日本鬼子杀了许多我们中国人。”

“我们当他们的镇长，不是帮他们来杀我们中国人？”

“这话也有理；但蒋委员长保护不了我们，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选你伯当镇长，就是要你伯来保护我们。”

“我们不是有‘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吗？在公司内部，我们齐心发展生产，搞好产供销，何必当什么镇长？有人想当，就选他当吧。”

“大少，你说得也有理，只是，我们选别人不放心啊！”

工作做到最后，张铁锤表示，让他“再考虑考虑”。

陈家人齐出动，少说也做三十多人的工作，但得到的回答，多数也是“再叫我想想”。

尽管陈家进退维谷，但阻力已使冯来旺深深感觉到了。

很快，陈家庄镇临时维持会会议如期召开，陈永森因“病”缺席。七十二名代表参加了选举，唱票结果，陈永森全票当选为陈家庄镇镇长，冯来旺得票三十九张，过半数，当选为陈家庄镇副镇长。

陈永森虽因“病”没有出席维持会会议，但镇长的头衔还是给他戴上了。——不愿当汉奸，也得当汉奸，这就是中国历史。

选举结果，很快得到了贾县长批准。

当上汉奸镇长的陈永森，气得两天没吃饭。不吃饭，饿肚子；饿肚子，也饿不掉你汉奸的头衔。当政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的选择是有限的，陈永森焉能例外。

不得不当汉奸镇长的陈永森，饿了两天后，饿通了：既然重庆国民政府保护不了陈家庄，我们就自己来保护自己吧。贾县长说得对,“难道要日本人来当我们的县长，镇长，村长吗？”他要利用汉奸镇长的权力，来保护陈家庄一方百姓的平安。

他想好了。第一，他要利用“病”来搪塞，少去镇公所，争取做个有其名无其实的镇长；第二，关键时候，他要利用镇长的权力保护老百姓；第三，辞掉公司董事长职务，不许陈仁礼进镇公所，划清政府与公司的界线。

其实他这样想，至多能当上一个没有劣跡的好汉奸。

2、考验

考验陈永森能否当个好汉奸的事件纷至沓来。

首先是缴公粮。这里有多缴少缴、快缴慢缴的选择。他与冯来旺商量，尽量少缴、缓缴。由于实行现代管理，部分旱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到二成，但他们隐瞒不报，谎报旱灾减产，因此尽可能地少缴缓缴，贾县长虽申饬了几次，但也没有追究。

其次是税收。陈家庄虽有几家商店、作坊、药房、小吃店，规模都不大。有几家说书场、露天剧场，临时或演曲剧、河南梆子，或放场幻灯电影，观众不多，收不敷支。庄里有个小城隍庙，逢初三、十三、二十三，有个庙会，但庙会早已演化成集市。那天，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杂耍的，拉洋片的，唱皮影子戏的，也有吹糖人儿的，炒凉粉的，卖热豆腐的，收入寥寥，哪里还有税款。较大的生意要算牲口交易：买卖和经纪人三方，都在袖口里握指头讨价还价，成了陈家庄税收的主要来源。对此，贾县长似乎也很了解：“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老百姓还得靠自己养活自己。”因此，他没有把它看到眼里，收多少，缴多少，算了，也不计较。

治安倒是个大事。自从九阳沦陷后，刀客蜂起，土匪猖獗，游击队神出鬼没，陈家庄成立自卫队已刻不容缓。原先有二三十个庄丁，二三十支八八式汉阳造，这次贾县长又给了二十支三八大盖，武装一个小队没有问题。这个，他把治安权力交给了冯来旺。他家里原先就有四支八八式汉阳造，在四合院子里，足足可以挡一阵子土匪、刀客的袭扰。

然而，两件更加棘手事情发生了。

一件是皇军发出通缉令，通缉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那个特务不是别人，正是乡绅陈士禹的儿子陈乃兴。

陈士禹有土地八顷，在庄里南街上，也有两间作坊，一间打铁，一间磨粉，生意颇隆。当了军统特工的陈乃兴，潜回家乡，被人告密，败露。见过通缉令后，冯来旺立即告知陈士禹，使陈乃兴迅速逃走。得知此事后，陈永森连伸大姆指，称赞汉奸副镇长：“好！好！好！”。

但事情并没有完。陈士禹被抓到了九阳，由日本人亲自审问。

提审陈士禹的日本人，不是别人，正是潜伏九阳多年的日本情报员汤本太一，平日住在北大街大观园澡堂附近。

汤本太一的身份是自己暴露的。在公平街的关岳庙前，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跨着东洋大刀的日军中佐，翻身下马，对着人群，操着标准的九阳话说：“你们认识我吗？”在场的九阳人，虽感到面熟，谁也不敢说认识这个日本中佐军官。忽然，一个名叫宋玉冉的小学生喊道：“卖豆腐丝的！”军官并没有辩驳，却大声吆喝道：“豆腐丝啰——”

“啊！是卖豆腐丝的老汤！”一个老年人终于看清楚了。老汤与前来打招乎的人一一握手，没有军官的架子。

“是你放走你的儿子？谁给你报的息儿？”汤本大声喝问。

“他啥时走，我不知道。那时，我住在城里表哥家。”陈士禹回答道。当时他的确住在表哥家，刚回到家，就有人报息儿，陈乃兴逃脱。

“你来城里干什么？”汤本太一大声呵斥。

“我每次来城里，都想买点豆腐丝带回家，叫孩子们尝尝鲜。这次来城里，到大观园找了几次，也没有找到卖豆腐丝的老汤，只好空手回家。谁知，回到家才知，乃兴已走了两天！”其实，陈士禹已看出，审讯他的正是卖豆腐丝的老汤，他佯装不知。

“据我所知，”汤本太一也非等闲之辈，又大声呵斥，“你回家之后他才逃跑。你要老实回答我：谁给你通的风，报的息儿？免得我动刑。”

“太君，我真不知道，我到家时，他已走了两天。”陈士禹继续装佯，咬定两天。

其实，汤本太一得到的情报，通缉令送达陈家庄时，陈乃兴已走了两天，那是冯来旺谎报案情。

因审讯无果，拘留六七天后，陈士禹被释放回家。

另一件事是谷信中佐，率领日军包围了陈家庄，进行搜查。

事件是突然发生的。昨天一个日军联队路过磁涧时，遭到了中共游击队伏击，死伤十多人。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逃遁。日军发现部份逃往陈家庄方向，于是，他们包围了陈家庄。

日军进入陈家庄，首先将自卫队缴械，继而挨家挨户搜查。当搜查到张铁锤家时，发现其子张甲高卧床，有枪伤，疑其为负伤的中共游击队队员。其实，张甲高确系中共皮定均支队成员，活跃在豫西山区。在一次与日军遭遇战中负伤，潜回家中养伤。

正当日军要带走张甲高时，陈永森拦住说：“谷信中佐，你不能带走他。他是良民，你不能因枪伤就断定他是中共游击队员。据我所知，他在为皇军征粮时，被刀客打伤。”陈永森也学会说谎了。

“镇长阁下，”谷信通过翻译坚定地说，“我们必须把他带走。据我们情报，他很早就是中共游击队队员，不是良民。”

“谷信中佐，你不要因皇军受了点损失，就迁怒于良民。”陈永森亦不让步，他说，“现在是兵荒马乱，山头林立，什么刀客、土匪，什么游击队，他们打了就跑。有些人不保护我们老百姓，却拿我们做挡箭牌，当肉盾，高唱我们老百姓是什么‘铜墙铁壁’、‘血肉长城’，高喊我们农民是什么‘永不凋落的青纱帐’，但他们打了就跑，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有意叫皇军拿我们农民出气，破坏中日亲善。”

“你说的虽有一定道理，但我更相信我们的情报。”显然，中佐十分固执。

“我理解。”陈永森固执地争辨说，“也请你相信，我们中国人是希望中日亲善的。张甲高是良民，不仅我们看着他长大，也看着他积极征粮，没有什么不规行为。”

“镇长阁下，”中佐严肃得没有通融的可能，“我一定要把他带走。请你放心，如果我们核实他是良民，我一定把他送还给你。”

谈判失败，张甲高被抓到了九阳城里。

此后，陈永森曾两度进城，亲自向贾县长求情。幸而谷信没拿到真凭实据，十多天后，张甲高被释放回家。

3、入狱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同盟国美军，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量日本平民和军人伤亡。日本败局已定。日本天皇裕仁，不顾死硬分子的反对，准备于 8 月 15 日发布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死硬份子发动未遂政变，14 日夜，枪杀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长森猛纠中将。15 日凌晨 3 时多，陆军相阿南惟几切腹自杀。当阿南用军刀刺入腹腔时，周围送别的日本军民，齐向他下跪，嚎啕大哭，十分悲壮。凶险抢杀和悲壮自杀，无法阻挡历史进程，15 日中午 12 时，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是结束。同年 9 月，同盟国中、美、英、法、苏五国，分别欢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了。一首《迎战士》的歌在全国传唱：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多么光荣！
欢迎呀，欢迎，民族的英雄，请你接受我们的歌颂！
八年的忍受和苦痛，得到了今天的成功！
如今每一个中国人，抬起头来挺起了胸！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多么光荣！
欢迎呀，欢迎，民族的英雄，请你接受我们的歌颂！

这首歌的词曲，是音乐家陈歌辛创作的。由于他曾为汪伪服务过，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汉奸，并予以逮捕、判刑。但在西工驻地，欢迎兼程来九阳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战士时，百名男女中学生，为战士们唱起了这首由汉奸创作的歌曲，唱得在场人员泣不成声。

陈永森的幺女陈容，当时就读于河洛中学，凭着一副好嗓子，成了百人合唱队的一员。她同许多学生一样，并不知道歌曲的作者是谁，更不知他的汉奸经历和归宿。但当后来他们知道他的汉奸身份后，不约而同惊诧道：“怎么，汉奸中还有好汉奸？”

根据计划安排，第二天举行受降部队入城仪式。十字街已架起了一座检阅台。

从东大街到西大街的两侧，已挤满了欢迎的人群。陈容看见她的大嫂丁之瑜，抱着一岁多的小女陈文贞，同她的娘家人一起，站在十字街的南大街街口，观看检阅。

东风阵阵，彩旗飘飘，欢呼声、鞭炮声与军乐队的洋鼓洋号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伏，随着东风，从东大街由远而近地传来。检阅台站着多位将军，中间站着前来九阳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战区中将裴副司令长官。

很快，三名旗手，打着三面旗帜，正步跨进十字街。那三面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党徽的国民党党旗和在红方块中印有青天白日党徽的国军军旗。军旗手的后面，是军乐队方队。他们挎着洋鼓，拿着洋号，齐步向检阅台走来，整齐的排列在检阅台的一侧。只见受阅第一方队，齐步走进十字街，领头的是一位手执军刀的中校军官。当方队走向检阅台时，中校突然口令：“正步——走！”方队战士随令将肩扛步枪姿势，转换成端枪姿势，刺刀指向前上方。当方队走近检阅台时，中校口令：“向右——看！”并举刀向裴副长官行举刀军礼，裴副长官即以持久军礼注目方队。此时，军乐队奏起了国民革命军进行曲，十字街四周悬吊着的多挂鞭炮被点燃齐鸣，与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使检阅场面热烈、壮观。半个多小时后，检阅结束，数千抗日战士回到驻地休息，市民也逐渐散去。

国军进城接受日军投降的日子，是九阳老百姓最为仰眉吐气的日子。但陈家大院却陷入惶恐不安中：陈永森以汉奸罪被捕待审。

据陈永庆得到的消息，贾县长逃跑，其他几个镇长、乡长都被捕待审。

托人陈情，成了陈家当务之急。军统陈乃兴与陈仁礼是同年中学学友，在县保安团团部任副官。陈仁礼拜托他说情，但陈乃兴要陈仁礼写一诉状，他好向郭县长陈情。看来，托陈乃兴说情成效不大。

丁之瑜说：“当初选镇长时，咱伯坚决不干，是代表们非选咱伯不可。现在咱伯有难，他们理应站出来替咱伯说话。”

“对，我去找铁锤叔。”张铁锤是陈仁礼找他不要选他伯的第一人。仁礼说：“大家分头去找动员过的人。”

对此，陈永庆点头赞成。

结果很快反馈回来：他们都愿到城里为陈永森说情。不过，他们都说，要先写一个“状子”，然后他们拿着“状子”上九阳——这与陈乃兴的意见不谋而合。

“对，我们先起草一个‘状子’。”陈永庆说。

谁来起草呢？大家的眼光都对准了丁之瑜，因为，他们都发现，丁之瑜过门两年多来，许多人找她写信，发现她颇有见识和文笔。

“由之瑜来起草。”陈永庆表态说。

丁之瑜推谦几句后，接受了任务。

一天后，丁之瑜用公正的小楷写出了“状子”全文：

郭子彬县长钧鉴：

陈家庄农民为陈永森汉奸一案上书：

陈永森是九阳沦陷前国民政府由何县长委任的陈家庄镇镇长。他奉公守法，认真执行县政府的政令，积极为我们陈家庄庄民服务，受到了我们的普遍赞扬，被我们尊称为陈善人，他曾两度被县政府评为模范镇长。由于家大业大，庄里人口众多，九阳沦陷，他无法领着我们随政府撤离，只好留在庄上，等待国军光复。在等待光复期间，鬼子要我们选举镇长。很明显，他们要我们选一个汉奸当镇长，去实现他们“以华制华”的梦。我们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选了我们信得过的陈善人陈永森当镇长。但陈永森好歹不干，说这是叫他当汉奸。他还说，除非身在重庆的何县长委任他，他才干。

郭县长，我们身在沦陷区，心怀陪都重庆，期盼着光复啊。但光复前咋办？难道要鬼子派一个日本人或汉奸来当我们的镇长吗？我们无法接受啊！那时，重庆离我们山高路远，国民政府暂时不能保护我们，为了等待光复，我们必须自我保护啊！

郭县长，为了保护一方百姓的平安，我们说服不了陈永森，便强烈要求他当假汉奸。他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在当假汉奸镇长其间，陈永森领导我们发展生产，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到两成，对汪伪的征粮，能少则少，能拖则拖，还保护了不少抗日义士，等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啊！

郭县长，你明镜高悬，要替我们百姓做主：释放陈永森，摘掉他的汉奸帽子，恢复他的名誉！

陈家庄镇老百姓　签名：

大家觉得“状子”写得好，不用修改。拿出去叫人看时，在上面签名和按手印的，竟达三百二十二人。

陈永庆带着“状子”上了城里。很快，“状子”由陈乃兴转呈到了郭县长案上。

当郭子彬看了“状子”后，觉得写得有理。当即要求监察部门派人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状子”写的都是实情，没有虚构。郭子彬立即批复：立即放人。但批复回避了恢复名誉，因为，当了日伪镇长，无法洗清汉奸的罪名。但“立即放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掸去了一些汉奸污垢。

当郭县长的批复送到拘留所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陈永森已上吊身亡。

意外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其偶然性；但在战乱年代，死亡司空见惯，又往往有其无法回避的必然性。陈永森在拘留所里，警察们只知道他是汉奸镇长，不知道他是什么假汉奸、好汉奸，更不知道他是什么善人。平时，都是另眼相看，有时甚至恶语相加，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同他交流。久而久之，他受不了了，再也无法容忍骂他汉奸了，于是，脑子一热，上了吊。

刚刚光复的九阳，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千头万绪，复杂纷乱，处理起来，谈何容易，把郭县长忙得不亦乐乎。面对这个意外事件，他虽感到遗憾，但又无可奈何，便任凭下面办事人员处理，并不过问。

4、发丧

三辆花轱辘大车齐出动，把陈永森的遗体，拉回到陈家庄。

当陈永森遗体抬进陈家大院时，全家老少，齐跪在遗体周围，嚎啕大哭起来。

粗白布买回来了。家里人和鄰居们，七手八脚地忙起来。很快，门楼挂着的庆祝抗战胜利的四个红灯笼，都蒙上了白布，八字墙上浮雕石狮子，也挂上了白布条；黑红油漆大门，也罩了白布帐，照壁白布幛中间，写着两个斗大的黑色“冤丧”字。四合院中的垂花过厅、上房屋、耳房、厢房，后院里的北屋，正房和两侧室，都挂上了白色条幅、帐幔——不到两天，陈家三进四合大院，变成了一个白色世界。

在四鄰的帮助下，几十套胸前写着“冤”字的孝服，也制作好。孝子孝女们，奔丧的陈家侄们外甥们，纷纷穿上白色孝服，使四合院里白色更浓，冤气冲天。按礼，胞弟陈永庆是不用穿孝服的，胸上戴上一朵白花，腰上扎上一束白布，即可，但他执意要穿孝衣，为哥哥守孝。陈仁礼扭不过老爹，只好又缝了一件孝衣，给老爹穿上。

从九阳采购的柏木寿棺、寿衣，都及时运到。

第三天大殓入棺。超度的和尚和锁呐乐班，分别站在院里等候。陈永庆和陈仁礼，分别站在遗体的两侧，为哥哥、为父親的遗体沐浴。沐浴完毕，他们将寿衣、寿鞋，穿在哥哥、父親的身上，寿帽戴在头上。此时，哀乐奏起，十多个和尚敲着木鱼，摇着金铃，口中念着超度经文，绕遗体三周。披麻戴孝的子女们，跟随和尚，也绕遗体三周。突然，司仪高喊“入--殓--”，众人将遗体，高高抬起，轻轻放入棺中。“躲--钉--”随着司仪的喊声，木匠们举起斧头，将棺盖钉在棺上，是谓“灵柩”。此时，孝子孝女和晚辈们，跪倒在灵柩前，哭声一片。

四合院上房屋座中两间，谓灵堂，很快布置停当。

一条白布横幅悬在上房屋的门顶，上面斗大的“灵堂”两字，象浮雕一样，嵌在横幅的中间。

一幅白布对联，镶挂在房门两侧的条柱上：

上联是：良操美德浩气恒在
下联是：高风亮节忠义永存

房门两侧，悬吊着两个白色灯笼，一个灯笼上面写的是“奠”字，另一个写的是“冤”字，映人耳目。

跨过房门门限，摆放着一张三尺见方的紫红色供桌和一张五尺长的紫红色条几。

条几中间，端放着陈永森的遗像，鲜花蔟拥于两侧。紧挨鲜花，是四个铜制灯台，灯柱上挂着白布条。

方桌是祭典时临时摆放供品的地方，小祭时为四碗供或八碗供，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大祭时，为十二碗供。

条几后悬吊一帧白粗布幕帐，中间一个三尺大的“奠冤”两字，使灵堂肃穆而庄严。

幕帐后面是逝者灵柩，架在两个黑漆条凳上，谓“搁棺”。灵柩两侧，放着四把圆凳，是供女眷哭灵时坐的。

没有报丧，奔丧吊唁都先后到来。陈家的侄们外甥们来了，张家来了，李家来了，丁家来了，庄上邻居来了。孝子孝女们，都忙着去迎送奔丧吊唁的亲友。这其中，侍女崔小红最为忙碌。按仁礼的安排，她设桌在四合中院门口，登记奔丧吊唁人的姓名和祭品，以备谢孝时使用。

根据阴阳先生推算，因天气炎热，定于“二七”加一出殡。“破五”和“二七”谓大祭，其他日谓小祭。

第五天“破五”，和尚和锁呐乐队按时来到灵堂前。十时左右，大祭开始，蜡烛燃起，哀乐奏起。长子陈仁礼，披麻戴孝，手端条盘，上面放着一大杯白酒，跪到灵前；十二个和尚，举步灵堂前，击钵摇铃诵经；台阶下二十多个孝男孝女，跪了一地。祭毕，乐止，陈仁礼把酒洒灵前，伏地痛哭，引发台下孝男孝女们，放声哭灵。

出殡前三天，大门外设道场斋醮三天。道士仗剑台上诵经，其间漫撒飘粮蛋（可食面球）、铜织钱（方孔铜钱）于台下，引发孩童哄抢。

“二七”出殡，合家上下忙成一团。大祭祭毕，灵柩抬出，固定在三十二抬的龙头凤尾的红色灵杠下。灵柩上罩着红缎子金线绣的“蟒罩”，罩上有锡铂葫芦头金顶。

出殡的殡葬行列已排好。

前面几个是腰缠白布的帮闲，他们负责点放鞭炮和抛撒白色纸钱；紧随其后的是吹响器的锁呐班子；几个帮闲青年，分别手持待烧的竹札纸糊的祭物：金童、玉女、飞鹤、走鹅、牛马和四合阴宅，跟在响器后面；披麻戴孝手拄“哭丧棒”肩扛“招魂幡”的孝子们，是殡葬行列的主角，两面“招魂幡”上，分明写着一个“冤”字，由“金童”、“玉女”引路，停步于灵杠前方；龙凤灵杠是殡葬行列的中心，亦是向庄民展示孝道的重心，32 抬的杠夫们，作好了抬起灵杠的准备；穿着白色丧服的女眷们压尾，分别坐在三辆花轱辘马车和三辆铁轮牛车上。

只见陈仁礼举起一个瓦盆，“咔嚓”一声，将“老盆”摔得粉碎。瞬间，鞭炮轰鸣，白色阴币飞扬，只听铜锣“当”地一声，应着“杠头”高喊“起--轿--”的口令，锁呐吹起，灵杠抬起，孝子孝女们哭起，整个殡葬行列开始向前行进。

在路的两侧，站满了观丧的庄民。其中，不少庄民，自发地戴上白花，或黑色的袖标，为陈永森致哀。当龙凤灵杠走近时，他们不约而同地为陈永森双手合十，为陈永森哀悼。其

中还有人高呼：“陈善人走好！”“陈善人冤枉！”“陈仁礼节哀！”由于街道上到处飞舞着白色阴币，第二天的《九阳日报》惊呼：“陈家庄下雪了！”

出殡行列来到墓地，墓穴已经挖好。墓口为长 7 尺，宽 5 尺，深 12 尺；墓底一侧为墓室，是停放灵柩和随丧器品的地方。

按九阳规矩，长女大姐陈仪，带着长媳丁之瑜、二姐陈美和小妹陈容，依次顺木梯进入墓室，打扫墓室，取回一捧墓土，放到庭院花圃里。

午时三刻，司仪一声口令：“安--葬--”。锁纳奏起，鞭炮齐鸣，十多个杠夫，将灵柩抬到墓口，徐徐下沉到墓底。几个杠夫，下到墓底，将灵柩移入墓室。此时，陈永森日常用的八仙桌椅，炭火盒等器物，做为随葬器物，都摆放到墓室中。其中，记录陈永森生平的灵石，端放在灵柩的前头。

“封--灵--”。随着司仪的喊声，二十多把铁锹齐动，向墓口扬土。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两米多高的坟头，已经拢起，刻有“陈永森之墓”和碑文的青石墓碑，也竖埋好！

5、谢孝

按照九阳习俗，“七七”之后要谢孝。

根据小红的奔丧吊唁记录，陈永庆做出了谢孝的安排：由仁礼、仁厚、仁廉、仁梓兄弟四人和陈仪、陈美、陈容姐妹三人，分别到各家谢孝，谢孝礼品，不低于奔丧时吊唁祭品的价码。

谢孝进行得很顺利，两天谢遍了一百五十多家。

然而，一个多月后，种地户沈二成，掂着两匣点心，领着两个侄女，一个十五岁的沈大丫，一个十一岁的沈小丫，也来陈家谢孝了。见到陈仁礼夫妇，二成唤两个侄女说：“快给大少和大少奶奶磕头。”

沈大丫和沈小丫急忙下跪磕头。

陈仁礼和丁之瑜扶起大丫和小丫，嘱咐说：“以后叫大哥大嫂好了，别再叫大少、大少奶奶。”

沈二成谢孝这是怎么会事呢？

原来，那天上午，前往沈大成家谢孝的路上，陈仁礼和陈容兄妹俩，见陈士禹家的佣人，牵着一头牛，离开了沈家。在农村，路上牵牛寻常见，兄妹俩没当回事，与牵牛人擦肩而过。但当走进沈家时，才发现，沈大成已过世，沈家正忙着为他举办丧事。

当沈家看见陈家大少和三小姐时，赶紧端凳让坐。没想到，陈家兄妹径直走到沈大成遗体前，下跪致哀道：“侄儿来晚了，没看见大伯生前一眼。”一句话，引起沈家晚辈们，纷

纷下跪哭灵。少顷，沈大成的堂弟沈二成和二成家，扶起陈仁礼兄妹，让坐院中凳上。当问起死因时，沈二成说：“郎中看了说，痨病晚期，没救！”

“后事都准备好了？”陈仁礼问。

“好了，好了！”沈二成说。

“还有什么困难？”陈仁礼又问。

“没有，没有！如有困难，一定找大少帮忙！”沈二成答。

陈仁礼站起身来，在沈大成遗体边转了一圈，问道：“大伯‘走’了几天？”

“今儿个是第三天！”沈二成答道。

“寿材呢？”陈仁礼又问。

“木匠铺说，晚上连夜做好，明儿个一早拉来。”沈二成说。

“你们准备得晚了，天气又热。”陈仁礼说。

受到埋怨的沈二成，急忙解释道：“不瞒你说，当时钱不凑手；今儿个才凑齐！”

“今儿个？”陈仁礼又问。

“把牛卖了！”沈小丫突然插嘴说。

“别多嘴！”沈二成呵斥小丫。

“卖了，就是卖了。”小丫嘟囔着嘴，顶撞她的二叔。

陈仁礼问二成说：“刚才，我看见陈士禹家人，牵着一头牛，是卖给他家了？”

二成只好点头称是。

“卖了多少？”陈仁礼在问。

“二十块大洋。”

“你们想过没有，”陈仁礼几乎要教训二成了，“以后她们怎么过？”

“她们”是谁？左邻右舍都知道，沈大成过世后，家里剩下大成家和两个未成年的闺女，而唯一的独子沈怀德，又不知去向。牛是他家主要生产工具，牛没了，地怎么种？

陈仁礼想到了，难道大成家和沈二成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也想过了，但穷日子过惯了，听天由命也习惯了。沈二成无可奈何地对陈仁礼说：“走着说着！”

“不行！你把牛牵回来。”陈仁礼说。

“钱都花了一多半，光寿材花了十二块。”二成说。

陈仁礼又说：“一定把牛赎回来！”接着对陈容说：“走，咱们先去别家谢孝。”扭头又对大成家和沈二成说：“大成娘，二成叔，我过一会来吊孝。”说罢便出了沈家。

当天下午，陈仁礼和陈容返回沈家。

只见他兄妹俩，身着深色衣服，臂戴黑色袖标，一副吊丧的打扮；陈仁礼手捧一个点心匣，一块白布蒙着，上面写了两个大字“祭礼”，陈容拿着一叠黄表纸，一叠阴币。显然，兄妹俩是来吊孝的。大成老伴和二成，急忙让坐，兄妹俩没有理会，径直走到大成遗体前，将祭品放在遗体前的小桌上，双双下跪，点燃黄表纸和阴币，向大成遗体磕了三个头说：“大成伯，一路走好！走好！”

吊丧礼毕，站起身来，陈仁礼与大成老伴和二成叙话。陈仁礼又嘱咐道：“一定把牛赎回来。”

大成家和二成，连连点头称是。

当送走陈仁礼兄妹后，二成对大成家说：“嫂子，有钱人话说得轻松，他们哪里知道，那二十块大洋对穷人的份量，赎牛还得加一块利钱。”

大成家说：“人家来咱家吊孝，说明人家看得起咱。就这，我都高兴。”

“说的也是。”二成说。

“他反复说，把牛赎回来，可能他有什么法子？”大成家有点纳闷。

“什么法子？二十一块大洋就是法子，你有么？”二成不屑地说。

“也许他想借给咱……”大成家想入非非了。

“借？拿啥还？”二成对嫂子说“不”了。

“都知咱家是个无底洞！”二成家也帮腔说。

大成家说：“你们说的都对，我太那个了。”说罢，她拿起陈仁礼的祭品问大丫：“上面两个字咋念？”

“祭礼。这是祭品。”大丫解释道。

大成家掂量了又掂量了一下说：“是点心。打开咱们都吃点。”

说着，大成家把点心匣放到桌上，轻轻地抽拉匣盖。然而，她没有料到，抽开匣子一看，都惊呆了：那不是点心，是红纸包着的二十一块大洋。大洋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大丫拿起纸条念道：“一定把牛赎回来。”

大成家高兴的不得了，但还在“借”字里打转转，说：“这是他借给咱的赎牛钱？”

“那是祭礼送给咱家的。”读了几年小学的大丫，自然有她的见解。

“是这个理。”二成和二成家都附和说。

大成家似乎有点不信，凭白无故地送钱？她站起身来说：“我得找他问个明白。”说着拿着匣子往门外走。

“早不见人影了。”二成劝阻了嫂子。

大成家站着不动，怔了好一会儿。她，似有所思，坐到凳子上，把匣子放在大腿上。她，又愣了一会儿，便不知不觉地数起大洋来。数着，一、二、三、四……二十一块，好像不放心；又数，一、二……二十一块，好像还不放心；再数，……数着数着，她的双手有点颤抖，继而抽泣，接着哽咽，突然，她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全家人纷纷落泪。

第二天清早，寿材拉了回来。下午，二成把牛牵了回来，陈士禹只要了二十块，那一块利金，没要。大成家感动地哭着说：“咱家遇到的净是好人！”

第三章 小小天府

1、小红

失踪三年多的杨建平回来了。这个在陈家庄未始不是一个新闻。

杨建平的回归，杨大顺自然高兴的不得了，但担心的事也随着发生了：风传他在上海当了汉奸，是真是假？他问儿子，建平胸有成竹地告诉老爹：“我在上海打工，在港口当搬运工，后来当了工头。他们可以调查去，我不怕。”

在上海，国民党通缉的汉奸名单是袁殊、恽逸群、翁从柳、叶闻晋和刘人寿等五人，都是“岩井公馆”里的大人物，或是主编，或是编辑。他呢？他是他们属下《新中国报》里经常报导码头新闻的小记者，也经常推推扛扛，在码头搬运工人里，交了不少朋友。有人悄悄告诉他，通缉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杨建平回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和崔小红结婚。他已意识到，他爱上丁之瑜，十分荒唐，因为，她是个有夫之妇，而且是他好友之妇，属缺德；他还意识到，他与她，无论在

精神上或物力、物欲上，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他爱她不过是个无法兑现的单相思。他在外闯荡的这几年，也见过不少年轻女子，有的甚至想同他交朋友，曾使他动过春心，但他没有看上她们。相比之下，无论是容貌上，抑或是品德上，小红都比她们高出一筹，应是他的首选，尽管小红没有丁之瑜美丽。他已经认识到，那天，他狠狠盯住丁之瑜，冷落了小红，深感内疚；他要寻找机会，向小红表示歉意，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

崔小红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乳房慢慢凸起，性意识渐渐增强，她开始关注起异性来。她第一个关注的男人是杨建平，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被介绍到她身边的男人，竟然是她关注的那个男人。然而，杨建平突然失踪了，使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

在陈家庄，她虽然比不上之瑜的秀美，但也是少有的美女胚胎，杨建平失踪后，媒人不断到她家里说媒，其中，多是有钱乡绅的纨绔子弟，就是证明。有一天，她陪之瑜到九阳大观园里洗澡，她暗中对比了她与之瑜的美丽。平时她就知道，她没有之瑜的笑眉，眼睛似乎没有之瑜明亮，脸蛋似乎没有之瑜白皙，但姣美质嫩的微黄色的脸蛋，似乎比之瑜更加可人，更加讨人喜欢。在穿衣镜面前，她更欣赏自己凹凸有致的曲线：那凸显的酥胸，那纤细的腰肢，那微翘的双臀和那修长的双腿，一点也不比之瑜逊色，可以说，同之瑜一样，是一个天生的尤物。然而，这一切，平日，像其他农村姑娘一样，不得不用衣裳把它紧紧包裹起来，一双红晕姣嫩的乳房，不得不用一条三寸宽的白布，紧紧勒住，不让它凸起，免得人们对它指手划脚，惹事生非——她都没有权利像婚后产女的之瑜那样，自由，随便，任人欣赏。

崔小红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个佣人，上一辈人还叫丫鬟，住在三进后院，与奶娘黄氏相伴。平日，她负责中、后两院的应酬和杂活，有空便协助杂工李铁柱打扫卫生和管理花圃。

小红还知道，陈永森经常训诫家里人，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包括回门暂住的闺女和他自己，谁都不能例外。因此，她与黄氏、铁柱都很轻松。黄氏每天都在做女红，或抱着丁之瑜的小女儿陈文贞玩。铁柱呢？重活他抢着干，没事时，便四脚拉叉地躺在椅子上打呼噜。她呢？除应酬回来暂住的小姐外，每天主要陪伴丁之瑜和她的小女儿陈文贞，有时偷闲看小说。

在几年的陪伴中，小红看到，丁之瑜是个爱读书的贤妻良母，她尊上爱下，且少于人争，在她看来，丁之瑜博学多才，又非常聪明。由于爱读，在丁之瑜夫妻寝房外间的书架上，放满了各种读物。从小人书到诸子百家，从科普到农业科技，在小红眼里，似乎应有尽有。不过，小红最爱看的是小说。

据丁之瑜观察，小红虽然没有读过中学，但很聪明，爱读书，爱看小说。小红曾对她说过，在家看的净是这公子投亲，那公子赶考，越看越没意思。由于她爱看小说，丁之瑜便向她推荐几部书，书架上都有，尽管拿去看。那几部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激流三部曲》和《施公案》，但她向她重点推荐是《红楼梦》。

在崔小红家里，《红楼梦》是禁止她阅读的淫书，而在这里，却是丁之瑜向她推荐的好书。也许是逆反心理起作用，她忤逆父母的训导，疯狂读起《红楼梦》来。

一天，风和日丽，小红和之瑜竟评论起《红楼梦》来。

小红说：“很多人说，《红楼梦》主要写的是宝黛爱情悲剧，我看写的主要是凤姐悲剧。‘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她的悲剧！”

之瑜说：“我也有同你一样的看法。但红学家们都说，在第五回的《红楼梦引子》里，就有‘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是作者确定小说描写的中心。”

小红说：“作者说的不一定都对。譬如，小英莲多可爱，结果硬叫她当了薛呆子的小妾，真真一朵鲜花，被他硬插到了粪堆上。小英莲没读过书，却能理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薛呆子是什么东西？张口‘女儿乐’，活脱脱一个大流氓。我真替她抱不平！”

之瑜说：“那是曹雪芹的构思设计，没有对不对的问题。”

小红说：“要是我写，我就叫香菱嫁给贾宝玉，或着嫁给柳湘莲。”

之瑜笑道：“看来你是看上贾宝玉和柳湘莲了？”

小红也笑道：“有人说，‘焦大不爱林妹妹’，那是身份；我不会去爱贾宝玉，也一样。”

之瑜笑道：“看来你爱上柳湘莲了？你可知道，他出家了。”

小红说：“知道。我爱他的人品，一个男人，就得像他那样。但尤三姐为他去自杀，我看，不值得。”

之瑜说：“也是没办法，命运使她遇到个贾珍那样个姐夫。”

“老流氓！”小红忿忿地说，“欺负了他儿媳妇秦可卿，又想霸占尤三姐。怪不得，柳湘莲对宝玉说，你家除了两头石狮子干净外，其他都不干净。”

之瑜笑道：“你说得过分了。大观园中绝大多数女人，还是干净的。”

小红说：“那是柳湘莲说的。”

之瑜笑道：“你一会儿说了几个柳湘莲，我问你，咱陈家庄里可有个‘柳湘莲’？”

一句话把小红问得脸通红。在之瑜的追问下，小红结结巴巴地说：“他可比不上柳湘莲。”

“他是谁？说给嫂子听听！”

小红笑而不答。

之瑜笑道：“你不说，我也猜个几分：那个‘柳湘莲’就是失踪了三年最近才回庄上的杨建平。对吧？”

小红仍笑而不答。

之瑜笑道：“你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三年前，是俺娘替你们搭的桥，他失踪后，桥断了。这次，我来替你们重新搭桥，怎么样？”

小红仍笑而不答。

丁之瑜说到做到。第二天，她先到小红家说媒，得到应允后，又来到杨家。杨大顺见到丁之瑜，大吃一惊，以为儿子又对她无礼，闯了大祸；但听到她亲自来说媒后，不觉松了一口气，赶紧笑脸迎奉，便大少奶奶长大少奶奶短地让坐，看茶。

很快，“桥”搭了起来，双方商定了见面日子。

那一天，他俩在涧河边一棵柿树下碰面了。涧河河水静静地淌着，微风拂过，柿树树梢在轻轻地摇动，大地静悄悄的。三年多未谋面的杨建平和崔小红，心中没有大地那么平静。建平先向小红道歉，反复表示，那天对她冷落很懊悔，不应该，反复表示，她是他唯一信赖的人。但小红要的不是他的道歉，要的是这几年，在外都干了些什么？因为，风言风语说，他在上海当了汉奸。风言风语当汉奸，杨大顺也有所闻，盘问过建平，建平以当码头搬运工相答。杨大顺仍不放心，追问，建平急了，便说：“咱们中国人有偏见，总以为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汉奸，但不当良民，不给皇军缴粮、纳税、务工，这八年能活得过来么？”又说：“拿九阳、拿咱们陈家庄来说吧，不是也得给鬼子缴粮、纳税、务工吗？这都是汉奸吗？”尽管当亡国奴与当汉奸是有区别的，但这些话，把父亲说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河边树下，建平也对小红这样说了。同未来的公公一样，小红也感觉建平说的有一定道理，便不再追问。

很快，建平和小红进入热恋，像涧河河水进入险滩，翻腾喧哗起来，他俩由相拥、相吻而结婚，一路顺风，没有历险，也没再发生什么波折。

随着建平和小红完婚，小天府计划正在积极实施中。

2、仙灯

民国 36 年的豫西，仲夏之时，干旱无雨，赤地千里。一片片嗡嗡作响的“云雾”，匆匆飘过，须臾遮住了日光的暴虐，给地面上带来了一丝凉意。然而，农民们没有一丝快感，他们都为今年的收成发愁，因为那片片“云雾”，是数以千万计的蝗虫在飞舞，落到田里，一扫而光。面对蝗虫的肆虐，农民只有扫帚拍打、驱赶，别无办法。

但在豫西，也有例外者，就是陈家庄。数以千万计的蝗虫，在飞舞中俯瞰河洛大地时，那绿水青山，吓坏了它们，不敢作些许停留，径直向新安，向渑池飞去。

绿水青山治蝗，闻所未闻，但陈家庄实践证明，可行。

绿水青山归功于陈家庄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归功于该公司的掌门人陈仁礼。

年轻的陈仁礼，是陈家庄首富大地主陈家的长门长子，陈家的继承人。大学时代，便与平大教授合作，提出了改造陈家庄的计划，受到了父辈陈永森、陈永庆的支持。根据改造计划，他们成立了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统筹安排，数年间，他们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在涧河上修建了三个堰塘，使数百畝旱田变成了水浇地；
引进优良种子，增加了产量，并第一次利用涧水试种水稻成功；
在堰边修建了三座水车磨房，成了粮食加工的基地；鼓励种地户（佃农）在佃田的地边、地角植树，树归佃农所有；
为了藏富于佃农，陈家主动将地租普遍减低一成；
在陈家庄镇上，成立了产销一条龙的合作社，如屠宰社、豆腐坊、粉条坊、榨油坊、白酒坊和面粉坊等，还打造了“陈家庄豆腐乳”“陈家庄小磨油”和“陈家庄大麯”等品牌，远销九阳、开封等地；
此外，合作公司还与镇公所签订契约，引进资金，承包荒山造林和开垦荒地，使劳资两利，政府受益。
七年下来，陈家庄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了两到三成，陈家大院也增收一到两成，数千大洋的投资，已全部收回。
按仁礼计划，已开始投资一千五百大洋，在陈家庄修建一座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

陈仁礼的改造计划与实施，受到了县政府的表彰，作为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总经理的陈仁礼，也因而成了社会名流，被时人称谓河洛居士。

但在陈仁礼看来，河洛居士称号，应有他与妻子丁之瑜分享。因为，他认为，他的成就，与贤内助的妻子密不可分。

丁之瑜是个既聪明又贤惠的女人。她的聪明在于，爱学爱读，从不满足。她崇拜宋代李清照，特别是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把她和李清照融合在一起了：她想当现代的李清照。但当她嫁到陈家庄后，仁礼的实业精神，感染了她，使她逐渐放弃了“现代李清照”的理想，下定决心，钻研农业技术和管理，辅佐仁礼搞实业。

陈仁礼在大学里的课本，她几乎通读了一遍，不懂的地方，请教于仁礼。她还选读了经济管理学，懂得了许多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她对自然科学兴趣浓烈，不仅订阅了一些科普杂志，还采购了一些科普书籍，如《趣味物理学》等。她对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她知道，在那里，大都是男人们活动领域，女人很少问津；但她很想知道，男人们在那里想什么，在那里干什么。公公陈永森的不幸，使她对人性与良知的关系产生疑问，因而对政府的宣教更加关注。由于她博览群书，很快被亲友们称谓“百事通”，甚至称谓“活字典”；又由于她经常为人写信，替人写状子，又被庄里人称谓“陈家庄的毛筆”。

她的贤惠在于，尊上爱下，也不抛头露面，更不与人争高下。她认为，做为一个女人，在家孝父母，婚后相夫君，娩后教子女，这都是做女人的本份。在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里，她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仁礼的很多决策，都来自于她的意见。例如，减租、劳资两利、农副产品一条龙、创建品牌等，都是仁礼采纳了她的意见后成就的。但当有人奉承她时，她总说是仁礼教她的，当人们拿着文本恭维她时，她总是说，是仁礼教她那样写的，等等，从不把自己凌驾于仁礼之上。

公公陈永森“走”后，在四合院里，丁之瑜成了协助婆婆张氏管理家务的第一人，每天都安排得满满。早晨，同侍女、杂工李铁柱一块，收拾室内外清洁卫生；接着，向婆母请安；饭后，开始协助婆婆处理家务；空闲一会儿，便同侍女一起，教小女文贞唱儿歌，或逗着她玩乐；但更多的时间是看书，读报。为了当好仁礼的助理，她还常同侍女一起，到田间走走，到作坊里看看。

在田间，在作坊，她出访备受欢迎。这欢迎，不仅因为她是总经理夫人，陈家大少奶奶，更因她那出众的容貌，农民们因能目睹这位天仙而大饱眼福。

经常跟随丁之瑜出访的侍女崔小红，被陈家庄农民，称谓第二美人。许多人都知道，第二美人同杨建平结婚后，便离开了四合大院。近几个月，经常跟随丁之瑜出访的是侍女史怀秀，又被陈家庄农民称谓第三美人。

第三美人史怀秀，的确是个美人胚胎。那双乌黑的大眼，配上那幅白净圆圆的脸蛋，着实讨人喜欢，尽管她个子不高。

史怀秀是陈家种地户史忠良的幼女，民国 34 年初，才落户陈家庄。那些年，水灾、旱灾和兵灾，紧紧袭扰他们，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住在涡河边的农民史忠良，本是个种植水稻的能手，但连年干旱，涡河断流，连旱田都无收成，使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老小六口，弃家逃荒。

当逃到陈家庄时，那山清水秀的自然地貌，吸引了他们，想驻脚此地，但不知能否租到地种。当他们知道当地的土地主要控制在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手里时，他们决定到合作公司里碰碰运气。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进展顺利，合作公司答应租给他们二十亩旱田。

他们在一处废弃的窑洞里安了家，开始整治土地和种植春麦等劳作。在劳作中，他发现，附近一块约五亩的水浇地，已部份撂荒，究其原因，是承租人改做买卖，顾不过来。经合作公司与原承租人协商，那块水浇地转租给史忠良。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的七月，在这块部份撂荒的土地上，竟收获了 1,200 多斤稻谷。做为合作公司总经理的陈仁礼，早就有结束陈家庄不能生产稻谷的历史，而史忠良的收获，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带着助理张超然，亲自到史家拜访。

经张超然介绍，陈仁礼与史忠良握手相识。在窑洞门口外，在石块上落坐。史家其他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土坎上，双眼都紧盯着这位陈家庄的头面人物。

“大叔，你在老家种多少年稻谷？”陈仁礼先开口问道。

“二十多年了。”史忠良回答。

“在老家怎么种不下去了？”

“这些年兵荒马乱，刀客，土匪，还有游击队，都得应酬，谁也不敢得罪；老天爷也不睁眼，不是水灾，便是旱灾，还有虫灾，实在过不下去了。”

“政府也不管管？”
“听说县政府大门开着，里面没个人影，随便进，随便出。”
“你以后有啥打算？”
“走着说着。”史忠良无可奈何。

这话陈仁礼听得多了。不是老百姓不会打算，而是打算没用。时局变化得太快，太多，老百姓跟不上趟，适应不了，只好走着说着。

“你看在这里怎么样？”陈仁礼又问。

“先干两年再说。”史忠良答得简单。

简单几句，陈仁礼判定忠良是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于是，他试探地问道：“你愿不愿意种下去，譬如稻谷？”

“愿意！愿意！”史忠良回答得恳切，甚至有点急切，因为，全家六口人都要吃饭。

此刻，陈仁礼并不急于公开他的计划，而是从科学技术上，测试一下这位农民的真实水平。于是，他考问起史忠良来。

他从水稻种植的气候、土地和水利等条件问起，问到了晒种、选种、整秧版、播种、插秧、缓苗、田间管理、收割和入仓保存等水稻种植保存的全过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农民竟对答如流。仁礼暗暗称奇，这位农民是个种植水稻的能手。此时此刻，已到了公开他计划的时候。他问道：“如果明年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你能种多少亩？”

“可以再种二十亩。”史忠良不加思索地回答。

“二十五亩！能种过来吗？”仁礼再问。

“没问题！”史忠良肯定说。

为了使陈家庄的头面人物相信，史忠良把他全家介绍给陈仁礼。他指着站着的两个男青年说：“他俩是我的两个男孩，老大叫怀国，二十多了，老二叫怀民，快二十了，加上我，三个棒劳力。”指着坐在土坎上的妇人说：“她是他们的娘，姓徐，虽然四十一二了，腰板还比较硬朗，至少能顶半个劳动力。”指着坐在他妻子身边的老太说：“她是我娘，六十二了，能吃能喝，还能做饭洗衣裳。”指着站在后面的小妮儿说：“她是我的小闺女，叫怀秀，才十六，腰板太嫩，也舍不得叫她下地干活，在家帮奶奶。”

史忠良的自我介绍，使陈仁礼确信了他们的能力。思考片刻，便对张超然说：“调二十亩水浇地给他们种。”

张超然答应后，随即做了记录。

“有什么困难没？”陈仁礼对史忠良说。

“我初来庄上，没带什么农具。能不能借给我一头牛，”史忠良小心翼翼地说，“我会小心侍候，有什么差错，我照价赔偿。”

陈仁礼答复道：“可以。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说，或跟超然说，都行。”

临别时，陈仁礼到窑洞里看了看，对张超然说：“庄西头不是还有四间空房子吗？叫他家先搬进去住。”

陈仁礼的安排，使史忠良全家都感激不尽，自不必细说。第二天他们便搬家，住进有四间瓦房子的小院里。

来年仲夏的一天，在正待抽穗的稻田边，来了一对美人。一阵夏风吹过，使美人秀发起舞，与绿油油的稻浪，交织在一起，使美人更加清丽可人。她们是去做家访的，特意拐到稻田边，看了看今年水稻的长势。

坐在门前树下纳鞋底的徐氏，远远就看见怀秀领着一个美人往家这边来。她看得清楚，忙起身迎上前去，满面春风地迎接丁之瑜。双方亲热、应答的客气话儿，你来我往，自不必细说。

踏进这个小院，便勾起了丁之瑜的美好回忆：她是从这里坐花轿被抬到陈家大院去的，时间流失得这么快，一晃就是四五年。四五年来，在她的辅佐下，陈仁礼率领陈家庄农民，使家乡面貌有很大改观。为了使小天府更上一层楼，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力争创造出陈家庄品牌大米来，就成了她心目中的一个结。显然，她对史家的二十五亩水稻，寄于厚望。她来史家，就是想评估一下今年的收成，从而为明年的计划作准备。

刚刚拔完稗草回家的史忠良，正在床上歇息，忽然听见徐氏迎客声音，立即起身出门，将丁之瑜迎入房中。他搬了个圆凳，用手擦了擦凳面。他似觉凳面不够干净，便将一块干布沾湿，把凳面擦了几下，然后，又用一块干布，把凳面擦净；自觉凳面干净后，他才把凳搬到丁之瑜跟前，请她坐下。这时，只见怀秀端了一杯水，放到丁之瑜跟前。

史忠良对怀秀说：“水杯刷干净了没？”

“我跟丁姐半年多了，能不懂这些个？”

“越来越不懂规矩。”史忠良训斥女儿，“应该叫大少奶奶。”

“史大叔，”丁之瑜笑道，“抗战胜利了，规矩也得变变。是我不叫怀秀唤少奶奶的，叫她唤丁姐或大嫂，都中。”

“丁姐对我可好了，还教我读书，算帐，唱歌和写日记。”怀秀激动的说。

“大少和大少奶奶，是我家的恩公。”史忠良还在训斥他的幺女。

“大叔，”丁之瑜又笑道，“以后不要再唤大少、大少奶奶什么的，更不要说什么恩公。咱们是乡亲，是近邻，那样唤，远了，是不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岂不更亲，更近？”

“是！”史忠良连连点头。

尽管点头称是，史忠良还是感激不尽。看着自己的幺女能与仙女在一起，还能学文化，学打算盘，学唱歌，这是她的福份，也是他的福份，更是他家的福份。想着田里那绿油油谷浪，他心里盘算着，再过三四个月，五六千斤稻谷就能到手。这一切，都是陈家给的，他感激陈家，给了他一个翻身的机会。

当丁之瑜问起今年收成时，史忠良胸有成竹地说：“亩产 200 斤问题不大。”

“能收五千斤？”丁之瑜很兴奋。

“再施点绿肥，争取达到六千斤以上！”史忠良信心满满地说。

听了史忠良对收成的评估，丁之瑜十分高兴。在她和陈仁礼的心中，如果今年能产稻谷四千斤，明年就把种植水稻面积扩大到 300 亩，后年再扩大到一千亩，或更多。稻谷产量，如果今年能产稻谷四千斤，明年力争产 25-30 吨，后年将达到 100 吨以上。到那时，陈家庄的农民，富裕户会增加许多，陈家大院会更加兴旺发达。

当听史忠良说能收五千斤后，她心也暗暗盘算：一旦收成落实后，计划由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牵头，成立陈家庄水稻讲习所，培训种植水稻的农民，为扩大水稻生产做准备

面对可能的五千斤收成，丁之瑜高兴地说：“到那时，我同仁礼一定来家庆丰收！”

九月，在水稻收割和凉晒时，陈仁礼曾两度亲临现场，还亲自持镰割了一会儿。在稻谷入库后，丁之瑜同怀秀亲到史家，查看一下实际产量。

一般情况下，种地户对地主都会瞒报产量，希望少纳租，但史家却拿出了全部过秤记录。丁之瑜叫怀秀拿算盘打一下。在丁之瑜的指导下，怀秀打出合计产量为 5,763 斤，平均每亩为 230.5 斤。

看着产量单子，丁之瑜高兴地说：“忠良叔，我和仁礼祝贺你丰产又丰收，感谢你为陈家庄作出了榜样。”

史忠良对今年的收成十分满意，当场表示交租 1,700 斤。

然而，丁之瑜当场表态道：“仁礼说了，你们初来乍到，急需添置牲畜农具，今年地租全免了，等你翻身时，再交纳不迟。”

“那不中，不交我们心不安。”史忠良憨厚地说。

“不中，我不能改变仁礼的决定。”

“少交一点行吗？”史忠良说。

丁之瑜说：“刚才我说了，这是仁礼的决定，我无权改变。”看见史忠良还想说什么，便紧接着说：“我们还有求于你，忠良叔。”

史忠良感到意外，就说：“我能干什么？”

丁之瑜说：“秋收后，公司要开办水稻讲习班，培训明年愿意种水稻的农户，平大教授主讲，聘你当辅导员，手把手教教他们。”

“你们看得起我，我干！”

“如果明年水稻扩大到 300 亩，产量达到 25-30 吨，我还要再来你家庆丰收。”丁之瑜对明年充满了希望。

正说得兴奋，忽见史忠良的老娘，手里拿一具灯盏，走进屋内，把灯盏放到丁之瑜坐前的桌上说：“到那时，我点上这盏油灯欢迎你。”说罢，到坐到挨着丁之瑜不远的凳子上。

这盏油灯，丁之瑜没有见过。灯盏为黄铜材料，三层构造：第一层为圆桶灯座，上刻有三条曲线；第二层为三个灯碗，圆周均匀布设，灯捻舌朝外，碗把为仙人模样；第三层为一个稍大灯碗，三个灯捻舌朝外，与第二层灯捻舌相向，碗中为玉兔碗柱。

丁之瑜拿起油灯，反覆看了几遍，对史忠良母亲说：“这盏灯是个稀罕物，可是个老古董！”

“是。”忠良娘说，“这盏灯叫‘三仙拱月灯’。只有你来，才叫看。”

“‘三仙拱月’是啥意思？”之瑜虽读过许多古籍，却不知这个典故。

忠良娘说：“传说有三位神仙，一个叫铁拐李，一个叫沙悟净，一个是颜渊子，变化成三个可怜的老人，向狐狸、猴子和兔子讨要饭吃。狐狸和猴子，都拿了些食物给老人吃，只有兔子没有拿。当老人们再向兔子讨要时，兔子说：‘我没有，你们吃我吧’，说罢，就往烈火里跳。神仙们大受感动。于是，将兔子送到广寒宫，与嫦娥相伴，成了玉兔仙子；嫦娥从此也不再寂寞。”

听了这个传说，丁之瑜情不自禁地说：“这是盏善人灯。你看，那三个神仙是善人，那狐狸、猴子和兔子，也是善人。”

“啊，你说得很对，连狐狸、猴子、兔子都是善人。”忠良娘说。

“兔子性善，应该成仙。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丁之瑜笑着说。

“那可不一定。”忠良娘说，“这个三仙拱月灯，就是一个善人送给我的。可是她……”

“别说那事。”忠良娘还没有说完，便被儿子打断。

“善总会有善报。有时没见善报，那是时候没到。时候一到，定有善报。”对于善有善报的谶语，丁之瑜深信不疑。

“之瑜，她大姐……”忠良娘仔细端详着丁之瑜那张漂亮的脸蛋，似乎有许多话想要说，但又不便说。

丁之瑜何等聪明，她知道他们话里有话，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平常话。于是，她唤了一声“奶奶”后，便把凳子往忠良娘跟前挪了挪说：“你把我当成你的亲孙女，跟怀秀一样，好吗？”

“你们都是好人，就怕……”忠良娘欲说又止。

“娘，你少说一句好吧！”忠良又想制止娘。

“你怕我说，不说我心里憋得慌。他们是好人，是咱家的恩人，不说，就对不起恩人。”

啊呀！丁之瑜没有料到，忠良娘会把没说的话看得那么严重！不觉又把凳子往忠良娘身边挪了一挪，使身子紧靠着忠良娘，温和地说：“奶奶，不管你说什么，孙女都会听你老人家的。”

忠良娘看了一看儿子的脸，似乎觉得已得到了儿子的允许，便对丁之瑜说起来：“我说了，你也别害怕，事情总会向好处走。总向坏处，老天爷也不会答应。”

“是的，”丁之瑜顺口答道，“老天爷最公正。”

忠良娘拿起那盏铜灯说：“这盏灯原不是我家的，是十多年前，一个姓周的地主送给我的。她同你们家一样，也是个大户人家，有四五百亩地。人心可好了，人称周善人，我家租种她二十多亩地，从没有苛刻过我们。那一年，打土豪，分田地，她周家遭了殃。”

“有些人见人家富了，就眼红。”史忠良终于搭腔了。

“周善人见势不对劲，晚上，提着一个包袱，悄悄来到我家。”忠良娘说，“她打开包，拿出这盏灯，对我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少说也有一百多年了，你替我保管一下。将来，如果我家有人在，你给他；如果没人在，就算我送给你。’她还向我讲三仙拱月的故事。她还说，她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善会有恶报。”

“没过多久，她家遭了大难。”史忠良为周家的遭遇而悲哀。

“周善人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打土豪，把男孩打成土豪，拉出去，崩了。分田地，分浮财，还要分婆娘，分闺女。周善人一听，上吊，‘走’了。这不是善有恶报吗？老天爷也不睁睁眼。”忠良娘说着，两眼流着泪。

“闺女也分了？”丁之瑜焦急地问道。

“分了，才十七岁，分给了一个贫农光棍。媳妇见势不好，带着两个小孩子，跑回娘家，躲了起来。几个月后，改嫁到外地去了。”

“后来政策变了。”史忠良補充说，“工作队队长当众宣布，分婆娘分闺女不符合党的政策，是破坏打土豪、分田地，破坏土地改革，是给党脸上抹黑，必须立即纠正。”

“纠是纠正了，闺女分给的那个光棍，是个三十多岁的二流子，把闺女糟蹋了。”忠良娘抹着眼泪说，“闺女被放了出来，回到土地庙的家，那里是分给她周家的两间草房，里面空荡荡的。当晚，她一头撞到土地爷座上，死了！”

“是‘立即纠正’了。”史忠良不解地说，“那些‘给党脸上抹黑’的人，一个也没处理，干部还是干部，积极分子还是积极分子，说这是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将来知道周家那两个小孩子的下落，或人家找上门来，这灯还是人家的。”忠良娘两眼噙着泪继续说。

丁之瑜已记不清楚，她是怎样走回家里的。她像一滩软塌塌的泥，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那周家的遭遇，像推搡不开的梦魇，紧紧缠着她，压迫着她，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有气无力地拿起早晨已看过的那张报纸，那条新闻又活鲜鲜地撞入她眼帘：5 月 16 日，国民政府军第一个美国装备的机械化整编七十四师，在山东孟良崮与共军作战时，全军覆没，中将师长张灵甫战死，蒋委员长还为他开了追悼会。平日关注时局动向的丁之瑜，尽管她能经常看到“杀朱拔毛肃清共匪”的墙标，尽管政府说有美式机械化的青年军 206 师镇守九阳，还有 20 架飞机空中支援，九阳可以说是金城汤池；但共军好象越来越強大，形势越来越紧张。这种急迫的形势，不禁使她提心吊胆起来：远离九阳三十多里的陈家庄，能说是金城汤池吗？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都被共军消灭了，庄里那二三十支汉阳造和二十来支三八大盖，顶什么用，只能说是不堪一击。共军来了怎么办？听说他们有搅锅队、听房队，能知道你每天都吃些什么，晚上都说了什么悄悄话；但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了产，还要共妻共女，忠良娘说的不是共产共妻共女吗？共军来了陈家怎么办？是不是跟周家的命运一样？想到这里，她混身发凉，直起鸡皮疙瘩。

丁之瑜把自己听到的,想到的，统统告诉了婆母和仁礼。

听了媳妇说的话，张氏很紧张。对儿子说：“咱们搬到城里住吧，那里好歹有青年军把守，咱们庄上没有一个国军。”

仁礼对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娘说：“我在平大读书时，就遇到了几个学生，我怀疑，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问他们听房队、搅锅队和共产共妻共女的事，他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争取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力。听房队、搅锅队和共产共妻共女，都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张氏说：“那周家的事也是造谣污蔑？”

仁礼说：“这个我说不准。不过，他们也说，在大革命中，会有人借机乱来，害人。为了防止有人乱来，他们说，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为了约束部下，亲自规定了几大纪律，几大注意。记得有这么几个条条：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还有，不准调戏女人。”

张氏惊叹道：“真是这样？”

“国民政府也不赖。”仁礼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很好，蒋委员长搞的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不也很好嘛。但这些好主义，就是实行不了，而且越来越专制独裁，越来越贪污腐败。如果国民政府不能赶快纠正，我看早晚会被共产党打败。”

张氏说：“照你说，共产党比国民政府还好？”

仁礼说：“我看不会赖。孙中山闹革命时，西太后骂他杀人放火，结果他胜利了，要实行三民主义和礼义廉耻，不是很好吗？国民政府说，日本鬼子对中国是三光政策，就是抢光、烧光、杀光，还强奸妇女，但九阳沦陷后，你见过吗？”

张氏道：“你说的倒是事实，但我总有点害怕。”

仁礼说：“之瑜你记得吗？抗战胜利那年，毛泽东在重庆答外国记者问时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国，将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全面实行‘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 和‘军队国家化’。这张报纸我还保存着。”

“如果他说一套做一套呢？”张氏还是忧心重重。

娘说的恰恰是丁之瑜最担心的。因为，她读了一些历史书籍，知道一些统治者愚弄老百姓的故事，什么虚虚实实，宽猛相济，什么明一套，暗一套，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读史书使她逐渐认识到：不光要听他咋说的，更要看他咋做的。她俩夫妻多年了，她知到仁礼善良，执着，有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她记得，他曾对她说过，不管谁在九阳当权，我们都是顺民。他还对她说，他们陈家在陈家庄经营了一百多年，经历了满清、民国、军阀和鬼子的统治，曾多次遇到过白莲教、义和拳、刀客和红枪会的袭扰，还是能从几百号人的小村庄，发展成拥有一两万村民的大庄镇，还修了城墙，盖了城门。为什么？因为，对内，我们坚守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坚信造福于村民，陈家庄才能繁荣；对外，广交朋友，只要他不明火执仗地来庄上打砸抢烧，我们都笑脸迎奉，给点好处，息事宁人。她还听仁礼说过，有一次，有 50 多人的土匪武装，进攻城门。我们依靠二三十支八八式汉阳造，打伤了他们四五个，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抬伤员时，我们没有开枪，还扔给他们两个急救包，里面有红汞、酒棉、纱布和绷带。以后他们再也没来袭扰我们。

此时，仁礼也看出之瑜的担心。他对她说：“不要信那些宣传。为了消灭共产党，他们会妖魔化共产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对周家的遭遇，不可不信，但共产党不是说了，那是些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的人干的。我看，有人为了公报私仇，或往上爬，便不惜往共产党脸上抹黑，可能性很大。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压低声

音，悄悄地说：“据我所知，咱们陈家庄里就有几个共产党员，就是沈怀德、张甲高和杨建平，他们像个杀人不眨眼的红胡子吗？他们都是好人，只是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已。”

在丁之瑜看来，仁礼说的很有道理，但共产共妻共女，仍是她挥之不去的心结。

3、怀孕

陈仁礼和丁之瑜每天还在为他们的小天府忙碌者，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十七岁的侍女史怀秀怀孕了。仁礼听说后，对之瑜大发脾气，认为这是陈家的一大丑闻，批评她没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其实，之瑜早在年初已看出了端倪，只是觉得儿女私情，十分正常，局外人大可不必干预，她甚至有成人之美的气度。不成想，这却有触犯陈家家规之嫌：不准欺辱下人。

史怀秀受到陈家男性欺辱了吗？在她的心里，可不像陈仁礼说得那样严重，陈家人欺辱了她；相反，那是她心甘情愿的事，只是不小心，怀了孕，私情暴露。

她十七岁了，那一对乳房，虽被三寸白布紧紧勒着，也阻挡不了它凸凸膨起。性成熟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异性的追求。这是天生的，谁也阻挡不住。

星期日的上午，一阵歌声飘进她的房里，虽非绕梁之音，却能紧紧缠住她，轻轻而倔强地硬往她耳朵里钻。——她，看上了四少陈仁梓。

陈仁梓就读于明德高中，爱唱歌，是校合唱队成员之一。每到周末，他就骑自行车回陈家庄。星期日上午，总会唱一会歌。有时他独唱，有时与小妹陈容一块唱。

歌声传到了怀秀的耳里，使她不由自主的感到，陈仁梓的歌声似乎比陈容的歌声甜美得多。歌声吸引了她，不仅使她总往歌声那边飘几眼，甚至还想往歌声的方向抬脚。由于找不到机会，这脚没能抬起来。然而，机会不期而至，丁之瑜要她给陈仁梓沏茶。

丁之瑜叫史怀秀给陈仁梓沏茶，也不是随便说的。她早已看出，陈仁梓与史怀秀之间有了情义。

从史怀秀来到大院的第一天，陈仁梓就被她清丽的秀色所倾倒，他直觉她的清秀，比他相处的女同学可人得多，尽管她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同她聊几句。史怀秀呢？她来到大院，一眼就看上了长得排场的陈仁梓。尽管地位悬殊，也意识到这是高攀之想，甚至有违父母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的叮嘱，但这个梦中的如意郎君，是她无法摆脱掉的。

在大院里，他俩经常碰面。史怀秀发现，陈仁梓经常注意她，对她似有情意，但她却不敢多想，却渴望他能直接对她有所表示。情恋由不得你约束，迫使她多次偷偷地看他一眼，虽一闪而过，却传达她心中的情思，不怕人说她高攀。一闪而过的眼光，却被陈仁梓捕捉到。他从那一瞬间的闪光中，发现她心中的秘密。他要创造条件，或等待机会，当面向她示好。

丁之瑜记得，仁梓曾向她打听过怀秀的身世；她发现，每当她说起怀秀时，仁梓都很有兴趣，非常注意倾听怀秀日常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她也发现，怀秀时不时会向东厢房那边瞥

上几眼，那是仁梓的房间；每当仁梓唱歌时，怀秀非常注意听，好像要从歌声里，听到那边会向她传来什么爱的信息。

丁之瑜想到的，恰恰是陈仁梓和史怀秀的精神现状。成人之美的天性，使她想为他俩的情恋创造条件，而要史怀秀给陈仁梓沏茶，就是为他俩提供机会。

机会来了。史怀秀提起热水壶，抬脚走进了陈仁梓的房间，心里蹦蹦乱跳。

正在看书的仁梓，看见怀秀走进身边给他沏茶时，他站起身来，伸手抓住了壶把，也抓住了怀秀的半个手腕。那一刹那，怀秀突觉一股电流传遍了全身。她赶紧松开了手，把热水壶递给了仁梓。当他第一次碰着怀秀的手后，仁梓忽然勇敢起来。他沏完茶后，把热水壶放到地上，便要怀秀在桌对面坐下。此时，怀秀欲坐而未坐，十分局促。当仁梓再次要她坐下时，她才慢慢坐在仁梓对面的椅子上。

仁梓先开口：“听大嫂说，你十七了。”

“是的，刚十七。”怀秀答道。

“我十九了，比你大两岁。”
“噢。”
“你来陈家庄两年多了吧？”
“是。”
“上了几年学？”
“小学五年级。”
“还想上不想？”
“想，没有条件。”
“我这儿有的是初中课本，很全，你可以拿去读。”
“噢，好。”
“不懂我来教你。”
“好。”

说着说着，仁梓便大胆起来。

“你到我家快一年了吧。”
“七八个月。”
“今天是第一次来我房里？”
“是。”
“以后你多来，我欢迎。”
“噢。”
“咱们交个朋友吧？”
“朋友？”
“你不懂？我们学校很时兴，男女生俩人谈得来，对劲，就可以交朋友。”
“噢。”
“不愿意和我交朋友？”

对面坐着的是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梦中曾坐着花轿来到这个大院，与他拜堂成亲。怎么在节骨眼上，竟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答。

“我知道了，你不愿意。”仁梓似乎有些失望。

“不！”怀秀突然勇敢起来说，“我愿意；可我家太穷。”

“噢，原来如此。”仁梓胆子更大了，说，“我就爱同穷家姑娘交朋友，她们吃苦、耐劳、踏实。”

“你不嫌我穷？”怀秀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不嫌。”仁梓毫不犹豫地说。

“你娘也不嫌？”她已看出大娘并不喜欢她。

“我自己做主。”仁梓说。

“那好。”怀秀高兴起来，说，“我愿……”

话没完，便听见大娘一声高喊：“怀秀——”张氏见怀秀进到仁梓房里太久，便忍不住喊了一声。

怀秀赶紧提起热水壶，匆忙离开了仁梓的房间。

打那以后，情思便缠住了史怀秀。每到晚上，陈仁梓的影子便来到了她的身边。她渴望成为他的妻子，明媒正娶到这个大院。但地位悬殊，她是婢女，丫鬟，很怕这只是她的单相思。当听说大娘给陈仁梓提媒，是大娘远房一个侄女时，特别是感觉大娘不太喜欢她时，又使她忧心重重。在农村，她看见大多数农妇，包括她母亲奶奶在内的长辈们，哪一个不是在贫困中窝窝囊囊地活着。她不想当一个窝窝囊囊的农妇，她的姿色使她有了摆脱农妇的条件。对于姿色，她很有信心。她曾无数次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尽管比不上丁之瑜秀美，但比电影广告里村姑，毫无逊色。沏茶中，当听陈仁梓要她当朋友时，她认为，要她当他的朋友，就是想娶她为妻。嫁给陈仁梓，就会改变当农妇的命运。因此，她怕失去陈仁梓，要抓住陈仁梓不放。她觉得，丁之瑜是会理解她的，但大娘可能不太一样。她的父母呢？跟大娘差不多，曾多次警告过她，在陈家大院里，不要胡思乱想。此时，她认为，她不能让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她应该主动，把自己的命运，紧握在自己的手中。她知道，陈家是个很传统的世家，是个很重视道德修养的家庭，抓住陈仁梓，摆弄成真，陈家也会承认。因此，她要利用机会，主动接近陈仁梓，并期望陈仁梓能对她动手动脚，把生米做成熟饭，到那时，连大娘也得承认她是陈家的媳妇。

陈仁梓呢？在学校里，他曾交了个女朋友，但不久发现，他不喜欢她。他的亲娘，给他介绍了一个远房侄女，是城市姑娘，他看不上人家，明言拒绝。在他的心目中，史怀秀比他的同学，更加亲切，比娘的那个侄女，更加秀美。他已经爱上了史怀秀，认定要娶史怀秀为

妻。每当见史怀秀来给他沏茶时，他兴奋起来，已无心看书，而史怀秀那温情脉脉的一瞥，又深深地触动了他，使他热血沸腾起来。他很想拥抱她一下，甚至想对她动手动脚，但在陈家家规面前，他紧紧抑制住了他的冲动：那条家规是，善待下人，不准欺辱他们。

他曾想过，同下人谈情说爱，如果两个人又情投意合，能算欺辱下人吗？不算！他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但家里人呢？他的母亲就非常传统，总爱讲门当户对，给他介绍的那个侄女，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爹呢？也是个讲门当户对的传统人，只有妈还算开明些。这些，他心里很清楚。在娶史怀秀的问题上，他将遇到的阻力，一定来自于娘和爹。面对阻力，他也不退缩。时代变了，什么门当户对，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传统观念，统统都是垃圾，必须扫地出门。

他要考大学了，少不了家庭的支持，不能因史怀秀而与家庭产生矛盾。他曾试探过他的亲娘，娘仍坚持门当户对，並以他大哥大嫂为例，证明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当他得不到亲娘的支持后，他决定避开家庭，走自己想要走的路。

在一次沏茶中，陈仁梓勇敢地问史怀秀：“你知道交朋友的意思吗？”

“知道，就是好朋友。”突如其来的提问，使怀秀不知所云。

还是仁梓来得干脆，没有废话：“跟你交朋友，就是想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怀秀一听，高兴得结结巴巴：“噢，我，我，愿意，愿意。”

“我们陈家有条家规，是不准欺辱下人。我没欺辱你吧？”

“没有，没有，是我愿意，我愿意。”

陈仁梓勇敢地把史怀秀搂在怀里，动嘴后，又迫不及待地对她动手动脚。曾期待过仁梓对她动手动脚的怀秀，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抚，似觉鲁莽，忽然害怕起来，她下意识地挣脱怀抱，躲到墙角，茫然不知所措。

“你不愿意？”面对怀秀的抗拒，仁梓忽然有点害怕，再三重复地说，“我没有欺辱你吧？我没有欺辱你吧？”

“啊，噢，没，没，没有！”怀秀说着，两腿已发软，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当仁梓再次对她动嘴动手时，便不由自主地倒在仁梓的怀里。

自此，他俩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怀秀怀孕。

当张氏得知史怀秀怀孕后，十分生气。她把仁礼、之瑜叫到跟前，大发脾气说：“打她来咱家，我就看她一身妖气，是个小狐狸精。这不，她用迷魂汤把咱仁梓灌迷了。”

“娘，”仁礼说，“这不能全怪人家。”

“咋不怪她？”张氏还是非常生气，“她没来咱家，咱家出过这种丑事吗？”

“娘，”之瑜也开口说话了，“仁礼说得对，这不能全怪人家。”

“都是你说的。”张氏训斥起媳妇来，“你说她是个好闺女，这可好，把仁梓给勾引坏了。”

“当初，你不也说她家是个老实人家吗？”仁礼说。

“她家老实不等于她老实。”张氏还在生气。

“娘，你先别生气，都怪我和之瑜没有管好。”仁礼想叫娘消消气，便转移话题说，“事情已经出来了，娘，你说咋办？”

“你没主意了？”张氏仍然生气地说，“把她撵出去！”

“娘，你消消气，千错万错，都怪我没管好身边的人。”但之瑜话锋一转说，“把她撵出去容易，但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咋办？到那时，外边人又该说咱陈家欺辱下人了。”

张氏忽觉媳妇说的有道理，便说：“你说咋办？”

“先捂住，别扩大。”之瑜说。

此刻，张氏有所冷静。她说：“你们说得也对，不能全怪人家。”

仁礼说：“先叫之瑜领着她，到医院做了，以后的事再说。”

张氏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仁礼的意见，但气仍然没有消。她说：“过两天，把你爹、妈请回来，管教管教仁梓。”

见娘还在气头上，仁礼和之瑜都连声称“是”。

星期日的上午，在后院的厅室里，房门紧闭，上面坐着张氏、陈永庆和李氏三人，下面站着仁礼、之瑜和仁梓。忽听陈永庆对仁梓说道：“高考完了？”

“完了。”仁梓连忙回答。

“能考上吗？”
“不知道。”
“你知道陈家的家规吗？”
“知道，仁义礼智信。”
“还有。”
“善待下人，不准欺辱他们。”
“你欺辱下人了没？”

“没有。”

突然，陈永庆猛拍桌子，大声呵斥：“胡说！史怀秀是怎么回事？”

“这……是……”
“跪下！”

仁梓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是不是你造的孽？”
“是，是。”

“掌嘴！”陈永庆怒不可遏。

“啪啪”仁梓掌起嘴来。

李氏突然站起身来，抓住了仁梓的手，并把他拉起来，大声说：“啥大不了的事，罚跪，还叫孩子掌嘴。”

“叫人家怀孕了，事情还小吗？叫外人知道，你当妈的，脸往哪儿搁？”陈永庆怒气不减。

“现在什么时候了？都兴自由恋爱了。外人知道也是自由恋爱。”李氏力争。

“自由恋爱也不能乱来，也得明媒正娶。”陈永庆不认同夫人。

“过几天，给她史家下个聘书，不就成了？”李氏说得十分简单。

“那可不行。”张氏不愿意了，说，“门不当，户不对。”

“嫂子，”李氏反驳起张氏来，“在城里，讲门当户对的人越来越少了，主要看俩人是不是情投意合。”

“门不当，户不对，可不行，这是祖传的老规矩。”陈永庆明驳他的夫人。

“什么老规矩？仁厚跟小齐好，你咋同意了？”小齐是药店站柜台的营业员，一个木匠家庭出身的闺女。

“我看她很本份，腼腆温柔，也勤快，手脚干净。”陈永庆坚持自己的看法。

仁礼及时插话道：“爹说得对，关键要看她本人。”

“记得当初之瑜领着她来时，都说这闺女面善，长得也齐整，她家里人都很正派。当时，都同意她来咱家，是不是？”李氏不给嫂子留一点面子。

“那时，我看走眼了。”张氏还在坚持，“可好，她一来，就勾引住了仁梓。”

“嫂子，不能那样说。”李氏又数起张氏来，“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看，那是两厢情愿。仁梓，你说是不是？”

仁梓不敢表态。

仁礼说：“妈说得对。这是两厢情愿。这可不是咱们陈家欺辱下人。”

陈永庆说：“你说情投意合也好，两厢情愿也好，人怀孕了，传出去，能不说你陈家欺辱下人？”

“爹说得对。”之瑜见时机一到，说，“传出去，七嘴八舌，你能挡住谁的嘴？说咱们陈家欺辱下人，我看免不了。”

坚持“勾引”的张氏，忽觉有些孤立。仔细一想，若传出去，虽也有人相信丫鬟勾引了少爷，但更多的人会相信是少爷欺辱了丫鬟。家丑不可外扬，想到这里，便埋怨起仁梓来：“你也不小了，别再给陈家添丑了。”

“娘，事情已经出来，现在得设法先捂一捂。”之瑜说。

“好，先捂一捂。”陈永庆表态了，李氏、张氏都相继点头。

“我和仁礼想好了。”之瑜说，“先瞒着怀秀家里人，就说怀秀陪我上城里看病，带着她先做了，在我娘家住个十天半月，人不知，鬼不觉。”

娘、爹和妈三位长辈，都觉得之瑜说得有理，表态同意了之瑜的意见。

第二天，丁之瑜带史怀秀上了九阳城里，在河洛医院做了流产术。

回陈家庄后，史怀秀被安排到一条龙合作社里当记帐员，仍与之瑜相伴，间也学习些豆腐乳、豆腐干、粉条等的制作技术，史家也没有发觉什么异常。

不久，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陈仁梓考上了平北医学院。仁梓乘车赴学校那天，怀秀没敢上火车站送别，却在头天晚上，偷偷与仁梓约会在一棵枣树下，洒泪话别。正是：

多情自古伤离别。

4、营救

杨建平被捕了。

这是陈仁礼预料中的事。早在前年，陈仁礼就听说杨建平是个共产党员，还知道他是在上海入的党。最近，有友人告诫他，杨建平常借采购之名，与九阳城里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联系甚密，并在庄里发展了几个党员，很可能已被中统监视，希望他与杨建平保持距离。由于他坚守陈家的祖训：不参与政治，谁当权，老陈家都是顺民，因此，明知杨建平的政治身份，还是委托杨建平和崔小红夫妇俩，主管陈家庄永森实验学校的建设。由于不参与政治，他得到的消息，也没有转告杨建平夫妇，仅多次劝告他们，要谨慎小心。

当天，崔小红已知杨建平被捕，她不敢声张。不久，当从党组织那里，听说大年过后，九阳要处决一批地下党员时，特别听说处决名单包括杨建平时，她慌了。大年没法子过，便拖着五个月的身孕，来到陈家大院。那是她熟悉的地方。见到了陈仁礼夫妇，她便向他俩哭诉，并请求帮助。

“建平是不是共产党员？”陈仁礼问崔小红。

“他，他不是。”小红匆忙回答。

“你怎么知道要处决一批中共间谍？”
“是建平朋友说的。”
“他们也是共产党员？”
“不知道。”

“我知道，你们有规矩：守口如瓶。”仁礼笑道，“你要相信，我俩不会破坏你们的事。”

“噢？”小红对仁礼夫妇完全信任，但绝不能暴露党的任何机密。

“小红，”仁礼道，“不管你信任不信任我，事情已经出来，我要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

“噢，是。”仁礼的话，使小红感到意外。正不知如何对答，只听仁礼对她说：

“早在前年，我就听说建平是个共产党员，是在上海入的党。最近，我又从县政府党部一个同学那里得知，建平不仅是个共产党员，而且在陈家庄还发展了几名党员，可能有你；并说，建平常借采购之名，与九阳城里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联系甚密，已被中统监视。”

“啊！”听仁礼说得那么真切，使小红大吃一惊。

“小红啊，”仁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你们的组织纪律，我们陈家有陈家的规矩。你也知道，不管谁来，我们陈家都是顺民。”

“知道，这个我知道。”

“小红啊，”仁礼说，“你说，九阳要处决一批中共间谍，消息可靠吗？”

“可靠。”小红说，“一共有四个人，要处决其中的两个，处决的名单中有建平。”

一听，仁礼判定，这是小红从他们地下党那里得到的消息。于是，他对小红说：“事情紧急，明天上城里。”

第二天，陈仁礼同崔小红到了九阳城里。

首先，他俩以表兄妹的身份，拜访了县党部已升任书记长的同学李克良。李书记长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俩。但当谈到请他营救杨建平时，李书记长顿现难色。他把陈仁礼叫到另一房中，告诫陈仁礼，杨建平不仅是中共九阳地下党的一个头目，而且还是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岩井公馆”里的一名特工，此事关系重大，不要多管闲事。——第一次营救失败。

事不宜迟，下午，他俩来到了冶炼铸造公司，找到了任公司副董事长的同学张绍先，因陈仁礼知道，郭县长是公司的一大股东。张副董事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俩。但当谈到请他营救杨建平时，张副董事长顿现难色，但答应愿意找郭仙舫县长说说。第二天，他俩再次来到冶炼铸造公司，张副董事长遗憾地告诉他俩，郭县长管不了这事，叫你们找警备司令部，而兼九阳警备司令的是青年军 206 师师长邱行湘。——第二次营救又告失败。

仁礼对小红说：“找找你们交通站，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线都断了，我找不到他们。”小红十分沮丧地说。

找警备司令部，刻不容缓。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小红陷入绝望中时，从丁之瑜的二哥丁守义那里，传来了一条好消息：好友贾隽成一个表弟朱本先，在警备司令部里任副官。听到消息后，陈仁礼、崔小红同丁守义一块，找到了贾隽成帮忙。贾隽成是河洛中学教师，慷慨热情，当即应允。

第三天，贾隽成传话给他仨。朱本先说，第一批处决中有杨建平，订于 2 月 22 日，星期日处决，离现在还有十天。主管此次处决的人，是警备副司令赵云飞。据朱本先说，赵司令威武挺拔，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英勇果断，但也有软肋。据朱本先观察，他的软肋主要有两条：一爱钱，二爱女人。朱本先还说，把杨建平名字从名单中删除，至少得拿五千袁大头，推后，少说也得一千。之于女人，现在局势紧张，估计他不敢养。

小红一听，便瘫倒在地上：她往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大家把她扶起来，安慰她说：“想想看，总会有办法。”

回到公平街家里，小红有气无力地坐在一边。

只听陈永庆说：“救人要紧，特别是杨建平。”此时，他已知道，杨建平不仅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九阳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他说：“大家先凑凑，看能凑多少。”

陈仁礼说：“我那儿没有银元，只有三十万块法币和关金券。当年，一块法币换一块银元，一块关金券，顶二十块法币。现在呢，没人要，拿一万关金券，也兑不来一块银元。”

陈永庆说：“年前，我刚到禹县进了一批货，花了十万关金，五十块大洋，现在只剩下二十多块大洋，只管凑个数。”

“学校帐上还有多少？”仁礼问小红。

小红说：“还有十多块大洋，二十多万法币。”

“差得太多。”仁礼说，“等会，我到锐丰钱庄苏老板那里，看看能不能借点？”

陈永庆摇摇手说：“不中了。局势紧张，他们都把银元和金银藏了起来，不兑换，也不借贷。我去贷点银货，他们只拿法币和关金券应付。”

“其他银行呢？”仁礼问。

“交通银行、四明银行都关门了，只有中央银行还在营业。”陈永庆拿出一叠交通券和四明券，说，“这有一万多块，我去那里兑换银元，他们说，只能兑换法币，连关金券都没有。”

听着，听着，小红的心又凉了半截。

忽然陈永庆对仁礼说：“救人要救到底。不管困难有多少，你要想办法。”

“如果钱庄和银行都不行了，到当铺里看看。”仁礼说，“把土地抵押给他们，也许能借到一笔款。”

“是个好办法。”陈永庆催促仁礼，“听说南大街的隆昌当铺，老板是山西人，资金雄厚，抓紧时间去那里看看。”。

当天下午，陈仁礼同崔小红来到隆昌当铺。王老板认识这位河洛居士，接待自然热情。但当听说要筹借一千大洋时，脸上顿现难色。当前形势吃紧，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一般只借法币，不借银元；但当听说以土地抵押时，便有了商量的余地。他说：“陈总，您是河洛居士，不能瞒你，形势吃紧，都怕共产，土地房产齐掉价。您要筹借一千大洋，恐怕得用500亩农田作抵押。”

“一亩地才典当两块银元？”仁礼很吃惊，说，“一头牛还卖二十块，一亩才典两块？”

“此一时，彼一时也。”王老板笑着说，“十年前，一法币换一块银元，现在呢？一万法币没人要。”

“你说的是事实。但我这是抵押。”

“抵押也是买卖。”王老板有些不耐烦，说，“陈总，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到别处去试试。”

显然，王老板下了逐客令。

生意场上多无情。面对逐客令，陈仁礼也无可奈何，因他急切用钱。他只好笑道：“王老板下逐客令了。”

“哪里，哪里！”王老板忙打哈哈。

“好吧，明天我拿 500 亩地契来，你给我准备一千块大洋。”

王老板伸出右手，与陈仁礼的右手拍了一下说：“成交！三年后，你拿一千块大洋来，这地还是你的。”

第二天，陈仁礼和崔小红来履约时，王老板变挂说，他只筹到了八百块，那二百块需等一个月后补齐。救人要紧，仁礼和小红只好兜着八百块大洋，交给了贾隽成，言明，那两百块一个月左右一定补齐。

回到家里，崔小红最担心的事，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她惶恐不安地等待着 22 号那一天。陈仁礼呢？心里也不踏实，也怕鸡飞蛋打两头空。

2 月 22 日星期日那天，终于到来。杨建平的胞弟杨建昌，早早来到十字街的一个角落里，等待着执行处决的行刑队。他受全家嘱托，要亲眼看看，那刑车上有没有他的哥哥。此刻，他同他的家人一样，企盼着在处决示众中，没有他的哥哥；但令他们焦虑的是，万一鸡飞蛋打呢！“没有”和“万一”，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已经折磨他们好几天了。

上午十点左右，行刑车队出现了。第一辆是一部拆去车棚的中吉甫，挡风玻璃平倒在引擎盖上，上面架着一挺轻机枪，枪口直向前方，车上坐着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二、第三辆是美国 GMC 大卡车，每辆车上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押着一名待决的犯人。紧随其后，是四辆美式小吉甫，车上坐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军官。

当杨建昌看清楚刑车上没有他哥哥时，什么也顾不得看了，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跑回陈家庄，向亲友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

杨家和崔家的直系亲属们，听了建昌的报告，都因没有鸡飞蛋打而高兴。也许收钱方认为，在兵荒马乱中，一下子能弄到八百块大洋，也不容易，对那两百块承诺，也没有过于认真。当大家高兴时，崔小红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批处决。有没有第二批第三批呢？如果有，是否还得再弄八百或五千大洋呢？她不敢往下想，只好听天由命！

5、顺民

1947 年年底，一支八路军兵临九阳西门城下，大声喊道：“娃娃兵，缴枪不杀。”此刻，川军 47 师恰好赶到，大声回应：“老子是你 47 师爷爷，八路幺儿，给老子提脑壳涮坛子。”八路军一听，放了几枪，便不见踪影。

当八路军第一次进攻九阳失利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人心已到惊惶失措的边沿。陈永庆忙叫陈仁礼，把全家搬到九阳城里住，但仁礼不想搬，心里还惦记着明年的小天府计划。

为了说服仁礼，年初，“小寒”刚过，陈永庆偕夫人来到了陈家庄。

“那天晚上，”陈永庆说，“八路军的枪声就像在咱家门口放的。多亏 47 师赶到，八路军才没有进城。”

“谁来我们都是顺民。”仁礼说。

“当顺民，是咱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可现在情况不同，恐怕你想顺也顺不了。”

“爹，你太悲观了。”仁礼不以为然。

“不是爹悲观，而是现实太残酷了！”陈永庆接着说，“你太诚实了，要吃亏的。”

仁礼说：“国民党的宣传，最多信他一半，什么搅锅队、听房队，那是妖魔化，我压根就不信。”

妈说：“人家都是那么说的。我听了可害怕。”

爹说：“起初我也不信；但仔细想想，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共产党的理念是共产，穿一样衣，吃一样饭，你吃得好了，得审审你的钱从哪里来的；听房队同国民党一样，只准说蒋委员长好，不准说他坏，只准说共产党坏，不准说他好。你说是不是？”

仁礼说：“爹说得对。现在国民党就是这样，只准说他好，不准说他坏；谁要说他坏，就是私通共匪。”

“我还听说，”陈永庆继续说，“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三年，苏联搞土改，杀了几百万富农。中国共产党学苏联，土地革命，光打土豪分田地，就杀了几十万。”

仁礼说：“这个我也听说过。不过，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我还听说，”陈永庆继续说，“去年土改，搞得最凶、杀人最多的地方有胶东、晋绥、河北武安等地。据说，有一个村子，在一次斗争地主的会上，一下子就打死了八个地主。有些村子，不仅分地主、富农的土地、房产和浮财，还要分地主、富农家的媳妇、女儿。你不要忘记，咱陈家是个大地主啊。”

娘惊惶地说：“这就是共产共妻，还杀人放火，你们不信我信。咱家要想办法躲开，不能走周家那条路。”说着，惴惴不安地瞥了丁之瑜一眼。

“你们说得太恐怖了，我看，没那么邪乎。”仁礼说，“我在大学里，读过几本书，是中共地下党员给我看的。有《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小说看过《保尔.柯察金》、《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

共产是真，不仅土地要共产，收给集体所有，工商业也要共产，收给国有。听说苏联搞共产时，死了一千多万人。”

“我的妈呀！”娘和妈齐声惊叫，“咱们家往哪里跑？”

“没用，跑哪里也不行。”之瑜接腔道，“自古到今，只要是兵荒马乱闹革命，总是拿有钱的富家人开刀。他们这么做，无非是动员穷人当炮灰。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闹革命时，就说富贵不是天生的，我们穷人也可以富贵，便杀富济贫。李自成闹革命时，叫‘贵贱均田’，实际上也是共产，便没收富人的财产，当军响，济穷人。太平天国闹革命时，也提出共产，叫‘均贫富’，就是分富人财产给穷人。孙中山闹革命时，虽不叫共产，却叫‘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平分土地。现在，共产党闹革命，也拿富人开刀，明文规定要共产。国民党挡不住，老百姓谁能挡得住？”

“共产就共产呗，为啥还要杀人。”妈想不通。

“咱们都等着死吧。”娘绝望地说。

“哪能等死！”之瑜说，“我跟仁礼商量过了，逃，没处逃，顶，死路一条，只有坚守老祖宗那个‘顺’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你能顺得过去吗？”陈永庆忧心重重地说。

“爹，你同意拿五百亩当地救人，做对了。”之瑜说，“当时只想救人，没想到顺。现在看来，咱们做对了，就算咱家顺服共产党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你俩有啥打算？”爹想知道仁礼和之瑜的详细计划。

仁礼说：“我和之瑜研究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必败，因为他腐败得不可救药。”

“共产党要胜了，咱家不该遭殃了？”张氏忧心重重。

仁礼说：“是啊。去年他们颁布了一个《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要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并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些土地。”

“共产党要胜了，咱们得准备过苦日子。”之瑜接着说，“他要分地分房，就主动送给他们分。要分闺女分媳妇，就跟他们拼了！”

“我们还得在‘顺’字上下功夫。”仁礼说。

“你说说，怎么下？”爹急切地问。

“反正我们不能等着死。”之瑜说，“他们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争取变成他们的朋友。听说他们对做生意的人较宽容。我和仁礼商量好了：把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改成股份公司，每个种地户都算一股，年终参加分红。这样，我们的身份，就从地主变成了工商业者。”

“他们会承认吗？”娘还不放心。

“不知道。”之瑜说。

“之瑜，你想得太简单了。他们能得跟猴孙一样，不会相信你。”陈永庆不以为然。

之瑜辩说：“这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试试看。不中，再想别的法子。反正不能等着死。”

“还有一个办法。”仁礼说，“到那时，咱们找沈怀德和张甲高帮忙，我不相信他们会见死不救！”

“这倒是个办法。”陈永庆表示赞同。

仁礼说： “我和之瑜商量好了：通过沈怀德他们，联系他们的军队或政府，让他们当公司的总经理，我当助手。这样，也许能减少些伤害。”

“这个办法也许能行。但共产党足智多谋，不会轻易相信我们。”陈永庆说。

“到那时，只好试试看。”仁礼说。

对仁礼的说法，娘、妈和爹都表示赞同。

当回头说搬家时，仁礼已经作出让步，他说：“娘跟其他人先搬回城里，我暂时留下。水稻讲习班马上开班了，我不能走，内战弄得平大教授来不成，我要亲自讲课。”

“乱成麻了，还搞什么讲习斑？”妈有些不解。

“他们打他们的仗，我们种我们的地。今年小天府产水稻 30 吨的计划，一定要完成。等讲习班结束，我就进城里过年。”

“也好。”陈永庆说，“八路来了，多给他们贡些大米，也许他们会宽待我们。”

“仁礼也是这个意思。”之瑜说，“能顺的地方，抓住不放，我不信他们都是魔鬼般的铁石心肠。”

第四章 人民代表

1、克九

1948 年 3 月 7 日，密集的枪声，首先从九阳东车站响起，不久，在城西门，继而在城东门、北门，接着，城南门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显然，八路军已包围了九阳。是夜，步枪声，轻重机枪声和迫击炮声，交织在一起，密集而激烈起来。显然，这是八路军向城中青年军发起进攻的枪炮声。

陈仁礼独自一人，站在院中。密集的枪炮声，使陈仁礼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他看到，贪污，埋葬了令人神往的三民主义，腐败，荡涤了礼义廉耻的华夏精神。他不自觉地感到，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最终胜利者，百分之八十属于中共。尽管政府说九阳固若金汤，镇守这座金城汤池的青年军 206 师，是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机械化步兵师，但在他看来，九阳城危如累卵。特别是，一个副师长，临阵索贿，腐败将使 206 师不堪一击。

现在，八路军又兵临城下，青年军陷入重围，孤立无援；共军攻克九阳，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检验这个预判，他不分昼夜，关注着攻防战的进展。

白天，枪声、炮声，稀稀拉拉，城外八路，似乎在换防，在睡觉。城里青年军呢？他在临街楼的窗前，窥视他们的动静。街道上，不见行人，却偶见军车来往，似乎在调整部署。

晚上，枪声密密麻麻，炮声震耳欲聋，显然，八路军利用黑夜攻城。他独自一人，站在四合院中，那哒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火炮声，敲打着他的鼓膜，使他听不胜听，仰望天空，看见的是那，密集枪炮闪光所映红了的夜空。只听嗖嗖两声，两颗子弹，落入院中。俯首一看，是两颗机枪子弹，拾在手里，尚能炙手，显然是强弩之末。

攻防战进入第三天，大白天，枪炮声比前两天激烈得多，晚上，一颗接一颗的照明弹，悬挂在城东区的上空。显然，城东门告急。后来史料显示，那天晚上，八路攻破了东门，双方展开巷战。

攻防战的第四天清晨，陈仁礼忽见一人，手提一根棍子，溜着墙根，跑到大院门口，急促地敲门。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是杨建平！陈仁礼转身下楼，噔噔噔跑到大门口，拔销抽栓，打开大门。只见杨建平闪进门内，关上大门，气喘嘘嘘地对陈仁礼说：“我是越狱逃出来的。”

“只你一个？”

“四五十个。狱警都跑了。我们便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这不，”建平伸出双手，露出断了链子的手扣说，“我们五六个是要犯，都戴着手扣，没钥匙打不开，狱友便用斧头，砸断链子，解脱了我们几个。”

早晨，起床后，听说杨建平越狱来家，都过前院来看他。

当看见张氏、陈永庆和李氏后，杨建平“扑通”向他们下跪，接着又跪向仁礼夫妇，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仁礼把建平扶起来后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救了你？”

“狱警们说，他们的消息可灵通了。”建平无法掩饰他的激动心情，继续说，“他们对我说，你家是陈家庄最大财主，不然咋会拿一千袁大头来赎你的命？”

“啊，一千大洋！”陈永庆情不自禁。

“狱警们说，他们每人都分了一块袁大头。”建平继续说，“他们要我多包涵，大人不记小人过。我说，我家是普通农民，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不信，告诫我，别当死瘪，给他们弄点酒水喝喝。我只好答应他们说，等家里有人来时，叫捎些钱来。”

“他们的消息从哪里来的？”仁礼问。

“监狱长狗屁不通，但根子硬。”建平说，“据狱警们说，监狱长是城防司令的外甥女婿，官方消息他知道得不少。狱警们还说，监狱长也不赖，他分了 100 块，没有独吞，给我们下人每人一块。”

“是他们告诉你，说是我们救了你？”仁礼又问。

“狱警们说，我家是陈家庄最大财主，我就认定是你们，没有别家；拿那么多钱来救我，也只有你们陈家能做得出。”

听见建平那么说，大家笑了起来。

“不瞒你，没有一千块，是八百块。”仁礼说，“当时钱不凑手，我跟小红到南大街的隆昌当铺，用 500 亩农田作抵押，当了一千块大洋。提款时，王老板变挂，说只筹到八百，那两百，等一个月再来提。救命要紧，小红只好提着八百大洋，交给中间人，才把你从处决名单里勾除。”

“仁礼哥，这一千块大洋，我一定想办法归还。”
“那时只想着救人要急，没有想到还不还。”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此恩不报，就不是人。”

攻防战的第五天，除西北隅的九阳中学里还在激烈枪战中，其他地方几乎听不到枪声。显然，城里巷战已基本结束。

陈仁礼随同杨建平，来到大街上。大街上，全副武装的身着黄色军服的军人，都在忙碌者。有的用白灰涂料，在掩盖国民党留下的标语，有的则在书写共产党的口号。仁礼看见，已经刷写在墙面上的标语口号是：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打倒蒋介石！
共产党万岁！

大街上没有市民走动，如果没有身着黄色军服的军人在忙碌，偌大个大街，就会如同更深夜半静悄悄那样。在黄色军服的人群里，他俩身着黑色便装，十分显眼。黄色军服的人群，似乎没有把他俩视为敌对势力，但审视的一瞥，时有发生。忽见一个腰别手枪的军人，站在路边，向他俩招手呼喊。他俩应声走了过去，面对那个军人。

军人首先开口：“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宣传员。打九阳，是为了解放九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接着，宣传员便向他俩宣讲起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

“同志，”杨建平伸出还戴着断链手扣的双手说，“我是共产党党员，才从监狱里跑出来。我是来找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的。你能帮我找吗？”

宣传员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审视着杨建平。突然，他伸出双手，握住杨建平的双手说：“同志，你受苦了。”

“你们辛苦了！”杨建平说。

“这位先生呢？”宣传员十分谨慎。

“他是我的好朋友，不是外人。”杨建平答道。

“好，我领你俩到团部。”

团部设在一个居民院里,门外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哨兵。院里摆放着一张长方桌子，两个条凳。宣传员先让他们在条凳上坐下，然后独自走进屋子里。不多会，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同宣传员一同走出屋子。宣传员向杨建平介绍：“这是我们的副团长。”

杨建平走向前去，向副团长行了个军礼，说：“我叫杨建平，1944 年在上海入党，介绍人是翁从柳和叶闻晋……”

“介绍人是谁？再说一遍。”副团长打断了他的话。

“入党介绍人是翁从柳和叶闻晋。”杨建平又说了一遍。

“叶闻晋？是山东莱阳县的叶闻晋吗？”副团长问。

“是的，那时，我们都唤他叫叶大个儿。”

“啊，他是我们师的副政委。”接着，副团长对宣传员说，“叫咱团里那个开锁匠，先把他的手扣打开。”说罢，便走进屋里。

过了一会儿，副团长笑嘻嘻地走出来，热情地握着杨建平的双手说：“叶副政委马上就过来看你。”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儿高大的军人，走进院子。看见杨建平，便快步上前，紧握他的双手道：“小杨，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叶总，见到你真高兴。”
“听陈司令说，你提供的情报，在解放九阳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陈司令说，要给你请功。”
“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后来听说你被捕了，我们都为你捏了一把汗。没想到，你小子命大，活着出来了。”叶副政委说罢，哈哈大笑。

“是他救了我。”建平指着仁礼说，“他通过关系，花了八百大洋，把我从第一批枪毙的名单中划掉。”

“噢，这位先生是……”
“他是我的好朋友，是陈家庄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的总经理陈仁礼。”

“是民族工商业者。”叶副政委转而对陈仁礼说，“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营救了我们的同志！今后，九阳建设，还要依靠你们支持和参与。”

“在政府领导下，我们会努力工作，积极支持和参与九阳建设。”陈仁礼立即表态说。

“我要求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杨建平急切地要求。

“甭着急，你先好好休息一下。过两三天，九阳城防司令部成立，我叫人通知你上班。”

此刻，炮声、枪声大作。叶副政委坚定地说：“开始进攻了。那是邱行湘在九中构筑的最后一个据点。陈司令已下令，先喊话叫他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否则，强攻。看来，邱要负隅顽抗。”接着，叶副政委胸有成竹地说：“要不了一个小时，邱行湘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毙。等着瞧！”

果不出叶副政委所料，不到一个小时，206 师师长邱行湘被俘，九阳全部被攻克。

两天后，杨建平接到上班的通知。当仁礼再见到建平时，建平一身军服，腰间别着手枪，他被任命为九阳城防（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由于对解放九阳做出过重大贡献，杨建平被华东野战军第 3 纵队司令批准立一等军功一次。

2、支前

在陈家四合院里，坐满了女人。她们两腿间，竖立着一个 A 字形夹板，上面夹着一个布鞋鞋底。女人们一只手拿锥子刺入鞋底，一只拿带麻线的针，穿梭其间。她们都在纳鞋底。

布鞋是解放军的重要军需之一，每年要消耗数百万双。军代表计划，陈家庄每天要纳出鞋底两千双。鞋底的厚度、针距和勒紧度，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马虎。纳好后的鞋底，运到九阳城里，缝制成布鞋。

女人们把纳好的鞋底，交军代表验收。验收合格，付给相应工资。按说，工资应以货币形式支付，可当时通行的法币，随着国民党的倒台，变成了一张废纸。刚兴起的中共货币，币种繁多，有鲁西南币，冀南币，中州币，等等，人们不敢使用，于是，新的货币形式出现了：小米。当时军代表规定，每双合格的鞋底，付四两小米工资。那时是 16 两秤，纳四双鞋底，可获得一斤小米的报酬。

在四合院里，张氏和丁之瑜、陈容也参加了纳鞋底的劳动。

一个月前，陈仁礼率全家老少，从九阳城里搬回陈家大院里。在回家之前，他家已得到了九阳警备司令部的豁免。豁免告示，堂而皇之地挂在大门口的柱子上。告示如下：

通　告

根据上级决定，陈家大院系开明绅士住宅，予以保护。

九阳警备司令部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九阳解放后，在剿匪反霸中，陈家庄最大的地主能得到如此厚待，实属不易。但消息灵通人士，都知道其中的根由。在九阳市人大筹委会上，陈仁礼当选为筹委会代表。坐在台上十多名的领导干部，其中就有九阳市委书记沈怀德，九阳市委副书记杨建平（由九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任），九阳市副市长张甲高。看看坐在台上的干部，就会明白一切。

陈家能得到豁免，不仅仅因他的当家人陈仁礼，有恩于几位领导干部，更在于陈仁礼积极拥护共产党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实际行动。当九阳第二次解放后，他率先按计划将合作公司改成股份公司；接着，他响应市政府关于减租减息的号召，率先将佃租从三成减为两成，并把这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在纳鞋支前中，所用的麻线，全部由他无偿供应；还不到秋收，他向镇政府承诺：稻谷收获后，他将收购二十吨大米，献给解放军，支援解放战争，等等。陈仁礼的实际行动，受到了市政府的表扬和嘉奖，因而被授于开明绅士荣誉。

九月，《九阳日报》刊出一则重要新闻:在市人大筹委会上，筹委会代表、开明绅士陈仁礼，当众表态，将价值数十万大洋的家族企业“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和基本完工的陈家庄九年一贯制永森实验学校，无条件地全部上交给市政府，并请政府立即派人接管。在筹委会上，陈仁礼当选为九阳第一届人大代表。

不到半个月，一个由军代表五人组成的接管小组，进驻陈家庄，接管了《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遂改名为《涧北农业工贸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军代表担任，陈仁礼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生产的业务经理。永森实验学校，改名为涧北实验学校，由镇政府接管。镇政府委派新任副镇长崔小红为代理校长。报纸没有提到的陈家大院，在交接过程中，已变成了镇政府和工贸公司的合署办公地。做为回报，陈仁礼携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仅为大院八分之一的原镇公所。当做为主人之一的新任副镇长崔小红，走进这座她熟悉的大院时，是什么心情，人们不得而知。但当她被任命为涧北实验学校代理校长时，这个昔日的陈家丫

鬟，便立聘她的启蒙老师昔日的陈家大少奶奶丁之瑜，为国文教师，立聘昔日的陈家三小姐陈容，为数学教师。

开明绅士陈仁礼，不仅光荣地当选为市人大代表，而且也光荣地变成了为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其妻和小妹被聘为教师，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但这一举多得的荣光，是用刻骨铭心的代价换来的。

在陈仁礼当开明绅士不到三个月，许多不利于陈家的小道消息，向雪花一样，洒落在陈家大院中：灵宝县开始土改试点，一天枪毙了五个地主；在孟津，一个村庄，一次就杀了三个地主；有些村镇，不仅分土地，分浮财，还分媳妇，分闺女……这些惊心动魄消息，不胫而走，把陈家老老小小吓得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在城里陈家四合院里，陈永庆主持了全家商讨会。

陈永庆说：“局势已经很清楚，天下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仅要共产，还要共妻；不仅要共，还要杀；谁不满，谁反抗，就杀谁。我们家首当其冲，该怎么办？”说罢，目光环视所有家人，希望他们表态。

陈家人都知道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已经是大祸临头，谁能想得出一个化险为夷的好法子？全家十多口人，几乎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少顷，人们的目光开始向陈仁礼脸上聚光。聚光陈仁礼是有道理的。第一，他是陈家长门长子，而且是《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的总经理；第二，在实施小天府计划中，大家都看到他有不同寻常的知识和才能，短短几年，把陈家庄改造成绿水青山，连爹和妈都说，陈家的未来寄托在他的身上；第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顺”得最好，在陈家家族中，他最相信共产党，也最受共产党的青睐，当了人民代表，还是开明绅士。现在，家难当头，大家自然而然地要他拿主意。

陈仁礼若有所思，并没有立刻回应大家的目光。

供职于博物馆的三少陈仁廉，醉心于文物鉴赏，平日里沉默寡言，终于忍不住开腔了：“大哥，家难当头，你得拿主意，我们都听你的。”

大伙七嘴八舌，都要仁礼拿主意，连娘和爹妈都叫仁礼说说。

应当说，仁礼早有了主意，是个令他心碎又不得不为之的主意。如果他冒然提出来，会遭家人的普遍反对。因此，他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唐唐突突。

“我与之瑜想了好几天了，都睡不着觉。”仁礼终于张口了。他说：“局势你们都看到了，国民党完蛋了，我们必须当共产党的臣民，别无选择。”他顿了顿又说：“这些天，之瑜收集了许多资料，叫她跟大家说说。”

之瑜拿起一叠资料翻着说：“这部份是苏联资料。他们建国后，强行把所有工商业全部没收，交给苏维埃。苏维埃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政府。谁反抗，就杀谁。据说，杀了

几十万资本家。土地收给集体农庄，归苏维埃领导。谁反抗，就杀谁。听说杀了一千多万富农。”她对爹说：“我收集的这些资料，同爹你上次说的基本一致，差别只是杀人数量上的不同。”

“杀人数字可能夸大，但杀了许多人是可信的。”仁礼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是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称苏联是‘老大哥’，在中国搞革命，学苏联，就是要杀人。”他对爹说：“上次你说，‘中国共产党学苏联’，这话一点不错。”

“啊哟，太可怕了！”张氏惊叫道，“太不讲理了，没收了人家财产，还要人家的命！没有王法了？”

“王法就是杀人。”之瑜重复她在年初曾说过的类似的话，但已满腔怒火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家，都是先拿富人开刀，叫‘杀富济贫’，目的是动员农民和那些流民、痞子，为他们冲锋陷阵，当炮灰；一旦革命成功，他们便坐享其成，当新地主新财主，农民还是农民，贫困照样贫困，新一轮的革命又从头开始——历代革命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瞎折腾老百姓的。所以，古人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就是草扎的狗狗，祭典完毕后，即用了后就烧掉。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革命，就是制造新地主新财主的革命，因而，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都是瞎折腾老百姓的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他们要坐庄当新地主新财主了。”

“杀富济贫瞎折腾就是他们的王法。”仁礼说，“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不完全一样。在消灭私有制上，在瞎折腾老百姓上，他们一样，但道路不同。”

“有啥不同？一丘之貉！”老三仁廉顶撞大哥。

仁礼并不理会仁廉，继续他的说辞：“苏联共产党夺权后，便搞社会主义革命，便没收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财产，中国不一样。”

妈问：“有啥不同？”

仁礼说：“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收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财产，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

妈急着问：“咱家属哪个阶级？”

仁礼说：“他们说，现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有三大敌人，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中，封建主义就是指地主、富农和支持他们的官员。咱家是他们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照你这么说，我们等着死吧？”娘和妈异口同声地绝望。

“他们还说，他们有四个朋友，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就是指一般工商业者，不没收，还支持。妈，你不用怕，你和爹还是他们的朋友哩！”

“这么说，我算松了一口气。”妈真的放松了许多。

“我们等着死！”娘还在绝望中。

陈永庆问：“这些你都听谁说的？是杨建平吧？”

“有他。”仁礼说，“杨建平是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市委副书记。这几天，我还拜访了九阳市委书记沈怀德，九阳市副市长张甲高。最近听说，张甲高可能兼任咱陈家庄镇委书记，一把手。”

“谢天谢地，咱家竟有这么多人保护!”李氏长长出了一口气。

“他们能保护我们吗？别异想天开！”仁廉大不以为然。

“有，总比没有好！”陈永庆说。

“爹说得对。”仁礼说，“但他们也保护不了我们。去年他们的党中央，颁布了一个《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要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并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些土地。咱们在陈家庄的财产，谁保也保不住！我拜访他们时，他们都说要我谨慎。他们话里有话。”

“啊！”娘惊叫了一声，“要共咱家的财产？还共咱家的媳妇和女儿？”

“共产肯定，咱家跑不了；共妻共女不可能，那是丑化共产党。”仁礼对此毫不怀疑。

“现在摆在咱们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要钱不要命，一条是要命不要钱。”之瑜无可奈何而又坚定地说，“我同仁礼想好了：留住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豁出去了，把陈家庄咱们家的所有家当，全部交给共产党。”

刹那间，全家屏气、噤声，继而颤栗，犹如一阵寒气袭来，使得他们全身上下直打哆嗦。

“啊——”张氏突然尖叫了一声，大声喊叫：“凭什么？我陈家一不偷，二不抢，凭什么都得给共产党？我想不通！我想不通！”说着，放声大哭起来。

哭声哭穿了一大家人的心，哭得陈永庆和李氏，两眼热泪横流！

大家围住张氏解劝。

陈永庆也劝道：“嫂子，为了保命，也只好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张氏仍大哭大叫：“凭什么？凭什么！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啊——”

“娘，别哭了。”仁廉突然对娘说，“再哭也没用，共产党不会可怜你。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大哥和大嫂！”

仁廉一句话，提醒了张氏：那周家灭门情景，立刻呈现在她的眼前。她止住哭泣，怔了一会儿，走到仁礼和之瑜面前说：“娘错怪你俩了。你俩说得对，都交了吧！”张氏低泣着说，“娘也想通了，全都交了吧！你不交，他们会提着刀、端着枪来抄。”

仁礼和之瑜突然下跪，面对娘，对着爹和妈。仁礼哽咽着说：“娘！爹！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陈家的列祖列宗，老陈家一两百多年的祖业，都毁在不孝子孙陈仁礼身上了。”

大姐陈仪、二姐陈美、小妹陈容和老二陈仁厚、老四陈仁梓等，都纷纷下跪，哭泣，只有老三陈仁廉大声说：

“哭有什么用？还是我大嫂说得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革命，就是瞎折腾老百姓的革命。我们家在劫难逃！”接着他高喊道：“世事茫茫，遥不可测。气数已尽，任他去吧！”遂高唱《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唱后大笑，继而，他失声大哭起来……

3、接管

接管《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的军代表由五人组成，军代表组长叫袁得富。公司改名为《涧北农业工贸公司》后，袁得富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供销科长，财务科长和会计，均由军代表担任，陈仁礼被任命为主管生产的业务经理。

袁得富山东莱阳人，生得浓眉翘鼻，脸盆黑不溜秋的。父母期望儿子能得富得贵，子贵则父母荣；但天不随人愿，一场瘟疫先后夺走了他父母的穷命。大三岁的姐出嫁后，随夫闯关东走了，18 岁的他成了孤儿。好在，一个姓王的地主婆，见他长得虽黑不溜秋的，但诚实、敦厚，看上了他，遂收留他家。言明，好好干活，包你吃住，过几年给你娶个媳妇。在那里，他种过地，喂过猪，榨过油，做过粉条。但好景不长，那年土改，地主给拉出去崩了，地主婆成了寡妇，地和房子都没了，他只好离开了那里。那年，八路军在他们家乡招兵买马，他报名参了军，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一名战士。由于诚实、敦厚，作战英勇，又爱动脑子，几年下来，从战士而班长，从班长而排长。在孙祖伏击战中，他率领一个排，击毙日军指挥官并俘获伪军一个营长。战斗结束后，他荣立二等功，并晋升为连长。在莱芜战役中，他率领一个连，据守一个山头，顶住了蒋军两个团的轮番进攻，硬扛了三天，胜利地完成了纵队司令下达的阻击任务。这次战斗，他的连伤亡很大，全连一百多人，只剩下 38 人，自己也负伤，右手食指切去了半截。战役结束后，他荣立一等功，被纵队司令授于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晋升为营长。

九阳战役中，他的营被编为第二梯队即 96 师的预备队，还没有来得及放枪，九阳解放了，尽管他磨练得食指可以扣扳机了。

九阳解放后，剿匪任务较多。他曾两次带兵剿匪，每次总能干净利索地歼灭之，受到师部的表彰，又立三等功一次。

由于没有大规模战斗，驻防部队相对宽松些，休闲式练兵成常态，因此，师首长总想给部队改善改善生活，打打牙祭。机会来了，许师长把袁得富叫到跟前说：

“想给你一个新任务。”

“是！”他向师长立正敬礼后说，“全营已做好准备，随时都能投入战斗。”

“我知道你的指头好了，不扣扳机就发痒，是不是？”

“是！”他向师长来了个立正礼。

“你判断失误。要是喝酒，得先罚你一大杯！”

“愿意挨罚。”又向师首长来了个立正礼。

“现在先不罚你，记到帐上，等你完成任务时再罚。”
“是！首长下令吧！”

“别着急。”许师长把他拉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说，“这次不是叫你带兵剿匪，这次想叫你给咱师搞点给养。”

“那是后勤张处长的事。”
“张处长有张处长的事。我同龚政委商量好了，派你到一个公司当军代表兼总经理。”
“啊！公司总经理？我没干过呀！”

“你干过。”许师长肯定的说，“第一，你是农民家的孩子，长期干农活；第二，你给地主家扛过长工，知道地主如何经营；第三，你打仗爱动脑子，当总经理逼着你动脑子。”说着，许师长拿一张报纸叫他看。那是张《九阳日报》，上面文字分明：“在市人大筹委会上，筹委会代表、开明绅士陈仁礼，当众表态，将价值数十万大洋的家族企业‘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和基本完工的陈家庄永森实验学校，无偿地全部上交给市政府，并请政府立即派人接管。”师长接着说，“九阳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都要我们师派人接管。这是个机会，我们决定派你去。”

“我服从命令。但是否给我配一个副手。”袁得富报告说。

“我们想过了。”师长说，“军代表由五人组成，你是小组长，当总经理，王副处长是副组长，当副总经理，其他人由你们安排。”

“不妥吧，王是……”因与王同级，袁得富似觉不妥。

“我们想过了。”师长又说，“今天师党委已做出决定，提升你为师后勤处第一副处长，级别同时晋升为副团级，已得到军部批准。现正在草拟命令，即日生效。”

“感谢首长栽培。”袁得富又向师首长来了个立正礼。

“你先准备一下，五个人碰一下头，明天上午出发。先找市委副书记杨建平同志，由他安排你们进驻事情，然后到警备司令部报个到，备个案。”

很快，一切程序走完，袁得富等五个军代表，来到了陈家庄镇。

在陈家庄镇，仅用三天，袁得富也完成了交接，办公室也很快安置在陈家大院里。

快速交接，得益于镇政府的妥善安排，得益于主持交接人副镇长崔小红的积极和努力。

昔日，曾在陈家大院里当过丫鬟的崔小红，能当上副镇长，並非全靠当市委副书记丈夫杨建平的影响，而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当丫鬟期间，她跟丁之瑜学了许多知识，又看了很多书，提高了文化水平，开拓了人生视野；在当地下党员时，她曾多次扮成农妇，挑担子进城卖菜，巧妙地利用她的姿色，刺探到青年军许多军情，倚单线向交通站长汇报，为解放九阳做出了贡献。因此，担当陈家庄镇副镇长是理所当然的。但对陈家交出全部财产，心情十分复杂，连自己也说不清。当陈仁礼向她提出搬出陈家大院时，她本能地表示不同意，但在仁礼反复要求下，她理解了，便改变立场，同意他们搬出。其私下里达成了共识：仁礼同意搬进仅为大院八分之一的原镇公所。一切进行顺利。当看见陈仁礼“高高兴兴”地搬出陈家大院又搬入镇公所时，她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情。与陈仁礼“高高兴兴”相比，老太太张氏那张脸沮丧而阴沉，她不敢多看，赶紧闪开。然而，当晚，她竟为那张沮丧而阴沉的脸，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工贸公司第一次办公会议召开了。参加人除了五位军代表外，陈仁礼是唯一一个非军人参会者。主持会议的总经理袁得富说：

“通过几天的摸底排查，我们的家底清楚了。公司家产都已造册上帐。土地 4162 亩，其中水浇地 1260 亩；山间林地 3200 亩；涧河上我们拥有三个堰塘，河边拥有三座水车房；在陈家庄镇，我们的一条龙作坊有两个屠宰社，一个榨油坊，一个白酒坊，两间铁匠炉和五间木工房，另外还有五个豆腐坊，四个粉条坊，两个面粉场。陈司令看了我们的家底后说，我们这个公司相当一个小农场。”

按事先约定，总经理讲完后，由主管生产的经理陈仁礼讲今年的生产。这个公司原本是他陈家的，作为陈家总经理，又是平大毕业的农业专家，他对家底和农业生产了如指掌，全都记在心中，不像袁得富那样拿着笔记本念。他首先说秋收：

“公司上下都在忙于秋收，估计再有几天便收割完毕。从已收获的情况来看，今年秋收肯定是个大丰收。玉米、花生、大豆以及土豆、红薯，产量都超过去年。水稻再有几天开割，估计产量达 30 多吨，公司地租收入 6-7 吨，加上收购种地户手中的余稻，公司拥有水稻可达 20 多吨。”当说到秋种时，他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预计下月 8 日前后，开播小麦。麦种已准备好。”接着，他又说及一条龙作坊生产。他说：“由于大

丰收，作坊原材料都有保障。在第四季度，除保障我们陈家庄镇散户加工生产外，预计本公司可支配和销售的主要农产品有：大槽油 2500 斤，小磨油 1200 斤，白酒 3 吨，粉条 5 吨，豆腐乳 3200 罐，条猪 60 头，活鸡 5200 只，面粉 22 吨，大米 6 吨。过去销售这些产品的品牌是‘陈家庄’，现建议坚持使用“陈家庄”这个品牌。”对于因受减租减息的影响，公司的收入可能有所减少时，他说：“由于农民积极性提高，丰收已成定局，预计本公司的收入较去年将会有所增加。”

对于军代表来说，陈仁礼说的同他们摸底排查的情况，没有多少出入，因而也没有什么疑义。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刚来几天，不仅拥有数千亩土地和山林，第四季度秋收后，就将拥有价值约 3000 大洋的数十吨农副产品。显然，他们没有辜负师首长的嘱托。

会后，军代表们忙碌起来，不仅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帮助收割玉米、大豆，刨土豆、红薯和花生，还经常出现在榨油坊、豆腐坊，参加劳动。通过参与劳动，他们一致结论，陈仁礼的计划不仅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超额完成。对此，他们兴奋极了，他们已经有了向师首长汇报的“本钱”。

4、汇报

来陈家庄镇已一个多月了，收获不小，仓库里堆满了农副产品。心满意足的袁得富，觉得到了该向师首长汇报工作的时候了。五个代表商量后决定，明天带着两车农副产品，回师部，向师长和政委，汇报公司的工作和生产情况。

第二天上午，当他们赶着两辆胶轮马车来到 96 师师部门前时，许师长和龚政委已来到门口迎接他们。

看到师首长，袁得富忙跳下车，向师长和政委敬了个礼后，便说：“报告首长，今天我们五个一块来向首长汇报工作。”

“看来，今天你们是来叫我们打牙祭的！”许师长说着哈哈大笑。

“先别忙着汇报，”龚政委说，“先说说你们车上都拉了些什么？”

后勤张处长便立即组织师机关人员卸车。很快一张物资清单，便摆在师首长的桌上。清单计有：猪头 10 个，猪肉 20 半爿，生鸡 200 只，生鱼 500 斤，大槽油 160 斤，小磨油 120 斤，酒两坛 100 斤，粉条 2000 斤，豆腐乳 350 罐，面粉和大米各 10 袋，罗卜和白菜，各一大包，葱、薑等小菜一大包。

“哈哈，不少！”许师长问，“值多少？”。

张处长回答：“值 160 万元冀南票，或新中州币 8 万 5 千元。”

许师长问袁得富：“你们要多少？”

袁得富说：“不多不少整 1 万块，冀南票。”

龚政委说：“这等于叫我们白吃？冀南票马上要作废了。”

“报告首长，”袁得富说，“这是我们师剿匪反霸的成果，是我们应得的。”

许师长说：“说得对；别忘了黄司令那边。”

袁得富说：“没忘。打算明天去警备司令部，后天去市委。”

龚政委说：“好，是剿匪反霸的成果，你说说看。”

“是！”袁得富说，“陈仁礼虽不是恶霸，却是个大地主，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在我党政策感召下，能向我们缴出他家的全部财产，也是个不小的进步。政府把他推为开明绅士，选为人大代表，我举双手赞成。如果他没有缴出他家的财产，我们五个人再有本事，也弄不到这么多东西。”

“说得好！”龚政委继续说，“毛主席说，政策是党的生命，一个领导干部的主要责任，就是掌握政策。”

“是。”袁得富汇报说，“陈仁礼是个开明绅士，平大农学院毕业，是个农业专家，我们任命他为主管生产的业务经理，放手叫他干。他果然能干，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从现在已经到手的产量看，今年是个大丰收。春节时，我们再来向首长汇报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计划。”

“干得好！”龚政委说，“这样的人要搞好团结，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

“是！我们保证做到。”袁得富立即表态。

许师长说：“好了。等一会再详细说。马上开饭，给你们五个接接风。”

“是！”五人几乎同时向师长行立正礼。

只见龚政委对张处长吩咐道：“按规定，把他们拉来的东西分到各团营去。”

“是！”张处长立即行动起来。

饭局在师部食堂旁边一间小屋里摆开。除袁得富五人外，师首长参加的有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后勤处处长。

饭局一开始，许师长斟满了一杯酒，端给袁得富说：“先罚你一杯，喝了！”

“首长，我不明白，为啥先罚我一杯？”袁得富问道。

“你忘了？你判断失误！”许师长笑了。

袁得富二话不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判断失误’是怎么回事？”参谋长问道。

许师长笑道：“叫他说说。”

“就在 9 月 5 号那天，”袁得富说，“师长说给我一个新任务，我心想是剿匪，便说全营已准备好，随时准备出发。我没想到，师长不是叫我带兵剿匪，而是叫我去当总经理。当时，师长说我判断失误，罚酒一杯，先记帐上。”

大家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

笑着，吃着，喝着，说着，饭局轻松，活泼，无拘无束。酒醉饭饱后，龚政委便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袁得富说：“说说看，你当总经理体会。”

几杯酒下肚后，袁得富黝黑的脸泛起了红晕。他大声说道：“报告首长，刚到陈家庄，我又一次判断失误。”

“噢，说说看。”龚政委说。

“陈仁礼虽是个开明绅士，人大代表，又是个农业专家，但他是个大地主，是我们的敌人。”袁得富说，“在叫他当不当生产经理的问题上，我们讨论过多次，一致认为不能叫他当。因为我们判断，他主动缴出他家的全部财产，是被迫的，决非真心，叫他当主管生产的业务经理，他一定会暗中破坏。因此，我们打算叫他当个农业技术员。我们的这个想法，向杨主任……噢，他现在是市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向他报告了。谁知，他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他叫我们注意他的同时，要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这不矛盾吗？”

“你认为矛盾吗？”龚政委反问袁得富。

“后来我们想通了：不矛盾。”袁得富说，“‘注意他’是立场问题，‘信任他’是政策问题，两者的关系就看我们如何去掌握了。”

“好！”龚政委说，“‘注意他’，就是考察他，‘信任他’就是教育他、改造他。每次战斗下来，我们都要补充兵源，哪里来？其中相当一部份都是俘虏或起义过来的中央军官兵，他们绝大多数都被我们教育成了革命战士，有的还当上了连长、营长。”

“还有当团长、师长的。”许师长补充说。

“是！我们改变了想法，决定叫他当主管生产的业务经理。”袁得富说。

“一个大胆的决策。”龚政委赞扬道。

“一个月后，我们对他做了个初步总结。”袁得富说，“论才能，他是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材，论思想，能顺应历史潮流，是个拥护共产党的开明人士。”

“说说看。”许师长要袁得富说下去。

“据我们了解，他上大学时，就有了改变陈家庄落后面貌的设想。”袁得富说，“毕业时，在教授们的帮助下，他做出了改造陈家庄的蓝图，叫小天府规划。毕业后，为实施小天府规划，经长辈们的同意，他成立了以他为总经理的家族企业——涧北农业供销合作公司。”

“看来，这个人很有心计，成立合作公司，就为实现他的改造计划，创造了条件。”龚政委说。

“是的。”袁得富说，“据我们了解，民国 31 年成立到现在，过去了短短六七年，陈家庄面貌大变，变得山青水秀，绿树成荫，在九阳甚至整个豫西，称得起是个小天府。”

“从小天府上看，此人雄心勃勃。”龚政委说，“小天府是对天府之国而言的。天府之国是指四川成都盆地。两千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岷江上修了一个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李白一首诗赞道:‘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看来，他想把陈家庄打造成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

大家对龚政委的广闻博识，赞叹不已。

“正是这样。”袁得富说，“他在涧河修了三个堰塘，使四五百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去年还产出水稻，成了九阳第一家。”

“今天咱们吃的大米饭，就是你们公司生产大米，对吧？色正香甜饭味浓，好吃得很！今后你们要多生产些这样的大米。”许师长赞叹着说。

“是！”袁得富接着说，“他还跟我说，如果我们同意，明年将 300 到 500 亩地连片，为使用农业机械作准备。”

“据我所知，国内还没有拖拉机。”龚政委不解地说。

“他告诉我，他从外文报道上看到，战后许多国家都在发展农业机械，我们用机械耕田为期不远。”袁得富说。

“呵呵，很有远见。”许师长说。

袁得富说：“他还建议我，把作坊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统一规范和管理，创建陈家庄品牌系列产品。如油、酒、豆腐乳等，甚至大米、面粉。他建议把铁匠木匠组织起来，生产日用生活产品企业。如制造洋钉、洋火、铁镰，铁犁和傢具等。”

“你答应了？”许师长问。

“我说，现在的生产形势很好，先巩固一两年，再说发展。”

“好，要稳扎稳打，不要操之过急。”龚政委肯定说。

显然，师首长对他们五人的工作和汇报，十分满意。

忽然，许师长转移话题对袁得富说：“你们不是要一万块吗？冀南票马上作废了，你们还要吗？”

“要！这说明我们不是白送，首长不是白吃。”

“呵呵，得富真有你的。”龚政委插话道。

“得富，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你们的企业既不是民营，也不是国营，至少目前像军营，我们有责任支持你们。师部决定拨给你们一辆汽车。”

袁得富立即起身，大声应道：“谢谢首长支持！”接着他向每位师首长都敬了个礼。

“这是咱们师缴获的汽车。”龚政委说，“还有两部没分配下去，都是六轮卡车，载重三吨。一部叫加美西，是美国货，一部叫丰田，是日产，任你挑。”

“要加美西。”供销科长抢着替袁得富回答。

袁得富知道这位科长当连副时就爱鼓捣汽车，还能开一下，于是，便点头同意了。

临别时，许师长喊住袁得富，单独对他说：“个人问题有没有个眉目？”

袁得富知道什么是“个人问题”，便回应道：“暂时不考虑。”

许师长说：“你今年三十三了吧！过去你资格不到，不考虑；现在你是团级干部，有条件时可带家眷。”

“报告师长，等公司搞出个名堂后，再考虑个人问题。”袁得富向师长敬了个立正礼。

“过去你抬头低头见的都是光头和尚，现在环境变了，每天你见到的长头发一定很多，我不相信，你一个都没有看上。”许师长说。

“师长，不瞒你说，像我这个年纪，一个指头还短半截，又黑不溜秋的，谁会看上我？”

“悲观了？”许师长说，“你说的也是事实，加上你有些自卑，不主动，就会久拖不决。我跟政委商量过了，要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明天我打电话找杨建平书记，他是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媳妇又是陈家庄镇副镇长，我要他们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要配合他们，不能自卑，不好意思。”

“我想还是往后放放。”
“不要说了，这是命令！”

“是！”袁得富向师长敬了个举手礼。

5、敌姻

杨建平夫妇为袁得富的婚事，操起心来。但当“月老”并不容易。

崔小红没有当过媒人，但杨建平要她当一次袁得富的媒人，显然有政治考量在里面，这是任务，她必须设法完成。她见过许多农村媒人，那些媒婆的说辞，令她反感。她现在是领导干部，说媒，也要有领导干部的风度。

她首先试探了袁对婚姻的态度和择偶的想法，见袁只笑而不答。但这对她来说，袁的笑而不答是预料中的事。她虽还年轻，但已是个过来人，知道像袁这样年龄的人，对异性都有强烈的追求，区别仅在于疯狂、积极、规矩和腼腆而已，袁属于后者。袁笑而不答，证明他已将择偶的权力委托给了她。

崔小红的试探使袁得富明白，师长的电话在起作用。一个成年男人，对女人的追求，是很自然的事。自从那年地主婆说“过几年给你娶个媳妇”起，媳妇便成了他挥之不去的迷人心结。直到当兵后，战争中的艰苦与牺牲，冲淡了他的这个心结，媳妇似乎离他越来越远。然而，当总经理后，女人又闯进了他的视野，媳妇又开始迷人起来，正如许师长说的那样，他的确看上了几个，但他知道那是单相思：近在咫尺，远在天边。他已过了而立之年，在男女关系上，他不仅渴望，甚至有些急切，但生性拘谨、腼腆的他，又不得不将对媳妇的渴求，寄托在希望别人主动帮忙上。正如崔小红想的那样，“笑而不答”就是把选择媳妇的权力，拜托给了副镇长崔小红。

领导干部说媒，不能像小家媒婆那样，崔小红要先为说媒制造舆论。她在各种场所，利用各种机会，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知道袁得富是个德才兼备的团级干部，前途不可限量。随着丰收丰产不断到位，人们都在算计着，今年自家收入能增加几成时，她不断提醒农民们，总经理的才能和无私，使陈家庄的农民又向富裕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她和大多数农民们一样认为，陈仁礼功不可没。很快，有些干部和农民，开始对袁得富表示好感，说起好话来。当赞袁声音多起来后，她便主动与有待嫁女的家长接触，试探他们嫁女的意向。令她失望的是，这些家长虽对袁称赞有加，却没有流露向袁嫁女的意思。思前想后，她又不得不找她讨厌的媒婆帮忙。

媒婆果然身手不凡。很快，物色的几个对象提交给崔小红：一个 27 岁，是个离异的妇人，另一个是个 25 岁的寡妇，带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第三个是个生活没有着落的地主女儿，是个黄花闺女。年轻的过来人小红知道，有体面的男人选媳妇，首选就是黄花闺女。但这个黄花闺女却是个地主成份，是敌对阶级，又是她感到为难。她把她遇到的困难说给了杨建平。建平对她说，据他所知，相当一部份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相当一部份军队干部包括高级将领，他们的妻子，都是地富或资本家成份。党允许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改造敌对阶级，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就像我军优戴俘虏改造起义人员那样。对此，小红心领神会，决定在这个生活尚没着落的地主女儿身上下功夫。

崔小红还从媒婆嘴里了解到地主女儿的一些身世。那是地主女儿的舅父告诉媒婆的：她叫董玉莲，是孟津董家沟人。

董玉莲的父亲是木匠出身，手艺被人称道。莲父省吃检用，拼命攒钱买地，几年前，拥有土地百十畝，也算村子里的小康人家。不幸的是，玉莲的母亲积劳成疾，得了肝癌。为了治病，玉莲的父亲卖掉了三十多亩地，也没能治好莲母的病，土改前不治而亡。此后，莲父也未续弦，父女相依为命。世事难料，哪有通理？倒霉人偏遇倒霉事，喝口凉水也塞牙缝。一个手头拮据又好吃懒做的痞子，想聘玉莲当儿媳，莲父看不起人家，拒绝了婚事，得罪了人家。不料，土改时，痞子敢打敢冲，成了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摇身变成了村长。莲父遭歪了，被划为小地主。莲父认为小地主是错划，要求改正，並先后与村长、工作队争辩，顶牛。在土改高潮中，莲父遂被以破坏土改罪处决，董玉莲也旋被分到王家。

媒婆的介绍，使崔小红同情起董玉莲来。显然，董玉莲是个弱者，作为一个副镇长，她要利用权力去保护这个女孩，尽管她是敌对阶级里的人。她想来想去，最好的保护她的办法，是动员她嫁给袁得富。

一天，崔小红把董玉莲叫到办公室。见董玉莲两腿微颤，便叫她坐下，然后给她端了杯茶水说：“别怕，咱们坐在一起唠唠家常。”

面对年轻而漂亮的副镇长，董玉莲心目中的大官，自然拘束不安，不知这位副镇长把她拿来干什么，她最怕把她送回原籍。

“你多大了？”崔副镇长亲切地问她。

“二十一。”董玉莲答道。

“结婚了没有？”
“没有。”
“没有许过人家？”

“分给了王家。”董玉莲说，“王家孩子是个憨子。我想这是村长要糟蹋我，我想自杀，跟我爹娘去。谁知，人家爹娘都是吃斋念佛的善人。我听她老俩口说，人要行善，积阴德，不能糟蹋人家的闺女，便放我回家。问我，你已没有家，想去哪里？我说舅家，才叫我来到老舅家。”

“孟津董家沟离这儿，少说也有百儿八十里，是你舅把你接来的？”崔副镇长说。

“不。是王大伯亲自送我来的。”

崔小红听了不禁有些纳罕，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心人，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千真万确的是，这些都是从董玉莲嘴里说出来的。

“在舅家过惯了吧？”副镇长又问。

在舅家，董玉莲过得并不自在。舅父叫安申生，是个很本份的农民，也胆小怕事，听远乡土改的传闻听得多了，才有 30 多亩地，就怕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更怕两个闺女给“共”了。现在，她来了，使舅家又增加了一个闺女，更加惹人显眼，增加了共女的可能性。她想减轻老舅的负担，但没有本事。她万般无奈地说：“老舅和妗子对我都好，只是……”

“只是什么？”
“妗子身体不好，家里女孩多，没有男孩，只老舅一人下地干活，生活比较困难。我来了，又给他们增加了些负担。我过意不去，可也没办法，谁叫我是女儿身。”
“你没有想过回老家？”崔小红继续问她。
“不想。”
“如果我把你送回去，你愿意不？”

董玉莲打了个寒颤，突然向崔副镇长下跪道：“求求镇长，千万别送我回家，我怕……我怕……村长。”

崔小红忙把董玉莲扶了起来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没有强送你回家的意思。”

董玉莲听了，长长松了一口气。

只见副镇长又问她：“你舅家的闺女都没找婆家？”

“正在找。我见有两三个媒婆来说媒。”董玉莲知道，舅父正抓紧时间给俩闺女找婆家。

“没有给你说媒？”
“嫌我成份太高。人家听妗子一说，都不吭声了。”
“你想找吗？”
“想。在家靠父母，我没有父母了，就得嫁人。有合适的，愿意娶我，我就嫁给他；也减轻一下我老舅的负担。”

显然，这是一个生活没有着落女孩子的真心话。崔小红听了，更加同情这个女孩，因而更想叫她嫁给袁得富。

“我想给你介绍个人家，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谁呀？”
“咱们公司的总经理袁得富。”
“噢，我听说过这个人，是媒婆说的，我老舅嫌他老了点。”
“是的。比你大十二岁。但他是个好人，会保护你一辈子，不会再叫人欺负你。”
“叫我想想好吗？”
“好。想好了，给我个信儿。”
“好。”

送走董玉莲后，崔小红满以为大功告成了一半，谁知过了半个多月，音信皆无。“难道黄了？”她不相信。为了促成袁董联婚，她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力成其美。她把计划向镇党委书记张甲高做了报告，立刻得到张书记的支持。

崔小红又把董玉莲叫到了办公室。

见董玉莲有些惶恐不安，她好言安慰，並不提婚事。但她要说的事，恰恰是董玉莲最为渴望的事。她对她说：“听你说，你老舅家生活比较困难，是吗？”

“是，是。”
“你想帮助他吗？”
“我没有本事。”
“你给我的印象是厚道，老实。我想教你有这个本事。”
“我愿意学习。”

“不是学习。”副镇长说，“镇政府食堂想招一名服务员，刷锅洗碗择菜和打扫卫生，管吃管住，一年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月津贴是五斤小米。不知你愿不愿意干？”

真是喜从天降啊！董玉莲忽然发现，一个热腾腾的白蒸馍，突然从天上掉到她手里。她高兴得突然下跪道：“崔镇长，我愿意，我愿意！”

“起来！”崔小红紧绷着脸对董玉莲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个。”

“是。”董玉莲起身表态说：“崔镇长，我听你的。”

“明天来上班。”
“是！”

回到家里，董玉莲把上班事向舅父母说了。全家都为她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工作而高兴！

董玉莲上班了。

镇政府职工食堂在原陈家大院的前院里，两大间房子，平时就餐人约二三十个。如遇市里检查工作或召开什么会议，就餐人数会增加很多，少则一二十个，多则二三百人。就餐人多，食堂会增加几个临时工。

对董玉莲来说，刷锅洗碗择菜打扫卫生，这是她在家常干的家务活，既不脏，也不累，远比锄地、割麦和播种轻松得多。因此，她能很快将锅碗瓢勺洗刷得干干净净，把桌子、锅盖擦得锃光明亮，食堂餐具、桌椅摆放得井井有条。

十多天后，她的劳动得到了肯定。镇党委书记张甲高对她说：“小董，好好干，将来争取入团入党。”

董玉莲一万个没想到，她这个地主子弟，在村里，是敌人，在镇里，还能入党入团？她不敢相信；但那是陈家庄镇第一大官亲口对她说的，她咋能怀疑？

董玉莲生性胆小，天一黑，便不敢出门。老爹被毙后，她成了孤女。在村里，她怕见村长，甚至怕见所有的村干部，她觉得他们对她都不怀好意，有人调戏她，甚至想奸污她，使她不得不经常提防着他们，躲着他们。在她看来，他们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地痞、二流子。她还怕见土改工作队干部，那些共产党人，对她老爹吹胡子瞪眼，不是拍桌子，便是摔椅子，在她看来，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红胡子，非常可怕。然而，在镇政府里，她眼中的共产党的干部，不但不可怕，反而都是那么和蔼，亲切，对她只有关怀，没有人调戏她。她不明白，为什么镇政府与村子里差别那么大。她想到了自己的婚姻，怎么办？依靠老舅，免不了会被“共”，她已被“共”过一次；在村子里找，如果找了个窝囊男人，会叫人欺负一辈子；在这里找，也许能得到保护，至少不会被再“共”，或叫人欺负。她想到了袁得富，那是副镇长给他介绍的，她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他，他只向她微笑一下，虽没同她说话，却使她感到温和，亲切。镇里开会，她听过他讲话，讲得通人情，有道理，远比村干部和工作队干部水平高。他是公司总经理，听说，无论是资历，还是级别，都比镇第一大官高。嫁给他，不仅生活有保障，可能还会被人看得起，不担心再“共”，或叫人欺负。不中意的是，他年龄偏大，长得有些黑，还有一个指头短半截。但她胆小，最怕人欺负，思前想后，嫁给袁得富，也许能改变受欺负的命运，尽管他比她大十二岁。

她主动找崔副镇长，说她想通了，表态说：“崔镇长，我听你的。”

崔小红的果断措施成功了，她深信她将顺利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6、发样

盛会绮宴开 宾客齐来
红男绿女 好不开怀
主人们殷殷绍介
这位某先生 英豪慷慨
这位某女士 博学多才
两人一见多亲爱
就坐在一排
情话早经念熟
背书一样地背了出来
不出五分钟外
大有可观
当场出彩
订婚戒指无须买
交换著就向指尖儿上戴戴
乖乖 特别快哟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当红女星周璇唱的《特别快车》歌曲。周璇的歌声，刻录在黑色唱片上。这唱片，伴随着内战纷飞的战火，飞置在全国各地手摇留声机的旋盘上，从而把她那金铃般的奶腔童声，永远刻录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陈家庄的大街上，至少有两家店铺有留声机在唱歌，以此招徕顾客。这几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反復播放周璇的《特别快车》，似乎同袁得富与董玉莲结婚有关。但实际上，这是毫无关系的巧合。然而，这种巧合恰恰在说袁董结婚“特别快”！请看：

他们婚前只单独约谈了两次话，费时三天；
袁得富向师部提交申请结婚报告，到师部做出批准他结婚的决定，前后费时两天；
在一个两间瓦房的独门小院中，收拾院落和布置新房，花费两天；
向岳父母家过礼，费时一天；
第九天结婚，举行婚礼。

歌词中说“不足五分钟出彩”，指的是从认识到订婚不足五分钟，显然“特别快”；但从订婚到结婚，到“盛会绮宴开”，并没有唱出具体时间，是否“特别快”，听众不得而知。袁得富同董玉莲从约谈到结婚，不足十天，也应算为“特别快”。因为，中间省略了多项程序，例如算八字、看好儿、过礼、坐花轿，等等。

袁董第一次约谈是在崔副镇长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是崔小红安排的。第一次约谈不足十分钟，也应算做“特别快”。

当他俩坐定后，袁得富首先开口，而且直接了当。他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董玉莲回答得也干脆。

“我比你大一轮，大十二岁，你知道吗？”
“知道。”

“我长得比别人黑，食指缺半截，你知道吗？”袁伸出右手，把自己被人们已公认的弱点，都展示了出来，叫董看清。

“我早就知道。”
“是崔副镇长动员你嫁给我的？”
“是她介绍，是我愿意的。”
“你舅父舅妈也同意吗？”
“同意。”
“这些都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真心话。”
“我希望你再认真考虑几天，再听听你亲朋好友们的意见。”

“噢，我知道，你不愿意！”董玉莲突感意外。

“不！你误会了。”袁得富肯定地说，“我非常想娶你为妻，但我不想强加于你。”

作为一个已三十三岁男人的袁得富，对异性早有强烈的追求，这不仅仅是生理上肉体上的渴望，更有生男育女的企盼，如果稍有放纵，面对如此钟情于己的年轻姑娘，欲火会猛烈暴发，果断地把她搂在怀里，让自己在熊熊烈焰的沐浴中重生。然而，他突然发现，面对的她，是只瑟瑟发抖的羔羊。同情心和怜悯心交织在一起，像一盆冷水，泼向心头，浇灭了欲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你死我活，成了他在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力量源泉。然而，阶级斗争理论，却没有叫他的心变得冷酷无情。每当想起曾关照过他的王姓地主婆时，他无轮如何也恨不起来。眼前，这个姑娘，他知道，她是个失去父母的孤女，是只被“共”过一次因而受过伤的羔羊；面对这只羔羊，任何稍有人性的人，都会对她施以关怀和爱抚，而不是肉体上的索取。于是，他强调说：“我想让你再考虑几天，想好了再告诉我。”

“好吧，我再想想。”

袁董第一次情恋对话，便这样匆匆地结束了。

回到家里，董玉莲把她同袁得富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舅父母。舅父母听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好人。”

第三天，当他俩再次见面对话时，她向他表示，她嫁给他的想法没变。当时，他拥抱了她，又亲了她。于是，他俩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很快，他们的结婚申请得到了师部的批准；很快，他收到了师部赠送来一套崭新的军用棉被褥、床单、毛毯和军服；很快，在镇政府的帮助下，独院新房收拾干净；很快，他向岳父母过了聘礼；很快，第九天，他俩在独门小院里举行了婚礼。这一切进行得简捷、明快，在无声欢乐的进行曲中，没有出现任何曲折和堵噎，完全可以称得上“特别快”。

婚礼简朴而低调，只有二十几个干部参加。婚礼中，除六七个军人代表 96 师师长和政委前来祝福外，其他都是镇政府和工贸公司的人员，其中包括介绍人副镇长崔小红。当一对新人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行三鞠躬礼后，大家开始祝福他俩相亲相爱，革命一生。当天虽有“宾客齐来”，却没有“盛会绮宴开”，自然花燭之夜，也没有人前来闹房。

不过，他们还是按九阳风俗三天回门，袁送董回了舅“娘家”；三天后，又接董回到独门小院的“婆家”。

在“婆家”，袁得富亲手做了四盘大菜，招待“娘家”人。两家六口，两男四女，团坐在方桌四围。袁得富拿出了一罐陈家庄大曲，与岳父大人对饮。家宴虽没有热闹的觥筹交错，却有轻微的碗筷碰击，其乐也融融。

两杯酒下肚，安申生就有些飘飘然。女婿拿出四块大洋，都是袁大头，给他和老伴一人两块，而他已知道，女婿每个月的津贴是大洋六块。毫无疑问，女婿是个孝子，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共产党干部都冷酷无情。在交杯中，他想到，女婿没有父母，一个姐姐在东北，也不知在哪，而他又是玉莲的唯一亲人，孝子向谁尽孝呢？想到这里，他几乎飘然若仙了。

五十多岁的安申生，体型瘦小，且胆小怕事，但自被尊为袁得富的岳父大人后，容光焕发，身体也有发福的迹象，身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村子里，他似乎敢于抬头走路了。因为，女婿说，未来土改时，他的成份是中农，最多是个富裕中农，不可能是富农，更不可能是地主。他发现，村里人似乎都在议论他，说他有了个当大官的女婿。总经理的官，好像比镇长、书记的官都大。在部队，是团长，刚来时，腰里还别着一把手枪，现在不别了，可能放在床头，或放在抽屉里。他还发现，过去对他不冷不热的人，甚至看不起他的人，对他都热情起来，看到他，远远都向他打招乎，点头示好。

他的自我感觉开始良好起来，老伴身体也渐渐向好。他想到了两个女儿的婚事。那时，他怕她俩被“共”了，匆忙托媒人找婆家。现在看起来，性子急了。那两家，家境并不太好，女儿过去会受苦，他要改变。他告诉媒婆，不要收那两家的彩礼，收了也退回去。媒婆何等聪明，她们已看出，身份提升后，他要改变。对方呢？原先，他们有点小看安家，并不着急，当看到安家的新身份后，便急于联亲，备重礼托媒婆送过去，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令安申生意外的是，一天，他竟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重托。那个重要人物是拥有四五百亩土地年已七十多岁的财主张老头。过去，人家根本没把他安申生放在眼里。

张老头是个聪明人，留了把山羊胡子，常用手捋着，颇为自信。他看透了共产党，今年虽只搞减租减息，明年肯定搞土改，没收他家的土地，弄不好还会斗他，甚至杀他。他要学陈仁礼，当开明绅士，把土地全部交给共产党。于是，他找安申生探探路，看看是否可行。

安申生找到了袁得富，把张老头拜托的事跟女婿说了。袁得富认为，这是好事，陈仁礼可以，张老头也应该可以。他查看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似无冲突。但毕竟是桩大事，不宜自己做主，便请示师部、市委和警备司令部。得到的回答几乎雷同：可以试行；如果上级有新部署，应及时调整。

袁得富是个雷历风行的军人，他说干就干。但口子一开，便不断扩大。不到三个月，公司实有土地面积已猛增到 18,000 亩，几乎占了陈家庄方圆四周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家大业大，管理问题突现。好在，身边有个农业专家陈仁礼，管理问题迎刃而解。分土地每 3,000 亩左右为一片，设片长 1-2 人，与农户签约，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即包土地质量与产量，二八分成，家庭得八。鼓励家庭养猪养鸡植树，制定了奖励办法。成立农副产品加工厂，设厂长一人，选能人巧匠承包作坊，四六分成，公司得四。成立汽车机务队，设队长一人，由总经理直接领导。

新政立见成效，年底，成就满满。公司财富增加了两倍多，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增加了两到三成，上缴市政府利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年来，逢节过年，公司向警备司令部、96 师师部和市委汇报工作时，先后多次送去猪 100 多头，羊 200 多条，鸡 3,000 多只，酒约两吨，其他数量不计。公司得到的回报也是可观的：师部奖给公司美产斯蒂派克六轮卡车一台，警备司令部奖给公司美产六轮大道奇一台，市委赠送日产顺风 26 座硬棚客车一部。

公司成就满满，理所当然归功于总经理领导有方；但袁得富认为，开明绅士陈仁礼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建议功不可没。农民们则认为，陈仁礼不愧为农业专家，在土地公有化的条件下，他的管理意见，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公司，也有利于政府，是个三全其美的主义。有农民则戏称其为陈仁礼主义。陈仁礼听说后，认为不妥，告于袁得富。

袁得富说：“一个建议怎么能称为主义？乱弹琴！”并不在意。

由于功效斐然，公司被市政府评为红旗公司，袁得富被授于红色经理称号，又立二等军功一次，每月津贴也从大洋六块增加到八块，相当于正团级待遇。夫贵妻荣，挺着大肚子的董玉莲，改任镇政府收发，每月津贴由 5 斤小米，升为 7 斤大肉。

陈家庄的经验被九阳市推广，许多地方纷纷效法，全市生产形势十分看好。

然而，一桩事使袁得富难受得落泪。那是 96 师开拔四川。临别时，许师长对袁得富说，你们已移交给警备司令部，今后你要直接向黄司令汇报工作。听罢，这七尺硬汉，硬是流下了眼泪。96 师开拔那天，五个军代表向开拔军车车队送别，敬礼，久久不愿离去。

第五章 风尘之难

1、突变

这边，歌声响起：

锣鼓敲的那个响
秧歌扭的那个欢
全国人民翻了身
全国的秧歌扭呀吧扭起来
扭的欢天喜地
扭的仰眉吐气
扭的自由解放
扭的人民胜利

那边，歌声嘹亮：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唬嗨嗨咿个呀嗨
呀唬嗨呀嗨
呀唬嗨
嗨 嗨
呀唬嗨嗨咿个呀嗨

上午，秧歌队在陈家庄街上扭，下午，四辆卡车全出动，把秧歌队拉到九阳城里扭。

在庄上，在城里，秧歌队整整扭了三天，好不热闹啊！

在扭秧歌中，青少年最为积极，中老年多为旁观者。很多儿童和小学生，在门口或院子里，自发扭起来，嘴里不停地敲着“锣”，打着“鼓”：“咚，咚，锵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

转眼间，到了元旦，那是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在欢庆新中国第一个元旦中，秧歌队自然是首选。在庄上，在城里，秧歌队又整整扭了三天，热闹非凡！

转眼间，到了春节，那是新中国第一个春节。那些天，秧歌队没有派上用场，到了元宵节，秧歌队又扭了三天，其热闹程度，不必细说。

3 月 4 日，元宵节刚过，一纸调令放在袁得富的办公桌上。根据九阳市委和警备司令部的决定，调任袁得富为九阳市副市长兼农林局局长，保留军籍。同时调其他 4 位军代表，到警备司令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几天前，袁得富接黄司令口头通知，军管企业要撤销，全部移交地方，军人回部队。同时告诉他，市委认为你是个人材，不愿放你回部队，任命你为九阳市副市长兼农林局局长。已与工贸公司有深厚感情的袁得富，不愿离开公司，特别是在春耕之始。但不久，命令正式下达，军令如山倒，他必须服从，何况是升任。于是，3 月 6 日，他向镇党委办了交接手续后，便携妻子董玉莲和刚满月儿子小小，乘车九阳，走马上任。

工贸公司撤销后，陈仁礼被委任为陈家庄镇政府顾问兼农林水站技术员。

对军企退民的内幕，袁得富并不知情。后来他才知道，把地主土地直接收为公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方向性的，因此错误十分严重。九阳市委书记沈怀德，为此做了深刻检讨。袁得富是执行者，错误不在他。令他想不明白的是，他多次听说，中央领导们经常强调，中国农业要学苏联老大哥，走公有制为基礎的集体农庄道路，公贸公司提前把地主私有土地收为公有，有什么错？但他也想通了，中央肯定是正确的；不明白，只能说明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急需进一步提高。

纠正严重错误的举措，是向九阳派出土改工作队。3 月 6 日，当袁得富走马上任时，一支土改工作队进驻陈家庄。

进驻陈家庄土改工作队队长叫张兆祖，是平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名处长，是多年的土改老手。

他曾参加过鲁东鲁南土改，参加过冀东土改，曾到过山西土改过的地方“取经”，并写过一篇《土改刍议》的文章，颇受上级赞赏。

张兆祖在那篇文章里，他写道，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重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场革命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适时地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他说，革命初期，要“打破条条框框”、“放手发动群众”，如果群众有些过火行为，要在尊重的基础上加以疏导和劝诫。因为，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我们：“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还说，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即要防左，更要反右。因为，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容易纠正，右是立场问题，改着较难。历

史经验证明，凡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大多都陷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他写的这些文字，大多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显然，这些文字，体现了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要防右，就要“过正”，就要牢记毛主席“对敌斗争要狠”的教导。

在土改实际工作中，他基本上贯彻了他文中的思想。他对他的队员们说，革命初期，很多基本群众有顾虑，不敢分，因此，首先要发动那些勇敢分子，甚至包括那些二流子、痞子，让他们代头去分。当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份人，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对象，但可以团结，对少数恶习不改者，要坚决淘汰掉，这样才能体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在讲到立威时，他说，对地主“要狠”，特别是对敌伪县以上官员，不杀不足以立威，但不可多杀，以体现党的宽严相结合政策的英明。对于共妻共女，他说，要“打破条条框框”，发动初期，只说服、教育和劝阻，凡引起民愤或人命的，要坚决制止，以体现党的政策的伟大。

按照他的思路，陈家庄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半年多点，包括工贸公司公有土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和房屋，都分配给农民。浮财分配比较困难，主要是粮食、生产生活资料和金银珠宝，大多都被藏了起来，搜查起来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工作队的队员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把它挖了出来，除金银珠宝归公外，其他都分配了下去。

在立威上，工作队首先拿不愿把土地交给工贸公司的地主陈士禹开刀，就地处决。接着把敢说分工贸公司土地是胡折腾的七十五岁的张老头，执行枪决。其后，不到半年，又先后处决“恶霸地主”二十多人，震慑了敌对势力，大长了贫下中农跟党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共妻共女时有发生，由于工作队主动干预和说服教育，没有发生民愤，也没有闹出人命。在工作队的积极安排下，被“遗弃”的寡妻孤女，都有几家去处供她们选择，逼嫁現象相对较少，她们的衣食住行都有着落，也颇具人性。

2、跪灯

转眼间，又到了元旦，那是新中国第二个元旦。秧歌扭起，歌声亮起：

一九五一年呀
生呀么生产年
大伙齐努力呀
建设呀么大平原
工人呀忙穿梭织布千千万
农民呀忙下田粮食堆成山
那么人人有吃个个有穿
嗨呀么嗨
多呀么多喜欢呀
多呀么多喜欢

那天下午，陈仁礼和丁之瑜来到史家。他们是为四弟陈仁梓和史怀秀的婚事而来的。

陈家已经衰落，当年的辉煌早已不在，他俩在陈家庄，越来越感到不安全，正在想方设法要陈家的人都离开陈家庄。在去年，娘被妈接到了城里住，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他俩的六岁独女陈文贞，户口也在去年转到了城里丁家，由她的外祖和舅父关照。现在，在陈家庄只有四弟仁梓、小妹陈容和他俩四个。小妹陈容在涧北实验学校任教，他俩感觉那里很不安全，正想方设法把她往城里调，或在城里找个婆家，嫁出去。担心的是，家庭成份太高。仁梓呢？比较好办。再有半个多月，他就毕业了。没毕业，知情的西工东方红医院，提前录用他为内科医生，商定，毕业后就上班。在那里，人才似乎比家庭成份更重要。这次他来史家，是想同史家商量，尽快使仁梓和怀秀结婚，了却他俩的这段心事，然后集中全力解决小妹陈容的事。

史家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俩。史家与他俩的心情几乎一样，想让怀秀他俩早点完婚；特别是听说怀秀曾做过流产后，这种心情更加迫切。

这是双方家长当时的心情。

陈仁梓和史怀秀呢？他俩结婚的心情也很迫切。他们相爱已多年了，感情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深厚了。仁梓在校期间，他俩之间书信不断，寒暑期间，总有单独约会的时间。其间，陈家和陈家庄的巨大变化，似乎对他俩的爱情没有任何影响。就在几天前，仁梓在给怀秀的信中说，什么时候结婚，他听从大哥和大嫂的安排。怀秀拿着仁梓的信，叫父母看了，父母表示同意。毫无疑问，俩人结婚没有任何障碍。

当说到怀秀和仁梓的婚事时，史忠良夫妇当即表态：“仁梓说听你俩的安排，她奶奶和我们俩都同意由你俩安排。”

“那好！”仁礼说，“我想一切从简办这桩喜事，就像袁总经理那样，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愿意，我们都愿意。”史忠良说，“啥时候了，还敢讲排场？听说城里人办喜事，都不敢张扬，怕人说他有钱，遭共产。”

“听说看好儿，不叫看了，张铁嘴马钢嘴都给逮了起来。”徐氏也搭上了腔。

“我还听说，”史忠良又说，“南大街张铁锤，打铁手艺高，有绝活，挣了点钱。给儿子办喜事时，想摆几桌，排场排场。谁知。炉子刚砌好，就来了两个工作队员，吓得他赶紧把炉子拆了。”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忿忿不平地说，“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娘，”史忠良对娘说，“说怀秀的婚事，你往哪里扯？”

“我没有扯。”忠良娘反驳起儿子来，“结婚终身大事，都想图个吉利。算算八字，看个好儿，坐坐花轿，算哪门子迷信？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娘说得对。”徐氏也生气地说，“我家是种水稻专业户，偏给我家分了三十多亩旱田，连一亩水田也不给。哪门子分法。”

“你越扯越远了。”史忠良想制止老伴，“说怀秀的婚事。”

“不是说好了？按他大哥大嫂安排办。”徐氏回嘴史忠良。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仍忿忿不平，说，“分田靠抓阄，说我家抓阄抓得旱田。这是村长任长山他们捏好的点子，叫咱上套。太不讲理啦!”

“还有。”徐氏说，“俺家有两头牛，不知谁说一头是借你家的，便不由分说牵住就走，像强盗。”

“幸亏俺家没有半亩地，是贫农，否则，那一头牛也会被牵走。”史忠良也不由自主地顺起徐氏来。

“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忠良娘还在唠叨。

说着说着，徐氏想起了张老三，便抱打不平说：“张老三有什么罪？一生省吃检用买了几十亩地，刚够划上个地主，也给崩了。”

“那人是老实疙瘩，也给崩了。”史忠良说。

“听说有人控诉他是恶霸。”丁之瑜说。

“是王二旦家控诉的。这不，她在俺娘屋子里念了七天经。”徐氏说。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仍忿忿不平，说，“从张老三死那天起，七天来我这儿念一次经，直念到张老三的‘七七’。每次念‘那摩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108 遍。”

见陈仁礼和丁之瑜不太理解，徐氏补充说：“她两家小孩打架，她家孩子大，打了张老三的小孩子，张老三不忿，便打了她家孩子两把掌。她很生气，不甘心，总想借机报复他一下，出出这口气。斗张老三时，工作队动员她控诉张老三，她便上台说张老三欺负她。她没有料到，刚控诉完，张老三被宣判为恶霸，拉到一边，崩了。她听到枪声，吓得她两腿一软，坐到地上起不来。邻居们见她神色不对，便把她架回家。谁知，她一进家门，便狠砍自己的脸，放声大哭起来。”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说，“王二旦家对我说，她一辈子没做过恶，这回却因孩子打架事，把人家崩了，做了大恶！她又说，佛祖说，四不妄言，七不恶口，她犯了天条。她想祷告佛祖，让人家上天堂，来生大福大贵，她下地狱，来生变牛变马，扶侍人家一辈子。”

“她怎么到你这儿来祈祷？”丁之瑜不解。

“她不知听谁说，我有一个三仙拱月灯，祷告可灵验。我看他心诚，又急，便拿出来叫她祷告。”

“你不怕没收？”丁之瑜说。

“她说她保密，不告诉别人。”

只听忠良娘还在唠叨：“太不讲理啦!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丁之瑜从忠良娘的唠叨中，突然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向她袭来……

3、预感

九阳解放后，嘹亮的歌几乎天天在唱，一扫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沉闷，颓废和失望，使解放区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世界。

在嘹亮的歌声里，陈家人中，心底最清楚的人，莫过于丁之瑜了。那不祥之兆不是空穴来风，那天天被听的歌声，就是证明：

镇压反革命
大家一条心
人民当家来专政
不许特务害人民
特务恶霸是豺狼
你不杀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来
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
肃清那反革命

丁之瑜料到，共产党要把镇压地主和镇压反革命合二而一，要大规模杀人了。她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革命，就是制造新地主新财主的革命，因而就是瞎折腾老百姓的革命。共产主义是个美丽的旗帜，是个美好而无法兑现的画饼。几天前，她对夫君说：“他们要大规模镇压了，所有有钱的人，有才能的精英，包括敌伪县以上官员，都在镇压之列。因他们认为，这些精英是共产党的死敌，除他们树立的少数几个所谓开明人士外，其余一律消灭。因此，咱俩可能是这场屠杀的受害者。”

仁礼说：“你太悲观了。我想，他们镇压的都是少数反抗者；对拥护者、顺从者，他们会网开一面。他们曾多次说过，他们镇压的是极少数。”

之瑜说：“不是悲观，是现实。我听说，二战中，苏联俘获了二十多万波兰军人，民国29年，他们在放走全部士兵后，便把留下的两万二千多名排以上军官、军医、军技和政府官员等知识精英，全部枪杀在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中。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他一定会学苏联的办法枪杀精英。”

仁礼说：“我也听说过，但苏联否认。”

“中国共产党是个聪明的怪物。”之瑜说，“他们不仅能用马列主义从理论上证明镇压的合法性，在实行镇压中，他们不会采用苏联卡廷的集体屠杀办法，也不会采用满清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集体屠杀办法，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角落里、各个时段里去杀，不让人知道杀人的累计数，也不让留下历史记录，从而使老百姓看见他们镇压的人很少，连后人都不知道他们倒底杀了多少。例如，咱们陈家庄就杀了二十多人，不到全庄人口的万分之四，比例很小。全国呢？有传说，杀了几百万上千万。我想，恐怕没有那么多，但杀了几十万，或上百万，可能性很大，不会比苏联杀得少，也不会比满清入关杀得少。”

仁礼说：“共产党人的确很聪明，我深信他们不会乱杀、滥杀，特别对有才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会网开一面。你不信，反正我信。”

之瑜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乱杀滥杀？我们知道陈家庄杀了二十多个，九阳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别提全国了。”

仁礼说：“这个他们也承认，叫‘内外有别’，内部信息不会传到外边去。”

之瑜说：“这一‘别’，就蒙住了我们的双眼，叫你我成了井底之蛙，只见陈家庄，不见九阳，更看不见全国。”

陈仁礼不得不承认，自己虽然是个农业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学方面，妻子读的书比自己多，分析问题更胜一筹。他承认妻子说得有道理，但几年的参政实践，学到的文件，听到的报告，使他很难接受共产党会乱杀滥杀的说法。于是他对妻子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主动把财产全部交给了他们，又绝对服从他们们领导，又努力为他们工作。我想，他们不会那么绝情吧？”

之瑜说：“这是一种良好愿望，但环境是残酷的，我们必须处处当心。”

仁礼说：“也许你说得对，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只能当顺民。如果他们不放过顺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之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走？”

“走？好轻松啊!我把可能的祸害留给你？留给仁廉？留给咱娘？或留给咱爹咱妈？我是人，最怕有那种卑鄙之心，我要一肩挑到底。”

丁之瑜嫁到陈家庄九年多了，对夫君陈仁礼的大丈夫气质，十分了解。但她还要提醒夫君：“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你是人民代表，又是开明绅士，没有人忌妒你？我担心的是这。”

仁礼说：“忌妒肯定有，在陈家庄就有这种人，他们会打小报告。但我是市政府任命的，在那里，他们不会忌妒我。”

之瑜说：“他们不会忌妒？但他们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例如，他们先同意土地归公司，统一管理，后来又叫全部分下去，这个分歧明显而巨大，你说是不是？”

仁礼说：“显然，分歧明显而巨大。”

之瑜说：“分歧虽不等于忌妒，但打小报告是忌妒心的结果；同样，上级否定下级某些做法，很可能与官员之间的忌妒有一定关系。”

仁礼说：“上级否定下级的一些做法，似与忌妒有关，但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分歧。例如，当把公司的土地全部分下去，我认为，那不是解放生产力，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挑起占农村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仇恨，毁弃他们之间存续数千年和谐依存的道德伦理价值，迫使他们尖锐对立起来，变成你死我活、鲜血淋漓的阶级仇恨关系，使农民多数人依附中共，从而达到树立共产党权威、巩固农村政权之目的。当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会再把土地收给国有，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

之瑜说：“是的，这叫折腾；但这是上面的既定政策。沈怀德不理解，想一下子土地国有化，想在九阳独树一帜，结果，生产上去了，政治走偏了，忘了政治动员策略，引起同级的忌妒和上面不满。所以，就把他调开。”

仁礼说：“沈怀德调走，可能与去年生产下降有关。”

之瑜说：“有关。生产上去了，可能被人忌妒；土地一分配，生产受到了影响，有人会幸灾乐祸。我还感觉，沈怀德调走，可能与你有点关系。因为，许多人知道，你俩关系不错。”

仁礼说：“你太敏感了。我看不出，与我有什么关系。”

之瑜说：“但愿没有。但最近我听风传，有人调查陈仁礼主义。我听了可害怕，可担心你呀。”

仁礼说：“这个一年多以前就有，袁总经理就批评过：‘陈仁礼的意见怎么变成了主义？乱弹琴！’”

之瑜说：“他是否定了；但上面否定了没有？你知道吗？现在他们调查陈仁礼主义，明显冲着你来的。你要小心呀？”

仁礼说：“你太多心了。假若他们不放过我这个顺民，还是那句老话：听天由命。”

对于丁之瑜来说，也许她太敏感太多心了；但那不祥之兆困扰着她，使她放不下心来。

4、婚变

4 月 8 日是农历三月初三，陈仁礼和丁之瑜，把陈仁梓和史怀秀的结婚好儿，定在这一天。因为，三月初三是个吉祥日子：“三月三，生轩辕”，是中华始祖轩辕氏生日，又是道教真武大帝的诞辰，又据传说，王母娘娘也是在那一天举办蟠桃圣会的。

三月初三那一天，在城里公平街陈家大院门扇上，贴了两个红色“囍”字。上午，史怀秀一家乘镇政府顺风 26 座“交通车”来到城里，下车后，步行来到陈家大院门口。

陈家老小出门迎接，史家老少上前与陈家人握手寒喧。张氏一眼便看见了史怀秀。在她的眼里，这个昔日的小丫鬟，是个给陈仁梓灌迷魂汤的小狐狸精。然而，今天呢？她见她上衣穿了件桔红色灯芯绒外套，两个辫子上，扎着一根红毛线绳，一身清素打扮。虽素衣素面，看起来，却比几年前当丫鬟时清纯靓丽得多，且不见一点妖气。两家人，不约而同地让开一条通道。通道上，没有红毡铺地，也没有乐队演奏和炮仗鸣声，静悄悄地。但见陈文梓与史怀秀手挽着手，走进陈家大门，过了垂花门，来到四合中院。在那里，一块红毡铺在地上。陈仁礼充当临时司仪的脚色。在大哥的手势指点下，他俩首先向亲娘张氏磕了三个头，接着向陈永庆夫妇和史忠良夫妇，也磕了三个头，然后他俩相互鞠了个躬，便牵手走入洞房。

这个四合院是陈家的老房子，登记在民族资产阶级陈永庆的名下。洞房位于偏厦的两间房内。外间是客厅兼书房，内间是内寝，布置得简洁而大方，傢俱也齐全。史忠良夫妇看了洞房，打心眼里比较满意。

结婚仪式简单而匆匆，没有喧闹，没有花边，只有默默地祝福。

忽见三个男子走进四合院，明言要见陈仁礼。陈仁礼闻声从洞房里走出来。但见来者是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另外两名他不认识。陈仁礼向前与副主任握手。副主任说：“新来的张书记想见见你。”

陈仁礼知道，原市委书记陈怀德，已调往新乡市；新来的市委书记是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寿光，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向家里人招了招手说：“我去一会就回来！”便同三人一块走出家门。

只见两个小孩飞快过来报信：“外面是三辆军车，上面坐着都是拿着枪的军人。仁礼叔出门就被带上了手扣，架上了中间的中吉甫车上。”

老三陈仁廉一听，便飞快地跑出门外，只见全副武装的三辆军车，绝尘而去。

当陈仁廉走进四合院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集中他一个人身上。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像已经精疲力尽。他在一张桌子边坐下，仰望天空，并不说话。

大家围在他的一边，急切地问他：“你看见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们，而是在发楞。突然他举起一个拳头，狠狠砸向桌面，仰天大声喊了一声“大哥——”后，便俯桌痛哭。

这哭声，使丁之瑜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坐在那里发楞；这哭声，使张氏突然瘫坐到地上。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张氏扶起来。

“嫂子，我想他不会有事。”陈永庆安慰张氏说。

“我看见那两个人腰里别着手枪！”不知谁说了一句。

“都往好处想，别想不吉利的事。仁廉，你也别说不吉利的话。”陈永庆大声吆喝大家。

仁廉不哭了，但当他仰起头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娘，大嫂，你俩要想得开，大哥不会有事！”老二陈仁厚也劝解娘和大嫂。

“俺伯是个好人，他们为啥要抓他？”陈文贞拍着妈妈问道。

“贞贞，大人的事你别问。”李氏搂住文贞说，“走，咱到你四叔屋里。”

正浸润在幸福遐想中的仁梓和怀秀夫妇，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仁梓楼住文贞说：“贞贞别怕，你伯没事。”

尽管陈家和史家人都在相互安慰说仁礼没事，但在陈家人看来，这不是一场虚惊，是一场灾难，已经大祸临头，仁礼凶多吉少，很可能回不来了。

5、请愿

史忠良回到陈家庄后，面对恩人的遭遇，忿忿不平。很快陈家庄的农民们，大都知道了陈仁礼被捕的消息，也纷纷抱不平。一个叫李贤玉的实验学校教师，是学校党支部刚发展的一名预备党员，平时与丁之瑜友善，听说陈仁礼被捕后，也忿忿不平。她效法丁之瑜，主动写了个请愿材料，上书市委，为陈仁礼鸣不平。在上书中，她历述了陈仁礼的四大善行：1、拥护共产党，曾向解放军捐献大米 20 吨，自动交出全部财产；2、专业好，改造山河，使陈家庄变成青山绿水小江南；3、人缘好，与人为善，和谒可亲；4、历史清白，曾救助过多名抗日义士和共产党员。上书恳请市委从轻发落陈仁礼。李贤玉没料到，上书文本被人看到，拿了出去，竟有五百多农民在上面签字画压，力保陈仁礼。

李贤玉没有想到，他的上书帮了倒忙，成了催命符，连自己也被牵了进去。

当上书报到镇委后，把镇委书记张甲高吓了一大跳。这么大的事，他事前竟一点也不知情？这是非组织活动。事关重大，他敢紧拿去同工作队队长张兆祖商量。

张兆祖见到上书后，也被吓了一大跳。他没看上书内容，便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他没有及时发现，显然犯了失职的严重错误。他同张甲高商量后决定，两人立即向市委汇报，并做深刻检讨。

张寿光是新任不久的九阳市委书记，是平原省委的原宣传部部长，也是平原省绝无仅有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赴任前，他得知，省委已收到多封举报信，举报以沈怀德为首的“陈家庄帮”袒护陈仁礼。来到九阳后不久，他又收到了几封类似的举报信，大都与“陈家庄帮”袒护陈仁礼有关。例如：在九阳土改中，仅市区的二十多个乡镇，就杀了几百个地主，但九阳最大地主陈仁礼却安然无恙；工贸公司搞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被推举为陈仁礼主义，

与马列主义分庭抗礼，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相对抗；根据举报，陈仁礼当过汉奸，奸污过幼女，用女色腐蚀过党员干部，等等。恶迹斑斑的陈仁礼，却被原市委封为开明绅士，岂非咄咄怪事？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对阶级斗争的动向十分敏感，根据举报信，使他作出了初步判断：陈仁礼是个阴谋家和野心家，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却在以沈怀德为首的“陈家庄帮”的保护之下。

张寿光的这个判断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素质之使然。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等。对于马列主义导师们的这些理论，张寿光早已烂熟于心，融化在血液里，成了理论家不可撼动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他认为，当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场动员和组织亿万贫苦农民阶级去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平原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内参》中，他高度赞扬广东省委“村村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方针；他完全肯定南阳县委在去年一年处决一千一百多名地主和反革命做法的正确性；他激烈批判把地主土地直接收为国有，是超越“村村见血，户户斗争”的历史阶段，违犯了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伟大理论，因而是一个用和平过渡取消阶级斗争的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陕北、晋绥等边区，毛主席曾树立多个地主为开明绅士，如李鼎铭先生，那是基于当时统战大局的考量，是“退一步进两步”策略的体现。但他还知道，毛主席树立的多个开明绅士，许多人的命运，没有像李鼎铭先生那样寿终正寝。例如：曾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孙良臣，被“群众”打死了；曾任边区参议员的牛友兰，在兴县游街时，被铁丝穿鼻，由亲子牛荫冠“牵牛”示众，三天后暴毙；还有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受“无端打击”后卧床不起……对此，他认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历史之必然，因此，在当前全面胜利的条件下，不能再“退一步”，要一步到位，因而，在九阳，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李鼎铭。基于这些认识，他同非“陈家庄帮”政法委书记唐志先等部分市委们通气后，便果断做出了逮捕开明绅士陈仁礼的决定。

张寿光的果断决定，向省委表明，他不仅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更是马列主义政治家，与前任沈怀德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不能同日而语。

陈仁礼归案后，他下令九阳政法委调查陈仁礼的罪行。

九阳政法委是新组建的机构，以取代撤消的警备司令部。原警备司令部包括黄司令在内的一部分在职的军事干部和战士，都回归部队，另一部分在职人员，改编为公安军九阳大队。原市委书记沈怀德拟杨建平为政法委书记，但张寿光来后，改变了沈的安排，任命与杨建平有嫌隙的原九阳市公安局局长唐志先为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军九阳大队政委。

正当唐政委接令组织调查时，李贤玉的上书，使陈仁礼案情急转直下。

见到上书后，张寿光勃然大怒，认定这是一起与“红枪会”“一贯道”等反革命组织性质等同的反革命事件；认定以李贤玉为首的组织，是陈仁礼组建的隐形组织，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甚至可能有纲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那五百多人联保，就是铁证。于是，他下令唐志先，立即逮捕李贤玉和主要签字人，并立即会同新华社记者，进驻陈家庄，调查陈仁礼的反革命罪行。

唐政委接令后，立即命令陈家庄镇派出所，逮捕李贤玉。很快，李贤玉被缉拿归案；联合调查组也迅速进驻陈家庄。

联合调查组不辱使命，迅速调查出陈仁礼“汉奸、恶霸、奸幼、色贿和陈仁礼主义”五大罪行，其中，陈仁礼主义是五大罪行之最。调查结果，汇总成文，上报市委。

张寿光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扩大当事单位的领导人张甲高和张兆祖参加，研究陈案的处理决定。

在扩大会议上，唐志先向会议报告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报告了陈仁礼五大罪行的证据，其中“陈仁礼主义”为罪恶之首，建议判处陈仁礼死刑，立即执行；同时认定李贤玉是无形的尚无纲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的头头，判处她有期徒刑 20 年。唐志先的建议是有根据的：为了配合电影《白毛女》的放映，张书记的耳提面命，使他变成了扩大会议的主角。

张寿光原以为，会议会顺利通过他同唐志先拟定好的建议，没料到，副书记杨建平对五大罪行的论据提出异议。杨建平认为，五个罪行的头两项，与前市委授于陈仁礼为开明绅士的根据相反，显然是否定前市委的决定，应把否定前市委决定的理由说得更清楚些。对于五大罪行的后三项，他认为要进一步调查，使证据更加令人信服。与此同时，张甲高和张兆祖对李贤玉案也提出了异议。两张认为，李贤玉发动五百多人签字，是向市委施压的反革命活动，应予惩处；但念其年轻，是学校新发展的预备党员，没有反革命主观故意，建议从轻发落。杨和二张的异议，也得到一些委员的支持。

显然，张寿光的权威，受到了“陈家庄帮”的挑战。为了解围，唐志先主动为一把手迎战。他说：“不要用个人恩怨来要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杨建平知其所指，便强硬怼之：“什么‘个人恩怨’？请说清楚。”

“21 块和 800 块大洋！”唐志先不屑地说。

张建平听后勃然大怒，猛拍桌子道：“这是市委早已结论了的事，你要推翻？”

“过去的错误为什么不能纠正？”唐志先毫不退让。

张寿光忽然发现，唐志先操之过急，干扰了他树立权威的大方向。他也发现，市委意见分歧，说明并非统一，而唐志先也不代表市委的多数。为了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新来乍到的他，宜采取平衡权术，鼓励唐派的同时，要安抚“陈家庄帮”。他说：“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过去市委决定了的事，不能随便推翻。”

由于意见分歧，扩大会议没有就唐志先的建议做出决定。做为一把手，张寿光不能容忍他第一次的决定受挫，他要依靠省委的支持，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于是，他当场决定，将扩大会议情况，汇总上报省委，由省委决定。

6、三哭

张寿光的目的达到了。第三天，平原省委的决定，下达到九阳：

中共九阳市委暨张寿光同志：
1、陈仁礼是阴谋家、野心家，应立即正法。
2、李贤玉系反革命活动，但可从轻发落。
3、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合班子，共同对敌。
中共平原省委

根据省委的批示，张寿光向市政法委发出了“要从速从快处决陈仁礼”的指示。唐志先立刻忙碌起来。他迅速成立一个审判小组，在提审中，要陈仁礼在五大罪状上亲自画押按手印，使处决完全合法化。

审判小组五个成员，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个个都是取证的能手，他们经常能在死硬分子身上找到证据。他们把“汉奸、恶霸、奸幼、色贿和陈仁礼主义”五大罪状的文本，摆在陈仁礼的面前，并念给陈听，要陈立即认罪画押，免得动刑使皮肉受苦。

逮捕他那天，陈仁礼还以为是一场误会，因为，他是顺天应人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开明绅士；无论在日伪时期或国民党时期，他和他的老陈家，都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如果是遭人陷害，也会有正直的共产党人出来主持正义。然而，当听了条条都是死罪的五条罪状后，他开始有所觉悟：妻子的看法多么切实，她的担心又多么准确；而他太幼稚了，错了，完全错了。他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知道他已“顺”到头了，共产党要杀他啦。看着白纸黑字的五条罪状，他愤怒极了，无法再“顺”了。他突然推开五条罪状文本，高声抗议道：

“条条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我不会签字！”

审讯者冷笑道：“好哇！你要抗拒？我可以告诉你：你罪恶滔天，铁证如山。不承认，没关系。你是‘开明绅士’，放心吧，我们会用文明的办法，让你口服心服！”

面对威胁，陈仁礼闭口不言。

拒签受到了惩罚。当他被架回牢房时，已伤痕累累，且已精疲力尽。他记得，他曾晕厥过两次，都被冷水清醒了过来。眼下，他混身上下还在疼痛，冷水浸透的衣服，似乎在抚慰他的伤口，使他稍有舒缓。“他们不会得逞！”他忿忿地在想；但当他突然发现，他的右手姆指上残留着红色的印油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得逞了。”此刻，他知道，他们已完成了任务，不会再施刑了，因为，他们已从他的肉体上拿到了证据，使“供认不讳”铁证如山，杀他的理由已完备无缺了。此时，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任人宰割命运之乖戾。

陈仁礼明白，他死定了，谁也救不了他，生命已在旦夕之间。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本能地希望痛快一点，像处决一般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那样，不用审判，不用记录，就地一枪了结；但当看到“五条罪状”的文本后，特别是受刑后，他认为，他们不会让他痛痛快快地去死，他们还要从精神上去折磨他。

三月中旬，在全国各地上映的歌剧电影《白毛女》，他和丁之瑜都看过了，给他俩的第

一印象是，“黄世仁”就是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典型。他非常赞同妻子的看法：这是土改运动的政治需要，为了消灭地主，就要用无中生有、无限扩大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等革命手法，去丑化、妖魔化地主“黄世仁”，使村村见血式的土改道德化、高尚化因而合法化，从而达到拥护共产党之目的。这是共产党乖戾无上的谋略和累试不爽的权术。眼前那“五条罪状”的文本，就是对他的妖魔化，他很有可能被他们构陷为陈家庄的“黄世仁”，因为，这是外来理论规定了的。

人之将死，其言尤准，他的“很有可能”，全都一一兑现了。经过必要准备，公审恶霸地主陈仁礼的大会将在市西北运动场举行。

第三天上午，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恶霸地主陈仁礼大会如期召开。在主席台前的两辆卡车上，分别押着五花大绑着的陈仁礼和带着手扣的李贤玉。在大会主席宣布了陈仁礼的五条罪状后，两个陈仁礼不相识的人，先后登上主席台，一个声泪俱下地控诉陈仁礼欺压她的强盗行径，一个痛哭流涕地控诉陈仁礼奸污幼女的滔天罪行。主席台下，打倒恶霸地主陈仁礼的口号，此起彼伏，要求严惩陈仁礼的口号，接连不断。最后，市法院院长宣布：判处恶霸地主陈仁礼死刑，押赴陈家庄刑场执行枪决；同时判处现行反革命李贤玉徒刑一年半，即时生效。宣判后，事先已准备好了的亡命牌，迅速插到陈仁礼的背上。

“青天啊，请为我作证，他们在撒谎，在诬陷！”他想呼喊，但紧紧勒着脖子的细麻绳，剝夺了他的声音。

在陈家庄刑场，已聚集了一千多人。站在刑场的中央，陈仁礼面对众多他熟悉的面孔，想说一句“乡亲们，再见了”，但细麻绳仍不准他发声。当听到枪声后，他强烈地抖动了一下，瞬间，全身像微粒一样扩散开去。

他倒下去了；据说，有人看见，一缕青煙，直上霄汉，随着九天风云，向八方扩散。

傍黑，陈家庄下了一夜大雨。有人说，天哭了！

公审大会刚刚结束，处决陈仁礼的《九阳市人民法院布告》，便张贴在陈家庄镇和九阳市的大街和广场上。

在公平街陈家四合院里，陷入一片悲伤和哭泣中。这边，哭昏了过去的张氏，被会针灸的陈永庆，一针刺入人中穴，苏醒了过来。李氏等女人们，都劝她，因为，人死不能復生，一定要保重自己。那边，丁之瑜已哭干了眼泪，她搂着文贞在发楞，似乎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妯娌们都要她想得开，因为，人死不能復生。

陈家的男人们，在忙着去收尸。按原来规定，要暴尸三日，不准收尸；但不知为什么，在陈家提出收尸申请后，不仅同意陈家收尸，还同意棺木装殓，但不许举行任何仪式。

当听说陈家三兄弟来收尸时，陈家庄有数十个男女，闻风来到涧河边的刑场上帮忙，其中，就有史家兄弟。他们先挡住陈家兄弟仨，不让他们看见炸裂的头颅。当他们用白布将陈仁礼头颅包扎好后，才让三兄弟走近。兄弟仨跪倒在地上，抱住大哥尸体痛泣，不敢哭出声音。当棺木运抵现场后，兄弟仨用白布将大哥的尸体缠好，抬入棺中。早有一个风水先生，

在涧河北岸的山坡上，看中了一块地方。一二十个壮汉，不到一个小时，便挖出了一个三四米深的洞穴，把棺木埋葬在那里。冢土隆起后，兄弟仨向大哥的灵墓磕了三个头。然后，兄弟仨又向众乡亲们磕头，感谢他们帮忙。众乡亲扶起兄弟仨，备加安慰，不必细说。

在陈仁礼被处决的第二天，《九阳日报》头版，全文刊出一篇报道：《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报道详述了恶霸陈仁礼的五大罪恶，字字铿锵，句句高亢，把陈仁礼类比成黄世仁，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当众多不认识陈仁礼的人，看到这篇报道后，大都义愤填膺，坚决支持党和政府枪毙陈仁礼。他们投书《九阳日报》，表达了他们支持枪决陈仁礼的心愿。还有作家，打算把《陈家庄的黄世仁》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老百姓，认清开明绅士陈仁礼的丑恶嘴脸。——枪毙陈仁礼，真是大快人心。

处决的第二天晚上，在公平街陈家大院里，四门紧闭，开始默默地祭奠陈仁礼。

一张方桌放在四合院中，坐北向南，上面放着陈仁礼遗像和四盘供品，两株白色蜡烛在供品两侧，闪着微弱的灯光，中间香炉里，一扎超度香，冒着青煙，袅袅而上，经久不散。当胸带白花的大姐陈仪和姐夫向弟弟鞠躬洒酒祭奠后，弟弟和弟媳、妹妹和妹夫们，也胸带白花，依次向大哥叩头洒酒祭奠，同时焚烧黄裱和阴币。最后，身着白衣重孝满面泪水的丁之瑜与陈文贞，被众亲搀扶着，跪倒在遗像前痛泣，不敢哭出声音。

只见老三陈仁廉，拿起一幅黄色丝绢，上面有丁之瑜亲笔题写的《三哭》词，在低泣中，他轻声朗诵起来：

《一哭夫君：悼亡》

九年唇齿相依傍，不成想，终难忘。涧边孤坟，何处话凄凉。残妆明镜不忍看，泪透绣枕，花飞天壤。梦里游魂庄前月，不曾相望，却见泪千行。年年岁岁陈家庄，蒙难处，断衷肠。

《再哭夫君：怨愁》

千里荒冢孤坟，辄怆然涕下。妾是人间惆怅客，断肠声里忆公侠。不想有怨，却只见，怨满昆仑瑶池；不愿有恨，但见那，恨洒辽阔华夏。无那，无那，怎禁得，怨泪恨珠，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三哭夫君：拍问》

风萧萧，雨潺潺，怎堪薄衾五更寒。伤心画不成，泣尽夜难眠，拍地，问天。伊昔窦娥今安在，涧边孤魂，冤冲霄汉。地呐，你以恶报善何为地；天呐，你戕杀忠良妄作天。太史已录下尔的邪道，汉青将照亮伊的谎言。早晚要清算，等着吧，你地，尔天。

朗诵着，老三陈仁廉已泪流满面。诵罢，将丝绢投入黄裱纸灰中焚烧——代替大嫂，献给大哥，在天国里安度。

7、抓阄

陈仁礼被处决前后，张兆祖发现，风向在变。他从平原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内参》里了解到，去年一个南阳县，就处决了 1,100 多名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广东，原省委书记方方，枪毙地主太少，犯了和平土改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台后差点被判刑。新省委书记陶铸上台后，一反前任书记的右倾，大搞起“村村见血，户户斗争”来。镇党委书记张甲高被调走，副镇长崔小红到九阳市总工会任职，是否与风向有关？他在《土改刍议》中曾批判过的群众尾巴主义，也就是批判“群众想咋干就咋干”的思潮和放任不管的不作为行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这些思潮和行为，似乎又卷土重来。张甲高调走后，他被指定兼管镇党委工作，挑子重了，责任也大了。他拟定了几个待决名单，准备随时上报市委。尽管他认为，陈家庄已杀了二十多人，已经超越了他感情承受的极限，下意识认为，不能再杀了；但为了避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拟定了个待决名单。

另一件事也摆到他的桌面上：涧北实验学校，已将丁之瑜和陈容除名，姑嫂两人成了关西村村民；关西村村长任长山，根据群众要求，已派民兵把姑嫂两人押拿回村，关在一间屋内，等待处理。对此，他感到比较棘手：不管,会犯群众尾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管不到点子上，会犯压制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前想后，他告诉工作队队员，劝告村长放人，提醒他不要犯分妻分女的错误。劝诫立刻见效。任长山回应说：他没有关人，那是分给他陈家的一间房子，让她姑嫂俩居住；他没有分妻分女的想法，把她姑嫂俩请回关西村，是根据群众要求，想让她姑嫂俩通过劳动，变成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新农民。任村长说得是真话吗？张兆祖要求工作队队员，注意他的动向，防止他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村长任长山的确没有给共产党抹黑的打算。他原是陈家的种地户，家有兄弟三人，他排行末为季，人称任老三。他租种陈家 30 多亩旱地，平时租佃关系良好，也没有什么恩怨。工贸公司期间，他承包了原租佃的地，合同执行得也很好，被袁得富提为副片长。土改工作队进驻后，他积极配合工作队。从分田到户到分配地主浮财，他都积极参加，颇得工作队队长张兆祖尝识，入了党，成了村里唯一党员。选举村长时，他高票当选。从此，村民对他的称呼，也从任老三改为村长。但他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早就出轨了，与村妇女主任相好；而这个相好的妇女主任，却为他出了个共妻共女的馊主意，使他不得不答应。

村妇女主任叫郑文秀，已 36 岁，与村长同庚。她在孩童时代，曾读过一年多私塾，会背《百家姓》、几首《千家诗》和什么《家训》之类的古文；成人后，由于天生嘴巧，能说会道，在村子里便有了“女秀才”的雅号，被村民推举为妇女主任。由于她颇有姿色，又善于同男人打交道，暗地里，有人给她送了个浑号叫“十里香”。郑文秀有个不错的家庭，丈夫宋忠和是个干农活的好把式，又能吃苦耐劳，老实巴交，租种旱地 25 亩，不用她操心，一个人全包了。她与宋忠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有点像任长山，女孩有点像宋洛南，于是村里能人便推测说，郑文秀对任长山和宋洛南都有一手。

宋忠和对妻子的两手早有耳闻，因没法证实，便不以为然，权当没有那回事。但他并不傻，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就是那难言之隐的阳萎。他对妻子十分愧疚，总觉得对不起她；妻子没同他离婚，更使他感激不尽。为了报答妻子，他对妻子百依百顺；他把妻子所生的两个孩子，视为己出，百般溺爱，不在乎孩子的父亲是谁。他的愧疚、顺服和溺爱，终使妻子完全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把丁之瑜和陈容姑嫂俩弄回村里，的确是郑文秀的主意。但这个主意来自于她的情夫宋

洛南。

宋洛南比郑文秀小六七岁，按辈分，他得唤她叫堂婶，因为他是宋忠和的堂侄。当年，正值他告别少年走入青年时代，一场瘟疫夺走了他的父母，他失去了依托，只好靠给地主打工来养活自己。到了二十二三岁，同龄许多人都娶了媳妇，甚至有了小孩，而他还是光棍一条，没有女人愿嫁给他。他文化不高，才小学三年级。由于他常去说书场听书，会说几句说书人常说的词语，回村里总要炫耀炫耀，显得自己很有文化；其实，在村民们看来，他不过学了几句溜西瓜皮话儿，变不成红薯和萝卜，不能养家糊口。他还学过几套障眼法魔术，也常在村民面前卖弄卖弄；但在村民们看来，他那套障眼法魔术，不过是雕虫小技，蒸不出白馍，炕不出锅盔，也养活不了婆娘。青春性的萌动，使他难以自制。当听传说他堂叔阳菱，便想入非非。他用障眼法魔术试探堂婶。谁知他俩一试即合，且屡合不爽。眼下，农民们大都认为，乱伦是大罪，有些村子还因此而闹出人命大案，他俩岂敢无所顾及？因此，他同村长任长山一样，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事。他曾期望郑文秀能与堂叔离婚，从而能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但多年后，他发现，郑文秀没有离婚的打算，这使他颇感失望。但他又发现，郑文秀越来越离不开她；而他却认为，他年已三十，与她长期鬼混下去，没有前途；然而，他找不到愿意嫁给他的女人，无奈只好继续鬼混。机会终于来了。陈仁礼被毙后，家里留下了两个年轻女人，而这两个年轻女人，都被学校除名，又恰好成了关西村的村民；他也听到了许多共妻共女的传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机会，或许能从两个女人中“共”一个。但他无权无势，怎么去“共”？他想到了郑文秀和她的姘头任长山。他没法与任构通，但可向郑施压：要想长期跟我相好，就得帮我成家，跟村长一样，有你的好处；否则，甭玩。

郑文秀呢？她也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自己已到中年，已开始向老年滑坡，吸引男人的魅力，是一年不如一年，甭说“十里香”，如今难有“一里”；她还知道，她很需要宋洛南，尽管宋洛南对她似乎不如以前。她不想失去宋洛南，要圈住他，像圈住任长山一样；帮助他成家，也许是个圈住他的好办法。她有了答应宋洛南成家的意思。

宋洛南发现郑文秀有帮他成家的意思，十分高兴，见到她便宽衣做事。事毕，便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他的要求：

“陈家留下的一个寡妇，一个闺女，你要设法叫我‘共’一个。”

“这怎么成？”郑文秀边穿衣裳边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共妻共女，工作队不许。”

“死脑筋，变变说词不成了？”
“怎么变？”
“不说‘共’，说‘媒’。”
“叫我当媒婆？去城里给你说媒？”
“真是死脑筋。把她姑嫂俩抓到村里来，不就‘共’和‘媒’了吗？”

“你说得多轻松，那是犯法。”郑文秀不以为然。

“死脑筋！大官们都说，什么‘要打破条条框框’，什么‘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还有什么‘群众想咋干就咋干’，你是他们的群众，你有条件把她俩抓到村里。”宋洛南开

导情妇说，“但你得把‘抓’说成‘请’，把‘共’说成‘媒’，就像把‘杀人’说成‘解放’一样。”

“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得任长山点头派民兵才中。”郑文秀说。

“给他加点压力。”宋洛南几乎是给郑文秀下命令。

郑文秀果真去找任长山游说。她对任长山说：“你当村长也得积点德吧。咱村里那么多光棍，你当村长的不该替他们想想办法？”

“啥办法？”任长山说，“光吃喝拉撒的事，都把我忙得够呛，哪有时间去管他们娶媳妇的毬事！”

任长山原本没有拿她姑嫂俩的打算，但他架不住她左磨右蹭，终于答应，并立派民兵把丁之瑜姑嫂俩“请”回村里。

正当姑嫂俩准备以死拒“共”时，房门打开了，出乎她俩预料，进来的竟是史怀秀与她的父母和兄嫂。

原来，当丁之瑜和陈容被民兵抓走后，陈永庆不敢派陈家人去搭救，便派新婚儿媳史怀秀，立即赶快回娘家，请史家设法救人。另一方面，他们上市总工会，找崔小红，请求她帮助救人。

“别怕，到我家住。”徐氏上前拉住丁之瑜说。显然，张兆祖的劝诫在起作用。

来到史家，丁之瑜和陈容心情平静得多了。

史怀秀对姑嫂俩说：“你俩被民兵抓走后，爹叫我赶快回家设法救人。”

只听忠良娘在唠叨：“太不讲理啦!太不讲理啦!分了人家财产，杀了人家人，还要共人家的媳妇和闺女！什么世道！什么世道！连吃斋念佛都有罪！”

与此同时，崔小红也回话陈家，她已电话要求张兆祖，制止共妻共女给共产党抹黑的行为。张兆祖回话说，下面风声很紧，什么“群众想咋干就咋干”，“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我们正在劝诫和疏导。小红还传话陈家，等建平开会回来，看能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郑文秀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要打破条条框框”、“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和“群众想咋干就咋干”这几句话来头很大，且风急浪高，连工作队队长都不敢对这几句话说个“不”。于是，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她打算召开村妇女土改积极分子会议，扩大部份男积极分子参加，给丁之瑜和陈容找婆家。她把计划告诉了任长山。任长山不大同意，说：“那两个女人都是教师，一肚子学问，村里有几个爷儿们能配得上人家？”

“一肚子学问，当饭吃？”郑文秀说，“饿她三天，叫她啃书本去。还得有爷儿们种地养活她。”

任长山想了想说：“你只要能找到能配得上人家的爷儿们，两边又愿意，我不反对。”

得到村长同意后，郑文秀在村妇女土改积极分子会议上说：“你们都知道，大恶霸大地主陈仁礼被毙后，留下了两个年轻女人。有人提议要‘共’她俩。‘共’这两个女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工作队不许，我也反对。”接着，口气一转，说：“她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恐怕连锄头都拎不起来。分给她俩几亩地，也没力气种。怎么办？得替她俩找俩能种地的爷儿们，把她俩养起来。”

“说来说去，还是要‘共’她俩？”一个积极分子毫不客气地反驳主任。

“这可不是‘共’，这叫关心。我看她俩怪可怜的，给她俩当一次媒婆，找个婆家，养起来。”

“她俩请你当媒婆了？”有人提出疑问。

“没有。根据群众的要求，要我当的。”

“我怎么不知道？”一个积极分子毫不客气地继续反驳主任，她以为她自己是“群众”。

“群众多着哩，你不能代表。”
“谁能代表？”

“我！”郑文秀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主任，我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妇女群众。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那个积极分子张口结舌无话以对了。

接着，妇女主任郑文秀便以群众媒婆的身份训起话来：“村长说，那两个女人都是教师，一肚子学问，要找能配得上人家的爷儿们。我找了四个有文化的爷儿们，文化水平不比她俩低，叫他每人写一首诗，谁的诗写得好，就配谁！”

“好赖谁来评？”有积极分子提出疑问。

“我！”郑主任理直气状地继续说，“为了走群众路线，还有你们。明天这个时候，大家都来参评。”

会议如期召开。

四个光棍分别在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词。前三位的诗作都被郑主任肯定了，诸如什么“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等等，虽斯斯文文的，但难逃

抄袭之嫌，算不得好诗。当评到宋洛南的诗作时，她大加赞赏，说是“好诗”。宋洛南那首被郑主任大加赞赏的“好诗”是：

人见不走之
鸟见不飞瑜
狗见不咬真
驴见不踢美

郑主任特别赞赏宋诗每句最后一个字，合成为“之瑜真美”四个字，具有独创性。

当听到情妇堂婶对自己的赞扬，正为自己能想出“之瑜真美”四个字感到骄傲时，忽见一个积极分子大声说道：“那不是诗，是顺口溜。进过说书场听过说书的人，都会说这个顺口溜。”

另一个积极分子附和道：“俺孩他爹也爱听书，回家来就说，说书人一说到哪个女人长的漂亮，便用‘人见不走，鸟见不飞，狗见不咬，驴见不踢’这四句顺口溜来形容。”

又一个积极分子鄙夷不屑地附和道：“谁都知道，丁之瑜是个大美人，有一肚子学问，是七仙女下凡。有些男人想人家都想疯了，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他那个熊样配不配。”显然，她指的就是她最瞧不起的宋洛南。

本来，这四个光棍汉，在村子里被人瞧不起，因此娶不到媳妇；但他们毕竟是村民，沾亲带故的也不少，在参评的积极分子中，就有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和捧场者。

积极分子们七嘴八舌地乱哄起来。谁的诗写得好，谁的赖，都各说各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名次根本无法排列。正当参评陷入僵局，忽然一个积极分子高喊一声：

“抓阄！”

在农村，抓阄寻常见，当分配等问题难以解决时，便以抓阄来做决定。

“抓阄最公正。”有个积极分子马上附和道，“抓住，你就去享你的桃花运；抓不住，你倒霉，回家还去玩你自己的小鸡鸡。”一句话，逗得积极分子们哄堂大笑。

“抓阄！抓阄！”有一积极分子在高喊。
“抓阄！抓阄！”许多积极分子跟着高喊。

抓阄正中郑文秀和宋洛南的下怀。

原来，他俩早已预料到，评诗难分高低，无法排名次，只有抓阄最靠谱，最能服众。他俩都练过一手障眼法魔术，确保宋洛南能抓到他想要抓的阄。令郑文秀没有想到的是，她还没有主动提出抓阄，别人已替她喊了出来。

郑文秀当场做起阄来。只见她一张白纸，裁成四块，一块上写个“丁”，一块上写个“陈”，其他两块上写个“空”，然后将纸片放在桌上，叫大家察看。其实，她已提前制作两个相同的纸阄，一个“丁”阄，在宋洛南“手”里握着，一个“空”阄，潜藏在她的“手”中。当大家察看后，她便把几个纸片先后慢慢地揉成纸团，并揉着说着：“抓住‘陈’阄，陈容就属于你；抓住‘丁’阄，丁之瑜就是你的媳妇；抓住‘空’阄，还当你的和尚。”说着，她用障眼法已将“丁”阄取出，偷换成“空”阄。此时，她掷到桌面上的四个纸阄，已变成三“空”一“陈”。当吴老六抓了个“陈”阄后，宋洛南伸手抓了个“空”阄，並用障眼法，速将“丁”阄展示给大家看。

郑文秀和宋洛南瞒天过海，欺骗了在场的所有人。于是，郑文秀主任代表群众，当场宣布：丁之瑜属于宋洛南，陈容归吴老六。由于完成了任务，土改积极分子参评会议，也宣布结束。

在陈家庄，抓阄共妻共女是个与处决陈仁礼等同的特大新闻，而“共”的又是庄民们熟知的陈家大少奶奶和三小姐，更把新闻放大到了极限，庄上庄下，男女老少，议论纷纷。消息不胫而走，直传到了正在开会的中共九阳市委会上。

刚从省里开会回来的主管农林的副书记杨建平，闻听后，拍案而起，大加喝斥：“这是土地改革吗？这是往我们共产党脸上泼粪！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主管文教卫的副书记韩发友当即表态说：“太不像话了。如果我们不立即制止，就是失职！”

市政法委书记唐志先当即表态说：“立即派人调查，如果属实，应严肃处理！”

只见市委书记张寿光拍案而起，命令道：“先把村妇女主任抓起来，从速从严处理！”

当市委书记们的表态传到镇党委后，张兆祖猛拍桌子，骂道：“把郑文秀那个泼妇，给我抓起来！”

民警奉命来到关西村，却被村长挡在村政府外。理由很简单：“我们没有搞共妻共女。抓阄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叫妇女主任当媒婆，成全别人，办好事。”当情况反映到市政法委后，唐政委当即下令：“撤！”民警应声撤回到了派出所。对此，张兆祖鼻子轻轻哼笑了一声，摇了摇头，紧闭双唇，不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陈家兄弟三人齐出动，趁着夜幕，骑着自行车，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姑嫂两人接回城里，藏匿起来。

原来，陈家接到崔小红的口头传话：杨建平已与主管文教卫的市委副书记韩发友商定，调丁之瑜到河洛中学任国文教师，调陈容到古乡小学任数学教师，调令已写好，盖上了公章，明天便发往陈家庄镇政府。陈永庆怕发生意外，立派兄弟仨连夜出动。

几天后，劫后余生的丁之瑜和陈容，分别向各自的学校报到……

8、闹场

在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有谁敢对《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一文提出疑问？又有谁敢说新华社的《纪实》不实？除非他有孙悟空“砍下头来能说话”的本事！

但敢对新华社的《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提出疑问的，确有人在。

质疑的第一问题是《纪实》中的“奸幼”说——陈仁礼“奸污了几乎所有丫鬟”，其中一个丫鬟，因陈仁礼奸污导致怀孕，被迫到河洛医院做流产术。

在陈仁礼可以施奸的年龄段里，在陈家当丫鬟的人有三。第一个是崔小红的姑姑，当了五年丫鬟，第二个是崔小红，也当了五年，第三个是史怀秀，才当了两年。由于《纪实》称“奸污了几乎所有丫鬟”，这三个丫鬟，当属被陈仁礼奸污过的，是被奸污的当事人，尽管“所有”前面冠有“几乎”两个字。

第一个被奸污的当事人应是崔小红的小姑。她已远嫁陕西宝鸡，大约还不知道她被奸污过。但崔小红知道，她是接小姑的班来到陈家的。小姑在陈家当了五年丫鬟，二十岁结婚时才离开陈家。那年小红十六，小姑结婚离开时，把她介绍给陈家。小姑对她说，陈家家风好，家风严，道德高尚，善待下人，你可以放心在那里。但照《纪实》中说法，小姑应是被奸污的当事人之一。难道小姑对她说的话是违心的？是骗她的话？

第三个被奸污的当事人，应该是接她班当丫鬟的史怀秀。但这个史怀秀，最近才与陈家四少陈仁梓结婚。难道她是被老大奸污后才嫁给老四的吗？对此，她无法理解。

崔小红最清楚的莫过于做为被奸污当事人之一的她自己。但令她想不通的是，她在陈家当丫鬟的五年中，从未受过陈家人的欺辱，甚至连调戏都没有。她离开陈家大院时，身子是清清白白的，没有一点污垢。这一点，她的夫君杨建平可以作证。

崔小红很清楚，由于《纪实》影响很大，许多人都知道陈仁礼奸污过所有丫鬟，而她在陈家当过丫鬟，她周围的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联想？想到这里，她要上书组织，表明自己的清白。她曾想把这种想法告于杨建平；但她知道，杨建平对陈仁礼的死，同她一样，不仅深感内疚，更是她俩永远的痛。因此，她不想为这件事再去刺痛他。她上书了市委，希望市委有个答复；但书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

第三个被奸污的当事人史怀秀，蒙头哭了一天后，决心上《新华社》驻九记者站讨个明白，却被陈仁梓拦住，说：“这天是人家的，地也是人家的，到哪里都是人有理，你没理。”

“他们不光栽脏诬陷，连我在河洛医院作流产，他们都登在报纸上来腌臜我。他们是人吗？他们不是人！”史怀秀流着泪说。

“记者和编辑都是法官，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我们又说不过他们。”陈仁梓力劝道，“忍了吧，认了吧，咱俩吃个哑吧亏算啦。”

史怀秀想了好一大阵子，最后，总算想通了：忍啦，认啦，吃个哑吧亏算啦。

然而，却有一个不愿吃哑巴亏的人，他叫袁得富。他没有孙悟空“砍下头来能说话”的本事，但他是战斗英雄，中共功臣，他不敢也不愿意挑战中共，却敢挑战中共的最大喉舌《新华社》！

上午九点，他独自一人来到《新华社》驻九记者站接待办公室。

工作人员见袁副市长驾到，赶忙让坐，献茶。

袁得富推开茶杯说：“我想找你们的记者聊聊天。”

工作人员没料到，袁副市长还有闲工夫来聊天。便问：“你要找哪位记者。”

“找写《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那篇报道的记者。”袁得富开诚布公地说。

工作人员忽觉情况不对劲，便笑道：“我去给你找找。”出门便闪进了站长办公室。

王站长听了汇报后，便说：“他是来找事的。走，我来对付他。”

王站长跨进接待待室，满面春风地快步向前，握住袁得富的手说：“不知袁副市长驾到，未曾远迎，望求海涵。”

袁得富听着王站长的话，有点不自在，但也不计较。微笑道：“不敢。我来这里想找你们的记者聊聊天。”不等王站长开口，袁得富便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写《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报道的那位记者。”

“对不起。”王站长预料袁得富会这么问，说，“他下去采访了。”

“什么时候回来？”

“很难说，这是我们记者工作性质决定的，请您谅解。”王站长装出无奈的样子。

“我理解。”袁得富说，“不过，我想向记者提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相信你也能回答。”

“我愿意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王站长胸有成竹。

“一个简单的问题。”袁得富又直截了当地说，“陈仁礼‘色贿’一个团级干部，那个接受女色贿赂的团级干部是谁？”

王站长料到袁要提这个问题，答案他早已想好了，说：“袁副市长，也许您没有注意到，那篇报道中用‘色贿’一词是有讲究的：反动地主陈仁礼不把女人看做人，而把女人看成粮钱物，他送女人来拉笼我们的领导干部，借以达到他腐蚀我们革命干部的目的。一切反动阶级都是一样，他们崇拜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信条，用美女贿赂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他们司空见

惯的手段。因此，在这里，我们用‘色贿’一词，也就是用女色进行贿赂，是恰如其分的，正如您说的那样。”

“王站长，你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的问题是那个接受女色贿赂的团级干部是谁？”袁得富坚持说。

“我已经回答了。”王站长坚定地说，“用美女贿赂我们的干部，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选择，陈仁礼不能例外。”

“看来你不愿意回答我提的问题。”袁得富有些不耐烦了。

王站长分辩道：“袁副市长，请您相信，做为党的喉舌，我们一贯尊循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特别是纪实这类文章，我们力求做到毛主席规定的那样：‘驳不倒，推不翻，四脚落地，经得起历史考验。’您要求我回答某个具体的个人，请您愿谅，我们在那篇报道里，仅泛指一种行为，而非特指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

袁得富争辩道：“不论是‘特指’，或者‘泛指’，总得有证据支持，你‘泛指’证据是什么？”

王站长没有料到，这位丘八出身的副市长，竟然会这么咬文嚼字。做为笔杆子，他并没把这位丘八放在眼里。他继续分辩：“‘泛指’是普遍、概略的指称，是既往经验的总结，一般不会特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

“但《纪实》中明明指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袁得富继续争辩，“例如，‘色贿’的‘色’，指的是一个 19 岁的地主遗女，而接受‘色贿’者，是一个没有指名道姓的团级干部。这不都是‘特指’吗？”

“这是‘特指’。”王站长继续他的辩辞，“但这是在‘泛指’下的‘特指’。为了证明既往经验的正确性，我们往往会用具体个例的‘特指’，去证明既往经验‘泛指’的正确性。”

“人都说王站长是支‘笔杆子’，果然名不虚传。”显然，袁得富很不耐烦了，坚持他的争辩，“就按你说的‘泛指’下的‘特指’，那个 19 岁的地主遗女是谁？那个没有指名道姓的团级干部又是谁？你能告诉我吗？”

王站长忽然发现，这位打仗出身的副市长，性子执拗，其文采也不可小觑。《纪实》形成的过程，他十分清楚；而对“色贿”一案，颇有争议，文字表达上，他曾斟酌再三。他能如实相告吗？不能。但为了摆脱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他必须刹住。于是，他坚定地说：“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说：“袁副市长，请您愿谅：《纪实》是在联合调查的基礎上由我们起草的，是在市有关部门修改后，由市委张寿光书记批准后发表的；联合调查是由市政法委牵头组织的，参加单位有陈家庄镇党委和我们；因此，我无权代表三方向您透露联合调查的相关内容。”

“你说你愿意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可是，我仅仅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都不愿意回答。”袁得富毫不客气。

“很抱歉！”
“好吧，我去找政法委。”

袁得富走后，王站长忽觉自己说漏了嘴，便抓住电话机摇柄，接通了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书记唐志先，刚刚听完王站长说他与袁得富的舌战情况，才放下电话听筒，便远远看见，袁得富快步向他的办公室走来。

在办公室里，唐志先接待了袁得富。

落座后，唐志先佯装不知，首先问道：“袁副市长有何事匆匆而来？”

“我刚从王站长那里来。”袁得富如实回答，“在那里，我问王站长，在《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那篇报道里，那个接受女色贿赂的团级干部是谁。他说：‘《纪实》是在联合调查的基礎上由我们起草的，是在市有关部门修改后，由市委张寿光书记批准后发表的；联合调查是由市政法委牵头组织的，参加单位有陈家庄镇党委和我们；因此，我无权代表三方向你透露联合调查的相关内容。’我想，王站长说的也有道理，他无权代表三方向我透露联合调查的相关内容。市政法委是联合调查的牵头组织者，你一定知道那个接受女色贿赂的团级干部是谁。能告诉我吗？”

袁得富要提的这个问题，早在唐志先的预料之中。他早已洞悉，市委书记张寿光对袁得富非常不满，因袁得富曾公开反对枪毙陈仁礼，蔑视张的权威。他曾听张寿光批评过袁得富：不要吃老本，居功自傲，蔑视一切；张曾向他暗示过：要在《纪实》中敲打一下袁得富，借以敲打一下同情陈仁礼的“陈家庄帮”。迎合一把手，替一把手站岗放哨，为一把手冲锋陷阵，尊一把手一言九鼎，是他的人生哲学。因此，在王站长送来的《纪实》文稿中，他公然把“领导干部”一词，改成“团级干部”，矛头直指袁得富。他判定，市委书记张寿光，一定会批准这个文稿。他果然成功了。他对袁得富说：“可以告诉你。但希望你能理解调查人的苦衷！”

“可以。但我只想知道那个接受女色贿赂的团级干部是谁？”

“是你。”唐志先已想好了对付袁得富这号人的办法，“你与董玉莲的婚姻问题，是联合调查组想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群众的反映太强烈了。我们只好不指名把你写进《纪实》中。请你谅解。”

“你们把我与董玉莲的婚姻写成‘色贿’，说我接受女色贿赂，你们的根据是什么？”袁得富強压着怒火说。

“所谓的媒人是崔小红。”
“崔小红是媒人，你们就断定我接受女色贿赂？”
“她曾是陈仁礼的丫鬟，这不是明摆着吗？”

袁得富已火冒三丈，猛拍桌子吼道：“这是诬陷！这是诬陷！”

“袁得富，你放尊重点，这是政法委！”
“你想逮捕我吗？”

激烈争吵使政法委的多个工作人员过去解劝。

袁得富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你诬陷我！我去告你去！”

“随便！我奉陪到底！”唐志先冷冷一笑。

在众多人的解劝中，袁得富甩袖而去。

唐志先立马挂电话给张寿光，先告袁得富大闹政法委的无理和妄自尊大。

袁得富快步来到张寿光办公室，秘书挡住说，张书记在陕县考察未回。满脸怒气的袁得富，吃了个闭门羹。

怒气未消的袁得富不得不在等待。

袁得富在等待。三天后等待的结果出来了——市委决定：袁得富妄自尊大，目无组织纪律，大闹市政法委，责令其停职写检查，以观后效。显然，唐志先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胜利。

袁得富拒绝写检查。“色贿”的当事人、胆小怕事的董玉莲，哭着求他说：“为了咱们的孩子，你就写个检查吧，求求你啦！”

袁得富竟无情地一把推开了他的夫人，骂道：“他妈的，我不写！”

袁得富顶着市委的压力，拒写检查。半个多月后，风云突变，新的结果出来了，省委决定下达到九阳市委：

中共九阳市委暨张寿光同志：
1、经调查，袁得富与董玉莲结婚属正常合法婚姻，责成唐志先向袁得富道歉；
2、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纪实》不能修改，袁得富应以大局为重；
3、调任袁得富为省农林厅厅长。

中共平原省委

原来，袁得富在九阳市委要他“停职写检查”后，便写信给远在贵州的老领导，诉说自己的苦衷。此时，原 96 师许师长和龚政委，已双双升任 32 军军长和政委。见袁的来信后，便致函平原省委，在说明了解决袁得富婚姻问题的经过后，表示：“如果九阳方面不愿使用袁得富，请允许我们调袁得富回部队。”平原省委见函后，立即做出了上述决定。

唐志先并未向袁得富道歉，但张寿光代表市委向袁得富表示了歉意。袁得富走马上任时，张寿光率部分党政官员与袁得富话别，唐志先因故缺席。

第六章 改地换天

1、中学

走进河洛中学，丁之瑜的心，灰蒙蒙的，明朗不起来。河洛中学是九阳名校，在国共内战中，因兵家相争，被夷为平地，解放后才搬迁到这里。这地方她很熟悉，叫城隍庙，座落在九阳城里西大街北侧，座北面南。那时候，她常跟着大人们来这里烧香拜神，祁求平安。她记得，每月逢三、十三、二十三，这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香火缭绕，庭殿若市。

在丁之瑜眼里，威灵殿最为雄伟。大殿四角那九脊飞檐和斗拱，似乎把大殿托在半空中；殿门两侧，有抱柱长联，宣示了大殿的威严。其楹联是：

职列天曹 庇民护国赫乎其灵 十四属封疆咸藉玄功保障
权司冥政 福善祸淫昭然不爽 百万家烟火尽凭神力生成

上联忠告信男信女们：城隍是最重要的神，他庇护人民与城池，威力超强，非常灵验。九阳府管辖的一州十三县，人民的福祉与福报，都靠他的神力来保护。下联告诫烧香拜神者：城隍爷是冥间的司法官，行善的让你有福报，作恶的让你遭大刑，奖罚分明，昭然不爽。百姓万家烟火，全靠他的神力而生生不息。那时，许多人，包括她丁之瑜在内，对此都深信不疑。殿中那四根朱红油漆柱子，高大挺拔，柱顶通天，似乎撑起了整个穹窿。殿中端坐的城隍爷威灵公正神，两侧分立着判官、速报二神。巍然耸立的神像，向人们宣示：三神掌管九阳全境，荫庇人民，保护城池，统管阳世善恶祸福和生死存亡，也统管阴曹地府中的人鬼幽灵。特别是城隍爷那双神眼，不仅能洞察人生，采录人在阳间的善行与恶端，还能透视魂魄，使善恶在阴间都得到报应，惩恶扬善，决不含糊。那时，许多人，包括她丁之瑜在内，对城隍爷都抱有虔诚而又敬畏之心。

如今呢？那抱柱长联已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一幅庄严的对联：

马列主义遍天下
泽东思想贯中华

上联告诫人们，中共已从德国和俄国请来的两尊新神——马克思和列宁，要主宰世界；下联又告诫人们，天下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毛泽东要主宰中国，凡我中华儿女，都要听话。显然，在她之瑜看来，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因而，在大殿里，城隍爷和他的助手判官、速报两神，已被铲除，代之而起的是排排课桌和鲜明的柱标。显然，四根通天柱上的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证明中共党和毛主席已取代了城隍爷的荫庇和保护。

在她丁之瑜的记忆里，大殿两侧的厢房，一排六间，为十殿阎王惩恶扬善的地方。

走进阎罗殿，那里展示了惩治阳间恶人的多种酷刑，如：下油锅，爬刀山，入火海，喝泔水，吞铜球，睡火床，抱烙柱，刀铡头，锯断腰，磨尸体，锤砸肚，手掏心，秤钩肠，砍手，剁脚，割舌，挖眼，削鼻，等十八种酷刑。看了这些酷刑，会使人胆颤心惊！

但在她丁之瑜看来，你不用怕。入口处，一幅醒目的对联在提示你：

善来此地心坦然
恶过吾门胆自寒

你是善人，常修行十善，即不杀、不盗、不淫、不贪、不嗔、不痴、不两舌（离间话、破语）、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花言巧语、杂秽语），你怕什么？出口处，又有一幅对联在告诫你：阳间若作恶，阴间必受刑！如果你在阳间作过恶，在十恶之列，如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恶语）、绮语、贪欲（贪爱、贪取、悭贪）、嗔恚、邪见，你要掂量掂量，赶快改邪归正，修行十善，争当善人。

如今呢？城隍殿和阎罗殿中诸神，以及十殿阎罗中惩恶扬善的酷刑，都已被铲平，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元化领导。从西方请来的两尊新神说，宗教是“鸦片”，是“劣质酒”，于是，“十善”“十恶”，以及惩恶扬善的城隍和十殿阎罗，都成了人人皆而株之的鸦片和劣质酒，由是，中共党的领导便成了区别善恶的新标准。你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吗？是，好，你就是“四大朋友”，因而你就是革命者，是好人。你属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阵营里的人吗？是，歹，你就是“三大敌人”，因而你就是反动派，是坏蛋。中国共产党虽没有“风月宝鉴”，却有一面照妖镜，就是阶级斗争。这面照妖镜，能准确地识别“四大朋友”和“三大敌人”：“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跑不了。”因为，革命实践证明，这面照妖镜的准确率达百分之百。

丁之瑜的语文教研室设在东厢房里，原是“下油锅，爬刀山，入火海”的地方，阎王被铲平后，那里改造成了窗明几亮的教研室。

丁之瑜的办公桌，恰恰放在“下油锅”的地方，她的记忆不会错。坐在桌前，她仿佛看见油在锅中翻滚，一个恶人，被两个小鬼抬着，正在往油锅里扔。她没有一点害怕，下意识地认为，他阳间作恶，没有得到报应，阴间下油锅，是罪有应得。

她想到了她的夫君陈仁礼。仁者爱人，礼者敬人，在她的眼里，仁礼就是个爱人敬人的男子汉。他，不仅是个卓有成效的农业专家，而且是个心地善良秉性温和的善人。但他的善行得到的却是恶报！天地不公啊！特别是九阳日报在《陈家庄的黄世仁覆灭纪实》中，给仁礼罗列的五大罪状，在她看来，件件都是何患无辞的欲加之罪。

“汉奸”？那是望风扑影，与仁礼有什么关系？他的父亲，就是公公，也不是什么真汉奸，否则，国民党的郭子彬县长为什么亲批“立即放人”？不错，他见过汉奸县长贾世平，听过贾的教训，但那是被冯来旺胁迫去的，冯对仁礼的揭发，是昧着良心说瞎话。之于“恶霸”，更是无中生有。他欺压过谁？欺压过“杨伯劳”？没有。霸占过谁？霸占过“喜儿”？没有。但有人上台揭发说有。那两个上台揭发者，陈家都没见过，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痞棍。不错，他拥有四五十顷地，那是祖业，是继承，他没有买过一亩地，相反，他把祖业全部献给了国家，他，何霸之有？说他“奸污幼女”，证据在哪？不错，她之瑜曾亲自带史怀秀到河洛医院作过流产，那是怀秀与仁梓恋爱关系发展上的一个小小过失，怎么构诟成了仁礼的罪行？这是无兄盗嫂，还是指鹿为马？如果“色贿”罪名成立的话，首犯应是 96 师许师长和龚政委，与仁礼没有一点关系，但“色贿”的罪名却硬扣在仁礼的头上。报纸和广播天天

都在高喊“实事求是”，这叫“实事求是”吗？最使她无法理解的是，仁礼许多好的生产建议，不仅促进了生产，增加了政府和农民的收入，赢得了陈家庄老百姓的好评，却莫名其妙地开罪于政要，斥骂他为“阴谋家”和“野心家”。于是，一个个灭顶罪状，接踵而至，包括“陈仁礼主义”等一顶顶死罪帽子，纷至沓来，一一硬扣在仁礼头上，终把仁礼构陷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而枪杀！——善因恶果，她想不通，但这是已镌刻在九阳土地上的史实。

丁之瑜认为天地不公。她写的《三哭夫君：拍问》，就是对天地不公的愤慨。不过，她心目中的“天地”是代词，指的是那些横行霸道的恶人。

但对于丁之瑜的婆母张氏来说，天地不公，就是地不正，天不公。这中，母子情深不用说了。在她当母亲的眼里，在她的孩子中，仁礼是最通情达理的。他不贪，不淫，不抽，不赌；对人彬彬有礼，爱当和事佬，息事宁人，从不责骂下人，也不花言巧语去蒙人、骗人；对共产党，他最信任，也“顺”得最好。在她当母亲的眼里，可以这么说，在继承仁义理智信陈家家风上，在她的孩子中，没有哪个孩子能跟仁礼相比。

然而，仁礼的善行得到的却是恶报。应了她常听到唱戏唱的唱词：为善的受贫穷苦难深重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福禄双全又寿延！

于是，她本能地怀疑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佛门偈语来。佛为天，佛不灵了，这是为天不公啊！

她还怀疑起算命先生来。她清楚地记得，把仁礼和之瑜的八字拿到大师张铁嘴的案前时，张铁嘴说他俩的一生是“逢凶化吉，白头偕老”；拿到大师马钢嘴的桌上时，马钢嘴说他俩的一生是“遇难呈祥，幸福一生”。然而，他俩结婚不到十年，便阴阳两处……那些道教大师们，都在哄她、骗她！道为地，道不诚了，这是为地不正啊！

“天地不公，大炮来轰！”大炮往哪里轰？她说不清，但她要轰！在四合院里的墙上，有两个壁龛，一个供奉天爷，一个供奉土地爷。她看见天爷龛中的天爷塑像，就生气，认为他为天不公，便把他抓了出来，摔了；她看见土地龛中的土地爷塑像，便生气，认为他为地不正，便把他抓了出来，砸了。

陈永庆、李氏和孩子们，都觉得她要疯了。老四仁梓是刚毕业不久的医生，深知她的病因，除好言安慰母亲外，拿了些镇静西药让她服用，以图缓解病情。陈永庆见嫂子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便请城里知名中医大夫为她诊治。诊治结果，大都是肝燥火旺，已伤及肝脾，开了几副去火保肝益脾的中药，调养生息，以强体安神。

不过，她也有眉目舒展的时候。当孩子们下班回来，都要来到她这里请安；孙辈们放学回来，也来她这里唤声奶奶；不在院中居住的大姐，二姐和老三仁廉，隔三差五，也来她这里问候；当子孙们都上班上学了，李氏便陪伴着她唠嗑，妯娌俩情投意合，形同姐妹，使她没有寂寞过。

再悲伤也抵不过悄悄流逝的时光。在家人的关怀下，她似乎正在慢慢走出阴影。

最终使她走出阴影的是她的儿媳丁之瑜。因为，脚下的“油锅”，曾使丁之瑜产生了许多联想——对于恶人，即使阳间得不到报应，阴间也一定会受刑。她要说服婆母，要相信神灵的威力：阳间你作恶，阴间必受刑。

但她无法回避的是，真有阴间吗？小时候，她认为有；长大后，逐渐产生了疑问：阴间既听不见，看不到，也摸不着；听见、看到和摸着的都是阳间人造的泥塑和解说。但随着科学知识累积，她似乎觉得，听不见、看不到和摸不着的阴间可能存在。她浏览过《圣经》《古兰经》和一些佛经，又看过许多神鬼小说和戏剧，使她似乎又产生了很多疑问：古人写这些文字，难道都是心血来潮式的胡编滥造吗？经过反复思考理论后，她有了属于自己的看法：听不见的“思想”，但当你听到这个思想的声音时，它已变成了众说纷云的言论；看不到的“谋略”，但当你看到一个谋略的成果时，它已变成了成功者的欢笑和失败者的眼泪；摸不着的“权力”，但当你摸着这个权力的外壳时，它已变成了宏伟而庄严的官衙和高高在上的乌纱帽。因此，她认为，思想与言论、谋略与成败、权力与官衙官衔都是客观存在，只是前者隐形于大脑之内后者显形于感观之外而已，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而她认为：阴间与阳间也相对而存在。有些人说，阴间是人类蒙昧无知的想象，而阳间则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对此，她并不认同。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

宇宙一切都是相对的。

上帝相对于人类，是全能的。他能规定日月运行，生生不息，亘古如斯，但却放任大爆炸和黑洞的形成；对人类，他创造了人类，却又纵容人打开“潘得拉魔盒”，放出魔鬼，去祸害人类。

人类相对于上帝，是懵懂的。他们分裂成相对立的两派：有神和无神。

有神者认为，上帝是全能的，不仅规定了日月运行，规范了人的祸福与生死，还设置了天堂和地狱，赖以惩恶扬善，匡正世风，因此，人要敬畏神灵和诚服于天道。

无神者则认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主宰天下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中的佼佼者，这些伟大的天才，正在拯救人类世界，因此，人要崇拜天才和听命于救星。

不用说，丁之瑜的人神相对理念，证明她是个相对论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她认为，犹如阴阳相对而存在一样，阴间相对于阳间而存在是客观的，因而，神鬼相对于人类，也当然存在。“阳间你作恶，阴间必受刑。”尽管她也认为，人神相对是个暂时无法证实的假说，但她却深信不疑。她要用人神相对理念反复说服婆母，要婆母相信天地和神鬼；她甚至买了一尊天爷塑像和一尊土地爷塑像，等待婆母悔悟，将两尊神送入神龛。她的计划实现了。在她反复说服下，婆母张氏已经后悔：千错万错，不该一时冲动，砸了神像，亵渎了神灵。一天，张氏双手捧着神像，送入神龛中；然后烧香磕头，请求天爷和土地爷，宽恕她的罪过。

聪明的丁之瑜也知道，她的这种理念，与共产党的理论是相悖的。共产党反对人们信佛敬神崇拜上帝，而要求人民学习马列主义，崇拜大救星斯大林和毛泽东。因此，她的人神相对理念，只能深藏在心里，否则，就会遭到中共党和政府及其精英们的批判、围剿甚至刑拘入狱。做为一名教师，她必须谨慎小心，把这种理念隐匿起来，并对可能的不测有所准备。想到这里，她把那篇日记烧了。

不是吗？同全国大张旗鼓地搞“三反”“五反”运动一样，全国大中学校里正在大张旗鼓地搞思想改造运动，要全国师生员工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改造成马列主义的信徒，改造成斯大林、毛泽东的崇拜者，河洛中学焉能例外？

据学校党支部统计：全校教职人员 41 人，高中学生 132 名，他们中地富家庭出身的约占 30%，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的约占 50%。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与中共相背，显然，改造他们思想的任务十分艰巨。

彭烈先生是河洛中学的校长，一个德高望重的教育家，省民主同盟常委，在全省有较高的知名度。当校长期间，树立了四个尖子教员，分别是数学老师张秀芝，物理老师贾隽成，化学老师薛功明和国文老师李约简，成了他办校教学的支柱。去年从陈家庄涧北实验学校调来的丁之瑜，虽无大专学历，却有过人的古文才华，特别是她对古诗词的灵感和领悟，甚至超过他这个交大文科高才生，因此，丁老师也成了他办校教学的支柱之一。然而，这五个尖子，除贾隽成外，其他几个的社会关系都比较复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问题。例如，张秀芝的舅父当过保长，薛功明的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地主分子，李约简的父亲曾在国民党的县政府教育科里当过科员，国民党员，五叔在加拿大教书，等等。他看到，“学习运动”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要求全体员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同时要求，全体教员和高中学生，“忠诚老实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等隐私，接受审查和监督”。他观察到，在省府和大专院校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的“学习运动”，强制性是不容质疑的。“自我批评”就是要你公开自己的隐私，并像有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那样，往自己脸上泼粪；“批评”就是对“不老实”的人开斗争会，名曰“洗澡”。澡盆有大中小三种——在教研室和班级里开斗争会，叫“洗小盆澡”，在系里开斗争会，叫“洗中盆澡”，在全校开斗争会，叫“洗大盆澡”。他还洞察到，主持“洗澡”斗争会的工作组干部，都是经过培训的阶级斗争能手，他们不仅善于望风捕影、猎逐苗头、顺蔓摸瓜和刨根问底，还善于猛火攻、慢火炖，甚至开展斗者三班倒接力而不准被斗者休息的“车轮战”，去摧垮被斗者的顽抗意志。化学老师薛功明是个孝子，对父亲被镇压，曾痛苦不已。在“学习运动”中，由于对父恨不起来，没有划清界线，“洗”过两次“小盆澡”，还没过关，是否会“洗大盆澡”，权在驻校工作组和校党委。薛老师划不清父子阶级关系，“洗大盆澡”的可能性很大。

丁老师呢？校长知道，她已被列入重点“洗澡”名单中。他曾为没有保护好薛老师而内疚，他有责任提醒丁老师。为此，他把丁之瑜叫到办公室，在谈论了古文教学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薛老师太古板了，‘洗’了几次‘小盆澡’，仍洗不掉他的孝心。唉，孝很重要。孔老夫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小，你不管他们了？说几句违心话就那么难？说几句违心话，全家碧水蓝天，也是孝道啊！孟夫子不是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他也不想想！”

丁之瑜知道，校长要她在夫妻关系上不要学薛老师。她感激校长对她的关照。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初，她已想好了：他们可能不会放过她；如果叫她“洗澡”，无论是“洗小盆澡”还是“洗大盆澡”，她不会对抗，但她会如实地说出仁礼那五条罪状的真凭实据，争取为仁礼洗雪飞来之辱，以慰藉良善之魂。她知道，她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首先，她可能会失去教师这一份理想的工作。没关系，她想好了，她可以同史怀秀一起做豆腐坊的生意：生产豆

腐、豆腐干和豆腐乳，还可以生产粉条。她相信，凭着她的双手，定能达到自己养活自己的目的。

她把她“洗澡”的想法告诉了娘和爹妈。

娘和妈同意她的想法，但爹有所保留。爹同孩子们商量后，得出了与丁之瑜不同的看法。

于是，老三陈仁廉便对大嫂说：“你这么说，会把你卷进去，叫你跳到黄河里洗不清。”

是的，不是吗？薛老师在“交待”他与父亲的关系时，越说越说不清，因为，他面对的工作组干部，都是经过培训的阶级斗争能手，因此，他说得越多，便陷得越深。

“你说的对。”之瑜说，“校长开导我，叫我说些违心话，玉成全家，说这也是孝道。”

“校长说的对，不说违心话，你就过不了这个坎。”仁廉说，“在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发现有人想整我，我便说了许多违心话，与地主家庭划清了界线，还高度赞扬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果，他们说我胎脱得好，骨头也从地主阶级换成劳动人民了。”

“仁廉说得对，‘不说违心话，你就过不了这个坎’。”陈永庆说，“年初，我从禹县采购了一批药材，花了 600 多万，因为没向政府新成立的医药公司备案，便说我投机倒把，要全部没收。我急忙向他们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会再犯。好说歹说，他们竟高抬贵手，只没收了 200 多万药材；亏了些，不多，总算保住了本。”

“叫我说仁礼是恶霸？杀了我吧！”之瑜突然忿忿不平起来，她说，“他们给仁礼订的罪状，条条都是谎言。叫我‘洗澡’，正好，先把他们侮辱仁礼的那五条诬罔之辞洗掉。”

“大嫂，出口气容易，但要想想后果。”仁廉说，“你写的‘三哭词’，当时我为什么把它烧掉？你的词充满了怨和恨，还发誓要清算，留下它不是授人以柄吗？我们都怕你出事啊！”

爹点头了，娘和妈也觉得仁廉说得有理，都开始规劝起之瑜来。

丁之瑜也觉得仁廉说得有道理，但恶气没有吐出来，她不甘心。想了一想后，她说：“我的心七上八下，有点乱。让我再想想。”

“好吧。”爹说话了，“再想想，千万别授人以柄！”

“千万别授人以柄”，这话不错，丁之瑜想了又想。她还有贞贞，是个美丽的小天使；她住的这所大院，是个本分而善良的人家。一时冲动，如果受害的只有她自己，那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出口恶气万事休；可是，恶气一出口，会影响到贞贞的成长，甚至会株连到这个善良而温暖的家庭。啊，还有，还有，她还想到张、韩两位书记，是他俩顶着压力，把她从涧北实验学校调到河洛中学。就在昨天，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来到她的房中，她就是崔小红。半个多小时的攀谈中，小红多次提到韩发友书记对她的关照：“千万过好思想改造这一关。”显然，小红怕她过不了改造这一关，会影响到韩、杨两位书记的声

誉和官位。看来，情势逼着她必须说违心话。

说违心话就是撒谎。

丁之瑜心里很清楚。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左传》曰，“信，国之宝也。”但有人却说：“老实人吃亏。”更说：“不会撒谎便办不成大事。”莎士比亚也说：“一个人宁愿听一百句美丽的谎言，也不愿听一句直白的真话。”一则寓言也说：“谎言跟真实在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好，便穿上真实的衣服走了，而真实却不肯穿谎言留下的衣服。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很快就接受了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却难以接受甚至拒绝接受赤裸裸的真实。”——这就是现实！这是现实的纠结啊！怎么办？她想了又想，最后想出了一个解脱办法：谎言有善意与恶意之分；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任何违心的谎言，都应以不伤害别人为准则。

于是，丁之瑜要撒谎说违心话了。在学习会上，她学着陈仁廉颂扬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还表示她正在找房子，搬出陈家大院，暗示她要与陈家一刀两断。与此同时，有人正在为她牵线搭桥，希望她尽快改嫁，她也没有明言拒绝。由于这一年多，九阳市所辖一市十三县，涌现出数千个新寡，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和关注。很多年轻寡妇，纷纷改嫁，主动脱掉了地主或反革命的胎，自动换成革命阶级的骨，有的甚至成了革命领导干部的新欢。工作组成员，并非都是冷血动物，他们看到了丁之瑜的表现和听到了一些丁想改嫁的消息后，决定把她从重点“洗澡”名单中勾除。

丁之瑜撒谎式的违心话，终于得到了回报，使她躲过了思想改造这一劫。

2、梦游

丁之瑜非常怀念仁礼。仁礼短暂的一生，是做了一大堆好事善事的善人；但得到的却是恶报。她深信，仁礼死后一定会上天堂，而那些栽脏陷害和枪杀仁礼的恶人，如果阳间得不到报应，到了阴间，必定会下油锅或上刀山。她认为，她不是在诅咒。

她十分怀念仁礼。每当她想起与仁礼相拥相亲的那一刻，全身不由自主地微颤，一股幸福的热流，便冲进心房，使她感到无比地欢快和喜悦。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与心爱者相拥相吻，是人性的永恒追求，是人类幸福的高尚境界。然而，这一切，都被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她很快意识到，她与仁礼阴阳两界，除非她也到阴间，否则，与仁礼相拥相亲不可能发生。她相信有阴间，曾想到阴间去，去与仁礼相会，但当她搂住身边那个美丽的小天使时，去阴间的勇气，瞬间便风消云散。贞贞是仁礼的独根独苗，她必须把她扶养成人，这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是到了阴间，也无脸去见仁礼。

于是，常把与仁礼相拥的希望，寄托于梦中。梦,经常发生，却没见仁礼一次。她有点失望，但没有气馁。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她独自站在威灵殿前，合十祷告，祈求神灵，恩赐她与仁礼梦中相见。

祷告多次，不见灵验，但她仍在坚持。时间似乎在考验她的意志，消磨她的毅力，迫使她梦寐所求，慢慢淡忘，不再急切。每天，生活安排都是满满的。白天，她备课、上课、辅导、改作业和校内外科研，她都积极参与；晚上，像往常一样，在祷告后便徒步回家。在家

里，像往常一样，向娘和爹妈道声“晚安”后，便回到卧室陪伴贞贞。一天劳累不用细说，看见贞贞睡着后，她的两眼开始发涩，有些朦胧，瞌虫袭来，她抵挡不住，便倒头入睡。

她很快走进梦乡。只见仁礼站在苏木箭山之颠，向她招手。她高兴极了，抬脚想向山颠飞去，与仁礼相拥，但两脚已被地面牢牢吸住，飞不起来。她决定徒步登山。

她抬脚前进时，不慎一脚采入水中。但当她抬起头来时，发现她已走进一片沼泽之中。那沼泽一望无际，直插到仁礼所在的箭山脚下。她发现，那箭山之巅，似乎离她又远了些。眼前，那半人多高的芦苇，纵横交错，挡住了她的去路，似乎不让她去见仁礼。但她朦朦胧胧地看见，仁礼还在向她招手，便决心向前。她双手拨开芦苇，继续向着高山方向行进。沼泽中的水，越来越深。当她抬起脚来时，水没了脚面，当她踩下去时，水没了腿肚。她知道，她已走在一块浮在水面的草甸子上。脚下的草甸子有多厚？多大？她不知道；草甸子下的水有多深？她也不知道。其实，这些她本没有去想，想的只有向前。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倍感吃力。她想找一根棍棒似的东西，支撑身子，不至于歪倒在水里，但两边的芦苇，没有任何东西可依托。她感到有些疲惫。草甸子随着她的脚在起伏，芦苇随着草甸子在起伏。她忽然发觉，随着草甸子芦苇的起伏，似乎整个沼泽都在起伏；她已意识到，不是她的脚一深一浅地带动草甸子芦苇在起伏，而是整个沼泽驮着她的身子在起伏。她忽觉她是在坐花轿？不是吗？当年她坐在花轿进入陈家庄时，不是也有这种上下起伏的感受吗？每个人身上，都注定有一眼清泉，流出来的是爱情之水，先成沼泽，后成河流，最后汇入大海。其时，她已忘去了疲惫，代之而起的是情意缠绵的感受，正如古人所云：“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微风吹过，芦苇在摇曳，井然有序，似乎都在向她招手，欢迎她的到来；嘎嘎几声，一群白鹭，从她头顶飞过，飞向她前进的方向，似乎在为她引路。太阳已经落山，满天星斗正向她罩来；举目苍穹，一条淡淡的银河，划破太空，把群星分成两半。那明亮的牛郎和织女星座，被分隔到银河两边。她似乎看见，一座鹊桥，正在兴起，于是，在她心目中，便油然产生了情切意绵的渴望。当太阳从她背后升起来的时候，她已走出了沼泽，坐在岸边的沙滩上，面对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

眼前的沼泽，已经翠绿一片，托着各色各样的鲜花，在微风里荡漾，直到天边，与天空连接在一起；晴朗的天空，湛蓝湛蓝的，远方的白云，堆集在一起，犹如层峦叠嶂，前挤后拥，飞腾而来。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她想起了这首诗的意境，她庆幸，她正在目睹这个令人陶醉的美丽景色。

一阵轻风掠过，使她快意地站起身来，准备向既定的方向前进。但当她扭过身来，呈现在她眼前的，已不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和湿地，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起伏连绵的沙丘，是无数的沙石，在风的作用下，从她脚底开始，构起的一道道皱褶，像凝固的浪涛，直涌到箭山脚下。广袤的沙海,雄浑,静穆，却板着个脸，死寂一般。黄色，单调的黄色，像魔鬼一样，控制了大漠。一阵旋风卷来，把黄沙卷得高高，像大漠中的擎天巨柱，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像魔鬼一样，卷走了水气，卷走了绿色，卷走了生存的一切。几棵没有枝叶的树干，身上的水份被风抽干，剩下来的干枯驱壳，或躺着，或歪斜着，七零八落地散落在沙丘上。也许，干枯驱壳在见证，这里曾是绿洲，但遭风沙侵蚀后，被迫改变了形态，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沙魔。

箭山峰颠，仍站着一个人，似在向他招手，她相信那就是仁礼，尽管黄色的尘埃已使人形模糊。她向前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一个沙岗上，居高临下，看见了一丛丛沙柳，点点簇簇，

散布在沙丘上。它们已把根深深地扎在沙土之中，长达数米也或数十米，甚至伸到地下有水源的地方，汲取生命所需。显然，它们在这恶劣环境里顽强地活着，是为了最终战胜沙魔的肆虐。沙漠里，风云变幻，不可预见。不多时，远处，沙尘蔽日，像一堵黄色的巨墙，向她扑面而来。她急忙蜷缩在一个粗大的干枯驱壳下，用沙柳枝条，把她与枯树紧紧连贴在一起。狂风卷着沙石，像一头恶魔，张着血盆大嘴，力图吞噬地上的一切。沙魔挥舞者钢牙利爪，想把她撕碎，但干枯驱壳，本体已死，灵魂犹在，保护了她，使她没有受到伤害。沙魔狂虐后，天气放晴，万籁俱寂，死般的沉静。寥若晨星的沙柳，所剩无几，劫后余生地在微颤，在挣扎，继续顽强地活着；埋藏在地下的根系和襁褓中的种子，交织在一起，冲出沙面，在萌动，在吐蕾，随时向沙魔呼喊：“我又来了。”是的，在沙魔狂虐中，能生存下来就是胜利，她向残留的和未来的沙柳祝福。

她不曾想到，她已走到箭山脚下。箭山以它威武壮丽的雄姿，呈现在她的眼前。黑褐色的悬崖峭壁，有数十米高，一个巨型银白色的瀑布，轰然而下，砸入四五十多米宽的深潭中，咆哮者，发出雷鸣般的呼啸。但它轰然而不嚣张，咆哮而不狂暴，瀑布的下部，部份已变成美女的披发，在风的作用下，许多美发，被吹成细小的水珠，晶莹剔透，形成轻烟薄云，向周围飘散。那轻薄烟云，以其云雨花露般的温柔，滋润着柳林、花草和藓苔，使箭山断崖下，郁郁丛丛，生机勃勃。从深潭中湧出的水流，在凹凸不平的岩石间，分裂成多股溪流，湍急而下。溪流的哗哗声，与瀑布的轰鸣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支清耳悦心的交响乐，使人能够体味到奔放，领悟到激越，感受到崇高。在溪流下游，在岩石间，又构造了一系列潭、塘、堰、池。这些潭塘堰池，清澈透底，五光十色的鹅卵石，历历在目，踩入水中，俯拾皆是。在这些潭塘堰池里，各色各样大小不等的鱼儿，像在水晶宫殿里一样，尽情地摇头摆尾，畅游其间。她想起“水至清无鱼”的名言，在这里，被彻底否定。毫无疑问，那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等高级官员们能够以权浑水摸鱼的名作。天空，蔚蓝清澈，几多白云，堆集崖顶静止不动，似乎在尽情欣赏这里的山水；云下，一群白鹤在盘旋，俯瞰这里的美境，久久不愿离去；远处，三只青鸟在池边嬉戏，它们风度翩翩，似凤非凤，婀娜多姿，令人目乱睛迷。

眼前的美境，令她陶醉，使她留连忘返；但当想起在崖顶可能会见仁礼时，她决心攀登。然而，哪里是她攀登的路径？正当为难之时，色泽亮丽的三青鸟，飞到了她的身边。其中一只，卧在她的身旁，伸着长长的脖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她读过“翩翩三青鸟”的诗句，知道三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但眼下，她需要的不是信使，而是能带她登上崖顶的飞天坐骑。卧在身边又伸着脖子的青鸟要干什么？难道要当她的飞天坐骑？她不知道，但想试试，便翻身跨上青鸟。果然不错，青鸟带着她展翅高飞，另外两只青鸟在两侧护送。三青鸟盘旋了一圈，到达了崖顶，悠然而落在巨碑前，待她跨下去后，便嘎然飞离她而去。

眼前的巨碑，约十多层楼高，上面“昆仑瑶池 蓬莱仙境”八个浮雕大字和“Kunlun Yaochi Penglai Wonderland”二十九个浮雕字母，格外醒目。丁之瑜悟道，这就是她远处眺望到的因而在她头脑里形成的仁礼幻形的巨碑。当她转身到巨碑后面时，惊奇地发现，一座金光夺目的宫殿，呈现在她的眼前。

这座宫殿她熟悉，就是九阳城里西大街城隍庙里那个威灵殿。但，眼前这座威灵殿，远比九阳那座宏伟得多。整个大殿上上下下，都镀了一层金子，金色光芒，闪烁耀眼。同九阳威灵殿一样，殿门两侧，有抱柱长联，宣示大殿的威严，但文字不同。其楹联是：

湛湛清天不可欺 报应眼前律泓不宽尺寸
善恶到头终有报 威灵身侧约绳岂俟年时

只见一个眉目清秀姿色非凡着装简朴的仙女，从大殿里走出来，热情地向她拱手道：“欢迎你，丁君。”

丁之瑜急忙拱手道：“不知君是何方仙姑？”

女子笑道：“我是城皇威灵治下的速报。”

“速报爷？”丁之瑜脱口而出。

那女子笑道：“在人间，速报都是男性，在上天，男女都有，各占一半。”

“噢？”丁之瑜感到奇怪。又问：“城隍爷威灵公呢？”

“一样。”速报仙子笑道，“在上天，威灵公和威灵母正号城皇，非号城隍，主管这座大殿，是天帝治下的一个重要府署。”

“我能见到城皇吗？”丁之瑜还有些迷惑。

“当然能!”速报仙子毫不含糊地说，“一般人不可能来这里，因为你情真、意善、德美，城皇才特许你到这里来。”

丁之瑜随着速报仙子走进威灵殿。但见殿内上上下下，都镀了一层白银，使殿里永驻白昼，不见黑暗。大殿中央，没有城隍威灵公正襟危坐的神坛，却见大殿两侧，各摆放一排几案，向大殿深处排去，望不着尽头。每张几案边，都坐着一位仙子，或男或女，似在办公；每张几案上，都竖立着一面平板玻璃，高 1.2 尺，长 2.2 尺，名曰浑玄鉴。在两排几案间，是一条三米宽的通道，向大殿深处伸展而去，望不着尽头。一个年长的菩萨，在通道上徘徊，似乎在察看什么。

她不理解，便向速报仙子问道：“速报仙子，殿里这么多仙子都在干什么？”

速报仙子笑着向她介绍起威灵殿来。

速报仙子说，这个威灵殿比人间威灵殿大得多。人间威灵殿进深不过二十几米，这里进深达五六千米。殿里主管同人间一样，由城皇威灵公或城皇威灵母负责。城皇治下分设七十二司，每司由七十二男女仙子组成，其中一人为司主。各司分管人间不同族群，并为族群中的每一个人建立生死与善恶档案。全殿共 5184 个仙子，统统都是天帝从天堂里选派来的，每隔 360 年轮换一次。城皇和各司司主，同至高无上的天帝一样，都由众仙子选举产生，一任五年，没有永任。她说她是这届速报司司主，任期五年，已过三年。她指着那位菩萨告诉丁之瑜，她是我们选出来的城皇威灵母，正在视察各司仙子的工作。

丁之瑜困惑不解地问：“至高无上的天帝是上帝吗？”

“上帝是至高无上天帝的别称。”速报司主说，“天帝的别称还有：玉皇大帝、元始天尊、佛祖、宙斯、玛利亚和盘古，等等。”

“至高无上的天帝也是选出来的？”丁之瑜不解地又问。

“是的。”速报司主说，“一任五年，没有连任。但对少数德高望重者，每隔 360 年，经过选举，可再任一届。”

“现在的天帝是谁？”这是丁之瑜最想知道的事。

“孔丘。”速报司主说，“他在人间被推为大成至圣先师，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美誉；他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是天道真善美的集中表现，不仅是陶冶人类灵魂的法宝，更是令恶魔胆颤心惊的武器。所以，每隔 360 年，我们都选他当五年天帝。现在他正在第六任天帝的任上。”

此外，速报司主还对她说，信奉儒基释道和崇尚自由文明的耶稣、释迦牟尼、牛顿、李耳、孟轲等人，都当过一任或多任天帝；那些正直而善良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及像诺贝尔一样的慈善家，都具有当选天帝的资格。

对于城皇，速报司主介绍说，城皇负责阴阳两界往来。她说：“涅槃的境界是：人不会死，死的是躯壳。因此，人死后，灵魂在，经城皇威灵殿，分流各道。在寻常道，修行功完的魂魄，再经城皇威灵殿，或褒投胎人间，或贬投胎兽禽虫豸。”

“什么是各道？”丁之瑜又问。

“经城皇威灵殿分流有三道。”速报司主回答说，“善人灵魂行天道，上天堂；恶人灵魂入地道，下地狱；常人灵魂走常道，就寻常。”

“能不能叫我看看？”丁之瑜急切地问道。

“可以。”速报司主说罢，便拉着丁之瑜到一张几案前坐下。

只听速报司主口中念了一声“可”，浑玄鉴便出现了一个混沌世界，闪现了三条道路。

速报司主指着浑玄鉴对丁之瑜说：“中间一条为天道，直通三十三层天堂，归天帝治下的天皇管辖；右边为地道，直下十八层地狱，归天帝治下的地皇管辖；左边为常道，直达十三层寻常，归天帝治下的人皇管辖。善人好人上天堂，恶人坏人下地狱，平常人去寻常。在这里，天堂、地狱、寻常同在，界限分明，不能随便跨越。”

丁之瑜问道：“这里的地狱同人间泥塑的地狱一样吗？”

“不全一样。”速报司主说，“在人间，是十殿阎罗；在这里，地狱是十八层，每层 13 由旬，即 260 公里，十八层地狱，离地面 234 由旬，也即 4680 公里。”

丁之瑜十分惊讶，说：“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恐怕难再出来。”

速报司主说：“打到十八层地狱的人，双手都沾满无辜者的鲜血，他们一手造成成百上千甚至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都是干尽坏事的恶魔，永世不能翻身。”

“能叫我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丁之瑜又急切地问。

“可以。”速报司主打开十八层地狱，那里有几个正在遭受酷刑的犯人。她指着四个高鼻子的罪犯说，“他们叫卡乌希约，为了争权滥权，他们已造成亿万无辜者死亡。”她又指着四个东方面孔的人说，“他们叫纣政孛爱，为了争权滥权，他们也造成数千万无辜者死亡。”她又复指那八个人说，“他们都是惑人的魑魅，邪恶的撒旦，杀戮的恶魔，他们的灵魂，在十八层地狱里，将被消灭干净。譬如政，经过两千多年，他的灵魂还有百分之一，所剩无几了。”

熟读经书的丁之瑜，知道那八个恶魔是谁，对他们受到的酷刑，坦然面对；但稍嫌不足的是，能否改造他们？叫他们悔罪自新？她把想法告诉了速报司主。

速报司主笑道：“你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他们不会去理解你的善心，特别是十八层地狱里的恶魔。他们嗜权如命，杀伐成瘾，宣扬镇压有理，反对自由天性。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总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他们害怕公投，丑化选举，却用“舆论一律”和“媒体一律姓朕”等专制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国家甚至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代表，是人类的拯救者，是人类的大救星；见到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便用无中生有、无限扩大、张冠李戴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等卑劣手段，进行丑化和妖魔化；他们从不认错，更不会下‘罪己诏’。因此，他们不可能被感化，不可能悔罪自新，更不可能立地成佛，因而，对他们不能‘宽尺寸’，更不能‘俟年时’。”

“坏人不可能被改造吗？”丁之瑜继续问。

“首先，我们不喜欢‘改造’这个词汇，那是独裁者实行暴政的专用词。”速报司主说，“这里讲‘修行’，就是修养德行。在十八层地狱中，罪过相对较轻的上层罪犯，经过修行，可晋升层次，最高第一层里的，可转入寻常；根据他的修行和造化，或可投胎兽禽虫豸，甚至可投胎人间。在寻常高层里，修行好的，可升入天堂。”

速报司主的解说，对丁之瑜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她不想再为恶魔说情，她想看看天堂。

速报司主从浑玄鉴里已洞察出她的心思，便对她说：“这里是天堂。你看——”速报司主说着，天堂便出现在丁之瑜眼前。

丁之瑜首先看到的是千山万水园。

那很像是一幅秀丽的山水画。不是吗？那里山峰林立，层峦叠障，陡峭奇秀、雄伟壮观，

使她赞叹不已。雄伟壮阔的山脉，绵延数百里，弥漫着层层云雾，姿态万千，随风飘荡，给她一种虚灵飘逸的感受。云雾下，条条小溪，汇流成河，汹涌澎湃，在悬崖边，突然变态簸箕，形成宽阔波澜蔚为壮观的瀑布，奔腾飞泄而下，使她不知不觉进入到“飞泉不让匡庐瀑，峭壁撑天挂九龙”意境中。延绵数百里千峰万壑中，比比皆松。松针茂密如同华盖一般，展现了别样的姿态。在那里，她看见许多人在游山逛景，有三五成群的，稀稀拉拉的，也有男女成双成对的，也有独自一人的。最引她注目的是，那棵挺拔直立青翠茂盛的古树，树干中部两大侧枝伸向前方，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挥展双臂：一臂伸出，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招手，表示欢迎，另一臂的手斜插在裤兜里，姿态优美，显现雍容大度。

“啊，”丁之瑜惊奇地问道，“这不是黄山那棵惊闻世人的迎客松吗？”

“是的。这是黄山。”速报司主知道丁之瑜心中所想，便接着说，“这里是千山万水园，天堂里有几万处。不仅有黄山，还有庐山、峨嵋山，泰山，还有闻名于世的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和东非大裂谷，等等。大河有长江、黄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和亚马逊河，小的有如伊洛涧涡和潺潺溪流，等等。这些都是供天堂人游玩的地方。你是想登山，你是想漂流，还是驻足、篝火和野宿，在这里，自由开放，任你选择。”

“真美啊！”丁之瑜禁不住赞叹了一声。

按照丁之瑜脑中所想，速报司主喊了一声“可”，一座花园便呈现在丁之瑜眼前。

“这是一座百花齐放园。”速报司主说，“天堂里的花卉有几十万种，与数万种乔木、灌木搭配栽种，错落有致，辅以观赏甬道，四通八达。这样的百花齐放园有几万座，全部供天堂人散步、休闲、赏鉴。”

丁之瑜看到，花圃中品种繁多，没有一花独放。木本花卉有牡丹、迎春花等美轮美奂；草本花卉有郁金香、紫罗兰等婀娜多姿；盆花类有含羞草、报春花等多种多样；鲜切花有百合、马蹄莲等千姿百态。各种多样的树木和灌木，点缀在花圃的四周，使园内布置匀整,结构谨严，令人有浑然一体之感。她看见牡丹，感到非常亲切；而牡丹，也似有灵性，张张硕大花朵，都面对着她微笑，其中一朵突然张口对她说：“欢迎您，老乡！”使她特别感动。她意识到，这里没有四季更替，一株鲜花凋谢了，另一株却在萌动、蕾实、开放。正如速报司主所说，天堂里的人们，有三五成群的，稀稀拉拉的，也有男女成双成对的，也有独自一人的，在花圃和丛林边自由散步，无拘无束地休闲、赏鉴。

“真美啊！”丁之瑜又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声。

继续按照丁之瑜心中所想，速报司主喊了一声“可”，打开了美妙音律园。

远远飘来一组音乐之声，丁之瑜仔细辩听，首先听到的是优美悦耳的古筝声波。随着古筝旋律的起伏跌宕，但见春天夜晚的景色，像一幅巨型画卷，展现在她的眼前：一江春水在缓缓流动，一叶偏舟在江面上摇荡；晚霞未去，已是皓月当空，几朵飘浮着的白云，把皓月烘托得格外皎洁明亮；一群晚归的大雁，不断用嘎嘎的叫声，在呼唤，在关照，不让一个同伴掉队；两岸各种鲜花，在江风的吹拂下，时而摇曳，时而荡漾，争先恐后地向江面展示她们的妩媚，播洒她们的芳香……啊，这不是名曲《春江花月夜》吗？

“是的。”速报司主知道丁之瑜内心所想，便说，“这支曲原名为《浔阳夜月》，是琵琶独奏曲，二十多年前，才被人改名叫《春江花月夜》。”还告诉丁之瑜，演奏者是清初慈善家石成金，他是古筝的爱好者，经常在这里弹奏。

随着浑玄鉴画面的转换，她还听到从画面里传来的《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雨打芭蕉》等古曲。虽只有短短几段，却清新可人，令人神往。

一座富丽堂皇的音乐厅展现在丁之瑜眼前。只见台上一个百人管弦乐队在演奏，几个衣着白色短裙的少女在翩翩起舞；台下数不清的观众，坐在沙发上欣赏，不时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丁之瑜没有见过这个场面。速报司主告诉她，这一群俄国人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先后遭受到无情地镇压和杀戮；来到天堂，便自由地尽情地展示他们的才华。

令丁之瑜不明白的是，这里为什么没有流行歌曲，如《特别快车》、《夜来香》，《东方红》和《解放区的天》等？

速报司主笑道：“天堂里，人们都喜欢高雅音乐，因为，它能陶冶人的灵魂，使人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流行歌曲大多数为政治服务，使人陶醉在权力私有、权钱交易和声色犬马之中，腐蚀人的灵魂，使假、恶、丑泛滥成灾，横行天下，天堂人都不爱听。当然，流行歌曲也有比较健康的，只是太少了。”

丁之瑜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事要问，浑玄鉴画面已转到了亿万书香园。

只见那座大厅里，有数不清的书架，摆放着数不清的图书，有数不清的读书人，在数不清的桌案上看书、抄书。速报司主指着几个读书人说，他们在谈诗论赋说文章。指着另外几个读书人说，他们在探讨，为什么现代中国还有上层精英说，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秦始皇是个宽洪大度的仁君？指着其他几个读书人说，他们在研究卡乌希约主义：这个主义，为什么能蛊惑人心？这个主义，为什么能造成亿万人死亡？他们还在讨论未来：在神与魔的正邪较量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主义在它的故乡西方，必将式微不归；但在东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主义必将借尸还魂，披上一张美丽的国产化的画皮，张牙舞爪地继续祸害老百姓若许年。

随着浑玄鉴画面的转移，丁之瑜看到了美食烹调园。

她问速报司主：“天堂的人还要吃饭？”

速报司主笑道：“在这里，不存在饥饿；那不是吃饭，是在品尝美味佳肴！”

接着，丁之瑜看到了许多各种名目的园地，如体育园、游乐园、服饰园和飞行园，等等。她不禁叫道：“天堂里真是五彩缤纷,应有尽有！是不是已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速报司主突然正色对她说：“上天讨厌这个口号，那是骗人的。天堂在这里：人们可以

自由地、尽情地展示才华，没有什么‘各尽所能’；人们可以自由地、尽情地享受天赐，没有什么‘各取所需’，更没有什么‘按需分配’。在人间，不可能有天堂；而寻常和地狱，鱼龙混杂，界线不清，常被权力误导、颠倒。”说罢，关闭了浑玄鉴。

丁之瑜自觉失言，见速报司主不大高兴，不敢再问什么。

速报司主也看清了丁之瑜心中所想，便安慰她说：“我知道你还有许多话要问，这是能来到威灵大殿人的共同愿望。不过，”她话锋一转，对丁之瑜说：“我知道你还关心两件事。第一件，你想看看寻常。我看大可不必，它同人间大致一样。不同的是，寻常与地狱泾渭分明；还有，寻常中多数要投胎人间，好坏要看他们的修行和造化。第二件，你想见见陈仁礼。这个很遗憾！他在天堂二十三层，你只有到那里才能见到他。天堂里关怀泛爱或称大爱，换句话说，就是人人爱我，我爱人人；但也尊重、勉励小爱。如果在人间，你俩是对恩爱夫妻，又都是善人，来到天堂，或做夫妻，或做朋友，可以自由选择。那些清心寡欲受不了、娇妻美妾忘不了的人，他们上不了天堂，如果没有十恶之罪，他们最有可能进寻常。这些，你会懂得。”

丁之瑜知道，关闭浑玄鉴有送客之意。虽依依不舍，也无可奈何。

“时间不早了。”当速报司主送丁之瑜出威灵大殿时，三青鸟已飞到身边，伸脖，卧下。她说，“上吧，它们送你回去。”

当丁之瑜跨上三青鸟后，速报司主说：“奉劝你一句：天机不可泄露！”

丁之瑜合十虔诚应允：“我谨记在心。”

丁之瑜骑着三青鸟，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后，徐徐下降……当鸡叫声唤醒她后，梦中留下的是一片朦胧。

尽管醒来时一片朦胧，但天堂、地狱和寻常，却依稀留在她的记亿里；尽管记忆影影绰绰，却使她坚信，神灵不是虚幻，而是存在。

3、酒场

星期日上午，史怀民拉着一车罗卜白菜来到陈家大院，那一架子车载有两麻袋罗卜和六十多棵大白菜。史怀秀给二哥倒了一杯水，让二哥在一旁歇着，其他人都忙着搬卸罗卜白菜。

陈永庆搬着一棵大白菜说：“这棵足有四五斤。”

史怀民笑着说：“差不多。今年白菜罗卜大丰收，爹叫我送一车来。”

“多少钱？”陈永庆问。

“爹，咱们是一家人，要什么钱？”史怀秀抢着说。

“对。”史怀民接着说，“一家人，要钱就外气了。”

“你家大丰收，市面上却紧缺，买棵白菜还得排很长的队。”张氏很不理解。

陈永庆说：“现在市面上，蔬菜供不应求；但政府说，这是暂时的。”

政府说得不错。

这几年，按国家 156 计划，九阳市这个国家重要的机器制造业基地，许多大型制造厂都相继拔地而起，如，拖拉机制造厂，制造坦克的 507 兵工厂，玻璃厂、轴承厂、矿山机械厂和铜加工厂等十多个大型制造厂，有的已建成投入生产，有的在紧张施工中。九阳这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

繁荣景象之一是人口大量增加。短短几年，九阳市区人口就增加了十几万。除招收本地工人外，从上海抗州等外地来九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及其家属，就有数万人之多。人多了，住房、学校、医院等服务性设施也大量增加。其中很快出现了短板，最为突出的是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政府虽然成立了一些农贸公司，增加了多个农贸市场供应点，但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状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原因之一是，“五反”后，许多经营者，怕犯投机倒把和偷税漏税等五毒罪行，积极性受挫，没能主动培育和组织货源；其次是，政府成立的农贸公司，人材匮乏，缺乏经验，管理跟不上去。在这种形势下，史忠良一家出现了转机。

史忠良是水稻专业户，分了 30 亩旱田，又离涧河较远，坡地，限制了种植水稻的积极性。但他是个争强好胜的农民，他要在旱地里种水稻。他发现，坡地水位较高，下挖一米五六，便见水。于是，他决定打井汲水种稻。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在半坡上打了一口三米多深的井。也许是上帝的关照，他用古传的桔槔提水，一天能灌三分地，不到半个月，他竟造出三亩水田。由于精心栽培和管理，当年收获水稻 1,300 多斤。他信心大增，决定来年再造五亩水田。但不久，他心灰意冷了。原来，九阳市政府，依据中央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规定统购每亩产量的 20-40%。由于九阳情况特殊，支援九阳建设的南方人很多，他们的主食是大米，因此，对种水稻的农户，统购量为 50%。史忠良收获的 1,300 斤稻谷，经政府核查队核算，被统购走了一半。这个统购政策，立挫包括史忠良在内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

史忠良是个聪明的农民，他深知，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他下力再大，也只能混个填饱肚子，没有油水，弄不好还会缺一两个月的口粮。他发现，九阳四关的种菜专业户，比种粮专业户富裕得多。他还发现，九阳厂房越盖越多，离他四五里地方，土地都收给国家了，要盖工厂。人多了，同粮油一样，蔬菜需求也会多。与粮油相比，种菜没有统购统销的限制，大都是由农副产品贸易公司来收购，价格相对比统购价合理得多。许多农民都愿意种，只是过不了技术和水利这两个关口。

史忠良过了这两个关口。

第一关是水利。他已经有了一口水井和一个桔槔提水装置，浇灌五亩菜地问题不大。第二关是种值技术关。他是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却买了一本《蔬菜种植常识》，同初中肄业的老二史怀民和小学四年级的老大史怀国一起，钻研《常识》。为了加深印象，他带着 20 斤大米，拜访了蔬菜专业户，直接学习栽培和管理技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和他两个孩子

种起蔬菜来，成了蔬菜专业户。

第一年初见成效，当年净收入 100 多万元。他们全家商量：明年安装一台牛拉水车，除坚持种植三亩水稻外，将菜地增加到 20 亩，其余旱地种土豆，地瓜、花生、玉米等作物。

他们说干就干。第二年，他们投资 300 多万元，其中贷款 200 万元，打了一口新井，安装一台牛拉水车。当年大见成效。他们生产的各种蔬菜，如罗卜、白菜、茄子、辣椒、黄瓜、菠菜和大葱等，都获得丰收。农忙时，他们顾不过来，还雇佣了几个临时工。他们生产的蔬菜，销路好，价格适中，采购者络绎不绝。在家里，年近七十的忠良娘，同媳妇徐氏一起，喂了两头猪和二十多只鸡。年终一算，除还了 70 万贷款外，竟还有 80 多万元的盈余。此时，他们家已迈入村子里富裕户的行列。

吃水不忘打井人。

他首先想到的陈仁礼。他是他家的恩公，没有他的帮助，他不会有今天。但他的这个恩公，已被枪杀了好几年，而恩公的亲属，都住在城里。当前，市面上蔬菜供应紧张，罗卜白菜稀缺，他们陈家也不会宽松。现在，怀秀已是陈家的儿媳，又是陈仁礼的弟媳，送一车罗卜大白菜给陈家，表一表心意，理所当然。于是，史怀民拉着一架子车罗卜白菜，走进了陈家院里。

第二个他想到的是村长任长山。今天的任长山，已是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集党政兵（民兵）权力于一身，是村里说一不二的大人物。他想请村长喝酒，一想表一表心意，感谢村长在贷款上给他家的关照；再着，想在工厂招工上，能关照他的老二史怀民，他曾向村长表达过这种愿望；但深感自己的身分不够，又是外乡人，怕请不来。为了提高身分，联络感情，他决定送重礼，希望村长能屈身下士到他家喝酒。腊月二十三前，他趁夜给村长送去了大米 50 斤，活鸡两只，宝丰大曲两瓶。任村长欣然笑纳。当谈及赴宴，村长有些做难；但很快向他表示：“年前已排满，不好加楔。”村长想了想后说，“这样吧，年后给你往前排，正月十一吧。”

村长愿意来家吃酒，外乡人史忠良十分高兴，他盼望正月十一早点到来。

正月十一，任村长带着村里的精英人物会计张树德和民兵连长孙宗汉应邀赴宴。史忠良见村长没有失约，显然已经看得起他这个外乡人了。他急步向前，激动得紧紧握住任村长的手，却忘记了老二教他的欢迎词。但有一句他没有忘记：改掉唤“村长”的坏毛病，改称书记。这很重要，因“村长”就是一村之长，不过“兵头将尾”而已；“书记”则不同，省委一把手也叫“书记”，分不出官位的高低，也看不见乌纱帽的大小。

“欢迎任书记，欢迎张会计，欢迎孙连长，欢迎，欢迎。”这是史忠良脱口而出的欢迎辞，而把怀民教他较为文雅的“光临寒舍”等词儿全忘了。

“忠良老哥，好！好！好！”任村长说着走进屋里，同张会计孙连长在饭桌边落坐。

只见史家依次端上了八盘大菜，四荤四素，史忠良和他的长子史怀国作陪。任村长高兴地说：“忠良老哥，叫你破费了。”

“哪里，哪里。”史忠良说着，便从墙角放着的四瓶宝丰大曲中，拿过一瓶，叫怀国斟酒。怀国依次给任书记、张会计和孙连长斟满了酒杯，也给自己斟了一杯。看来要一醉方休。

史忠良举起茶杯说：“任书记，您知道，我不会喝酒，由怀国陪你们喝，我以水代酒。”

“随意，随意，咱们都是乡亲，不用客气。”村长随和得很。

史忠良起身举起茶杯说：“任书记、张会计、孙连长，你们能到我家来喝酒，就是看得起我史忠良。我想，大家先喝一杯，一来表示你们看得起我，二来表示我欢迎你们三位。”

一杯下肚后，村长对史忠良说：“忠良老哥，咱村我看不起谁？如果我看不起这个那个，我能当上书记村长吗？以后不要再说谁看得起谁、谁看不起谁；再这么说，我就不来你这里喝酒。”

“是，是！”忠良赶紧起身致歉。

对此，村长并不在乎。

大凡农村酒宴，大都划拳猜枚行酒令，这种酒文化经久不衰，他们自然不能例外。几杯下肚后，便“五五六六”地吆喝起来。

两瓶酒下肚后，几个人的脸泛起了红暈，话匣子也打开来。

村长首开讲，首先讲起酒令。他说：“‘一心敬你’，‘你’是谁？每次喝酒，我都建议把‘一心敬你’的酒令,改成‘一心敬党’,还有‘六六顺’是‘六六顺从毛主席’，‘十全十美’是‘十全十美共产党’。你们说对吗？”

“对！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忠良老哥，不知你忘记了没有，你刚来时，六七口人挤在一个破窑洞里，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呢？住的是瓦房，还能摆八大盘酒菜。没有党没有毛主席，你能有今天吗？”

“是的，是的。”史忠良虔诚地答道，“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还得去要饭。我非常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你看，我家门口贴的标语，就是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好！好！你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好贫农。”

受到村长表扬，史忠良答谢村长说：“我还要感谢村党支部和任书记你，还有张会计、孙连长。要不是你们关照，我哪能一下子贷到 200 万。没有这 200 万，我这水车就安装不起来，哪里还能种二十亩菜？”

“你别感谢我，贷款与我无关。”几杯下肚，孙连长实话实说，“那是任书记和张会计的功劳。”

“是我去承办的。”张会计也说实话，“但没有任书记的面子在那里，甭说 200 万，你贷一万也别想。”

你一句我一句，把任村长恭维得飘飘然。一杯酒咽到肚里后，他也说起实话来：“一个小小村长，谁把你放到眼里？那镇里干部，市里干部，端的都是铁饭碗，高高在上，眼皮往上翻，哪里有我这个小村长的位置？”

“他们也不敢小看我们。”张会计说，“咱们村是个大村，有 400 多户人家，1800 多号人，8000 多亩地。这几年，在任书记领导下，生产大发展，财力比过去雄厚得多，上缴的农税和统购的粮油数量也名列镇里前几名。他们要看不起咱们，也得掂量掂量。”

“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任村长又将怀国斟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兴滋滋地说，“最重要的是要听话。少奇同志说，党员要听话，做党的驯服工具。镇里和市里的干部，他们都是党的代表，我们要听他们的话，他叫往东，咱不往西，他叫打狗，咱不撵鸡，要绝对服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也有一句叫：一些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孙连长也插话说。

“长汉说得对。年前市委张寿光书记号召多种蔬菜，我第一个响应，便受到张书记的表扬。咱们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回来后，支部就研究了一下，决定大种蔬菜，今年计划再增加五部水车。”任村长对史忠良说，“村里准备树你为典型，叫大家向你学习。”

“这没啥学习的，敢投资就行。”史忠良说得干脆。

“我动员了几户，”张会计说，“他们支支吾吾，不愿安水车。后来他们对我说心里话，怕将来合作化归公。”

“这些人不相信党，还造谣‘归公’。”村长显然对这些农民不太满意，他说，“合作化要搞，这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但搞不搞，你参加不参加，完全自愿，这个党中央强调过多次。”

“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张会计说。

“有些人是花岗岩脑袋，就是不相信党！”任村长有些生气，说，“咱们要听话，要紧跟，就得搞合作化。咱们村不是搞了个互助组吗？马上受到了镇党委的表扬。可是，刚受到表扬，吴老六就退组，气死我了；可也无法，来去自愿嘛。”

“吴老六忘恩负义。”张会计说。

“对。”村长气愤地说，“不是我，他能娶到老婆吗？”

任村长说的是实话。这几年搞土改和镇反，冒出了许多寡妇，村村都有，多少不一。其

中，许多年轻寡妇想嫁人，但不愿嫁本村人，这可能是在运动中，感情上与村里人产生隔阂相关。关西村也有三个寡妇，其中两个年轻的，想嫁人。任村长派妇女主任撮合她俩嫁给宋洛南和吴老六，但她们都不愿意。后来听说，其他村里的寡妇也不愿嫁本村人。于是，任村长同其他村长一样，都派妇女主任去跨村撮合，结果，村里的两个寡妇嫁了出去，吴老六也从远村娶来了一个寡妇。

“太不像话了。”张会计说，“娶来没几天，他就退组了。他认为，留在互助组里吃亏。”

“没有他吴老六，合作化照样搞。”任村长胸有成竹地说，“年前支部已研究过，年后互助组要继续搞，要巩固，还要扩大；但重点是两手抓：一手抓水车，一手抓水稻。过了十五，在这开个现场会。忠良老哥，你得介绍一下你安水车的经验，叫他们向你学习。”

“任书记看得起我，我高兴；但我是个外乡人，在这里开现场会不太好，还是到别处开吧。”史忠良说。

“外乡人怎么啦？天下贫农是一家人。”任村长不许史忠良争辩，说，“就这样，定了。你只说说你咋安装就行了。”

“好！好！”史忠良不敢再争辩。

又一杯酒下肚后，任村长下达任务了。他对张会计说：“过了六儿，你到农贷所走走，打点一下。镇领导和市唐书记那里，由我去打点，力争能贷出 1,000 万。”又对孙连长说：“那几户你再动员动员，叫他们下决心安装水车。”

怎样打点，张会计十分清楚；做为支部委员，孙连长也很明白。但此时，张会计有些犹豫，他说：“有村委说，打点是行贿，拿村民的血汗去做人情。”

“他放屁！”任村长借着酒劲大发脾气，“顶住！他奶奶的，叫他去问问群众中不中？”

村长大发脾气是有道理的。因为，任村长曾对他们说过：“听党的话，不是句空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一要归公于党的政策好，二要归公于镇委和市委的好领导；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要懂得分享，不能独吞，打点就是分享。”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但在任村长的领导下，大多数村民都认可了。

村民们认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这几年，村民看到：任村长尽管文化不高，可工作能力超强；他不仅很会听党的话，善于紧跟，因而得到了上级的多次表扬，在陈家庄镇贫农协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当选为镇贫协副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关西村也获得过一次红旗村的荣誉称号，村支部也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村民也看到，任村长还善于打点，每次打点，大都能打到点子上，使很多村民也因而能占到一些便宜。任村长把这种打点，管叫做“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

事实也确系如此。这几年，在贷款、招工、统购统销的核产上，都有所打点，换来的好处村民们大都能看得见。

譬如说农贷。关西村能借到的农贷，无论笔数和金额，都比别的村多，这对当时想添置农具发展生产而手头紧张的村民来说，无疑是雪里送炭。又如招工。九阳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每年都要招收许多有文化的青年工人，进厂务工。每当招工指标下达到陈家庄后，任村长总能搞到几个，分配给精英和有初中文化程度青年的农户，这无疑会得到那些望子成龙成凤家庭的赞扬。但这些农贷和招工，仅关照了少数几个农户。当一村之长，只关照少数几个农户，村长能当长吗？任长山心里清楚这点。他要让大多数农户受益，统购统销给他提供了展示这种才能的平台。

在粮油统购统销上，由于土地是国家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后分配给农民的，农民必须服从；但因国家统购单价比市场单价低 30-50%，农民们感到吃亏太多，都不愿如实申报，却本能地少报粮油产量。政府对此十分清楚。为了防止瞒报，统购前，市和乡镇两级政府，便派出核产队到各村去核实粮油产量。

对于瞒产，任村长也十分清楚。要听话，要紧跟，他必须反瞒产，教育农民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要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但他也知道，农民不吃那一套，说什么“小河没水大河干”，他的屁股不能全坐到政府那一边，否则，有人会借机取而代之。怎么办：打点。

他说到做到。去年核产队来村子里核实粮油产量时，他在粮油种植面积和亩产上做了手脚，但核产队核查后并不认可。对此，他当即立断，拿出 80 斤大米，送每个队员 20 斤。手脚终于过了关，是年，国家少征购了粮油三万五千多斤。村委付出不到十万元，换来的却是村民至少避免了 2,100 多万元的征购损失。这次打点，使粮油种植户，都得到了一点好处，其中，史忠良家少缴统购稻谷 150 斤，村委收入也因而增加了 30 多万。

任村长不怕举报吗？不怕！他已知道，在不久的市贫代会上，他将增补为常委。村民们都知道，任村长根子硬，不仅镇委王书记、市主管农林杨副书记和市委张书记看得起他，更有唐志先书记背后撑腰：那年，镇派出所奉命来逮捕郑文秀时，他就敢率民兵拒之门外。对于打点，他曾警告过村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谁敢出去胡说八道，别说我任长山翻脸不认人！”任村长的狠话，的确也镇慑了几个蠢蠢欲动的农民。

实践证明，任村长不仅善于听话，善于紧跟，善于威慑，而且还善于打点，善于为村民着想，善于关照村子里有影响力的精英，因而，每当改选村长时，他都能高票当选连任。

当三瓶半酒下肚后，任村长并没有提及招工之事，使史忠良倍感失望。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任村长的眼里，他已属于村子里半个精英了，在招工上也须要关照。当酒场儿行将结束时，任村长起身突然对他说：

“忠良老哥，支部已研究过，树德和长汉都同意，这次有两个招工指标，是九阳轴承厂的，给你一个；怀民也是个知识分子，能上到初中，不容易。”

史忠良终于达到他相求的目的。他与史怀国急忙起身答谢道：“谢谢书记对我史家的关照，谢谢张会计，谢谢孙连长。”

一个多月后，史怀民去九轴厂报到。经厂内三个月培训后，当了一名车床工。这是后话。

4、贾舍

三月的涧西，道路两边，几株新栽的树芽在萌动；远处，星星点点几棵柏杨，孤零零地耸立在那里，向上伸展的枝条，光秃秃的，在春风里颤动、摇摆；数不清的烟囱，在冒着白烟和黑烟，正在制造云雾；春雨后，新修的柏油路面上，人来车往，不时从没有硬化和绿化的黄土地里，带上点泥土，在乌黑色的路面上，留下点点黄斑和几条胎印；三五只麻雀，虽在蹦蹦跳跳，唧唧咋咋地叫，但已没有了往年的喧闹，更使人无法领悟处处闻啼鸟之乡音；几朵白云，懒洋洋地挂在那里，似动非动，使人难有远上白云间的感受；那片片绿油油的麦田和那块块金灿灿的油菜花，已不知去向……这里好似没有春光。

在这似无春光的春天里，有人在放声歌唱：

从森林般的大烟囱里，
吐出一股股黑黑的浓烟；
夜晚像无数条火龙在闪闪发亮，
把浓烟映得像五彩缤纷的彩云一样。
在这浓烟下面，
就是我们工作的厂房。
啊！真仿如神话般的天堂，
这里的工厂主人，
都在日以继夜地繁忙，
热情地讴歌春光。

尽管歌词不太优雅，但歌声却很嘹亮。

不是吗？在森林般的烟囱喷吐中，一座座现代化工厂、学校、医院、商场、影院，拔地而起，天南海北的工人、干部和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进进出出；那一幢幢新式楼房，整齐有序地排列开来，里面住满了本市的和支援九阳建设的工人、干部、管理人员及其家属；楼房间，三五成群的人在叙谈，在交友；一间间商业门面，纵横交错在主要道路的两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徜徉其间；几家大型百货超市，如广州市场、上海市场，分布在工厂、学校、医院大楼区间，场上车水马龙，晚上灯火辉煌，络绎不绝的人们，在那里采购自己的日常所需——昔日的村庄、山沟、田野、荒坡和林落，已披上了新装，一片繁荣景象。在九阳人的眼里，这里已是斑驳陆离，五彩缤纷，可以说已是秀色满园，虽无春光，却胜似春光。

新的河洛高中，建在王家沟拆后的废墟上。沟壑填平后，四幢三层大楼，竖立在一个体育场的四周，构成了学校的主体建筑。走进这所校园，丁之瑜心情舒畅。三个月前，河洛中学一分为二，初中部改为九阳二十三中，留在原址，高中部改为九阳河洛高级中学，人称河高，迁徙到王家沟新址。彭烈先生德高望重，被任命为河洛高中校长。紧贴学校，几幢共厨共厕中间走廊的筒子楼正在施工，其两幢已交付使用：一幢为学生宿舍楼，一幢为教职员工家属楼。在筒子楼里，校长和校党委书记，都分得了四间一套的住室，部份教师分得了两间一套的住房，丁之瑜同一位姓冯的女教师合住一间。由于学校离老城区较远，十多公里，乘坐公交车须四五十分钟才能到达，因此，每周周末，丁之瑜才能回到公平街与家人团聚。

在河高，丁之瑜并不寂寞。离校不到一公里处，一座现代化的新医院已经落成，被命名为九阳第四人民医院。丁之瑜的二哥丁守义和二嫂关友梅，在医院里分别担任检验师和护士工作。两年前，二哥经营的远东大药房，在“五反”后艰难度日，不得已，与市医药公司合资入股，改称为公私合营新生大药房。一年前，二哥又被迫将股份二折卖给公方，并以平大化学系毕业资格换得了市二院检验师的职位。四院落成后，二哥夫妇双双调入四院，入住在四院筒子楼一间宿舍里，离丁之瑜近在咫尺。每当晚上没有辅导课之余，丁之瑜便徒步二哥宿舍家拉家常。

常到二哥宿舍里拉闲叙话的还有河高物理老师贾隽成，同丁之瑜一样，在筒子楼里与一位赵姓男教师合住一间，与丁之瑜房间隔了一堵墙。贾是二哥的好友，而二嫂又恰是贾妻关怡的远亲，这一切都促成三家的密切交往。

贾隽成是河高校长彭烈先生所器重的教师。他多才多艺，又是中共党员，组建河洛高中时，他是第一个被彭指定的教师。他老家是禹县神垕贾家沟人，离古镇神垕七八里远。父亲是个均瓷工人，技术精湛，烧出的均瓷，为人称道，因此，家道相对殷实，直供他上西安交大毕业。在校期间，他设计一个双龙汲水瓶图案，受到了父亲的称赞。暑假期间，他与父亲共同依图拉坯成形和上釉烧制，终于完成这件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件艺术品。但在抗日年代里，均瓷生产以盘、钵、碗、炉、花盆等器皿为主，对艺术品，虽被人欣赏称赞，却很少有人问津，只好存放在家里。

在抗日峰火中，贾隽成被九阳名校河洛中学录为物理教师。在多次九阳县大学生聚会中，他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平大毕业的丁守义。在一次到丁家拜访中，他被丁妹丁之瑜的花容月貌所征服；但他那时正与关怡处于谈婚论嫁的热恋中，没有他选的意愿。当他与关怡完婚不到一年，丁之瑜结婚了。于是，他送了一对双龙汲水均瓷瓶给丁守义，祝贺他令妹结婚，以表达挚友的情分。

贾隽成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在东大街马家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中，拥有三间平房。妻子关怡是文峰镇中心小学音乐教师，歌声甜美，常常在县组织的歌赛中露面，曾得过一次二等奖，也结识了几个县里名人。夫妻俩都是教师，是个令人向往的职业，且情投意合，相亲相爱，成了人们羡慕的幸福家庭。也许是故土难离，父亲过世后，母亲一人住在神垕镇郊贾家沟的独门老院里，不愿来九阳。但自从隽成夫妇有了孩子后，母亲便带着贾父遗存的 135 块光洋，主动前来九阳照看小孙子，与隽成夫妇同住；三世同堂，其乐也融融，老家房子便托付给母亲的侄女隽成的表姐照管。

再幸福的家庭也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甚至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贾隽成和关怡夫妇不可能例外。

九阳沦陷后不久，学校开课，沦陷前的教师，都被要求来校上课，贾隽成也在其中。那时，九阳日伪政府虽也任命了校长，但管理学校的权力，大都握在由“选举”产生的学校自治会手里。自治会孙主席是个日本通，经常在学生面前颂扬尊皇敬神的“大和精神”，要求学生熟背日语的 51 个片假名，不仅要顺着背“阿、衣、乌、欸、奥”，还要横着背“阿、卡、沙、他、纳”。然而，他最近的一个决定，叫每个教室里贴一张“司马光，砸破缸”的彩色宣传画，引发了全校师生的声讨汉奸的抗议浪潮。“司马光，砸破缸”是国人妇幼皆知

的童话故事，怎么会引发抗议呢？因为，这个“司马光”，已不是穿着汉服的小孩，而是穿着日军军服、戴着黄色军帽、挎着东洋指挥军刀、双手举石砸破了水缸的少年日军军官“太君”。显然，这是对先贤的侮辱。这个侮辱中华民族的宣传画，引起了数十名教职员工的抗议，贾隽成是其中的积极份子之一。他们聚会校长办公室门前，要求立即撕掉这幅画，撤换孙主席，并严惩汉奸作者“河一刀”，否则将全面罢课。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教师们随即罢课，闹得九阳满城风雨。

回到家里，隽成把罢课的行动告诉了关怡。关怡说：“这个‘河一刀’是个汉奸，他的这幅画也张贴在我们学校的教室里，师生们都反对。”

“太好了！”隽成兴奋地说，“你也跟你们学校的教职员工们串联串联，如果他们不答应，就发动学生上街游行。”

一说上街游行，把关怡吓了一跳。在鬼子刺刀下，敢于罢课已够邪乎了，还要游行示威，这不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吗？不妥，不妥。她不无担心地说：“他们的后台可是鬼子城防司令，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万一他动起枪来咋办？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还是息事宁人好，最好不要上街。”

“这个我们想过。”隽成胸有成竹地说，“我们的口号是严惩汉奸‘河一刀’，孙主席滚蛋，与鬼子兵无关。”

贾隽成们说“这个我们想过”，很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11 月，大汉奸汪精卫死了，日本在沦陷区为他开追悼会，并称赞他伟大、光荣、正确，颂扬他同皇军站在一起与独裁者蒋介石战斗的丰功伟绩。但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则说：日汪矛盾加剧，日本借给汪治病为名，把汪弄到日本治死了；给汪开追悼会，是欺骗中国人。汪精卫之死，虽有多个版本，都说得有板有眼，但多数相信汪是被鬼子治死的。还有小道消息说：6 月到 8 月下旬，以美英为首的盟军，与德军在在诺曼底激战，双方投入兵力 420 多万，盟军登陆成功，德意联军 138 万被歼灭；与此同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战场形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形势下，日军要抛弃汪精卫，想与蒋介石媾和。对此，多数人信以为真，因为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更有小道消息进一步传说：为了与蒋和谈，日本一方对蒋施压，派兵进攻广西，一方面散布要封刀怀柔，学满清少数人统治亿万汉人那一套。对此，有人相信，有人则说这是一厢情愿，他们更怕鬼子狗急跳墙，垂死挣扎。

在信息封闭媒体必须姓“日”的社会里，小道消息总是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传播速度，更使诸多媒体望尘莫及。因为，在鬼子用刺刀全面控制媒体的情况下，小道消息是人们获得真实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封刀怀柔是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亿万汉人的有效手段。许多人都知道，清廷同古今中外当权者一样，为了稳定他们的统治，达到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便对老百姓玩弄起软硬兼施的权术来。当他们入关后，先纵兵血洗，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一系列大屠杀事件，使三四百万汉人死于非命，震慑住了汉人；然后，他们封刀怀柔，给汉人许多好处，还赞扬汉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文赞孔孟，武尚关岳，宣扬满汉一家亲，从心理上征服汉人，使汉族臣服于他们。今天，鬼子叫中国老百姓自由选举，实行自治，宣扬“中日亲善”，学的就是满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那一套。

对这段历史，关怡十分清楚。她忿忿地说：“少数人能统治多数人，靠的就是软硬兼施那一套。”

“是的；但软的‘怀柔’那一套，比硬的血洗更阴毒。”隽成说，“你看，他们用刀把子强迫媒体姓‘清’，不准姓‘汉’，以此来给汉人洗脑，终使许多汉人忘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留辫子、穿旗袍为时尚，并以当清廷奴隶为荣；更有汉人精英写书赞扬康熙英明，鼓吹雍乾嘉盛世，甚至把爱新觉罗家族的内斗，都写成群英荟萃。在当了两三百多年的奴隶后，孙中山发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辛亥革命，多数汉人才有所觉醒，最终摆脱了爱新觉罗家族少数人的独裁统治，开始用三民主义探索多数人民主统国治国的途径。但还有少数老年汉人，奴性根深蒂固，不愿剃掉那几根花白的辫子，把它缠在头顶，戴上帽子，誓把奴性坚持到死。这都是满清‘怀柔’洗脑的结果。”

“你说的都对，但还是不上街好。他们一开枪，就死人，弄不好有些人会家破人亡。”关怡不无担心地说。显然，她首先担心的是她的这个家。

“你担心有道理。但我们看到，他们进攻九阳，纵兵血洗了一两万人后，很可能要封刀怀柔巩固统治了。”隽成说，“我们还看到，鬼子并不信任汪精卫，把他弄到日本治死了。这说明，鬼子与汉奸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在这种形势下，把矛头直指汉奸，也许鬼子会认可我们的诉求。你说呢？”

“我认为还是不要上街。”关怡仍然坚持己见，希望息事宁人，因她最怕鬼子狗急跳墙。

但罢课事件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少年太君“司马光”那幅画被全部撤除，自治会孙主席被免，由初三教日语的肖老师接任，“河一刀”身在南京，建议国民政府给于训斥，等等。显然，罢课教师们的目的达到了，因而，关怡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罢课事件发展和结局，都很自然、顺利，却似乎不合乎逻辑。然而，下面发生的事态回答了所有疑问。

11 月 25 日，九阳各校师生被召到东北运动场，听取日军城防司令官木村训话。面对全县两千多名中小学师生，木村手执折叠式讲稿，讲着拉着，从首页开始，落在地面上的讲稿，足有五六尺长。他大声讲着，翻译官进行同声翻译。木村说，几天前，皇军攻克了广西省的省会桂林，接着攻下柳州，昨天又占领了南宁；皇军攻无不克，战果辉煌，可以证明，皇军所向无敌，天下第一。接着他大讲起日中亲善来。他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先生，说皇军来中国，就是帮助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自治和自由选举，等等。

听了木村训话后，隽成对关怡说：“这是标准的软硬兼施和洗脑那一套，我们不能上当。”

关怡笑着点了点头。

国内时局的变化，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麻烦。

抗战胜利后，人们希望的太平盛世，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共两党愈演愈烈的内战，老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内战期间，除苛捐杂税和兵役外，老百姓负担最重的莫

过于徭役。为了把九阳城建成金城汤池，城内外的老百姓，必须为政府提供无偿劳动，修筑城墙、城壕、碉堡和扫清射击障碍，等等。按规定，每户居民每月要无偿劳动不少于三天，谁也不能例外。不愿出徭的有钱人和家里没有成年男性的住户怎么办？买徭，每张 2,000 元关金币可买从事一天徭役的徭夫，相当于七、八斤小麦的价格，有人愿做这样的买卖。每天，甲长要到下属的居民中去催徭。甲长都是当地居民选出来的，每 10-15 户选甲长一人。甲长催徭时，一般不会对居民发脾气，都是街坊邻居嘛；但保里下达的任务，甲长必须按时完成。对富裕户，比较好办；对贫困户或蛮缠户，比较难办，甲长拿着帐本在人家家里坐等，有时坐了半晌也催要不到。对特困户，甲长能网开一面，再等等；对蛮缠户，甲长只好向保长报告。一般 10 甲为一保，保长接到报告后，便派保丁武力执行；如遇反抗，则捆绑反抗者，押解到联保主任处。许多人都知道，联保主任比保长官大一级，押解到联保处的人，有人就挨了一顿打。

在东大街马家胡同里居住的贾隽成一家，每月出三个徭役是“理”所当然的。几个月里，他利用星期日出了六个徭役，其他时间里，他要上课，不能出徭，而家里就他一个男劳力，不得已，只好把钱交给甲长买徭，先后买了十多个从事一天徭役的徭夫。由于通货膨胀，几个月里，每个徭夫的单价也从一天 2,000 元关金币，飚升到一天 6,000 元关金币。

在出徭中，他干过夯垛城墙，挖过护城河和堑壕等军事工程。出徭曾去过几个地方，但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西关周公庙。

深秋，在周公庙，灰蓝色的天空，飘荡着几朵青灰色的浮云；在秋风里，草木摇落而衰败，万物凋零而清冷，正可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向西望去，黄色，单调的黄色——黄而清冷的公路，黄而凋零的旷野，一片肃杀之气，令人心寒。通向西宫的黄色公路上，不见车马，不见人影——公路已被封锁：路面上和两边的壕沟上，摆放着一排三角鹿砦和一排铁丝网，两边壕里，用砂袋堆起了两个临时掩体里，两挺轻机枪直指西方……显然，正在施工的周公庙，正处于九阳外围防区的第一线。

在周公庙大殿外，聚集了四五十个徭工，为支撑点挖堑壕、交通壕和扫清射击障碍。他们是星期日去的，但由于工程紧迫，军方不放徭工回家，并要政府管理部门，通知其家属给徭工送饭。贾隽成同其他徭工一样，一连三天不能回家，晚上住在大殿里。他已耽搁了两天课，但军情压倒一切，学校也无法，只好调整课程。在徭工中，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虚弱，被连长开释回家；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看上去比较瘦弱，也没有家人给他送饭，饿得直哭，连长叫伙夫给他一碗锅巴，小孩便狼吞虎咽起来。三天三夜后，新来的徭工取代了他们，贾隽成才回到家中。

然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关怡的小弟关瑞出徭时负伤，左小腿骨折，急需手术治疗。尽管政府依规给了关家十万元关金币医疗费，但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许多商家已拒收法币和关金币，暗中交易是以货易货。如买徭，一万关金币也无人卖，甲长也不收，买家得拿大洋或粮油去买。怡弟急需送平乐“北院益元堂”去治疗，那里有正骨名医郭灿若大夫和高云峰大夫坐诊，但那里已是八路军的天下，公路中断，无法前往。在九阳城里，虽有河洛医院可以手术治疗，但手术费用很高，起马要大洋 50 块。关家拿不出来。怎么办？

关怡想到她婆母手里还攥着 135 块光洋，她见过，其中袁大头 11 块，孙小头 24 块，龙洋 100 块。她找隽成商量，能不能借婆母 50 块现洋用一下，以后一定奉还。隽成答应没问

题，但婆母那里有阻力。

儿子对母亲说：“她家有难，就借给她用一下吧。”

母亲说：“看她家也怪可怜的，又遇到兵荒马乱这年境。可你也得替咱家想想，万一有个天灾人祸咋办？就这么几个钱！她还有个哥哥帮助，你呢？谁帮你？”

儿子说：“她爹亲口对她说，还过劲儿来，他一定归还。”

母亲说：“说得好听，他拿啥还？她爹卖牛肉汤泡馍时，挣了几个钱，后来牛肉不好买，生意不好做，改卖豆腐汤，能挣几个钱？她哥在九州电影院当售票员，有多少钱？”

儿子说：“姜太公说：解人之急，救人之难，就是大德。万一她家没钱还，也算咱们做了件善事。”

母亲想了一想，说：“她家有难，咱们理应帮助，况且还是亲戚。这么吧，借给她家十一块袁大头和二十四块孙小头，那一百块龙洋是薛家的，断不能动。”

隽成当然知道母亲的意思，因为母亲曾对他说过，那一百块龙洋的故事。

母亲对儿子说，大约在民国二十四年，你爹上牛头山找优质陶瓷土时，在山上意外挖到一包一百另五块银元，其中一百块是光绪十三年由广东省铸造了龙洋。兜回家里，发现里面有一个两头用蜡封着的小眼药瓶，瓶中放着一张小纸条，上写：“我家遭难，将一百圆龙洋埋藏于此。如有好心人挖了，请代为保管，酬劳五圆袁大头。薛子垣敬上。”你爹听说薛家在琢街镇，便去琢街找薛家人。不料，薛家当家人和一个孩子，已被游击队打死，其他人已不知去向；留下的房屋经常闹鬼，无人敢住，有些房子已经倒塌，院子里乱遭遭的。你爹还听到了不少薛家的传闻。母亲还对儿子说，你爹听说，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薛家遭到了二三十个来路不明的游击队抄家。游击队声称，他们专打地主豪绅，因他们薛家是地主豪绅。游击队们翻箱倒柜，抄走了家里的粮食、食油、衣料和几千元法币。由于没有抄到金银珠宝，游击队打了他家里的男主人，摸了他家里的媳妇和闺女，留下话口：“过些日子还来。”游击队走后，薛家赶紧搬到禹县城里亲戚家，留下当家的老头老婆看门，他们的一个大孩子，也常回来看看。金银珠宝没有带去，因他们听说，那里省政府冯主席的部队，也打富济贫，向有钱人征要粮食和金银珠宝，不给便公开查抄。于是，他们把金银珠宝分了好多大包，偷偷埋到牛头山上的几个不同地方。母亲继续对儿子说，你爹还听说，有些人听说薛家在牛头山埋有金银珠宝后，便到山上乱挖乱刨。没听说谁挖到什么，谁刨到什么；但多年后，你爹却意外挖到了这包银元。没过几天，你爹做了个梦，半夜有人敲门，开门便见一个满脸是血的老人；你爹请他进屋，那个人不听招呼，扭头便走了。你爹说，这一百龙洋不能动，将来薛家有人来找，这钱还是人家的。

关怡也听过这个故事，知道婆母不愿动薛家的钱；但她是急用，劝婆婆暂且动用他十五块，保证以后一定还上，而且还是龙洋。婆母思忖了半刻，还是摇了摇头。她理解婆母，也没强求，拿了三十五块银元交给父亲，说，叫哥哥关峰想方设法再借十五块。父摇了摇头说，他吃了上顿愁下顿，谁肯借给他？父亲说的都是实话。关瑞怎么办？如果残废了，谁来养活他一辈子？当姐姐的她，比当老爹的和当哥哥的都着急。她想起了在歌赛中结识的几个名人，

他们手头肯定阔绰，也许能借到些。她想到了九阳县红十字会于会长的书记员张荣辉，她知道张很欣赏她的歌声，经常捧场，而张的妻子恰好又是她的小学同学。她的这条路走通了，张荣辉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当即借给她十五块孙小头。

关瑞的手术很成功，自然感激他的姐姐、姐姐的婆母和张荣辉。

再幸福的家庭也会有磕磕碰碰，有时还会叮叮咣咣。俗话说，没有舌头不碰牙的，隽成和关怡夫妇焉能例外？不过，隽成和关怡，虽有磕碰，却没有咣当。

当第二个孩子降生后，隽成笑着对关怡说：“看来，你只会生男孩？”

“怨我？”关怡对此不满。她早就知道，隽成希望她头一个生个女孩，第二个生个男孩，可她偏偏生了两个男孩。

“我没有怨你。”隽成仍然面带笑容。

“‘你只会生男孩’什么意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是教物理的，这点你都不懂？”

“好，好！主要怨我！”隽成举手投降了。

尽管隽成举手投降，但她知道，他的女儿梦并没有投降。

九阳解放了，隽成和关怡也随着时代进入到了新社会。

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隽成和关怡看到，在新社会里，很快出现了新气象。党和政府，抓到贩毒的，不由分说，枪毙！抓到抢劫的，不由分说，枪毙！抓到强奸的，不由分说，枪毙！抓到卖淫的老鸨，不由分说，枪毙！抓到开赌场的赌头，不由分说，枪毙！抓到吸毒的、抢劫从犯、赌棍和嫖客，快刀斩乱麻，一抓二罚三坐牢，不管你得多得少，罚得你倾家荡产，也不论你罪大罪小，统统抓起来坐牢。唯独例外的是，对妓女网开一面，由政府组织她们就业从良。严厉的镇压措施，很快见效，不过两年，一片清平世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又搞什么民主选举总统，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战场上也一败涂地。共产党懂得“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的道理：当年，清人入关，杀了几百万汉民，汉人老实了，还写书颂扬康雍乾盛世；今天，枪毙胜于民主，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事实。显然，这也是中国人的纯朴秉性：在蒋介石时代，给你点宽松的民主，你就闹事，像邹韬奋那样，坐在监狱里敢写《萍踪寄语》，骂国民党和蒋介石；但在新社会，枪毙几批后，便老老实实起来，在监狱里只能写认罪书，或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一片清平的形势下，隽成和关怡打心眼拥护党和政府，很快双双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家庭也被街道办事处评为五好革命家庭。

当贾隽成调到涧西王家沟河高后，关怡没有同往，仍同婆母和两个孩子住在东大街马家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中。关怡不能同隽成一块到涧西，是因为学校不愿放她走。文峰镇中心小学，已改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音乐教师仅她一人；她本人也不想去涧西，因她是市文化宫的业余歌手，每周都有演出，每月都有额外的津贴和补助收入，相当于十六个工资分，约

十万多元的外快。由于夫妻不能同在涧西工作，贾隽成同丁之瑜一样，成了同住在一个筒子楼里的单身教师。星期六傍黑时分，贾隽成经常与丁之瑜和丁守义夫妇同乘一路公交回老城的家。

5、大寿

关怡早就张罗着给婆母过六十大寿。在娘家，关怡是个孝女，在婆家，关怡是个孝媳，与婆母关系十分融洽。她查了黄历，婆母属猴，生日是丙申年腊月二十，学校也刚好放了寒假。腊月二十那天，节气是“大寒”，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有“大寒过了就是年”的吉利话。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关怡还是提前告诉隽成，婆母的六十大寿，要好好操办一下。

贾隽成知道关怡的心事。那年借给她家的三十五块大洋，实在无力归还，尽管母亲说，都是亲戚，没有钱算了，但关怡对他说，她总觉得对不住婆母。近些年，岳父家尽管仍很困难，但生活毕竟有所改善，便拿攒好的 60 万元来还母亲的帐。恰逢人民币改革，60 万兑换成 60 元。这 60 元能抵多少银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银行工作人员说，按规定，一块人民币等同一块银圆，但黑市每块银圆的价码已抄到二十多元新版人民币。不过，黑市价码只是听说而已，因为，法律规定，买卖银圆非法，抓住就判刑，很少有人敢冒这个风险。岳父执意要还帐，不还，心有愧疚，但又拿不出银圆，只好拿人民币还，抵多少，算多少；但母亲说过几次“算了”。双方推来推去，有些难办。但他照着关怡的思路想出了个办法。他对关怡说：

“过去给老人家过生儿，弄四样菜，吃一碗长寿面条，或做成蒜面或做成炸酱面，就算过生儿了。这次给咱妈过六十大寿，到时候，咱们再拿 40 块，加上这 60 块，合计 100 块，办三桌水席，请你家人都过来吃一顿，喝一顿，就算把那三十五块大洋的事了结了，你说呢？”

“好！好！”关怡举起两手说，“我举双手赞成！”

九阳的 7-8 月间，天气闷热，人们纳凉全靠扇子。九阳人常在芭蕉扇子上，用毛笔写上四句顺口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然而，芭蕉扇脱销了，市场上买不到，许多九阳人不得不用竹编扇和裱糊的纸扇纳凉了。在放暑假前，学校给全校师生办了件好事，主管总务处的王副校长有本事，弄来了几大包芭蕉扇，每个学生可买一把，教职员工每人可买三把。那天，丁之瑜有事请假回城，贾隽成代她买了三把，当晚送到丁守义家里。

无巧不成书，丁守义恰好有事要请他吃酒，对他说：“老弟，马上要放暑假了。8 月 12 日星期天，我想请你夫妻俩到我家，品尝一下我的手艺。”

贾隽成不解地问：“老兄，品尝什么？”

“那一天是七夕，我亲手做一桌水席，请你俩来品尝品尝，看看我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不能凭白无故吧，贾隽成当然要问：“呵呵，你会做水席？我倒想看看。不过，七七是

牛郎会织女，你家肯定有什么喜事？说说。”

“有，你来就是了，到时你会知道。”

贾隽成正想找一个会做水席的师傅，这不是送上门来了。但他还是卖了个关子：“你不说，我不去。”

丁守义笑道：“你不来，我派人把你俩五花大绑捆来。”

贾隽成也笑道：“呵呵，你有本事；不过，不用你捆，我们自来就是了。”

丁守义请贾隽成夫妇吃酒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都十几年的交情了，双方的秉性、脾气都相互了解，感情上又合得来，这都不用说了；关友梅与关怡不仅同姓，三代前还是表亲。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说贾隽成快要升河高副校长了，在市教育界肯定有不少朋友，他刚好有要事相求。

他的一个孩子已参加了升高中的考试，估计分数不低，想上重点高中。当时，九阳重点高中有三所，就是市一高、二高和河高。听说，重点高中审查学生家庭成份很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基本上不录取。他的家庭成份被定为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农村的富农或富裕中农，户口本上已注明叫“小资”，虽比不上地主和资本家，但仍属剥削阶级范畴。他怕孩子升不到重点高中，影响孩子的前途，因此，他想请贾隽成帮他想想办法。他还替他妹子丁之瑜着想。贞贞聪明过人，又好学，每学期期末考试，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没有当过老三。她马上要上初中了，家庭成份是个大地主，父亲又被毙，光这两项，不要说上重点初中，恐怕连一般中学的门都难进。他曾劝妹子改嫁，给贞贞换个成份，当时，也有人来丁家提亲，其中就有关怡，他也向妹子说了，但他发现，妹子没有改嫁的意思。对于妹子家的这种情况，他也想请贾隽成给他出个主意。

他把想法告诉了妹子。但丁之瑜不同意二哥的想法。她对二哥说：“你的事我管不了；我的事你别管。”

“你想叫贞贞失学？”丁守义有些不满。

“我想，还不止于失学。”丁之瑜说，“万一上不了初中，在家自学，我来辅导。我是高中语文老师，我上过大学吗？不是全评自学？”

兄妹的争论，没有结果，各自坚持各自的想法。

七夕终于到了，祝福丁母六十大寿的寿宴如期进行。

当贾隽成和关怡天妇来到鼎新街丁家四合院时，丁家已在上房堂屋里，纵向摆了两桌酒席。堂屋条几中央，摆着一盏三层铜灯，旁边放着一台留声机；壁上挂着一幅红色帷幔，上面用金黄色的丝线，绣着“六十大寿”四个大字；两张酒桌上，已摆好了四荤四素冷盘。丁母端坐在上席的正位，孙男孙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围她而坐。他对着迎接他俩的丁守义说：

“伯母六十大寿，你不告诉我，叫我空手而来，丢人现眼？”

“什么时候啦！”丁守义笑道，“拜寿送礼，那是旧社会的一套，现在不兴了。”

只听丁母对贾隽成喊道：“你俩来我就高兴，送什么礼呀！”

贾隽成和关怡只好上前，向丁母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句“祝伯母寿比南山”的吉利话后，便自动到下席落坐。在下席落坐的还有丁守忠、丁守义夫妇、丁之瑜母女俩，其他孙男孙女五人，由丁守忠家领着，围着丁母说笑。

关怡一眼便看上了长得秀丽的陈文贞。她把贞贞拉着她跟前紧挨着她坐下，问道：“你十岁了吧？”

“十一啦。”贞贞忙答道。

关怡爱怜地拢了拢贞贞的头发说：“该上六年级了吧？”

“嗯。”

“听说你的成绩好，总是头一二名，跳级上中学也是可以的。”关怡又说。

“我想考初中，俺妈不叫我跳级，叫我按部就班上六年级。”贞贞说。

“也好。”关怡搂住贞贞亲了亲脸。

只听丁守忠说了一句“开始吧”后，丁守忠家便上前点燃了铜灯，六根灯捻竖着红光，在白昼里闪烁。贾隽成和关怡正为铜灯纳罕时，留声机里也响起了轻快激昂、节奏明快的音乐《步步高》，丁家老小开始逐个向丁母行跪拜礼。

礼罢，丁守义打开一瓶宝丰大曲，先给贾隽成斟了满满一杯。贾隽成不敢先沾，他举起酒杯，走到丁母跟前，双手捧杯躬腰说：“请伯母先饮一杯！”

丁母呵呵笑着说：“我不会喝酒。这么着吧，我以茶代酒，咱母子俩先碰一杯！”说罢，她举起了茶杯。

贾隽成一万个没想到，丁母把他当成儿子了。他激动地举着酒杯碰了一下丁母的茶杯说：“请伯母先饮一口。”

丁母果真先喝了一口茶水，但见贾隽成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哈哈，”丁守忠家笑着说，“真是大喜，咱妈六十大寿要认干儿子了！”

“说说笑笑而已，你们当真了？”曾读过多年私塾的丁母笑呵呵地说，“认干儿子干闺女的事，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隽成三十多了，我能不懂这规矩？”

“妈，你说我不懂？”丁守忠家笑着辨白道，“你说‘咱母子俩先碰一杯’，我以为你要认干儿子了。”

“那是我看隽成和守义好的像一个人一样，咋不是我的儿子？”

大家都觉得老太太说得有理，于是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寿宴进行得不亦乐乎。

正吃着说着，关怡突然笑着对丁母说：“伯母您说得对，认干儿子干闺女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我生了两个男孩，就是不会生女孩。我想从您的孙女中挑一个，当我的干闺女，圆一下我有闺女的梦，不知伯母答应不答应？”

丁母知道关怡看上了漂亮的贞贞，便笑着说：“可以，可以。不过还得由她妈做主。”说罢看了丁之瑜一眼。

“太好了！”丁守义竟抢着替妹子回答说，“贞贞，快给你干妈磕个头。”

关怡说：“你说的不算，人家妈还没有表态哩。”

丁之瑜本来不想要二哥管她的事，特别是贞贞认干妈的事，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但对突如其来，有些踌躇，二哥却代她说了。对她来说，二哥是最关心她的人，咋能当面抢白他，办他丢人？只好笑着答应道：“好，好，贞贞，快给你干妈磕头。”

贞贞最听妈的话，俯下身子，便给关怡磕了个头。

贞贞下跪磕头，迎来了一片掌声，寿宴火热起来。贾隽成夸关怡“有本事”，认了个漂亮的干闺女；丁家人七嘴八舌地说，贞贞“有福气”，认了个有本事的好干妈。

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碗筷叮当、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上菜吧。”丁守忠说罢，丁之瑜同两嫂嫂同时起身，走进厨房，忙碌起来。

不多会儿，由丁守义主厨“水席”的八大碗菜肴，回笼或回锅加热了一下，变成热菜，都端上席来。所谓“水席”，一是热菜大部份是碗碗有汤；二是热菜要一道一道上，吃完一道，再上另一道，犹如行云流水，不断更新；由于主厨和三个主妇，都是就席者，因此，只好一次上齐。

九阳风气，水席第一道大菜，当属“九阳燕菜”，为水席中的上肴。那是由燕窝丝为主，配以海参、鱿鱼、笋片和鲜鸡汤做成。过去，在旧社会，这些主料和佐料，生意场上的能手丁守义，都能搞到，做一碗货真价实的燕菜，垂手可成；但现时不同，这些主料市场断货，很难做成，只好以假代之，变成“假燕菜”。所谓“假燕菜”，是罗卜切成细丝，粉芡勾兑过笼后，配以虾米和鲜汤，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九阳燕菜”。这不是丁家的发明，这是九阳的低档燕菜，一般家庭都能吃得起。其他热菜还有“条子扣肉”、“水汆丸子”、“连汤肉片”、“八宝糯羹”、“糖醋鲤鱼”和“鸡蛋花汤”等等，还有一道叫“蜜汁参汤”，是红

薯切成棱形小块，过油后，配以酸甜浓汤而成。

吃着喝着，贾隽成和关怡对丁守义的手艺赞不绝口，特别是那道“九阳燕菜”，清爽利口，味道新鲜。

对于清爽利口，味道新鲜的“九阳燕菜”，丁守义并没有介绍他的做法，因为这道菜即便宜，做法又无什么秘密可言，但他的一句话，倒使这道菜神秘起来。他煞有介事地说：“这道菜之所以清爽鲜美，与这盏铜灯有关。”

一句话，引起了一阵哄议。丁家人虽然知道这灯是借来做寿用的，是丁之瑜从史怀秀那里借来的，名叫“三仙拱月灯”，也知道善仙善兔的故事，但他们并不知晓仙灯与“九阳燕菜”有什么关系，连丁之瑜也莫名其妙。丁家人尚且如此，外人贾隽成和关怡更不知其奥妙所在，况且他们刚到，便对这个丁家借来的铜灯产生了好奇。

“说说，说说。”家里人都不明白，异口同声地都叫丁守义说说，连丁之瑜也叫二哥说说，两位客人更不用说了。

丁守义咳嗽了一声说：“这没有什么新奇。”由于客人不知这灯的故事，在介绍了“三仙拱月灯”的故事后，他说，“在一本书叫《向日葵短篇童话集》里，有一篇叫‘兔子和燕子’的故事，说的是一只金丝燕飞往南方过冬时，掉队了，钻到兔子洞里取暖过冬。善良的兔子收留了它。”

“燕子也遇到善人了。”丁母也搭腔了。

“是的。”丁守义继续他的故事，“兔子每天用刨来的罗卜，撕成条条，喂养燕子；燕子为了感恩，便每天把粘液腺所分泌出来的唾液，吐到罗卜条条上，凝成团团，制成燕窝，叫兔子吃。由于这个原因，燕子没有饿肚，活下来了，兔子吃着燕窝罗卜丝，清香可口，也壮实起来了，于是，两人成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没想到二哥也会编童话故事！”丁之瑜笑着说。

“这故事编得好！”老太太又发话了，“这灯是六个善人的灯，今天又增加了一个善人燕子，为七善。七善应七夕，今天是个好日子。”

“伯母说得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一是伯母六十大寿，二是七善应七夕，是个很吉利的日子。”关怡情不自禁地说，“我还想再加上两个善人：牛郎和织女。你看，他俩每年都来鹊桥相会，对爱情坚贞不渝。忠于爱情的人，一定是善人。伯母六十大寿是九善应七夕，好上加好，更吉利。”

编织童话故事的丁守义又发话了，说：“关怡说得好。在个位中，九数最大，九善是最大的善。”

关怡笑道：“九数不仅最大，还是最高，所谓‘敢上九天揽月’，九善最高。”

丁之瑜觉得自己也应说一句。她说：“‘九’还最纯洁。《楚辞》说：‘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阳’者光明，没有虚情假意。”

贾隽成也笑道：“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乃最大、最多、最纯、最长久的概念。道家所谓‘九九八十一终成正果’，伯母到八十一岁时，一定正果成仙。再过三十年，到伯母九十大寿时，我们再来祝贺伯母仙寿万寿无疆！”

丁之瑜没有料到，这盏铜灯竟引起这么多的联想。

丁母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日，从六善到七善，又从七善升到九善，而九善是最大、最多、最纯、最长久的善，因而，她觉到，今天六十大寿，是她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她脱口而出：“今天我被善包围了，我发现，我周围都是善人。”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贾隽成和着说：“我觉得，咱们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善人！”

“还是隽成说得对。”丁母突然有感而发，说，“我看老百姓九成以上都是好人，那坏人不到一成。”

“是的，他们是极少数。”贾隽成继续和着说，想让老太太高兴。

“他们是极少数。”丁母忿忿不平地说，“可他们人少，权力很大，动不动抓人、杀人，还编造了许多杀的理由，连五百多人的联保，都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理由！”

丁守忠立刻发现，母亲又要大骂了。见大家都不动筷子和勺子了，便起身说：“妈，寿宴差不多了，该收了吧？”

母亲也立刻知道儿子的意思，怕他的客人面前大骂。想了一想，觉得儿子说得有理，便对丁守忠点了点头。

寿宴结束，丁守义请贾隽成夫妇到他屋里叙话。由于丁守义与贾隽成是多年的好朋友，心心相通，毋需闭口藏舌。

“我看老太太又为陈仁礼的事生气了。”贾隽成从丁母的不平的语气中，看出了她心中的忿懑。

“是的。”丁守义说，“她常为陈仁礼的死抱不平。”

“何尝是她？”贾隽成说，“很多人为仁礼抱不平，有什么办法？中央的政策是杀罪大恶极的，无疑十分正确；但到下面，就变了，好像杀得越多越革命。连仁礼这样的好人都杀，我真看不惯！”

关怡有不同见解，她直言批评起贾隽成来：“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像陈仁礼这样的好人杀的还少吗？这是现实。你看不惯，也得设法看惯；实在没法，也得憋到心里不说；不然，你会犯错误。我说过你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也可能是秉性难易吧。”贾隽成说，“我总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被老左们搞砸了。几个月前，教国文的王老师曾对学生说，短篇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建议学生们课外阅读一下。不料，批胡风时，由于小说的作者路翎是胡风集团成员，有个政治教员叫赵永刚，是校党委委员，被人称为‘纯正的布尔什维克者’，总是提着棍子想打人，便抓住这个事不放，一心想把王老师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我看不下去了，说：‘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不是《人民文学》的编审都是胡风分子？’一句话说得他张口结舌！”

“你以为你主持正义了？你知道你这样说会得罪多少人？”关怡又数落起贾隽成来。

“话到嘴边留半句。关怡说得对。”丁守义颇有感触地说，“医院大都是医护人员，与文艺界关系不大，偏偏有一个爱管闲事的医生，管不住自己的嘴说：‘胡风写了三十万言的建议书，正大光明地呈送给文化部，怎么变成了反革命？以后谁还敢提建议！’幸亏他很快做了深刻检讨，差一点被打成胡风份子。”

“话到嘴边留半句，我也知道，可是憋不住啊。”贾隽成说。

“憋不住也得憋。没到浪头上；如果在浪头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后悔都来不及！”关怡再次数落贾隽成。

“关怡说得对，咱们都得好好管住嘴，憋住点。”丁守义对贾隽成说，“譬如我被订为‘小资’成份，属有剥削行为的小资产阶级，虽不是敌人，可也不是什么好朋友，不找你的毛病，就算不错。因此，运动来了，我就顺大流：大家说谁好，我随着说点好，大家说谁坏，我也跟着说点坏；但顺，我只顺他个五六分，最多七八分，决不超过别人，不当出头鸟；路见不平，就憋住，少管为妙。”

“守义说得对，你得好好学学。”关怡对贾隽成仍不依不饶。

“我理解守义，他有个‘小资’出身包袱，是得谨言慎行。咱俩不同，你的出身是‘市贫’，我的出身是‘工人’，你怕什么？”

“看看，看看，”关怡对丁守义说，“他是不撞南墙心不死；但撞了南墙，想回头已来不及了。”

“关怡说得对，你要好好听听。”丁守义对老友直言不晦。

“你们说得也不错，只是世故了些。”贾隽成说，“眼下，错批、错斗、错抓甚至错杀，时有发生，都是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思潮造成的，都是不听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是一个党员，要维护党的纯洁，敢于同这些错误思潮作斗争。我深信，早晚有一天，毛主席会发动群众来批判这种错误思潮。”

“看看，看看，”关怡对丁守义说，“他只知道认真，不知道糊涂，更不知道大人物都说‘难得糊涂’是啥意思，连‘识时务者为俊杰’都忘了。”

关怡知道隽成固执，一时半会说服不了他，她也不想再在守义面前数落他了，便转移话题，对丁守义说：“提亲的事你说了吗？”

丁守义知道关怡说的是她给丁之瑜保媒的事，便摇了摇头说：“我看她还没有改嫁的意思。”

心直口快的关怡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贞风亮节？”

贾隽成说：“你当哥的要开导开导她，关怡给她介绍的那个人我认识，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贾隽成说的这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叫张荣辉，是关怡同学的丈夫。在旧社会，他曾是九阳红十字会于会长的书记员，是个有一两百亩土地的颇为富裕人家的后生。当年，关怡家有困难时，曾向同学求助，从张荣辉那里借到了十五块银圆。张荣辉的父亲是个聪明人，解放后不久，除留下十五亩地外，其余一百多亩地，全部以两折的价钱卖给了急需土地的农民；由于他人缘好，又热衷于善事，土改时，被订为下中农。由于出身成份好，张荣辉也很快入了党，在市民政局做事。由于人缘好，工作积极，深得领导信任，两三年后，便升任社会救助科科长。近来，又传说，他可能要升任市民政局副局长。在贾隽成看来，富有同情心是张的强项。前年，关家拿了 50 万元来还帐， 知道关家的困难，便按 1 万元一块银圆的银行规定，从 50 万元中只捏了 15 万元，尽管黑市一块银圆已抄到 20 多万元人民币。对此，贾隽成和关怡都十分感动。

“这人的确不错，是个德才兼备的好人。”关怡颇有感触地说，“我的那个同学没有福气，常年有病，也没有生个一男半女，去年八月，久病成癌，撒手人间。对爱妻去世，张荣辉悲痛欲绝，发誓今生今世不再继弦。我想，这不过是暂时的悲不自胜而已，把丁老师介绍给张荣辉，也许能疗治双方的精神创伤。”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丁守义说，“但你们不知道，我的那个妹子有些固执，叫我不要管她的事。”

贾隽成对丁守义说：“丁老师是你的亲妹妹，你要好好劝劝她，不要固执。张荣辉真是个好人，是个很有水平很有前途的干部；如果能成，对双方都有好处，贞贞的家庭成份也会改变，将来上高中上大学，都不会有什么困难。”

“好吧，我再试试看。”丁守义这么说。

正说之间，丁之瑜走了进来。话题立刻转到家庭成份上。

贾隽成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家庭成份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了。”

丁守义说：“你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很多人说，家庭成份是地、富、反的孩子，都不能上学，农村更邪乎，这是真的吗？”

贾隽成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成份论者，又是不唯成份论者。这说明，对家长，要讲成份，这是分清敌我的一种办法，而对他们的子女，不能按他们父辈的成份看待。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有些人很左，不按中央政策办，把子女与父辈等同看待，显然是错误的。”

“有些人的确有点左，像城改，就搞得满城风雨。”关怡说，“我在做家访时，遇到了一个自由职业的家庭，是个唱河南梆子的，是次要演员。剧团城改工作组规定，上层主要演员为‘民资’，相当于地主和富农，但属于‘朋友’阶级，是‘团结’对象；中层次要演员为‘小资’，相当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也是‘团结’对象；下层打小旗跑龙套的一般演职人员，为‘市贫’，相当于贫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政策宣布后，主要演员都去打小旗跑龙套了，一般演职人员风光起来，都争着去演主角。不到一个月，剧团揭不开锅了。市委知道后，决定停止剧团划分成份的试点，还原过去建制。不到一个月，剧团慢慢又有了些收入。幸亏学校没搞城改，否则，学校也得关门，我们这些当老师的，都得打扫卫生补漏锅去！”

丁之瑜则认为，不搞城改是暂时的，早晚还要搞，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共看来，在老百姓中划分成份，是分清敌友的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省略了许多庞杂冗长的司法程序。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使她懂得了说撒谎式的违心话的重要性，要不，干脆不说。今天这个场所，她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她选择了沉默。

贾隽成气愤地说：“剧团城改是错误的，是市委中一些老左和左棍搞的，中央不承认。”

“看看，说着说着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关怡又数落起贾隽成来，“什么老左、左棍，你不会憋住不说？”

“在这里说说也无妨，没有外人。”丁守义说，“不过，关怡说得对，其他场合千万憋住，别这么说。”

“你们说的都对。”贾隽成说，“在教育界，许多同事都持有跟我相同的看法：对学生讲什么成份？成绩第一！但没人敢公开这么说。我想说，但也憋住了。”

关怡说：“这就对了。不然，枪打出头鸟，先拿你是问。”

“我不怕他们拿我是问。”贾隽成说，“咱们教育界里就有一些自称为‘布尔什维克者’，好像他们是多数派，实际上他们人数少得可怜，是‘孟什维克’，他们公开要求，重点高中一律招收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对此，市教委有些领导竟表示支持，说这是党的阶级路线在教育上的正确反映。但民心呢？我知道，相当多的同事不赞同那些所谓‘布尔什维克’们的看法。市二高孙副校长对我说：‘他说他的，我招我的；只要分数线达到了，管他什么成份，我一律照收。’”贾隽成对着王守义说，“我知道你家的老大要上高中了；放心吧，只要分数达到，孙副校长已答应我，他照收不误。”

丁守义没有想到，他想相求之事贾隽成竟主动替他做了。显然，他俩够得上是金兰之友。

贾隽成肯定地说：“剧团试点失败了，党和政府不会再在学校里搞城改。”

“也不尽然。”丁之瑜终于要说话了，“有些知名人士著文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阶级斗争’、‘划定成份是分清敌我的有效方法’等等，虽然文化界和教育界不会再搞城改，但换一种方式搞阶级斗争呢？如：批判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是维护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奴仆；批判大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思想；发动青年人批判红学家为唯心主义，把俞平伯教授搞臭；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是反革命思想，并把胡风和他的支持者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加以逮捕入狱，等等。这一切说明，革命在继续，城改方式在演变，阶级斗争在不断深化中。这些都是常识，但我们都要看见这些常识，还应认识和评估这些常识。”

“有人问我，”关怡说，“农村土改评成份能促进生产，剧团咋没饭吃？我一时答不上来。”

“个体农户的生产是小农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一般农民都会做。农民也好满足，有一二十亩地，就能养活全家，就会唱《农家乐》。”丁之瑜说，“演员和教师不同于农民。知名演员是许多年磨练出来的，教师是学校培训出来的，譬如你，就读了十二年书，还参加了半年多的音乐培训，都是脑力劳动者，他们创造的价值远比简单再生产高得多。因此，没有知名演员和合格教师，剧团和学校就组建不起来；组建起来的，也不过是简单再生产，如扭扭秧歌，跳跳大刀舞，唱唱《兄妹开荒》，最多是个‘乌兰牧骑’。”

在贾隽成看来，丁之瑜是很有水平的国文教师。他发现，授课中，她很少涉及政治，甚至有秘而不宣之嫌；但当回避不了时，她会粗略一句带过，从不深究细推。对此，他颇为理解，这很可能与她的身世有关。他还认为，正如她刚才所说，她说的都是些常识，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但对于这些常识，她不说则已，一说必有高人一筹的政治含量。——这是他长年对她观察的结果。

“丁老师说的有些道理。不过，”贾隽成对丁之瑜说，“你有点悲观了。我想，阶级斗争这根弦，不可能越绷越紧，绷得太紧会弦断琴毁，一切玩儿完。”

关怡说：“‘越绷越紧’也有可能，‘布尔什维克者’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这是现实。要改变这个现实，我们是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因此，只能去适应，不能去硬碰。”

贾隽成笑道：“照你说，那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用反了？”

“当然不是。”关怡反驳说，“当中央号召反时，我们再反不迟，现在只能去适应。”

丁守义笑道：“这里可不是你夫妻俩辩论的场合，回家去再辩。”

关怡说：“你当哥哥都没听出来，丁老师说‘阶级斗争在不断深化中’，是讲家庭成份越来越重要，怕再过几年，我们的贞贞上不了高中。”

当哥哥的早就知道妹妹这桩心事，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关怡竟先抖了出来。丁守义对关怡说：“我早就想给贞贞改变一下家庭成份，竟没有找到办法，正想找你俩商量商量，给我出个主意。”

“那个办法不成，还有个办法。”关怡又发挥了她心直口快的功能，说，“叫贞贞跟我姓关，或姓贾，不姓陈，怎么样？”

丁之瑜知道关怡所说“那个办法不成”的意思。她曾想把贞贞改姓丁，变成“小资”，总比“恶霸”成份好些，但她没有一点把握。

“太好了！”丁守义竟又替妹妹当了一次家说。

“不妥！”丁之瑜忙说，“贞贞家庭成份是恶霸地主，改姓关或姓贾，难道叫关怡他俩替我承担责任？太不应该了。”

“承担什么责任？干闺女就是我的女儿。”关怡满不在乎地说。

贞贞改姓，的确是个新问题。第一，政府允许吗？第二，改姓后，恶霸地主子女的身份能消除吗？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复杂，但贾隽成看来，也很简单。他说：“中央政策规定得很清楚：有成份但不唯成份。市民政局已为很多寡妇的子女改了名换了姓，孩子的家庭成份也跟着变了。”

“一点不错。”关怡对丁之瑜说，“你只要同意，贞贞改姓的事我包了。”

丁之瑜十分感动。她当即表态道：“我同意！谢谢你俩！”

第七章 百花同科

1、毛病

五个多月后的腊月二十，祝福贾母六十大寿的寿宴，如期举行。然而，寿宴的准备可难坏了贾隽成夫妇，连贾母都说，“别做什么水席了，吃碗炸酱面就算过了。”

原来，丁母六十大寿后不久，市场供应突然紧张了起来。街道上买羊肉汤、牛肉汤、豆腐汤的摊贩，都先后撤摊；蒸白蒸馍的、烙油旋儿烧饼的、炕牛舌头锅盔的、炸油条的，都很快消失了；在菜市场，主妇们老人们，在排队凭票证买肉、买鸡蛋、买豆腐；买菜的相对比较宽松，但菜的品种很少，除冬瓜、倭瓜、土豆和葱头外，其他品种很少，连小白菜、小罗卜也被抢购一空。不过，在较大的饭店里，如‘小有天’、‘真不同’、‘老王烫面角’等，饭菜供应还算宽松，只是价格较高，一般百姓吃不起。在这种情势下，贾隽成想摆三桌水席，采购主副食品便成了个大问题。按政府规定，市民每个每月供粮食 26 斤，粗细五五搭配，食油半斤，白糖半斤；过年每个市民供猪肉一斤（带骨头），鸡蛋三个，豆腐两斤，大白菜三斤，罗卜五斤，一律凭票证供应。马列理论家们都说，这叫“按需分配”，是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的共产主义理想。由于这个美好的理想，贾家必须用主副食品配额的一半做水席，一半用于过年。但这一半主副食品配额，很难做成三桌像样的水席。丁守义夫妇知道后，便主动来贾家帮忙，还带去了史怀秀送给丁之瑜的三个大罗卜、三斤咸牛肉和黄豆做成的三斤人造肉。由于丁家帮忙，才使水席有了点眉目，特别做“九阳燕菜”要求有较高质量的罗卜丝有了保

障。

丁之瑜清楚地记得，关怡对她说“贞贞改姓的事我包了”的那句话，而且没有食言：8月下旬，贞贞改名为贾文贞，家庭成份也由“大地主”改为“工人”，并顺利通过了重点初中学校的政审关。她还记得，关怡曾对她说：“原先想叫贞贞跟着我姓关，因我不是家长，只好改姓贾。我是干妈，隽成自然是干爹。”为了感谢关怡对贞贞的关照，她把史怀秀送来的食品，托二哥都赠送给了贾家。

贾母六十大寿的那天，由于丁守义夫妇主动帮忙。八大碗水席中，除“条子扣肉”“糖醋鲤鱼”两道菜因原料无法顶替没有做成外，其他几道水席菜，也基本上做成，只是“水汆丸子”和“连汤肉片”中，掺有不少人造肉。来拜寿赴宴的人们，都知道当前市场情况，水席缺憾也都谅解，因此，寿宴进行得十分欢快。

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很快寿宴结束，女人们起身把桌子收拾干净。但在贾母座席的圆桌中央，一盏三仙拱月灯，还在发着微弱火光。

丁守义夫妇昨天就发现了这盏灯。贾隽成告诉他俩，那是个仿制品，是关怡的弟弟关瑞制作的。

关瑞在一家私营的翻砂厂当翻砂工，也会制作模具。他听姐姐说，她婆母可想自己也有一盏三仙拱月灯，便想制作一个送给姐姐的婆母。他把制作计划和图形报告给了老板。老板不同意，说：“都要这样干，我这生意咋做下去？”

“我算了一下，制作成本大约是 15 块钱。”关瑞对老板说，“我愿意拿出半个月的工资抵成本，不让咱工厂吃亏。”

关瑞说得十分恳切，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对关瑞说：“看来你与这灯有什么密切关系？年轻人，说给我听听。”

“你看看这腿。”关瑞扒出裤褪露出小腿的伤疤，并对老板说了当年五十块银圆做手术的故事。

老板听了很感动，当场决定帮关瑞制作。他对关瑞说：“知恩报恩，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小伙子，你做对了。”

当制作好后的三似拱月灯交给姐姐时，姐姐惊叹地赞道：“这个复制灯几乎跟原件一模一样。”

弟弟说：“材质不同，人家那是铜，我这个是铁，黄铜色是外刷的油漆。”

姐姐问：“你花了 15 块？”

“老板一个钱没要。”弟弟高兴地说，“老板还帮忙我修改了一下模具，使兔子和三仙人形象更加逼真。”

“好人呀，你遇到了一个好老板！”姐姐禁不住称赞起来。

“叫我看，中国的好老板多着呢，比苏联多，我就遇见过几个。”弟弟说，“你看，苏联电影里说，资本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管他是真是假。”姐姐开导弟弟说，“遇到对你好的人，你就亲近些，说些人家喜欢听的话，多赞扬人家几句；遇到孬种，你离他远点，别批评人家，更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

寿宴结束，免不了要说会话儿。

贾隽成首先说：“九阳燕菜色正味鲜，不比在你家吃的差。恐怕与大罗卜有关。”

丁守义说：“市场上供应的都是小罗卜，发艮，一点也不脆甜，过油后也赶不上大罗卜丝。”

咸牛肉凉盘竟也受到赞许。这些年，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牛肉却断档缺货，连当年做牛肉汤泡馍生意熟悉牛肉市场的关家，竟也买不到牛肉，因此，牛肉显得十分金贵。

“听说中央下令不准宰杀耕牛。”关瑞的哥哥关峰说，“卖牛肉汤时的几个供货户，手头都没有牛肉，都先后改行了。他们对我说，农业合作化，牛肉都合得没有了。”

“听说所有牲畜都不准宰杀，一律由政府统购统销，听说还抓了很多反革命，不知是真是假。”王守义不无担忧地说。

“都是道听途说，我们要听中央的。”关怡说，“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都说，全国货源充足，供应良好，个别地方市场供应紧张，是暂时的，‘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很快就会改善。”

“但市场一紧张，人们就怀疑起报纸和广播来。这些都是不好说清楚的问题。”丁守义说。

“也能说清楚。”贾隽成似乎不同意丁守义的说法，他说，“中央一化三改造政策是正确的；但到了下面，变了，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干扰中央的政策。眼下，九阳市场紧张，市委和市政府要负很大责任！”

“说着说着，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关怡又担心起隽成来，“你也不想想，你在谁的领导下？你老挑人家的毛病，早晚会犯错误！”

关怡担心隽成早晚会犯错误不是没有道理的。结婚都十多年了，关怡对夫君已十分了解。无论在旧社会和新时代，隽成的所作所为，她几乎了然于怀，说起来如数家珍。

她最佩服的是隽成博学多才。在物理教学上他卓有成效，被一些教师称为物理学权威。

他不是政治教师，但在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与政治教师不相上下。她的物理知识和政治学常识，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毛基本理论，大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由于他博学多才，被师生们赞称为活字典，甚至推誉为红透专深的学者。由于他的教学成就和知识素养，正在筹建的九阳大学，已拟任副校长的彭烈先生，向教委提议，拟聘隽成为物理学教授。做为妻子，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丈夫，能不感到自豪吗？

最令她放心做是，隽成笃信共产主义，深信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未来。

他曾多次向她描述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他曾对她说过，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是共产主义的天下。因为，那里有许多出色的共产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和中央书记杜克洛，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等等，他们领导的共产党，已变成该国第一大党，在议中的席位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很快会变成执政党。同欧洲一样，在亚洲，在日本和韩国，在菲律滨和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共产党，也将要成为执政党，要不了多久，亚洲的天下，也必然是一片红。在关怡眼中，隽成这种认识，并能经常宣传这种认识，与党保持一致，是保全个人保全家的最好办法。

最令关怡不能忘记的是，博学多才的丈夫，不仅支持她大唱革命歌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还同她一起创作的一首《美帝国主义要垮台》的革命歌曲，荣获市音协三等奖。那首歌曲的歌词是隽成填写的：

帝国主义看到看到要垮台，要垮台，
帝国主义看到看到要垮要垮台。
美帝国主义要垮台，要垮台，
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垮台！
（反复唱三遍）

她在市文化宫演唱了这支歌，很快风靡全市；因此，他们的家庭，也被街道办事处评为五好革命家庭。

但也有令关怡担心的地方，隽成太正直，甚至正直得匪夷所思。

一天，隽成对关怡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我总觉得他们操之过急。据一位从比利时统战回国的老师说，他们农业很落后，农民吃的都是黑面包，叫列巴！”

“我也听说过。”关怡说。

隽成说：“他们的新领导赫鲁晓夫说，苏联人民很幸福，经常吃土豆烧牛肉。我看，他们在吹牛。”

“这些在这儿说说算了，可不要在外边说。”关怡提醒隽成。

隽成说：“你说得对，我没在外边说。”

关怡说：“还有，你对一化三改造的有看法，我看，都是事实，但不要到外边说。”

“咱们中国搞一化三改造是正确的，但步子有些大。”隽成说，“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搞农业合作化大约需要十五到十八年；还说，‘要尊重农民们的选择，坚持自愿原则，加入退出自由。’可实际呢？听说到处强迫入社，逼人上吊、跳井、跳河；由于不许退社，农民便乱宰乱杀牲畜，结果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据我观察，这些都是党内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祟的结果。在中央，与刘少奇和陈云的领导思想有关，在九阳，张书记要负主要责任。”

“说着说着，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关怡不能不承认隽成说得很有道理，但市委那些人是父母官，官大一级压死人，一名教师，怎能与父母官争上下高低？要“看透勿说透，还是好朋友”，要学会装糊涂，否则，人家赖好找个理由，都会把你整得死去活来，叫你安生不下来。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提醒隽成。

隽成说：“只是跟你说说，又没有到外边说，你怕什么？”

关怡说：“你虽然承认‘话到嘴边留半句’；可是，很多时候，你性子急，留不住。”

“贤妻呀，”隽成笑着说，“放心吧，我听你的，今后一定‘话到嘴边留半句，理到真时让半分’。”

2、牛肉

市场上买不到牛肉，但史怀秀却能拿咸牛肉送人！为什么？这与三仙拱月灯有点关系。你可能不相信。没什么，去到她娘家看看就知道了。

按关东村农民说法，这几年史忠良家发了。事实的确如此。如今，史家土地虽没增加，但生产工具增加了。水车由一部变成了两部，耕牛一头变成了三头；除 20 亩菜地外，种水稻面积从 3 亩增为 5 亩，其余种植面积不变。由于使用良种、化肥和适时水浇，蔬菜和水稻大面积增产。如水稻亩产已达 470 斤，种的一亩土豆产出达 2,000 多斤，两亩红薯产量竟也达到 8,000 斤。家里每年都要喂两头大肥猪，30 多只活鸡。短短两三年，史家已还清了所有贷款。

外来户史家的发迹，引起了全村人甚至近村人的注目和议论。有人说，史家发迹是因为史忠良精明能干，他们都知道，他原是个种水稻的能手，几年间，又变成了蔬菜专业户；有的则说，史忠良会来事，跟村领导关系好，是村支书支持他的结果，能搞到几百万的贷款就是证明；但有的说，他家崇神信佛人心好，又有盏神灯，神佛都在保佑着他全家。

对于村民的议论，史忠良已有耳闻，他并不在意，因为都是明摆着的事，你能挡住谁不议论。论种水稻，他是个好把式，方圆几十里，没人能同他相比；论种菜，怀国高他一节，真如人们说得那样，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家养鸡喂猪，老妈和老伴徐氏，够得上尽心尽力了；全家老小心往一块拧，劲往一处使，家和万事兴，能不发吗？说到敬神信佛，他们不敢公开说，公开敬，但暗地里他们深信，只要一心向好，和亲睦邻，修行十善，神佛就会保佑他们，更何况老妈天天对灯念佛，从不间断。

不过，史忠良看来，他能在陈家庄发家，先幸遇到了一个好地主陈仁礼，使他在陈家庄站稳了脚跟；后又幸遇一个好村长好书记任长山，成了他发家致富的靠山。

史忠良忘不了陈仁礼，但仁礼已死多年，时间正在磨耗他的记忆。他与陈家一个是贫农，一个是地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但现实却把他俩家紧紧连结在一起：他的幺女怀秀嫁给了陈家四少仁梓，而陈家的幺女陈容，不久前已与他的二子怀民结婚。怀秀呢？她嫁给了小姑陈容的哥哥仁梓，成了陈容的四嫂；陈容呢？她嫁给了小姑怀秀的哥哥怀民，成了怀秀的二嫂。两家的阶级关系谁能说得清楚？之于四人之间的伯仲与姑嫂，也只好用年龄大小去称呼了。

史忠良也忘不了任长山。这几年，他家水车由一部变成了两部，耕牛由一头变成了三头，离了贷款能行吗？富起来了，不忘他们的恩公，每逢年节，他通过怀民和怀秀，对陈家都有所表示，礼虽轻但情义重。在村子里，他与任书记和其他村干部，关系越来越好。他也学会了打点，虽然有限，但情义无限，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亲密交往中，怀国入了党，成了村子里的后备干部。

半年多以前，为了证明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经村党支部研究，并经陈家庄镇党委批准，史忠良家被树为发家致富的典型。在村民大会上，任长山号召全村村民向史家学习，走发家致富的路，使全村都富裕起来，力争关西村成为全市发家致富的样板。

树立他家为发家致富的典型，史忠良曾犹豫过。当听到有人劝他注意“枪打出头鸟”时，他越想越害怕起来。他找到任书记说：“我是外来户，还是树立别人为典型吧！”

“忠良老哥，你的思想经常跟不上趟。过去你爱说你是外乡人，现在又成了外来户，你想想，甭说天下贫农一家亲了，你现在还能算作外来户？”任书记说，“你的大媳妇是周家的二闺女，周铁匠是陈家庄铁业社党支部委员，红色家庭；你们家的老二和幺女，不是陈家庄的女婿，就是陈家庄的媳妇。都是外来户吗？”

“我总觉得……”

“总觉得啥？有人想当我不叫他当哩！”任书记说。

“我总觉得……”史忠良还在担心。

“我知道你怕！”任书记说，“我听说有人放风说‘枪打出头鸟’。好哇，叫他们冲着我放枪，你这典型是我树的，叫他们放一放试试！”

“昨天，我听说，有人告我杀牛犯法。”史忠良终于说出了“枪打出头鸟”的根据。

“不错，我把他顶回去了。”任书记说，“前天 20 号，我们才接到禁止宰杀和买卖耕牛的通知，你们那条牛是 17 号杀的，况且都知道，你杀的那条牛是不能干活的瘸腿牛。”

“我总觉得……”尽管史忠良对村书记的支持感激不尽，但仍然忧心重重。

“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任村长说，“你家这个典型树立起来后，全村人都行动起来了。你看，最近个把月，咱村子光耕牛就增加了十来头，连吴老六都买了两头。”

然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任村长批评史忠良思想经常跟不上趟，其实，他自己的思想已经掉队了。

当他树立史忠良为发家致富的典型时，风向已经变了，他没有看到。九阳市青年作家李准写的《不能走那条路》的小说一发表，便受到了全国大小媒体的一致热捧，第二年便把它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显然，中央不支持个人发家致富，做为村支部书记的任长山，政治嗅觉不够灵敏，误判了形势。但误判形势不光是任长山，还有不少乡镇一级干部，甚至县市一级干部，其中就有九阳县委书记张兆祖。

九阳县统辖九阳市郊 28 个乡镇，是一年前经省委批准组建的。由于土改工作出色，张兆祖被认命为第一任县委书记。然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他思想跟不上趟，落后于孟津、渑池等周围各县，被张寿光批为一天到晚躺在“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坑头”的个人发家致富上作梦，挫伤了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是典型的“小脚女人”，因而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新任命的县委书记庞隆飞，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搞农业合作化。他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做了迅速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大声疾呼，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时不我待，九阳县必须跟上这个大好形势。他规定：凡对合作化行动不力的党员和干部，一律免职；阳奉阴违或公开反对的，一律开除；对群众要说服教育，免费观看电影《不能走那条路》；发动群众，树立走合作化道路的典型；对少数顽固分子，要在赋税、出工和贷款上，严加管束，不能叫他们占国家的任何便宜。据传：他对县委员们说，九阳要学渑池，今年要抓反对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 150-200 个。

《不能走那条路》的小说和电影任长山都看过，给他的印象是，不能靠买卖土地发家致富，那会产生新地主和富农；但他树立的发家典型不是买卖土地，而是增加生产工具和改善田间管理等，跟《不能走那条路》对不上号。过去党号召发家致富，他就树立史家为典型，号召全村人向史家学习。而今呢？全国上下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农业合作化，而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就是一颗催人上路信号弹。怎么办？他是个善于听话、善于紧跟的支部书记，下意识地认为，要紧跟，必须紧跟！要紧跟就要大转弯，把提倡个人发家致富转到走合作化道路上来。

从县里开会回来，任长山满脑子一个问题：合作化咋搞？他知道，孟津和渑池等县合作化搞的早，大多数已建成高级农业合作社。关西村怎么搞？从初级社做起？不行！要一步到位搞高级。但他知道，一步到位搞高级，至少要克服三个阻力。

任书记知道，第一个阻力来自于他的老爹。他家三代贫农，缺吃少穿不用说了，当了村长和支书后，家境逐渐好转，也富了起来。他家有两头耕牛一头驴，最近又奖售了一部双轮双铧犁。入社，叫别人用？老爹一时想不通。他打通老爹说，今天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央要搞合作化，谁也挡不住，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形势逼人呀！但到最后，老爹想通了：成立高级社，儿子不是社长也是支部书记，全村的劳动力、土地、农具和耕畜，都得听儿子的调遣，他能吃多大的亏？想通了，就不吭气了。

任书记知道，第二个阻力来自于村干部。从县里开会回来，他便召开党支部支委扩大会议，在传达了庞书记的报告精神后，便开始研究了迅速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他严肃地说：“你们都知道了吧！消极，靠边；抵触，开除。你们也知道，我家有两头耕牛一头驴，最近又买一部双轮双铧犁，入社，叫别人用，老爹想不通。我说形势逼人，不通也得通！老爹通了，全部入社。你们呢？你们家底我也清楚，不比我少，听说还有人想买手扶拖拉机，可能也想不通！难道还得叫别人帮助你们通吗？”

“不是说入社退社自愿吗？”想买手扶拖拉机的孙连长，的确想不通。

“这么多年了，你还迷瞪。”任书记说，“不错，过去上头说过，来去自愿，我也说过多次，但现在形势变了，靠边，开除，都在你前面等着。”他学着庞书记的口气说：“好哇，你不想当党员，不想当干部，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但党管一切，你得当农民，得听党管教，服从党的领导，这个，你没有选择的自由。”末了，他回答孙连长说：“什么叫自愿？现在形势逼人，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这就叫自愿。”

听了任书记的讲话，村干部们面面相觑，一时还不过神来。他们都知道，这些年，他们都发了些，全村四百多户人家，除一二十户较贫困外，多数都有了很大改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就主要生产工具耕牛来说，原先只有三四十户有；土改后四五年间，大发展起来，除贫困户外，许多家都添置了耕牛，几乎家家有一头，有的还有两三头。村干部们天天与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天天“吃饭打野外”，端着饭碗，来到路边，或蹲着，或坐在石头上，与村民们边吃边聊天，因而，他们对村民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村干部们都知道，一听要搞合作化，农民们便议论纷纷，大多数人不愿意，都想走史忠良单干发家的路。然而，他们也知道，党和政府知道的比他们多得多，详细得多，因为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绝大多数农民要求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只是有少数干部，是些睁眼瞎子，看不见农民的这种积极性。但大多数村干部，并不认为他们都是睁眼瞎子。

在关西村，有人发牢骚说：“刚想把土地好好整整，甩开膀子干几年，没想到才两三年，便收了？”发句牢骚没啥关系，千万别说过头话。不少人都知道，党和政府说“农业合作化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些农民偏偏不听话，还爱说过头话：什么那不是条“共同富裕”的路呀，什么那是条“共同贫穷”的路呀，甚至说那是条“共同要饭”的路。结果，光渑池一县就抓了许多反革命，几乎村村都有。渑池有一个死硬分子，因破坏农业合作化，给崩了。

村民们都知道任书记说的那句话：“形势逼人，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份量特重，好像他是个说一不二的皇帝？但仔细一想，一个小小村长，比芝麻大不了多少，他敢不听上面的？眼下，任书记和党支部委员们都表示要入社，作出了表率，一般农民敢不紧跟？但他们还要看一看，那个发家致富的典型的表现，因为，入社他家的损失最大。

村民所想的正是任书记所想，只要史忠良家入了，其他人家就没有理由拒入了。于是，他决定树立史忠良家为走合作化的先进典型，使关西村一夜之间越过初级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扩大会议后，任书记率张会计和孙连长来到史家，动员史忠良第一个报名参加关西村高级农业合作社。

出乎任长山意料的是，他在史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史忠良报名全家入社。

原来，史家这几天都在焦虑中度日。

一天，史忠良妻子徐氏，流着泪对着全家说：“过去搞土地改革，分地主富农的财产，叫共产；现在搞合作化，要分咱家的财产，也叫共产？咱家剝削过谁？欺压过谁？偷过谁？抢过谁？我想不通！我想不通！”

“娘，这不叫共产，叫合作！”史怀国说。

“合作？”徐氏流着泪继续说，“咱家省吃俭用地攒钱，晚上连油灯都不舍里点，还借了很多钱，塌了一屁股帐，才安的两部水车，买了两头耕牛，凭什么得去合作？凭什么叫别人共产？我还听说，每户只准养一头猪，每家只准养一只鸡一只鸭，多出的都得去合作，去共产。这比过去的土匪、刀客都凶！怪不得二顺子家发牢骚说：‘共产党就会搞共产。第一次共产叫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共产叫合作化，抄咱贫下中农的家。第三次共产共什么？天知道。’我真想不通！”

“娘，”怀秀说，“城里私人开的豆腐坊，粉坊，都合了。不叫共产，叫赎买，还给点利息。利息少得可怜，等于没收，有人跳楼了，被打死了，谁也不敢吭气。”

“上面说，收到合作社的耕牛、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叫入股，还要给你按股分红。这同土匪刀客不一样。”怀国说。

“分红？”徐氏流着泪继续说，“听浑池那边来的人说，分红都把人分得上了吊、投了河！”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忿忿地说，“过去共地主，现在共贫农，将来还会共谁？什么世道？养个猪，喂只鸡，也跟吃斋念佛一样，都有罪？都得共？不叫人活了？”说罢，对着三仙拱月灯念起佛来。

“我还听说，个人发家致富错了，说是什么两极分化，还说发家致富的人，都要娶小老婆！”徐氏十分生气地说，“咱家谁娶了小老婆？”

“娘，那是宣传。”怀秀在心城里生活了几年，比在乡里知道的事多得多。她说，“这天是人家的，地也是人家的，枪杆子在人家手里，到哪里都是人有理，你没理。只把你说成要讨小老婆，没打成恶霸，就算便宜了你。你就忍了吧，认了吧！”

“太不讲理啦!”忠良娘又忿忿地说，“咱家的小老婆站出来，叫我看看！”

“村长说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跟城里一样。”怀秀说，“城里搞合作，也是你合也得合，不合也得合，这叫自愿。有人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革命。’你富了，就得被共。我看，咱们还是忍了吧，认了吧，枪杆子在人家手里。”

“胳膊拧不过大腿。”史忠良终于说话了，“我想了好几天：不想入也得入。这房子院子是人家分给咱住的，地是人家分给咱种的，贷款又是人家借给咱用的，人家要共就共吧，你顶不住。今后得学得安分些，别光想着吃饺子，不行，也得想着啃红薯，就咸菜，油灯该点就点，别不舍里。”

“你打算入了？”

“全入了。”忠良沮丧地说，“我这快入土的人，何必叫人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说我要讨小老婆！”

“阿弥陀佛！”忠良娘对着神灯发呆，“好人咋老得不到好报！”

史忠良入社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村，不到三天，除四五十户比较富裕的农户还在犹豫外，入社的农户已达到了 80%以上。第二天在社员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现任村党支部书记任长山为关西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一任社长。下午，任长山亲率部分社员，敲着锣打着鼓，向陈家庄镇镇党委和政府报喜，受到了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的接见和表彰。

然而，令任长山意想不到的一桩大事，竟在报喜中的当天晚上发生了：有五户没有入社的农户，连夜宰杀了七头耕牛。第二天早晨，任长山接到举报后，大吃一惊，立命孙连长率领民兵封锁村各路口，迅速向镇政府报案。上午八点，镇派出所所长率五六名民警和四五十名基干民兵，封锁了关西村各个道口，并拘捕了宰杀耕牛的五个家长，缴获了全部尚没运出的牛肉。

“天有不测风云”，令史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株连了他们。当天晚上，由五六个民警抄了他们的家，带走了史忠良，抄走了二十多斤咸牛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飞天之祸，史怀国当即向任长山作了报告。任长山对他说，这可能与你家宰杀的那头瘸腿牛有关，别害怕，我自有办法。尽管有村长保护，忠良娘还是不放心，她对着三仙拱月灯，念经念到了深夜，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镇党委和政府，派出三人工作组进驻关西村，调查非法宰杀耕牛一案。十天后结案：

1、史忠良宰杀的耕牛，系瘸腿病牛，且在禁令前宰杀，没有违纪违法，决定无罪释放，退回暂扣的咸牛肉 21.5 斤；

2、杨立云等四户农民，非法宰杀耕牛，系受吴老六蛊惑所致，念起初犯，又认罪较好，予以释放，牛肉除头蹄下水外，其他全部没收；

3、罪犯吴老六，反对农业合作化，污蔑党和政府，煽动宰杀耕牛，情节恶劣，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所宰杀的两头耕牛，全部没收。

离开拘留所后，史忠良十分感激任书记的关照，当晚，他趁着夜幕，夹着三斤咸牛肉和两并宝丰大曲，来到任家，表示感谢。

常言道：“吃小亏占大便宜。”反过来说呢？吴老六占了小便宜却吃了大亏。去年他从浑池人的手中买了两头牛，每头只花了 110 元。按当时市价每头耕牛在 300-500 元之间，他只花了 220 元便牵回家了两头。他以为他占了个大便宜，他哪里知道，当时浑池正值农业合

作化高潮前夕，聪明的浑池人，闻风便廉价出卖耕牛，而九阳还在鼓励个人发家致富中，于是，像吴老六一类人，便乘机买了个便宜货。当他和杨立云等五户农民，得知农业合作化已来到他们身边时，为时已晚，想卖牛也卖不出去了。于是，他们想到了宰杀，力图混个肚子圆。然而，他们的行为，冲撞了禁令，触犯了王法。

听了史怀秀说了他老爹的遭遇后，丁之瑜才知道那藏在三斤咸牛肉中的故事。

3、寡晦

早晨，天蒙蒙亮，有学生的家长，都先后起床，为学生准备早餐。他们在走廊里，通开煤火，放上铁锅，进行烹调。走廊里煙雾缭绕，渣尘弥漫，空气浑浊，好在走廊两端的窗扇常开着，流动的微风，冲淡了呛鼻的煙雾和煤渣尘埃。去年学校引进了蜂窝煤技术，将砖砌炉灶改成了可移动的蜂窝煤炉灶，虽炊烟袅袅，但空气相对清新得多了。

丁之瑜住的这幢筒子楼是 3 号楼，几天前，她才从原住的 1 号楼搬过来。在这幢筒子楼里，她分得一间住房，便接贞贞来同住。

贞贞在十三中上初中，每天吃过早饭后，便乘公交车前往十多里以外的学校。贞贞来同住后，丁之瑜虽忙了些，但母女在一起的乐趣，使忙碌变得轻松起来。

她能在这幢楼里分得一间住房，实属不易。但人们知道，那是因为“寡妇”成全了她。

一年来，社会变化太快、太大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经常发生，使丁之瑜跟不上趟。按当时的说法是，思想落后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位在公平街的陈家四合院，被政府征用了，变成了西北隅区政府。老二陈仁厚由市医药公司分给他了三间套房，搬出去了。随他搬出去的还有爹和妈。爹偏瘫了，家里人都在为他准备后事，那是他在公私合营中,因想不通跳楼致残的。爹偏瘫不到半年，“走”了。娘也搬了出去，随了老三陈仁廉，住进入了市文化局家属院。老四陈仁梓，搬到了东方红医院宿舍院。她无法，只好搬回了娘家。但好景不长，丁家四合院被市工业局下属的分局征用了。独立行医的大哥丁守忠，被市红星医院聘为内科医师，住进了医院宿舍院，母亲也跟去了，贞贞只好跟着外婆住到了大舅家。二哥丁守义在四院筒子楼里，原只有一间住房，因四合院被征用，医院按政策，又照顾他了一间。大姐陈仪、二姐陈美和小妹陈容，都住在夫家，原在四合院中保留的一间，在征用中都归了公。她，丁之瑜，母女两处，又不在政策关照之列，只好仍在 1 号筒子楼里与冯老师合住。

贞贞已上初中，每天吃过早饭后，便乘公交车前往五六里以外学校，把舅父母和外婆忙得不亦乐乎。这些，丁之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想接贞贞同住，却毫无办法。有时贞贞来学校看妈妈，十多岁的孩子，也得与冯阿姨相伴，跟妈妈同睡在一张床上。丁之瑜的处境，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她曾报告医院房管科，申请一间住房，但因政策原因，没有得到批准。然而，一个性丑闻把她牵了进去，使她处境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个性丑闻，却使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意外地分得了一间房子，使她从产生性丑闻的是非地 1 号楼，搬到了 3 号楼。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性丑闻是什么呢？话得从“寡妇门前是非多”说起。

从河洛高中建校以来，丁之瑜就同一位姓冯的女教师合住在一间宿舍里。冯老师离家较近，隔三差五回趟家，不像她只能等到周末晚上，因此，她隔三差五独居一室。当人们大都知道这位漂亮的国文教师是个寡妇时，她便不由自主地成了人们茶余饭饱后闲言碎语的话题。然而，事情没有停留在议论上：当冯老师回家留下她一人独居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竟于夜半轻轻敲她的房门；而这个夜半轻轻敲门声，已经发生过了两次，引起了她的注意。

丁之瑜读过很多书，不仅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乡情，更清楚“寡妇面前多桃色”的巷议，因此，与人交往时非常谨慎，除业务领导外，她很少单独与成年男性交谈。她曾推敲过那个夜半轻轻敲门人：可能住在附近；比较熟悉她独居的时间；曾与她有过多次交往；也许还相信她会开门与他相会。依据这四种可能，她过滤了她比较熟悉的几个男人，很快一个男人进入了她的视野：他很同情她，关心她的进步；他多次赞扬过她的文学天赋；他多次劝导她多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从思想深处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力争入党，成为一个党的教育工作者；在一次调级中，他力主给她增调一级，月工资由 76 元增加到 88 元，使她感激不尽。难道是他？不过，她认为，这仅仅是判断，但愿不是他。她把夜半敲门之事告诉了二哥。

丁守义觉得事态不能小觑，他的妹妹可能要受人欺辱。恰好那天贾隽成夫妇来访，他直言相求于贾隽成。在说了夜半敲门的经过后，他说：“已经敲了两次，如果是个女人，会轻轻唤她开门；这敲门的，一定是个心怀不良的男子。你得帮她一把。”

夜敲房门事件，对于贾隽成来说是闻所未闻，因而深感意外。他说：“真的吗？我住在隔壁，怎么没有听见。”

“能叫你听见吗？”曾遭受过性骚扰的关怡，对此深有体会，她说，“白天不知她不经意说了句什么话，让那个不要脸的男人想入非非了，便半夜偷偷摸摸来碰碰运气。”

大家都觉得关怡说得有理，但在怎么帮助丁之瑜上，有了分歧。关怡说：“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特别一个漂亮的寡妇，你当哥哥的得负起责任，赶紧叫她找个主，改嫁。”

“关怡说的有理，改嫁越早越好！”贾隽成附和关怡的看法，说，“我同关怡商量过多次，也跟你说过两次，想把她介绍给张荣辉，那个人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唉！”丁守义摇了摇头说，“五六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改嫁的意思。”

“想叫人给她竖个贞节坊？”关怡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二哥，还有梅表姐，你们俩都有责任。”

关友梅没有料到，关怡抡起掸帚，一下便扩到她头上。笑道：“你扩到我头上也该我倒霉。不过，现在急的不是要她改嫁，而是对夜半敲门怎么办？”

“好办。”贾隽成说，“再遇半夜敲门，叫她喊我和赵老师。”

“好！”丁守义说，“我这就告诉她，叫她喊你们俩。”

丁之瑜与贾、赵两位老师约定，再遇夜半敲门，便锤砸墙壁。

未几，贾、赵两老师听见了咚咚锤墙声，急忙起身开门，只见一个黑影闪到楼梯间，飞快下楼而去。透过微弱的光线，贾、赵惊异地发现，那个黑影是住在一楼的副校长孙家良。

贾隽成非常生气，骂道：“衣冠禽兽！”

赵老师却说：“这事事关重大，可不能随便说出去，他是咱们的顶头上司。”

“总该给他一个警告，否则他会继续胡作非为！”贾隽成依然生气。

“给他一个警告也对，但怎么给？你有证据吗？”面对顶头上司，赵老师有些为难。

俩人商量，明天设法先把事情告诉丁之瑜再说。

第二天晚上，贾隽成把昨夜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丁守义夫妇，并请他们转告丁之瑜。

恰逢丁之瑜到来。丁守义说：“你知道半夜敲你门的是谁？”

“谁？”之瑜问道。

“你的顶头上司副校长孙家良。”

令丁之瑜惊讶的是，她的判断竟然也是他。她把她的判断说出来后，说：“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可我从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贾隽成说：“我早就看出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你想想看，你要没有对他说过什么动感情的话，他会胆大包天半夜敲你的门？”关友梅深信表妹关怡的经验。

“我光说了些感激他的话，没说其他，更没有说男女授受的话。”

“你再想想。”二嫂不依不弃。

“是不是与这首诗有关？”丁之瑜想了半天才说，“那天我临走时，他朗诵了一首诗的前两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我接了后面两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着，着，问题就出在这儿。”贾隽成说。

“怎么能这样说？那是毛主席写的诗啊！”丁之瑜还不明白。

“丁老师，你无心，人有意。”贾隽成郑重地说，“我记得你说过，诗无达诂，词无定解，人们从不同角度会对诗词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得匪夷所思。毛主席的这首诗，已经被人乱解了：‘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他认为你在‘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一句话把丁之瑜说得满面通红。

“隽成说得对。”二嫂不客气地说，“你以为你在朗诵毛主席的诗，他可认为你在期盼‘玉人来’。”

“你虽无心，他却有意。今后你要注意那些衣冠禽兽！”贾隽成又说。

“最好还是挪挪地方吧。”二哥丁守义告诫他的妹妹。

地方还没有挪，风声暗潮已经涌动。夜半敲门已经在下面传开，暗地里议论纷纷。是谁传出去的？没有人承认，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推断。不久，暗地里议论已呈半公开状态，缘起于当事人的家庭内讧。

当听说孙家良夜敲寡妇的门，妻子徐芳怒搧了丈夫一个耳光骂道：“你这死不要脸的东西，半夜你敲寡妇的门要干啥？”

本来就有怕老婆名声的孙家良，赶紧向妻子解释说：“没有这会事，这是别人造我的谣。”

徐芳虽然农民出身，只上了一年小学，但根子超硬：父亲是长征牌的将军。她小时候就知道，母亲生了她后，当了红一军连长的父亲，便离家而去，一去二十多年。由于贫病交攻，当她六岁那年，母亲因病而亡，她成了孤儿，被亲友收养。成人后，与一个小学教师孙家良结婚，并有一双儿女。1950 年初，她听说父亲在某军区当司令，便自费千里寻父，终被父亲接纳。自此，她身价倍增，脾气也大了起来，尽管孙家良因而能进入中南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荣任河洛高中副校长，但在家里，她是一把手。

当听说有人造谣，她拉住孙家良说：“走，去找书记。要是那个寡妇造你的谣，我敢撕她的嘴！”

“别，别！”孙家良给妻子下跪道，“谁造的谣我不知道；但这是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求求你，别闹了，否则，我这一辈子是跳到黄河里洗不清！”

徐芳毕竟不算糊涂，想了一想，饶了丈夫，说：“也好。以后离那寡妇远点。”

没有不透风的墙。孙副校长向妻子下跪求饶的事，又在学校里传开，弄的孙家良坐立不安。

为了迅速平息发生在校领导层的丑闻，为了防止孙家良的彪悍妻子寻兴闹事，扩大丑闻，校总支部书记通知房产科，让丁之瑜搬出 1 号楼。于是，丁之瑜意外地在 3 号楼里分得了一间房。

不久，贾隽成搬走了，调到九阳大学当了教授。她好像失去了一把保护伞，但毕竟搬出了 1 号楼，远离了那个泼妇，相对安全多了。

两个多月后，通过关系，孙家良调出了九阳，到其他学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孙家良调走了，夜半敲门的当事人之一的丁之瑜呢？她上层没人，只好还得留在学校里，像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任人评头论足。

“最好还是挪挪地方。”二哥的话又在耳边回响。她想挪个学校，但一个朝里没人的寡妇，能有什么办法？她把挪学校的想法告诉了二哥，但二哥没有表态，似乎不以为然。没办法，她只有听凭命运摆布。

丁之瑜不愿听凭命运摆布，又不得不听凭命运摆布。有人说她为陈仁礼守寡，她并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随着时光流逝，对仁礼的美好记忆，已越来越淡薄。显然，贞贞的未来，已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心结。

贞贞很快就要读高中上大学了，成绩总是名列前矛的贞贞，能上重点高中和大学吗？她知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进重点高中；还听说，几个过了高考分数线一两百分的高才生，因政审不过关，都被拒于高校门外，不得不到遥远的新疆或北大荒去寻求未来。她知道，一个大地主成份而父亲又被毙的家庭出身，贞贞根本过不了政审那道关口；但值得庆幸的事，由于关怡的帮助，贾隽成成了贞贞的假父，使过政审关口有了一定保障。但保障并非万无一失。她清楚地记得，在肃反运动中，一个 18 岁的高中生，在交待家庭出身时，说不清父亲是在远征军，还是在新一军，是死了，还是活着，闹得组织上对他进行内查外调，结果得出其父可能去了台湾的结论，失去了高考的资格。一但组织上调查贞贞父亲是假的，怎么办？更使她失望的是，在当今社会里，许多好人总得不到好报，在她心目中，心地善良才华横溢的贾隽成，不久前，竟因一句真话，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阶级敌人，面临着被发配到农村去种地的可能。因此，贞贞政审关的保障已被彻底颠覆。怎么办？“命”提醒了她；但“命”是个哲学问题，是个介于科学和神学之间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问题。任命吧！她不干心啊！她可以任这个命，但她不能叫贞贞也去任这个命。她想到了二哥要她挪挪的话，明确告诉她，挪挪不仅是搬换一个地方，而是挪掉那个寡妇的门面。显然，要她改嫁。现在，她已离开了陈家，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妇，改嫁已没有任何阻力了。但改嫁谈何容易，在她心目中的好人，命运都是那样的悲凄。

一天，二嫂对她说：“我做了一个梦，你替我圆圆。”接着便向她讲了梦中的故事：

一个叫王子服的公子，看上了一个长的漂亮又爱笑的姑娘，她叫婴宁。经过一番周折，他认识了这个姑娘，姑娘对她也有好感。他向姑娘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婴宁笑道：“什么叫结婚呀？”子服说：“就是你跟我同床共枕。”婴宁笑道：“同床共枕干什么呀？”子服以为婴宁是个缺心眼的二百五，但左看右看不像，便说：“叫你给我生个孩子。”婴宁还是笑着说：“生孩子，好哇，我就是我妈生的；我也能给你生一个。”子服与婴宁结婚了，那恩恩爱爱不必细说。不到一年，婴宁便生了个漂亮的女孩。子服高兴极了，大摆酒宴，招待众乡亲。但过后不久，婴宁对子服笑道：“我妈叫我回家，我得走了。孩子呢？你想要，就留下；不想要，我带走。”子服很不理解，生气地说：“你的心怎么突然变得冷酷无情了呢？”

婴宁笑道：“给你实说了吧，我是狐仙的女儿，早晚要归山。”子服不信，说：“你要归山，我跟你一块去。”婴宁笑道：“可以。现在就走。”于是，朦胧中，子服抱着女儿跟着婴宁上了一座高山。那里碧水蓝天，空气新鲜，美极了。只见众多姑娘围了上来，个个都是绝色佳丽，她们争先恐后地来争抱子服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抱呀，亲呀，吻呀，几乎都是爱不释手。子服拉住婴宁的手说：“跟她们说说，咱俩是夫妻，孩子是咱俩的。”婴宁听罢哈哈大笑，说：“山下，咱俩是夫妻，山上咱俩是朋友；山下，孩子是咱俩的，山上，这孩子是大家的。你知道吗？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是大爱，这是山上共享的天理；夫妻恩爱、父慈子孝，是小爱，这是山下通行的品德。你要分清。”子服不明白，待要再问时，女儿的哭声唤醒了他。从此，他再也没见过婴宁。

子瑜听罢笑道：“这是《聊斋》的故事新编，是二哥编的吧？”

“不，这与你二哥没关系。”二嫂认真地说，“这真的是我梦中所见所闻！我看了《聊斋志异》中的“婴宁”那篇故事后，便做了这个梦。”

是二嫂的真梦还是二哥的故事新编，丁之瑜并未深加考究。不过，她相信，这很可能与二哥叫她“挪挪”有关。然而，意外的是，二嫂的梦与自己的相对理念有些重合：是的，山上有大爱，山下有小爱，正如天有神仙，地有人类一样。尽管这个理念，至少在今天，不过是个神话或假说而已。她想了又想：也许，她应该“挪挪”。

4、发配

年年儿我们要唱歌
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
全国一齐大跃进
开山劈岭改江河
千万水库连成串
河水上了高山坡
到处种稻麦
遍地栽花果
千斤县要出现在新中国
嘿 齐唱胜利歌

年年儿我们要唱歌
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
快马加鞭大跃进
十五年要超过那老英国
一人当十百当千
一天干出十天活
人人争先进
到处英雄多
工业农业今天要大发展
嘿 歌声震山河

那一年，到处是火热的竞赛，到处是激情的海洋。这边，“一天干出十天活”的《歌声震山河》的歌声刚落，那边，《一天赛过二十年》的新曲，又被唱起：

太阳那个出来呀红艳艳
老百姓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
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
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
大旱那个不求呀哈天降雨
水涝了那个不去拜神仙
年年那个岁岁大丰收
共产党的那个恩情说不完
金山那个银山呀哈花果山
五湖那个四海呀哈好庄田
马那个一鞭三千里
一天那个赛过二十年

五月，党和国家领导人，乘东风全部出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拉开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序幕。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呼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英勇战斗，贡献自己的一切。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亿万诗人，前赴后继，纷纷登台亮相，高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赞歌。不久，《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影片问世，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和美满：三大差别已被消灭，十三陵库区已变成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十三陵共产主义公社”；剧中人郭沫若等，在公社一棵巨大的长有多种水果的树冠下，“各取所需”地采摘、品尝各种瓜果；老红军陈培元，已经“飞跃”成航天科学家，他的文件包里夹着飞向火星的计划，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坐着沙发式的飞碟，直上蓝天，飞向远方……

10 月，碧空如洗，又清又凉。一阵秋风，树叶纷纷而下，在街道上随风飘摇翻滚。在秋风里，曾经的斑斓，变得皱裂而焦黄；曾经的憧憬，变得浅淡而凄凉；曾经的陶醉，也变得清冷而迷茫。在秋风里，贾隽成和关怡肩并肩地走着，没有语言，没有笑容，只有默默的举步和沙沙脚踏秋叶的声音。

走进家里，母亲问：“都办好了？”

儿子和媳妇答：“都办妥了！”

办妥了什么？办妥了离婚证书。

贾隽成和关怡离婚的原因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贾隽成鸣放时说“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被批“攻击毛主席对‘小脚女人’批判”，遂被打为反革命右派分子。

按照当时处理右派的原则是，举家迁往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对此，当时传说纷云，有的说，极右右派分子的家庭，要举家发配到北大荒；有的则说，中右右派分子的家庭，要举家发配到附近的农场，或打回农村老家去。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势下，很多右派分子，当即立断，与自己妻子或丈夫离婚，变成独身，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贾隽成和关怡共同生活已十多年，且男才女貌，又有两个帅气的男孩，老大叫贾理乐，老二叫贾宇歌，学

习成绩又名列班级前茅，是个曾使许多人羡慕的红色家庭。然而，这个曾使人羡慕的红色家庭，刹那间，变成了反革命家庭，到了被举家贬到农村的境地。怎么办？他俩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离婚，然而，现实使他俩无法回避了。他们看见，有些家庭已被发往北大荒，有的则被打回老家去，贾隽成当即立断：离婚！关怡坚决反对，并表示愿同隽成一起到农村去。孩子怎么办？也到农村？有高中吗？有重点吗？怎么办？几个怎么办，使关怡气馁了，妥协了，她被迫同意离婚。

犹豫了几天后，他们去办证，出现了困难，办证人员批评他俩动机不纯，是假离婚，是逃避举家搬迁的非法行为。幸亏有民政局副局长张荣辉帮助，他俩离婚成功，并按他俩的意愿，将两个孩子判给女方，改贾姓关。

贾母看着离婚证书，禁不住流下了老泪。关悦拿起毛巾，替婆母擦眼泪，搂住婆母说：“娘，我永远是你的儿媳妇。”

“都怪他了，任性，不听你的话。”母亲数落起儿子来。

“别那么说，他够难受了。事情已经过去，拾不回来了。也许再熬过两三年，或着三五年，政策一变，我们还是一家人。”

“外面房子已找好，明儿个我就搬出去。”为了不连累儿媳和孙儿，又让孙子能上重点高中，假戏也得真唱，婆母收拾着东西说。

“娘，我不想叫您离开我们，您的两个孙子也不愿让您走！”关怡流着泪说。

“不行！”贾母却拿起毛巾，替媳妇擦眼泪，“这次要不是张副局长帮忙，人家会说你俩是假离，欺骗政府，罪加一等。”

关怡当然知道婆母说得都是实情。当她在离婚证书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办证人员要她冷静些，等一会儿再签。过了一会儿，她签了，却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她坐在条凳上，心里一片空白，全然不知她已到了应该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了。隽成连催她了几次，不见她有反映，便把她驾出了婚姻登记所。

媳妇理解婆母，知道婆母支持是万不得已；婆母也理解媳妇，知道媳妇签字，是为了保全这个家，是为两个孙儿能顺利上高中，读大学。

贾隽成呢？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出发点不外是保全这个家，保全两个孩子在升学时能顺利通过政审。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为了保全这个家，他说服了母亲，说服了妻子。

婆母收拾着东西时，拿出了她看重的铁质三仙拱月灯和珍藏的 100 块龙洋，对关怡说：“这灯我拿着，这龙洋你拿着。”

媳妇知道婆母天天对着铁灯念佛，自然理解，但对龙洋却说：“不可。”媳妇说，“还是您拿着，况且这是薛家的钱，我拿着不合适。”

“你说得对，这是薛家的钱。”婆母说，“一二十年了，没见薛家有人来找；我叫人到琢街镇去打听薛家，都说薛子垣早死了，连他的儿子都死了，其儿孙们也不知有没有，在没在。长期保管着这笔钱也不是个事儿。”

“捐了吧。”媳妇信口说了一句。

“庙都拆了，改成学校了，往哪里捐？”婆母说。

“捐给红十字会，以薛家名义。”媳妇说得自然。

“不行！”婆母说，“薛家父子俩都叫共产党给崩了。”

“哪咋办？”媳妇说，“要不，你还搭着。”

“搭到啥时候？我看该花就花了，算我借他薛家的。”婆母说着，把一包一百块龙洋放到关怡面前，“都给你，每天给两个孩子贴补贴补。”

“这……”关怡看着白花花的龙洋，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隽成打成右派后，工资从 107 块降到 25 块，够我俩用。你每月才 50 多块钱，还得供养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正长身体，配给的食品根本不够他们吃，营养更不够，你那点工资咋够花？这 100 块龙洋，少说也能换 2000 块人民币，每月你贴補二三十块，也能贴补到他俩上大学。”

婆母的算计，关怡不感到意外。

眼下，食品全部由政府配给，价格也相对合理，老百姓不必担心物价上涨，但食品奇缺，特别是主食米面短缺，许多贫困家庭孩子多，主粮根本不够吃，常高价出售政府拿配给的油票，肉票、蛋票和糖票，去换取比较便宜的红薯、红薯干、米面或新鲜豆腐渣，以補充主食之不足。于是，票证成了黑市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媳妇知道婆母说的贴补，就是叫她到黑市里高价买些油票、肉票、蛋票或糖票，给两个孩子增加点营养。

关怡提醒婆母：“这是薛家的钱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算我借他薛家的。”
“你咋还？”

婆母说：“这辈了还不了，下辈变牛变马也要还人家的钱。”

关怡还想说什么，只见婆母拿起龙洋包，硬塞到她的怀里，她只好收起了龙洋。

发配那一天终于到了。

根据市文教卫党委决定，配送贾隽成全家到禹县神垕贾家沟，接受劳动改造。配送的前

一天，母子俩来到原来的家处，与媳妇和子女们话别。

他们面面相觑，无声无息，也没有泪水，一切都很自然，似乎离别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少顷，贾隽成拍了一下老大理乐说：“要争气。”又拍了拍老二宇歌说：“听妈的话。”媳妇坐在婆母跟前，看了许久，才说：“到农村，您要保重。”隽成与关怡相视良久，竟无一句话。第二天清晨，送母子登车时，两个孙子突然上去抱着奶奶说：“为什么您也得去农村？”奶奶无言以对，只是两眼噙着泪水。隽成看着满面泪水的关怡，无言无语无泪水，沮丧地登车，因为，他知道，离别是他造成的，他是罪魁祸首。车子起步了，隽成还是向关怡和俩孩子挥了挥手。

他们乘坐的是从由九阳到汝州的班车，车程约十二个小时。到汝州后，再转车禹县。班车是个三十二座的客车，原是烧汽油的，一年前才改装为烧木炭。客车车厢的两侧，喷刷上了四个鲜红的大字：“超英赶美”。押送他俩的是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部，与贾隽成友善，上车后，便把最好的座位让给了老人。

一路风光无限：公路两边的田野，到处红旗招展，遮住了湛蓝的碧空；有不少田间地头，锣鼓喧天，惊得悠悠白云，钗横鬓乱，东奔西窜；一群小学生，响应除四害的号召，在老师的率领下，正在用弹弓、汽枪，围歼麻雀；许多农民，根据“八字宪法”的规定，正在深翻土地，把底下的生土，覆盖在熟土上…… 一路所见，尽收眼底，贾隽成在惊讶，在思考。客车行走在一段斜坡道上，发动机在大声轰鸣，六个轮胎在慢悠悠转着，吃力地在斜坡上爬着；但走到一段陡坡前，不得不停了下来。助手下车，打开煤气炉，加了几根木炭，手把摇柄，摇动鼓风机，增加了煤气浓度。司机命全体乘客，除小脚老妇和小孩外，一律下车准备推车。发动机重新启动，在乘客的助推下，客车终于爬上了陡坡坡顶。

傍黑，客车到了汝州。离车站不远的广场上，灯火辉煌，誓师大会正在进行中。“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 20 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旅客们没有敢去广场给誓师大会凑热闹，饥肠辘辘，使他们下车便去找饭店买饭吃。

三毛一碗的糊汤面条，凭车票、住宿票供应，排队购买。很快，母子俩都吃到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十分高兴。住宿比较困难，但最后也解决了：贾母在女宿舍里租到一张床铺，隽成和押送干部，只好在走廊里打地铺，裹着一床棉被过夜。

第二天，他们三人乘上了去禹县的班车，三十六座。客车比九汝班车先进一个档次，是烧酒精的，但动力差不多，遇到陡坡，也得借助人推。好歹到了禹县，与有关部门办理了交接手续后，押送干部，便乘车许昌，然后换乘火车返九。

从禹县到神垕有六十多里，没有班车，大都得步行。小脚老太太咋办？有关部门也没有难为贾隽成，叫他等便车，因经常有路过去神垕的马车和手扶托拉机。三天后，总算等到了，一辆马车把母子俩直接送到了贾家沟。

尽管贾隽成的身分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贾母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属半个反革命，但村民们并没有把他母子俩当成反革命分子看待。在贾家沟，贾隽成家是老门老户，多少代已说不

清了。贾母虽离开了多年，但老亲老友都没有忘记。配回后，老亲老友走亲戚、看朋友，来往不断，没有人因贾母是一个半反革命而不敢来串门。公社化后，贾母也是公社社员，同其他老人一样，都能分到口粮、蔬菜和少量现金等生活必须品。

贾隽成有所不同，他是右派分子，是专政对象，口粮、蔬菜和现金同社员一样分，但每月 25 元津贴要上交队里，公事公办。隽成的直接领导和监管责任人，是贾家沟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贾有财。有财与隽成同庚，光屁股时的丫友，小学时又是同班同学，到上中学时俩人才分开。但不论寒假或暑假，贾隽成总会回村子里，俩人见面时又亲热无比。

一天，贾有财把贾隽成喊到队部，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咱俩光屁股时是好朋友，现在呢？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右派分子，阶级敌人，咱俩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对吗？”

“对！”贾隽成回答简单明白。

“回答得好！”贾有财说，“领导们常教导我们说，要‘内外有别’，我看，这是叫我们要阴一套，阳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灵活多变，不要死心眼。”

贾隽成没有想到，多年没有相处的光屁股朋友，会对他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只听光屁股朋友又对他说：“你记住，暗地里咱俩是哥儿们，你娘就是我的娘；公开场合，咱公事公办，你别骂我冷酷无情。”

“我理解。”贾隽成说。

“你长我几个月，你是哥哥，我是弟弟。”贾有财说，“小时候咱俩打架，总是我吃亏，现在打架，你可不是我的对手。不过，你放心，不要说往死里打，只要对你敢出重手，我就不是人养的。”

“队长，啊，我只能喊你为队长，不能喊你为老弟。”听了贾有财的话，贾隽成十分感动，他动情地说，“请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好！”队长说，“有什么困难，背地里只管说，我会设法解决。”

不光队长把贾隽成当成好朋友，村民也没另眼看待他们。贾隽成在贾家沟几代了，没几个老人能说得清楚，不要说老亲老友，老街坊老邻居，即是长年没有走动过的老村民，都知道贾隽成一家是多行善事的好人。令他们不明白的是，怎么只说了一句党不爱听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更令村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大学教授，也得拎着锄头种庄稼？村民替贾隽成鸣不平者，的确大有人在。神屋镇公社钧瓷厂厂长想起了他的父亲，因而想起他的双龙汲水瓶，通过与县乡监管部门多方沟通，终于将贾隽成调到公社钧瓷厂接受劳动改造。一个大学教授不再拎着锄头种庄稼，而到公社钧瓷厂当烧瓷工人。显然，这是禹县专政部门对知识的尊重。

在钧瓷厂，劳动和生活条件都比队里好。拉坯、上釉和烧制，隽成都干过，也不感到累；不过，厂长调他来可不是叫他当工人，而是搞设计。所以，每天劳动，他多在办公室里。生

活上同队里一样，也吃大食堂。不同的是，生产队食堂吃的都是队里自产食品，厂里食堂的食品，同镇政府公社食堂一样，由镇公社供销社按人头定量配给：跟城市里人一样，每人每月定量口粮 26 斤，粗细二五分成，花生油半斤，猪肉半斤，鸡蛋 4 个，蔬菜若干斤。每天三餐，五六十个人集在一起吃。贾隽成知道自己吃的比母亲的好，每逢吃茶鸡蛋时，总不舍里吃，偷偷藏在兜里拿回来给母亲。母亲看见儿子拿回的茶鸡蛋，非常高兴，非常想吃，便对着三仙拱月灯吃，但吃着吃着，总禁不住流泪，下咽时，总避免不了哽噎。

5、伤逝

“教授，听说你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好哇，我们贾家有的是人材。”贾有财见到贾隽成便热情地打招乎。

“贾团长，我烧了一件九阳唐三彩，马腿上烧出了几条蚯蚓走泥裂纹，有人便说这是钧瓷与唐三彩相结合的新产品。”

“以后别喊我‘贾团长’，那是学嵖岈山，假的。”贾有财说，“真团长一个月薪金一百四五，谁给我一块？还是每天 10 分，年终结算。我看，嵖岈山的团长们，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贾有财是实话实说。

嵖岈山公社是个大兵营，各大队为生产兵团，共 27 个，设兵团司令、政委、参谋长各一人，各生产队队长都被任命为团长、政委，还有参谋长；嵖岈山公社的军事化管理，已实现了农工商学兵全面大跃进，要不了多久，就会跑步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影片所展示的共产主义，就是嵖岈山公社幸福生活的缩影。眼下，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学嵖岈山，许多农村已先后实现了军事化管理；但仍有少数农村，以种种借口顶住不学，或学了不过有其名无其实而已，团长还叫队长。

贾有财不信军事化管理那一套。他对贾隽成说：“农村搞什么军事化？我就知道，种不好地，就长不出好庄稼。可好，现在叫学什么嵖岈山，吃食堂，炼钢铁，放卫星，花样不少，劳民伤财！”

“东头一团不是在砌炼铁炉？”贾隽成说自己之所见。

“他有本事，他砌他的，我没本事，不砌！”贾有财十分生气。

“我听二赖说，坑洼上那块地亩产 600 多斤，准备上报成亩产 1600 多斤，学嵖岈山，放个卫星，这是真的吗？”贾隽成问。

“假的。”贾有财气愤地说，“有社员说，有些穷队都敢放卫星，我们比他们富，为什么不学嵖岈山，放个卫星，把坑洼放出去，也光荣光荣。我说学什么嵖岈山，嵖岈，插牙，插不好，牙签会插到你的腮帮子上。卫星，不放！谁有本事谁去放！”

贾隽成对吃食堂很有看法，母亲身体本来好好的，没有什么大病，吃了几个月食堂，营养跟不上，抵抗力越来越低，经常不是伤风感冒，便是腰酸腿痛混身无力，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他是劳改人员，自然必须谨小慎微，但他很想知道团长对食堂的看法。

谁知他一提到食堂，团长的气便不打一处来：“有人说，人家的食堂吃得比咱们的好。好哇，你去他那里吃去。”团长生气地说，“我想天天吃饺子，有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算了算家底，就按现在五分粮食五分菜的吃法，吃到来年夏收，还短半个多月口粮！”

贾隽成听了团长的话，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团长不让大家吃饱吃好，而是家底太薄，存粮不够吃。他立刻想到了他的老母，六十多了，怎么办？他常见他的老母，从菜地里检些罗卜缨子，清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捞出来搭在绳上晒干，收到屋里挂起来；从土豆地里检些坏土豆，切去烂掉的，把好的切成片，蒸熟后晒干，用旧报纸包起来。不用问，他知道，母亲这么做，是为青黄不接做准备。尽管他在厂里，基本上能吃饱吃好，每月还能省下几个茶鸡蛋，偷偷带回给母亲吃，但见母亲越来越瘦，抵抗力越来越差，由不得使他担心起来。

他试探着问团长：“能不能申请些救济？”

“我的教授！”团长说，“怪不得上头有人说，书读得越多越蠢。你没见，现在都在搞反瞒产私分，听见有些地方在搞‘捉鬼拿粮运动’，要打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谁敢救济你？”

“看来，你这团长越来越难当了。”贾隽成十分感触地说。

“我早就不想干了，又不准我辞职！”团长发起牢骚来。

令贾隽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位发牢骚的团长，竟被五花大绑逮走了。与此同时，社员们看见，公社反瞒产工作队，打开队里仓库，拉走了四千多斤小麦。

不久，社员们知道，有人告发贾有财瞒产私分，坑害国家，公社决定，撤销贾有财团长职务，并予以逮捕法办。

新任团长叫贾村让，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祖孙几代都是贫农，是党的依靠对象。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吃捞面条，表明不再吃“瓜菜代”；第二把火是配合公社反瞒产工作队，搜查可能有私藏粮食的农户；第三把火是购进 1.5 万块青砖，准备砌土高炉炼钢。

第一把火吃捞面条只吃了一天，第二天便是罗卜菜汤窝窝头。当会计把帐本搬在团长案前时，团长一看，大吃一惊，才知道吃“瓜菜代”吃到来年青黄不接时，还短半个多月口粮。团长想到，他在街道看到的一条醒目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显然，不吃“瓜菜代”，有违毛主席的教导，于是，他果断地恢复了“瓜菜代”。第二把火是搜查可能有私藏粮食的农户，搜来搜去，也没有搜出一滴粮食。但还是有成绩的，他们搜出了几十包干土豆片，其中包括贾母的三包。几个反瞒产私分的年轻队员，坚持认为，干土豆片是粮食，应没收，但年长者不表态，而团长则坚持认为那不是粮食，不同意没收；最后，团长的坚持占了上风，

没有没收。显然，第二把火同第一把火一样，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把火呢？钱已支付，过两天砖会运来，团长要在“钢铁元帅”面前大显一次身手。

不过，新团长的处境不比老团长好多少。

首先，大官官衔没有了。其原因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过程中，各地封官许愿，五花八门，甚至有人还当了“九门提督”。为了统一，中共中央做出了严格规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分别编为团、营、连、排。于是，刚刚当上团长、政委没过半年还没过够大官官瘾的生产队长们，立刻变成了兵头将尾的小排长，贾存让自然不能例外。不过，对贾存让来说，团长是空口说白话，一点也不实惠，当不当团长，每天都记十分，连点津贴都没有，不当，没有什么损失。其次，他不放卫星，尽管上面多次批评他右倾保守，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他同老队长一样，顶住了：不放！谁有本事谁去放！

最使贾队长担心的事发生了，同其他队一样，谁也挡不住浮肿病的蔓延。不过，还好，只出现了五例，比其他队少得多。浮肿病魔好像不省人事，分不清阶级，四例发生在贫农身上，仅一例发生在右母即右派分子贾隽成母亲的身上。怎么办？为了体现党的关怀，上级规定，由大队党支部统一磨豆浆，浮肿病人每人每天领一碗，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也有，不过，要等贫下中农家庭领完后才能领。

贾母也能喝到豆浆，只是等到最后才能领到，有时只能领到半碗。但由大队党支部统一磨豆浆没有坚持多久，告吹。“权力”下放到生产队：有条件，你就磨；没有条件，喝西北风去。贾隽成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消瘦，而浮肿却一天比一天明显，心中十分焦急，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口粮。他想到了关怡。他写信给关怡，看看能否在黑市上买点口粮，当务之急是弄点能治疗浮肿病的黄豆。

半个多月后，贾隽成收到了关怡寄来的包裹，里面有约五六斤黄豆，夹着一封关怡的亲笔信。信中说，“为了让孩子能顺利通过政审，她必须假结婚。”并说，“我永远爱你！”对于假结婚，贾隽成早有耳闻。为了使孩子有个好家庭成份，假离婚的女人，必须为孩子找个成份好的假父，使孩子能顺利通过政审关。一般情况下，都会到农村里找个成份光荣的贫下中农，或瞎子，或瘸子，或傻子，最好是刚刚病故的男人，年龄大小都行，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过，党和政府不会轻易被骗，发现后，家庭成份有效，但女方必须与已登记的瞎子、瘸子或傻子合婚，三年内不准离婚。政府的规定，吓住了一些女人，这样的假婚案件大幅下降。在户口制很不规范的时代，与死人结婚比较安全；但一旦被发现，不仅孩子的家庭成份无效，女方与死方家长，都要付出代价：以欺公罔法罪，劳教一年。尽管政府规定严苛，但法网疏而有漏，以身试法者仍有人在。在以假乱真的时代，在贾隽成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一种选择。他深信，他与关怡的关系是牢固的，相信关怡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他回信说，“我相信你！”“请你好自为之。”

在贾隽成的细心调理下，几斤黄豆，使母亲的浮肿有所消退，病态有向看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贾隽成最担心的事，不断向他袭来。新的一年里，在全国上下形势大好的一片颂扬声中，他发现，神厙街上穿白鞋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人都在议论，得了浮肿病的人，等于判了死刑。贾隽成是个知识分子，他不会轻易相信农民们的说法，而母亲的浮肿有看好的迹象，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但母亲的饮食条件越来越差，吃的饭菜远不如自己；他

想调换一下，却又想不出个好办法；唯一的办法，还是偷偷带回几个茶鸡蛋给母亲吃。他还发现，政府对农民的出行管理越来越严了，像他这样离家只有七八里经常隔三差五回趟家的人，也得由厂保卫科签发通行证，有效期为一个月。在贾家沟，大队党支部宣布：由于阶级斗争日趋复杂，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日益猖獗，为了保护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的安全，不经批准，不得外出往神屋、去禹县甚至上许昌，违者罚两天不准吃饭。但农民们私下说，这是怕我们到城市里去要饭，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贾隽成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次却认同了农民们的看法。最令贾隽成感慨的是：农民在革命中贡献最大，但在胜利后呢？他们的期望落空了，不得不继续在“瓜菜代”的贫困中艰难度日。

时间似乎在考验这对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贾隽成又发觉，母亲的浮肿病又有所发展。在农村，他毫无办法。他又想到了关怡。他去信要关怡再搞些黄豆之类的口粮，以增强母亲的抵抗力，使其尽快从浮肿病中解脱出来。半个多月后，关怡又寄来了一个包裹。收到包裹那天，母亲恰好在神屋看病，她替儿子收了那个包裹。包裹里面是黄豆，比上次多了点，约有七八斤。黄豆中夹着一封关怡的亲笔信，母亲看了信，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把包裹和信还原后，交给儿子，没说一句话。

下午，儿子拉着架子车载着母亲上路，回贾家沟。路上，儿子想让母亲高兴，说回家给母亲做豆腐脑，母亲没说一句话。当晚，儿子用泡发的黄豆手磨成豆浆，做了一碗豆腐脑端到母亲的桌前，要母亲吃。不料，母亲推开碗，说她不想吃，却要儿子吃。儿子立刻明白，母亲看过了关怡亲笔写的那封信。

当儿子再请母亲吃被拒绝时，儿子突然给母亲下跪道：“娘，请你愿谅关怡！她也是没有办法。”

母亲反劝儿子道：“你也要想得开，别窝在心里。”

母子对话，显然都是因为关怡那封亲笔信。在那封信里，关怡说，跟死人结婚已不可能，只好跟活人假结婚。她说，经人撮合，她选择了张荣辉；因张荣辉是个正人君子，愿做她假丈夫。同时，信中说，两个孩子已改姓张，老大叫张理乐，老二叫张宇歌。

看过信后，母亲第一个感觉是，关怡变心了，要不了多久，这个假丈夫，就是真夫婿。面对关怡变心，母亲实在吃不下去；但她想让儿子吃下去，因儿子未来的路还长着，不能因栽了一个跟头就爬不起来。母亲唤起跪着的儿子，让他坐在她的对面，把盛着豆腐脑的碗推到儿子面前说：“你把它吃了，顺顺气，别憋在心里。她变心了，可能是没办法；由她去吧，咱再找个，我不信你当一辈子右派！”

儿子把盛着豆腐脑的碗往母亲一边推了推说：“娘，你愿谅她吧。她带着两个孩子，也够难了。这几年年成不好，物资供应紧张，连肥皂牙膏都买不到；粮油主副食品，虽然计划供应，有保障，但质次量小，营养不足，她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要上高中，一个要上大学，都是能吃能喝长身体的时候，还得过政审那道关，她，一个女人，没有人替她分担，能不做难？她找张荣辉假结婚，我看，她找对了，不管是真是假。妈，这都是我给她造成的，你不要怨她，怨就怨我吧！”

听着儿子的话，母亲眼泪禁止不住。她想了一想，擦了擦眼泪，对儿子说：“你说的也对。我也是女人，也带过孩子，难处我知道。那时，年成比现在好，又有你爹在。眼下，她改变了主意，是被逼无奈，我不能怪她，怨她。”

听着母亲的话，儿子露出了笑容。看着母亲的脸，又把豆腐脑往母亲跟前推了推，说：“别放凉了，你把这碗吃了！”

母亲笑了，笑得有些免强，但的确是笑了，说：“吃，吃，把这碗分开咱娘俩吃！”

“锅里还有半碗。”儿子说了拿了个碗，把那半碗盛了出来，对着母亲说，“咱们一块吃。”

母亲笑着，免强地笑着，也端起了豆腐脑……

不久，贾隽成接到了丁守义的信，关怡与张荣辉搬到一起同居了。

尽管母亲吃了豆腐脑，但母亲的浮肿并没有完全消退。

由于计划供应食品越来越困难，镇公社食堂率先减供：食油由半斤减为三两，不久，鸡蛋供不应求，由四个减为两个，又过了一个多月，每月两个也取消。上行下效，瓷厂食堂也相应减供。不同的是，瓷厂还要裁员，以减少计划供应总量。第一批裁了 12 人，没裁贾隽成。状告到县里：厂长阶级混线，不裁右派，专裁贫下中农。令人意外的是，县里要镇里厂里顶住，贾隽成总算保住了计划供应的铁饭碗。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呢？按政策，那里是自给自足，不属于政府计划供应之列。不过，县市和公社的党政官员，经常下到队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常常以身示教，大讲玉米秸秆混身是宝，上下都可以吃，属国家机密；他们亲自组织农民，用玉米苞叶做成淀粉食用；他们还能把野菜与豆腐渣制作成美味可口的饭菜，等等，深得农民们的欢迎。

在“吃得好，吃得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一片颂扬声中，母亲的身体江河日下，贾隽成看着干着急，没办法；表姐也吃食堂，也没办法。一天，刚上班不久，厂长通知他，你的母亲病危，赶快回家看看。他三步并成两步，急忙小跑回家，但见家门口聚了许多人。人们告诉他，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分开众人，大步跑进屋内，只见表姐坐在母亲遗体边擦眼泪，床头案上三仙拱月灯在闪烁着微弱的红光。他扑倒在母亲的遗体上痛哭。少许，乡亲们把他扶了起来。

他问表姐：“我娘什么时候‘走’的？”

“夜儿个后半夜。”表姐说，“后晌，有人给我传话，说二姑不得劲，叫我过去。我丢下活就跑过来。只见二姑躺在床上，衣服都穿好了。她指着三仙拱月灯对我说，‘你把灯点着。’我一听不对劲，就说，‘二姑，你不能胡思乱想。’她说‘我没有乱想。你公公刚‘走’，婆子又浮肿，难为你了。今儿个我晕了几次，混身无力，你看，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我赶紧回家端了半碗豆浆喂她，她不喝，说‘留给你婆子喝吧，有用。’说着晕了过去。我有些怕，赶紧叫隔壁帮忙。二赖家狠掐她的人中穴，硬把二姑掐醒过来。”

“她说了些什么？”表弟问。

“她声音很小，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才听到她说：‘你把灯点着，求求你啦。’”表姐说，“我只好把灯点着。她看着点着的灯，露出了笑容，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她没有说什么？”表弟又急切地问。

“说了。”表姐说，“这次说的声音较大，连二赖家都听到了。她说，‘这是命，谁都躲不开。告诉成儿，不要怨天怨地，也不要怨自己，怨，就怨命。’”表姐流着泪继续说，“谁知过了不大一会儿，她又晕过去了。这次二赖家又去掐，再也没有把她掐醒过来。”

“命”是什么？贾隽成听母亲说过多次，曾问之，母亲答曰：“命就是命。”实际上母亲也说不清。贾隽成知道，这是个哲学问题，是个介于科学和神学之间谁也说不清楚的模糊问题。但眼前不是探求“命”的问题，而是处理母亲后事。

摆在贾隽成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孝衣，二是寿材。

近两三年，孝衣和寿材的需求量有逐月逐季增加之势，一般农民已负担不起。拿孝衣来说，大凡家死了老人，孙男娣女都得穿孝衣，戴孝帽，束孝带，穿白鞋，光这一项，一个人就需白布七八尺。守孝一般三天，或过“一七”七天便谢孝，脱下孝衣孝帽和孝带，用白布蒙着的白鞋，有些地方可穿到“七七”四十九天。谢孝后，那些孝衣孝帽孝带和鞋上的白布条，都变成无用之物，或扔掉或做他用。然而，人民公社化后，棉布同粮食一样，定量配给，每人每年五尺。如果把这五尺配额都做成孝衣孝帽孝带，这一年居家的剪裁缝补都不要了，日子能好过吗？显然，农民负担不起。不过，你不用犯愁，政府已替你想好了。公社供销社缝制了数十套孝衣孝帽孝带，供农民们选择租用，费用不算太高，农民们咬咬牙也租得起，这不仅增加了供销社的收入，也解决了农民的困难，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相对而言，寿材比较困难。公社化后，所有土地山林，统统归国有；一切个人私有房产和院内林木，一律归集体所有，由大队统一管理和调配。嵫岭山、昔阳县和全国各地农村，很多人民公社都是这么干的。在这种情势下，寿材的材源，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公社供销社负责制作寿材，然后销售给农民，贫下中农优先。由于死人增加较快，棺木生产已供不应求，很多农民开始自找门路，自制寿材。但由于人民公社刚刚兴起，政令一般停在口头上，并不统一。譬如：中央号召“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所有土地山林，统统归国有，中央有明文规定；但一碗一筷归个人，一切个人私有房产和院内林木归集体，中央没有明文规定，算不算群众的首创，谁也说不清楚。贾隽成在寿材上遇到了困难，到供销社买不到，自制又没有材料。怎么办？正在做难中，老队长回来了。

以瞒产私分罪被判处三年徒刑贾有财，坐了半年多监狱后，被无罪释放，并官复了原职。而新的民主选为队长的贾村让，不算数，又回归社员。对此，公社的社员们都习以为常了。老队长官复原职也要放三把火。第一把火放了，明言要拉回被拉走的四千斤小麦，报告报上去后，批曰“研究研究”，研究到何时，谁也说不清，只有等待。第二把火放了，立见成效：停止砌炼钢炉，改砌沼气池，颇受社员们的欢迎。第三把火也放了，召开生产运动会，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没有冠军、亚军和殿军，也不摇旗呐喊，运动会是挖野菜，每挖回二

十斤野菜，奖励一个玉米饼。不过，最使生产队长们头疼的是，私人宅院的房产、林木的归属问题，贾队长也不例外。嵖岈山公社都归公了，昔阳县也都归公了，有些乡镇村庄也学着归了公。贾家沟呢？贾有财对归公很不以为然。贾隽成在寿材上遇到了困难反映到他面前时，他当即表态：“他家院里有棵老桐树，能出一方多木材，叫他自己砍了。”

有队委提醒他：“公社化后，上面多次强调说，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国家。”

“有红头文件吗？”队长问。

“没有？”队委说。

贾队长当即表态道：“空口说白话，不算数，我不管他是哪个典型，哪级领导。”

“你千万别再犯错误！”队委替队长担忧。

“大不了再坐半年！”队长一点也不怯气。

贾队长的表态，成全了贾隽成，使他终于能用一口桐木棺材，把母亲埋葬在祖坟里。这一切，他写信告诉丁守义，并请他转告已成他人之妇的关怡，感谢她曾两次给他寄了十多斤黄豆。

6、回九

一纸调令摆在神屋镇公社钧瓷厂厂长的办公桌上，那是九阳市政府调贾隽成回九阳市的调令。厂长不想放人，但许昌专署和禹县县政府已批准调令，厂长只好放人。不久，贾隽成将家事都托付给了表姐，然后启程许昌，转乘火车，回到九阳。

不久前，在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九阳大学副校长彭烈先生提出，贾隽成是卓有成效的教授，特别是在国际前沿学科量子力学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是我国难得的人材，但仅仅因说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的一句话，被打成“攻击毛主席”，订为右派份子，发配到禹县神屋当一名烧瓷工人。这是浪费人材，建议市委重新考虑对他的处分。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杨建平，认真听取了彭烈先生的建议，并做了记录。但当时没有中央关于甄别右派分子的政策，他无法表态，尽管传说中央某部曾为一个叫朱某某的右派分子摘了帽。过后不久，市政府接到市工业局转呈的市陶瓷总厂一个报告，要求将一名在神屋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调到该厂接受劳动改造。

九阳市陶瓷总厂要求调来的右派分子就是贾隽成。在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会上，市陶瓷总厂汪厂长等科技人员，发现一件非九阳陶瓷产品——唐三彩，是禹县神屋陶瓷厂的产品。这件外观完美无瑕的唐三彩，马腿上那几条蚯蚓状裂纹，分明是均瓷工艺。如果引进均瓷工艺，九阳唐三彩必将会更上一层楼。当他准备去神屋取经时，却发现，将均瓷与唐三彩工艺结合在一起的是九阳大学的右派分子贾隽成。与其到神屋取经，何如将贾隽成调回九阳。于是，他们写了份要求调右派分子贾隽成来厂的报告，并强调调贾对改善唐三彩瓷业的重要性。市政府研究了市陶瓷总厂的报告，与党的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没有冲突，于是便签发了调令。

令汪厂长等人失望的是，贾隽成并没有烧出均瓷唐三彩。但他们并不怪罪贾隽成，因贾有言在先，他在神屋的两年里，尽管烧出了均瓷唐三彩，但只烧出了屈指可数的几件，那是经验和偶然性的结果，没有科学数据链的支持。

令贾隽成意外的是，好友丁守义夫人关友梅为他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天，贾隽成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丁嫂关友梅。关友梅对贾隽成说：“我领了一个人，她想见见你，不知你愿不愿见她？”

此时，贾隽成也猜到了八九分，但还是这样问道：

“谁？”
“关怡！”
“在哪？”
“在大门外等着。”

贾隽成犹豫了一下说：“合适吗？”

“是张荣辉让她来的。”关友梅说得很自然。

贾隽成顿了一下，想到，她来干什么？但说道：“好！我见她。”

贾隽成随关友梅来的大门外，只见关怡站在一棵榆树下。他大步快步向前，当距关怡五六步时，俩人的目光已交织在一起，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那交织的目光，瞬间，使他想起了他俩初恋时的拥吻。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她已是他人之妇，他已经没有拥吻的激情，且已失去拥吻的权力。他向前挪了几步，伸出了右手，郑重其事地说：

“欢迎你，关怡同志！”

关怡伸出她的右手，与贾隽成轻轻相握，说：“见到您，我很高兴！”

“好！到屋里说话。”贾隽成转身回走，关怡和关友梅肩并肩，紧随其后。

走进隽成的屋子里，那是个单人房间，关怡一眼便看见正面桌上那盏三仙拱月灯和贾母的遗像，便对隽成说：“能叫我给娘磕个头吗？”

当听到“磕个头”后，对关怡来的原因有所了解。“给娘”似乎关怡还承认他的母亲是她的婆母？但又一想，不一定，九阳风气，一般都称朋友的母亲为“娘”或“婶”。尽管如此，他对关怡磕头表示理解。他顺手拿了个垫子，放在母亲的遗像前，说：“请！”

关怡跪了下去，久不起身。贾隽成望着她的背影，似在抽动，但未闻哭声。关友梅拉起关怡在一边坐定，见关怡已是满面泪水。贾隽成拿出块毛巾，在水盆里摆了摆，拧干，递给关友梅。关友梅拿着湿毛巾，递给关怡，要她擦脸。关怡擦了擦脸后，说：“我对不起娘！”

贾隽成非常了解关怡，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他对关怡说：“事情都过去了，把它忘掉吧。”

“我忘不了！”关怡说，“我忘不了娘，娘是个好人，善人，我忘不了。”

听见关怡一个劲的叫娘，叫得贾隽成有点揪心。他动情地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误造成的，要怪，就怪我吧。”

“不！不能怪你。”关怡说着，眼圈又有点发红，“我违背的诺言，走了另一条路。我对不起娘，也对不起你。”

“请你不要再说对不起这，对不起那。”贾隽成说，“真正对不起娘的是我，对不起你的也是我！假如我不是右派，娘不会死；假如我不是右派，你也不会离；一切都会正常。”

“今天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关怡认真地说。

“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因为，应道歉的是我。你为两个孩子操够了心，吃尽了苦头。”

的确，贾隽成从关友梅那里，听到了许多关怡的难处。为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成份，她曾想与一个死人结婚，遭人揭发举报后，她受到了学校党总支的严厉批评，批她企图欺骗党和政府，批她不择手段，批她道德败坏，甚至威胁要停止她的党籍。她没办法，便求助于张荣辉。张荣辉早就看上了关怡，在他人的撮合下，他与关怡假结婚。假婚后，张荣辉帮助关怡非常尽心，不仅使她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还使两个孩子改贾姓张，使他俩瞬间由白色的敌人后代，变成了红色的革命后代，顺利地通过了上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政审关。关怡非常感激张荣辉，假婚后不到仨月，两人便搬到一起，同居了，由假结婚变成真夫妻。

关友梅认为，如果贾隽成不是右派，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关怡拿出二三十块龙洋，放到桌子上说：“娘给我了 100 块，我花掉了 72 块；这 28 块应该给你。”

贾隽成当即表态道：“你应该留着。两个孩子的未来还长着哩，还得靠你。你也知道我的处境，连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哪有能力去管孩子。拜托你啦！”

“我们俩每月 180 多块，够花了。”关怡又把龙洋往隽成面前推了推说，“你现在每月只 25 块，不够用，这些你拿着去贴补贴补。”

“我够用了，你放心吧。”贾隽成把龙洋往关怡面前推了推。

关友梅发话了，她对关怡说：“我不叫你拿，你偏拿来。隽成每月虽只有 25 块，但瓷厂对他生活也有所关照，没把他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况且，他不可能永远是右派。你那两个孩子是正吃正喝的时候，我看，这钱还是你留下好。”说罢，她抓住龙洋，装到关怡的手提包里。

“丁嫂说得对，两个孩子花钱多着哩。”贾隽成说着，捧了一捧花生，放到桌子上说，“你别操我的心。你看，市场上买不到的花生，厂里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些，便分给我了半斤。你俩尝尝。”

关友梅抓了一把花生，给关怡了几个，自个儿拨着吃。关怡看着手提包里的龙洋，拿着花生，在手指里捻来捻去，没有拨着吃的打算。

“丁嫂说得对。”贾隽成看透了关怡心中所想，便强调说，“你不拿着，我娘在九泉之下也不愿意。”

听到“我娘”两个字时，关怡眼圈又红起来。再次致歉道：“我对不起她老人家。”

听到关怡再次道歉的话，贾隽成感到他俩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你误会了。”贾隽成对关怡说，“娘临终前说，‘我也是女人，也带过孩子，难处我知道。那时，年成比现在好，又有你爹在。眼下，她改变了主意，是被逼无奈，我不能怪她，怨她。’”

听到“被逼无奈”后，关怡控制不住，突然放声哭了起来。关友梅紧紧搂住关怡，劝道：“别哭了！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你的难处！”

贾隽成拿起毛巾在水盆里又摆了一摆，拧干后，递给关友梅。关友梅便替关怡擦泪，使关怡慢慢终止了哭泣。

“我对娘说，都怨我不能‘话到嘴边留半句’。”贾隽成的确有些悔恨。

令关怡意外的是，在梅表姐面前，贾隽成竟向她再次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说：“这都是命。”

“是的，这是命！”贾隽成也随声附和道，“临终前，娘还对我表姐说，‘告诉成儿，不要怨天怨地，也不要怨自己，怨，就怨命。’”

“是的，怨都怨命。”关怡深有感触地说，“‘命’使我俩结婚，生活在一起；‘命’又使我俩离婚，天各一方。”

“命”是什么？贾隽成十分清楚，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无法解决的命题。有人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人却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人提出“宿命论”，强调必然性和规律性，有人则提出“天命论”，强调天人合一和自由意志；有人提出“唯物论”，有人却在大讲“相对论”；有人认为有神，上帝是全能的，有人则认为无神，主宰天下的是人类中的天才和救星——凡此种种，似乎都与“命”有关，却各执一词，没有统一见解。在贾隽成看来，“命”题无解，尽管他所致力的量子力学，似乎正在向“命”解发展，但迄今不过假说而已。“怨命”，谁能说得清？但眼下，三个人关心的不是“命”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化解现实中的困惑。

“今天我到你这里来，向娘和你道歉，这可能是‘命’规定了的。”关怡继续说，“‘命’又把我同你联系在一起，没有办法掰开。”说着，她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叠复写的稿纸，递给贾隽成说，“做为你已离异的妻子，我有责任为你写申诉书。这份申诉书，已由张荣辉亲自递交给了市委副书记杨建平。”

贾隽成飞快地翻阅稿纸，足足有八页，是要求摘掉他右派帽子的申诉书。虽系粗看，已知她对他在婚后到离异前的所做所为，均持正面看法。他十分激动，以充满感激的心情对关怡说：“非常谢谢你！”

“张荣辉听说，”关怡继续说，“年前国务院计委有一个姓朱的工程师，被批准摘掉了右派帽子，还当了处长。他说这是个机会，要我以离异妻子的名义，替你写个申诉书。也许能引起市委的重视，或许你有同朱工程师一样的命运。”

贾隽成听了更加激动，便对关怡说：“请你代我谢谢张荣辉。”

尽管两人已离异，关怡还是以当年贤妻的身分教训她的前夫：“我还听说，那个姓刘的工程师，在摘帽时对党组织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妈妈打了孩子，不会嫉恨妈妈，会对妈妈更亲。’你看，多会说话；不像你，只会认真，不会装糊涂。”

“关怡说得对！做人就得学会装糊涂，说些违心话。”丁嫂也在教训贾隽成，

“梅表姐说得对。”这位当年的贤妻，如今以良友的身分，同关友梅站在一起教训贾隽成，“得学学那个刘工，会说违心话，真话少说或不说。这次你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是的，死了母亲，离了妻子，两个孩子改贾姓张，贾隽成付出的代价还小吗？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地教训他，他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拒谏饰非的表示，因为，他知道，她们俩完全出于善心，毫无恶意，尽管是教他学撒谎。

代价使贾隽成懂了撒谎的重要性。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了生存，在关怡关友梅走后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诉报告。

两个多月后，一纸调令放在汪厂长的桌上：调贾隽成回九阳大学。汪厂长不想放，但又不得不放，难道要让一个高等学府里的教授继续在厂里当一名陶瓷工人吗？

调回九阳大学的贾隽成，经市委批准，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和教授职称，并上报省委备案。工资从每月 25 元，恢复为 107 元，不久又增加到 128 元。

历史记录表明，关怡替贾隽成的申诉，起了很大作用。离异的妻子为前夫喊冤，历史上闻所未闻，因而引起了市委的重视。主持右派甄别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杨建平，很同情贾隽成，九阳大学副校长彭烈、副市长兼工业局局长张甲高、市民政局局长张荣辉等党政领导干部，都为贾隽成请命，终使市委做出了给贾隽成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和教授职称的决定。

7、入党

公社好比不老松，一年四季绿葱葱，人人都把集体爱，树大叶茂不怕风啊，不怕风，树大叶茂不怕风。

公社好比聚宝盆，五业兴旺粮满囤，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幸福的日子万年春啊，万年春，幸福的日子万年春。

三面红旗放光芒，穷棒子精神要发扬，忆苦思甜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这是全国最为流行的歌曲，史怀秀最爱唱。当她把一碗热豆浆端给母亲后，便为母亲唱起了这首歌，催着母亲喝豆浆。歌声虽没有关怡唱得甜美，但在母亲听来，非常入耳，豆浆也喝得舒坦。

在徐氏看来，当年曾被亲家母骂称小狐狸精的幺女怀秀，越发有出息了。由于她有制豆腐乳的技术，又是响当当的贫农出身，几年前就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不过，怀秀入党并不容易。解放后，社会变化太快、太大了。她同仁梓都看见，即是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只要入了党，工作和生活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关照。为了生活得更好，他们必须入党，于是，她和仁梓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怀秀写入党申请书时，正在忆苦思甜教育运动中。她知道，要想入党，首要问题是对党要表现出忠诚老实，向党交待自己的一切，还要做到对党有利的话多说，对党不利的话不说。交待什么？说什么话对党有利？说什么话对党不利？她心里面也确实有一杆秤。在亿苦思甜教育运动中，她讲了他家在黄泛区的种种苦难，公司领导一听，就觉得她讲得好，实话实说，没有添油加醋地胡编乱造。思甜中，她想说说她家在当发家致富典型时的经历，但当想到那是沈怀德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时，她不得不咽了下去：这个“甜”不能“思”，说了对党不利。她还记得，她对农业合作化，曾说过很多对党不利的话，幸好，那是在家里说的，外人都不知道。今后要管住嘴，绝不再说对党不利的话。

然而，人们最想听的不是她忆的那些，而是她当丫鬟时受到的那个屈辱，但她却迴避了。虽然时隔多年，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大地主大恶霸陈仁礼强奸了所有丫鬟，史怀秀焉能例外？特别是在河洛医院做过人工流产，铁证如山，她不去控诉，反而有意回避，能说她对党忠诚吗？公司党委对她的看法呢？也许她不知道，但从上递了两次入党申请书都没有音信上看，党委并不信任她。人们对她的议论呢？由于她闭口不谈此事，有人认为她是顺奸，甚至有人认为是通奸，想当小婆。这些议论也许她也不知道，但从人们对她异样的目光里，使她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她开始认识到，在忆苦思甜教育中，这个问题是她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她申请入党时必须向党说清楚的问题。与仁梓商量后，决定向党组织如实交待这个令她难以张口的隐私。一天，她对公司党委王书记说，我有一个很大的隐私，想向党组织交待，但希望有个女同志参加。老书记一听，便知她想向党组织交待的是她曾被奸污过的问题。王书记答应了她的要求。

不久后的一天，在公司党委会的最后，王书记叫人把史怀秀喊到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但见王书记坐在办公桌的上端，六个党委委员分坐在两侧，其中一个是女委员，史怀秀便面对王书记坐在下端。只听王书记问她道：“你不是有话要向党组织交待吗？说吧！”

包括王书记在内的公司党委委员们，都想知道她没有控诉恶霸地主陈仁礼的原因。在公司内的一般人看来，尽管她被强奸的可能性很大，但顺奸或通奸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过，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强奸她的陈仁礼咋变成了她的大伯子哥？

史怀秀面对党委委员，突然有些失控，没说先哽，几乎想哭。那个女委员移动坐位到她身边，安抚道：“你不要激动，冷静点，慢慢说。”

“我在陈家当丫鬟时，”史怀秀冷静了下来，擦了擦眼泪说，“爹妈交待我，到陈家大院里，不要胡思乱想；但不知为啥，我丧失了贫农的阶级立场，一眼就看上了他家的四少陈仁梓。我也知道，这是门不当户不对，是妄想，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心里老装着他。后来，我发现，他对我也有意思，便同他接近，暗地里同他谈了起来。谁知，我太幼稚了，那年我十七，他十九，鬼迷了心窍，同他谈着谈着，竟怀了孕，隐情暴露。为这事，他在家里挨了打，叫我可伤心啦。没过几天，他大嫂带我到河洛医院做了流产。回到陈家庄后，我离开了陈家大院，到豆腐作坊学做豆腐乳。不久，仁梓考上了平北医学院，上学走了。也不知为啥，我心里总是牵挂着他。”

说着，又有些哽咽，想哭。女委员搂住她，慢慢抚摸她的脊背。只听王书记说：“慢慢说，别激动。”

史怀秀控制了一下情绪，继续交待说：“几年后，他老陈家败落啦，仁梓也毕了业。那时，已没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在他大哥的主持下，我和仁梓结了婚。就在俺俩结婚的婚礼上，他大哥出了事，当场被抓走。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他大哥被判处了死刑。可我一万个没想到，他大哥的事竟与我在河洛医院做流产搅和在一起，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天天腌臜我。我哭了好几次，想找新华社记者论个理。仁梓挡住我说：‘记者和编辑都是法官，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我们又说不过他们。忍了吧，认了吧，咱俩吃个哑巴亏算啦。’我想了好一大阵子，最后，总算想通了：忍了，认了，吃个哑巴亏算啦。”

党委委员们似乎都凝固了，没有一点声音。是的，“记者和编辑都是法官”，亩产 13 万斤稻米，是“法官”们吹出来的，在“瓜菜代”的年代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饺子捞面大米饭，是公社社员的家常饭”等等，都是“法官”们喊出来的。对此，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人敢对“法官”说个“不”。眼前，他们只好用那双饱含温情的眼，默默地看着史怀秀，静悄悄地听着她的交待。

“说下去。”王书记又发了话。

“我认了后，以为事情总算结了。可我一万个没想到，这事现在又出来了，看来是没完没了，非要跟我一辈子过不去，死磕到底！”史怀秀流着泪继续说，“我请求党组织调查一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给我一个说法。”

党委委员们似乎仍在凝固中，面面相觑，似乎都在等待别人发声。静过片刻，还是老书记发话了。他对史怀秀说：“你交待的，我们都听清楚了。记者和编辑是法官？说的也对，上了报纸，便没法改变。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党会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会后，史怀秀在党委会上的交待，在公司内传开，数百职工干部，议论纷纷。民心是杆秤。一个女职工悄悄对史怀秀说：“大家可同情你啦！都说你蒙了羞辱，受了委屈！”党委并没有给史怀秀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因“法官”是尊贵的，庄严的；但根据史怀秀的第三次入党申请，公司党委委员一致举手同意，批准她为中共党员。

由于史怀秀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入党后不久，又被市食品公司领导提拔为豆腐乳车间副主任。今年，她官运不错，从车间副主任直接提拔为公司销售部经理。

当了销售部经理的史怀秀，第一个难题是销售豆腐渣。“豆腐渣上秤，啥货？”这是当年九阳人的口头禅。如今，与过去不同，要勤俭持家了，豆腐渣就要上秤卖。由于豆腐渣不是政府计划配给的食品，公司平均每天都有三百来斤的待售鲜货，而市计委早有规定，每斤售价不得超过一毛二，因而豆腐渣成了市民们的抢手货。不卖谁，就要得罪谁！已往，有人利用职权，买了许多豆腐渣，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了防止腐败，史怀秀提出了个销售方案：每月 6000 斤平均分配给城内四个区政府，由他们分配给个人，凭票供应；剩余的 1500-2000 斤，平均分配给申请需要豆腐渣的公司职工。史怀秀方案得到公司的批准和上级的认可。根据这个方案，公司生产的鲜货，都能及时售出，史怀秀每月也能买到豆腐渣 8-10 斤。

史怀秀不爱吃豆腐渣，但她非买不可。在城里，是社会主义，食品由政府定量计划供应，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粗细粮 26 斤，食油半斤，肉半斤，鸡蛋 5 个，蔬菜除罗卜白菜按当年产量平均配给外，其他允许到蔬菜公司自由购买。政府的配给政策，使史怀秀一家四口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可是，娘家呢？那里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叫人民公社，是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但在这个通天的桥梁上，没有计划供应，只有多劳多得，生产多少吃多少；如果粮油生产得少了，你就得“瓜菜代”，粮菜二五开，也或三分粮食七分菜，吃不饱，饿肚子，党和政府想管也管不了，连毛主席都号召“瓜菜代”。对此，她不敢想。因为，住在陈家庄的娘家人，在“粮满囤”歌声中，必须经常用些干菜和豆腐渣之类的食品来补充营养，改善生活。

这两年，陈家庄发生了巨大变化。涧河上游修了一个大水库，原来修的几个小堰塘，已全部报废，陈家庄的几百亩水浇地，基本上断了水源。不过，关西村的几部水车，起了很大作用，救活了他们的几十亩菜地。由于“钢铁元帅升帐”，老树和一二十年长成的新树，大部份被砍去炼了钢，有些人想吃嫩点的树皮，也没有地方剝。过去，陈家庄的黄色，星星点点，都在绿色中喘气，如今，黄色统治了陈家庄，点点绿色，却在黄土中挣扎。任长山仍是关西村的头面人物，人民公社化后，仍是村书记兼村长，不过官名不同，叫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显然，他老了些，鬓角也跳出了几根白发。他眼睁睁地看浮肿病在不断扩大，干着急，没办法。在学大寨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领导们根据上级的报告和报纸电台的说教，都在大力宣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大寨经验时，他却大胆提出：能不能将田间地头的撂荒地分给社员，让他们种点可以吃的东西；能不能把社员自家只准养一只鸡一只鸭的规定放宽到五只。他的意见受到了批判，认为他要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鉴于他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指派到县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他的意见说明他学习没有成效，也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免去他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的职务。任长山去职后，应有二把手大队会计主任继任，但因有人揭发，张树德早年去世的父亲曾是一贯道道徒，便改任三把手民兵连连长孙宗汉为关西村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

也许是萧规曹随在起作用，孙书记没有创新，仍沿着老书记的套路走，张会计仍然掌管财务，职称升了，叫大队会计主任。有社员反映，有人在田间地头私种茄子，栽青椒，他看了，跟老书记一样，只当没看见；有社员反映，政策是否变了，张老三家就养三只鸡五只鸭，他去看了，果然不错，但跟老书记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社员反映，王弩子家养了许多兔子，跟老书记一样，说，没有听说不叫养兔子的规定；菜地是大队重要收入来源，史忠良仍被委以管理水车的重任……关西村大队浮肿病比别的大队少得多，这是否是原因之一，见仁见智，任人评说。

不过，对关西村的农民来说，议论最多的已不是有多少公社社员得了浮肿病，病死了多少，都习以为常了，而年届四十的光棍宋洛南，从四川天府之国，领回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寡妇，结束了他的鳏夫生活，倒成了大队里一颗闪光的明星。在关西村大队农民看来，宋洛南不务正业，会说几句溜西瓜皮话和几套把戏，便觉得自己有文化，甚至了不起。老书记批评他多次，叫他干点正经的，新书记也是这样劝他，当然，还有一般大的怼他。也许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认真干起来了。他喂了一窝兔子，养了十来只鸡。为了掩人耳目，他的障眼法魔术也派上了用场：平时，只让你看见一只公鸡一只鸭在院子里跑，其他十几只藏了起来，叫你看不见。他还有一个绝招，能叫母鸡下蛋时不叫唤，掩盖了他养鸡远超政府规定的资本主义不法行为。他还向史家学习，收集红薯叶和罗卜缨，扔到房上凉晒备用，把土豆红薯切成片，晒干后存起来备用。一年后，他发了，有肉有蛋还有干菜，比其他邻居强多了。温饱思淫欲，他想老婆了。当听说 100 斤小麦就可以从四川领回一个大姑娘时，他发现机会来了。生产队里大食堂解散后，他分了二十多斤小麦和几斤大米，不舍里吃，也不舍里拿，但有红薯干，便想到四川去碰碰运气。他装了两布袋红薯干，足有 100 多斤，带着一兜玉米饼和咸菜，扒火车去了四川。扒火车并非容易，但从掩盖与堂婶的男女关系中，变得机灵得多了。他曾向扒车老手们取过经，懂得了许多扒车常识。他知道：上四川，登陇海路向西，到宝鸡转宝城路向南；扒车以扒敞篷车为主，那里最舒适，也最保险，不易被发现；但敞篷车停车时间长，误事，要经常换扒运货车；扒运木材车，太暴露，最好不碰；扒运煤车，太脏，得将就些；扒车经常受到路警、巡视员的干扰，还要善于同他们捉迷藏，等等。凭着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七八天后，他竟然到了成都。他没敢在成都停留，直接扒车来到崇阳农村。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两袋红薯干，竟打动了一个寡妇的心。这个寡妇，一年前，多病体弱的丈夫，得了浮肿病，“走”了，留下两个小女孩，生活十分艰难，不得已，便跟着他扒车来到了关西村。第二天，他杀了只兔子，宰了只鸡，煮了十几个茶鸡蛋，用仅有的两斤大米，做了一顿白米饭，想摆摆阔气，让新婆娘和小闺女们口服心服，跟着他好好过日子。那天，老书记拿了多半瓶陈家庄大曲，前来祝贺，新书记送来一包螺丝糖，前来道喜。他想留下两位书记吃点、喝点，都被婉言谢绝了。新婆娘和她的两个女儿，看见宋洛南那么富有，又那样体面，来前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便跟着他过起日子来。

另一个被农民关注的是，当年代头加入农业社的致富典型史家。这个致富典型，也败落了，蔫了。尽管善于计算的史忠良，为了备荒，经常检点罗卜缨扔到屋顶，晒干备用，弄些菜根菜梗子和红薯叶，摊到地上，晒干备用，幺女怀秀，每个月还能从城里弄些豆腐渣来贴补，使史家比乡邻过得多少好些，但还是挡不住浮肿病的肆虐。去年，忠良老母得了浮肿病，不到一个月，“走”了。公正地说，村民们没有幸灾乐祸，看史忠良的笑话。

令怀秀没有想到的是，奶奶死后不久，母亲也染上了浮肿病。怀秀见势不好，硬把母亲拉到了城里。尽管城乡都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但城市是嫡系，乡村是庶出，粮油供应不同。

在幺女的精心调理下，患了严重浮肿病的徐氏，来城里不到仨月，便完全康复。

“在关西村里，尽管书记村长换了人，但史忠良还是个名人，他一人就管了全村五部水车，维护保养他一人全包了。令他困惑的是，能拉水车的耕牛，才一两年，就死了三四十头，不得不请书记派青壮年来推水车。对关西村的农民来说，死耕牛并不稀罕，人都死了，谁还能去管牛呢？但被免去书记职位的任长山坐不住了，他同新书记孙宗汉和会计主任张树德商量后，由张树德起草，向省农林厅厅长袁得富了一封信：《救救农民》，恳请袁厅长把信转交给党中央。他们在《救救农民》中说，浮肿病治不了，农民没法活了。因此，他们要求，像解放初期陈家庄镇那样，分田到户，放开副业，允许农民栽树，自养猪、牛和鸡鸭。他们知道，他们的要求，与大寨经验相悖，风险是明摆着的。信本该由三人共同签名，但任长山坚持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他对张树德和孙宗汉说：“万一出了问题，请你们俩帮助我家老小，无论如何，叫他们活下去！”令他们遗憾的是，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似乎他们所信赖的袁厅长，拒绝给他们写回信。

关西村大队面貌依旧，浮肿病还在发展，公社社员们都在积极地收集红薯叶、罗卜樱扔到房子上晾晒，把土豆、红薯切片晒干备用，甚至男女老少齐上阵，把挖野菜活动推向高潮。其间，没有人能听到《救救农民》的呼声，但一首远比《公社是棵不老松》更好听的歌子《社员都是向阳花》，已被红色词曲家们创作了出来，很快，在全国，演唱这只歌已蔚然成风：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自此，从中央到市县的广播电台，每天晚上都在播放这首歌，鼓励人们奋发图强，鞭策他们向美好的共产主义前进。是的，广大社员从这首歌里，汲取了力量，使他们深信：今天，收红薯叶、检罗卜樱、切土豆红薯片和挖野菜，甚至争着抢着吃豆腐渣，尽管累一点，苦一点，但只要“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明天，人民公社这个通天桥，就会使“幸福的种子发芽”，就会让社员们吃上白馍馍、捞面条，喝上白菜豆腐汤、羊肉汤，过上美满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市食品公司，史怀秀是个中层干部，但在参加业余文化活动上是个积极分子。公司党委规定，公司所有职工，都必须会唱《社员都是向阳花》，不会唱的，名字要公布在墙报上，示众。于是，有些年纪大的职工，都来找史怀秀学唱，史怀秀又成了教唱《社员都是向阳花》的老师。她教歌非常认真，还能从简谱上纠正他们的发音。由于学会了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名字没有被公布到墙报里示众，他们都很感激教歌的史老师。当他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史怀秀娘家很需要豆腐渣时，便主动让指标给史老师。史怀秀知道这是腐败，不敢要。有人把这种情况反映给党委后，老书记当众表态：“这不是腐败，这是团结互助的共产主义精神。”自此，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魅力，使史怀秀每月能从公司里买到 30-40 斤豆腐渣，缓解了娘家人对食品的渴求，使他们的营养得到了些许补充，生活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8、再婚

正当怀秀在哼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时，有人敲门了。怀秀开门一看，是大嫂丁之瑜。忙将大嫂让到屋里，仁梓也坐过来与大嫂说话。怀秀拿了三仙拱月灯递给丁之瑜说：“大嫂，我给你准备好了。”

丁之瑜看着擦得黄澄澄锃亮的灯说：“没想到你每年都记得。”

“你说的事，怀秀都不会忘。”仁梓说，“他娘要砸这灯，说它不吉利，你妈却喜欢，说它是吉祥物，每年七夕都要点它几天，祷告天下好人善终。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啊。”

怀秀说：“俺娘的思想就是落后。一个老古懂嘛，不过图个吉利而已。”

“俺妈不光图个吉利。”丁之瑜说，“她特别喜欢狐狸、猴子和兔子；兔子已成仙，她还希望狐狸、猴子也能成仙，让天下好人都能得到好报。”

仁梓说：“愿望是好的，但好人不一定能得到好报。”

“可也是。”怀秀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划分阶级，说贫下中农都是好人，我看不见得，在好阶级中有很多坏人。”在家里，她似乎已分不清应该说的话中，哪些是对党有利？哪些是对党不利？

“地富反坏右中没有好人？都是坏人？”仁梓近乎要发牢骚。

“你也别发牢骚，这是你我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丁之瑜说，“虽然没有说咱老陈家的人都是坏人，但离坏人不远，随时都有可能叫你变成坏人。”

“据马列理论家们说，阶级斗争要斗到共产主义。”仁梓说，“幸好怀秀在报户口时，把户主报成她的名字，家庭成份也随之订为贫农，孩子们也跟着成了贫农后代，不然，户主是我，咱们老陈家大地主成份的帽子，就要戴到百年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孩子们也跟着倒霉一辈子。”

“你也别发牢骚。”怀秀对仁梓说，“不过，谁也说不清，老陈家的地主的帽子，要戴到哪一代。”

“谁能说得清？”仁梓又想发牢骚说，“第二代不说了；第三代贞贞已经受到了影响，不敢姓陈，改姓贾了。”

“贞贞改姓贾了，能上重点高中了吧？”怀秀有些不明白。

“贞贞的命还算好！”丁之瑜很有感触地说，“贞贞认了个干妈叫关怡，她答应叫贞贞跟她姓关，成份市贫。但在办理中遇到了困难，她不是家长，家长是贾隽成，她便让贞贞改姓贾。她对我说：‘我是贞贞的干妈，贾隽成就是贞贞的干爹，成份是工人’。我听了，感

觉也没有什么不妥，只要贞贞能上重点高中、大学，怎样改都行；但不管咋改，也改变不了陈家的血脉。”

“我听说贞贞为了家庭成份，哭了好几次。”怀秀说。

“是啊，那时以为我的命不好，贞贞的命也不好。”丁之瑜说，“认干妈干爹不到一年，干爹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老家神屋去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两年。生父是大恶霸地主，干爹又是个大右派，她的精神压力该有多大啊！想找她干妈把姓氏改过来，谁料她干爹干妈已经离婚，干妈也改了嫁，我也不好再去麻烦人家，只好听天由命。”

“贞贞的命真不好啊！马上她要上高中了，上重点高中恐怕困难很多！”怀秀不禁为贞贞担起心来。

“还好！”丁之瑜颇有点兴奋，说，“我刚才说了，她的命还算不错。年初，他干爹的右派帽子摘了，恢复了党籍，也恢复了原职原薪和工人成份。只要分数线达到，贞贞上重点高中，我看问题不大。”

“现在政审越来越严了，听说还要内查外调，防止造假。这干爹……”

“你别吞吞吐吐啦，还是直说了好。”怀秀批评了仁梓后，扭头便对丁之瑜说，“大嫂，你别多心，我跟仁梓商量过几次，希望你再走一家，别在干爹干妈上浪费时间，那靠不住。”

“还是怀秀快人快语，我早想对你这么说，只是说不出口来。”仁梓说，“这不是我俩的意见，这是我们陈家全家的意见。”

听着，丁之瑜十分感动，竟说不出话来。

怀秀说：“听娘说：‘听说有人想欺负她，夜敲她的屋门。唉，守寡不容易呀。’妈也说：‘她守寡守了八九年了，对得起仁礼啦。’”

丁之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相信这些千真万确的声音，这是她来陈家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她听得很仔细。每年逢节过年，她都带着贞贞去拜见娘和妈，在那里，她听到的都是安慰和怜悯。

但到娘家，大不一样。

“你准备为他守一辈子寡？当一辈子寡妇？”母亲见到她就唠叨个不停。

“妈，你少说一句不行？张口就这么难听！”丁之瑜听“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话听得多了，听见“寡妇”俩字就很不受用。

“你想听啥？半夜叫人家敲你的门，那声音好听？叫贞贞当一辈子恶霸地主的狗崽子！这个话更好听吧？”母亲有些生气。

“妈，你说过多少次了？”丁之瑜嫌妈太唠叨。

“你想叫我说多少次？一百次？一千次？你也不想一想，已三十多了，很快都要成四十岁的人了！”

“这些我知道，你不用操我的心。”

“你以为你聪明？那是别人奉承你的话；我看，你是个糊涂虫！”母亲不依不饶。

“糊涂虫”不光是母亲的看法，她的两个哥哥和嫂子都有同感：“你糊涂啦。”

丁之瑜常到二哥家里坐，除了说些工作、学习、新闻和拉家常外，免不了要说到她的改嫁问题。过去，二哥说了几句“挪挪”，二嫂做了个故事新编的聊斋梦，无非是催促她改嫁，不要糊涂下去；如今，哥嫂俩说得更加真切了。

“我不敢再给你介绍了，第一次介绍就叫你守了这么多年寡！”二哥有点沮丧。

“你不敢介绍，我敢。”关友梅说，“我就不相信那个邪，他同陈仁礼的命运一样？”

丁之瑜当然知道，二嫂说的那个“他”，就是贞贞的干爹贾隽成。

丁之瑜认识贾隽成已经很多年了，在同二哥二嫂的交谈中，这个名字出现过多少次，她已无法说清了。更重要的是，二嫂曾再三问他“贾隽成这个人咋样”？她虽没有正面回答，却在大脑里翻腾了多次，似乎越翻腾越能增加对贾隽成的好感度。

在丁之瑜的心目中，陈仁礼几乎是个完美的男子汉。他曾给她带来过幸福和欢乐，然而，九年后。他给她带来的是痛苦和艰难，尽管她认为，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她还曾与张荣辉相识，认为他是个正直、善良和有才华的领导干部。但她不喜欢这些人。因为，在长期马列毛的熏陶下：他们正直变歪了，很多人成了歌功颂德的能手，睁眼不见民间的疾苦；善良退化了，成了乏善可陈的官僚，为了追求升迁，把党的利益凌驾于人性之上；才华扭曲了，成了权力谋士，甚至把真假掺和的谎言说成是真理，也不以为耻而习以为常了。因此，她无法与这样的人沟通或相处。贾隽成呢？在她的心目中，应是陈仁礼第二，但他是二哥的密友，又是贞贞干妈的丈夫，一个幸福家庭的家长，她对他不过是朋友而已。当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老家神屋劳改时，她曾对他的遭遇动过恻隐之心；当她听说他与关怡离婚时，她曾为这个幸福家庭的破碎而惋惜，相信他俩是假离，期望有朝一日会破镜重圆。但当听说关怡与张荣辉真结婚后，她为贾隽成的不幸深表同情。

由于单亲生活的艰难，她已有重组家庭的意愿。她所崇拜的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去世后，不是也改嫁了吗？随着母亲和两个哥哥的压力不断增加，二嫂又不断催问，特别是从二嫂的嘴里得知贾隽成曾多次赞扬过她，便有了与贾隽成重组家庭的想法。

但同贾隽成重组家庭的决心并未下定，因她怕伤了陈家一家人的心。陈家是个善良的人家，败落后经济条件有限，但对她关爱有加：不管是姐妹和弟与媳，都能经常到她宿舍里看她；有时逢假日，还骑着自行车，把她和贞贞接到娘或妈处跟前坐坐，说说话儿。如果她与

贾隽成重组家庭，希望能得到老陈家人特别是娘和妈的理解和支持。

当听到老陈家的声音后，特别是听到娘和妈的声音后，她被感动得有些哽咽。

只听仁梓说：“大嫂，请你相信，咱们老陈家人，都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家。”

“我嘴可能有些快，大嫂，你可别多心。”怀秀说，“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贾老师介绍给你。我们听说后，可高兴啦！”

仁梓接着怀秀的话说：“贾隽成教授可是个好人，咱家好多人都认识他。咱娘咱妈听说后，都说：‘贾老师是个好人，又是仁礼的好朋友，之瑜能同他在一起，不仅有个靠山，不会再被人欺负，贞贞也能有个好成份。告诉你大嫂，我们都赞成：不成，她是我老陈家的好媳妇，成了，她就是我老陈家的好闺女！’”

听着，丁之瑜已热泪盈眶。

丁之瑜拿着仙灯来到母亲跟前，向母亲说了改嫁的决心，母亲笑道：“你终于不再糊涂了！”

丁守义和关友梅听到妹妹有改嫁的意愿后，非常高兴。但谁去做媒呢？尽管丁守义是贾隽成的好朋友。其实关友梅早有了主意，这个媒人只能是贾隽成的前妻关怡。因为，关怡曾多次同她商讨过丁贾结合的可能性。关怡曾告诉过她，贾隽成曾多次在她面前赞扬过丁之瑜，说她是个既美丽又善良且有很高文学素养的女性。因此，关怡认为，贾隽成有与丁之瑜相结合意愿的可能性很大。鉴于对贾隽成有所歉疚，关友梅认为，关怡会积极地充当这个月下老。

关友梅的判断不错。当她把丁之瑜的改嫁意愿告诉了表妹关怡后，关怡便拿起电话拨通了贾隽成。关怡的判断也没错，贾隽成立即表态，同意了这桩婚事。关怡为前夫保媒，促成丁贾结合。这是否是绝无仅有？大千世界，丰富多采，任人评说！

贾隽成与丁之瑜商定，不搞什么婚礼，仅在合房的当天，叫双方的孩子，到学校新配给贾隽成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中，共进晚餐，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是一家人，以此代替婚礼。与此同时，他俩分别电话通知各自的亲友，宣布今天他俩结婚啦，由于形势严峻，不举行婚礼啦，祁望谅解。形势严峻指什么？贾隽成从最近校党委书记的形势报告中了解到，近几年，国内外形势变化无常，美蒋特务、土匪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借自然灾害，蠢蠢欲动，甚至兴风作浪，妄图反攻倒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告诫全国人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中央的宣告，使贾隽成和丁之瑜敏感地意识到，运动又要来了。为了避免受到冲击，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要保持低调、再低调。上午，他俩用结婚证到指定的商店，购买了配给的食品，其中包括三斤花生，两斤棕色古巴糖块，一包半斤的龙井茶叶；下午，他俩用配给的食品，包了两大拍子水饺，为孩子们准备晚餐。

傍晚，改贾姓张的理乐和宇歌兄弟俩，见到了老爸，也看到了新妈；早已改陈姓贾的文贞，也放学回来，一眼便看见了不曾相识的两个哥哥。进餐中，似乎都没有去品尝水饺的美味，似乎都有所他思，兄弟俩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兄弟俩的眼里，经过这几年的折腾，老爸显然老了，瘦了，一条鲜明的皱纹，硬镶嵌在他的两个眼角。尽管兄弟俩倍感骄傲的是，老爸是知名教授，又是量子力学专家，但却不约而同地想到：不能再折腾他了。然而，新妈却使兄弟俩眼睛一亮。早就从老妈的口中得知，新妈年轻时是个美女，是天上仙女下凡，且有一肚子学问，虽快到不惑之年，却风韵依然出众，比同龄的老妈耐看得多。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想到，老爸已过四十，能有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新妈相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于坐在对面吃饺子的贾文贞，在兄弟俩的眼里，特别是在哥哥张理乐的眼里，犹如“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那样，无形中增加了要保护她的责任感。

晚餐结束，正当兄弟告别新妈老爸回学校时，不速之客接踵而至。

首先进屋的是陈仁梓和史怀秀夫妇俩，他们为文贞带了件的确良裤，那是件新兴产品，是奶奶给她买的。第二对不速之客是丁守义夫妇，他们为理乐和宇歌兄弟俩，买了两支圆珠笔，一年前还叫原子笔，是最受学生喜爱的时称为“原子油”笔。

当他仍围坐桌的四周，拨着花生嚼着糖块说着笑着来分享贾隽成和丁之瑜的幸福时，令人意外的第三对不速之客到了，他们是关怡和张荣辉夫妇。

贾隽成和丁之瑜立即起身迎上前去，分别与张荣辉和关怡握手，表示欢迎。但当他们握手的一瞬间，四双相对的目光，突然凝固起来，似乎无法融解。也许是那凝固的目光，正在把他们从五味杂陈的混沌的往昔里，拉回到那能分辨出酸甜苦辣的清晰的现实中。相视良久的贾隽成与张荣辉，脸色逐渐脱离呆滞，露出了微笑，似乎同时在宣示，他们之间的恩怨与情仇，已经化解。突然一阵掌声，把他们拉到桌边。也许是掌声化积怨，一笑泯恩仇吧，他们同时坐下，或拨着花生，或嚼着古巴糖块，或品着龙井茶，又说又笑地漫谈起来。

也许这不算什么婚礼，但那意韵之深邃，却使任何火热的婚礼都无法相比！

第八章 萧墙风起

1、回信

一年多以后，他们收到了袁得富厅长的回信。厅长在回信中，认为《救救农民》的信，不宜向上转呈。回信中除说了些鼓励和安慰的话外，要他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还要任长山转告农民，中央十分关心农民生活和健康，反对一平二调、高指标、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中央最近计划，适当开放自留地和林牧副渔，以改善农民生活。此时，接到回信的任、孙、张等人，冷静得多了：他们知道，袁厅长压下他们那封信不报，意在保护他们，因为《救救农民》有复辟当年批判过的陈仁礼主义的嫌疑。厅长的回信，虽然使他们高兴不起来，但希望还是有的。果然，袁厅长回信不久，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宣布：允许每个农民拥有三分自留地。自留地的新政传到村里后，陈家庄很多人上街，起劲地高呼起“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来。新政还规定，近两年在整党整社和反右倾中，处理“错”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一律平反，恢复原职务和待遇。任长山恢复了大队书记职位，在他的坚持下，孙宗汉继续担任大队长一职。的确，不到半年，三分自留地等新政，竟迅速控制住浮

肿病的发展，市场供应也逐渐看好。

史家终于又有了些用武之地，尽管“地”少得可怜，全家七口，只有两亩一分，但比没有强多了。史忠良和史怀国父子俩，都是种地的能手，善于精打细算。过去他们曾依靠稻米和蔬菜发过家，今天呢？这两亩一分地能第三次发家吗？他父子俩都是计算的能手，凭着这两亩一分地的广阔天地，他们要有所作为。当经过精打细算，他们把两亩一分自留地全部栽上红薯。他们计算过，一般年成亩产 3,000—4,000 斤，但他们在黄泛区见过一个种红薯能手，亩产曾达到 11,000 斤。他俩按能手的方法栽培和管理，果然不错，当年收红薯 19,000 多斤。他们没敢像当年那样如实说，只说产了九千多斤。红薯刚收完，便种上了罗卜菠菜，入冬又来了一个好收成。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们搞起养植业来。他们向宋洛南学了公鸡不打鸣和母鸡下蛋不叫唤的绝招，养了 20 多只鸡，远远超过政府限定的数量，但隐藏得好，外人多不知；他们向种果能手赵山林学习，在院子里嫁接了二十多株小苹果树苗，期待两年后挂果；按政府每户只准养一头猪的规定，他们养了一口母猪，去年生了两窝，得猪崽 15 只。由于他们无权出售猪崽，在生产队安排下，15 家成了领养者，每只收入 130 工分，年终决算。年终结算中，15 只猪崽收入 210 元，奖售原粮 150 斤，大肉 5 斤。尽管他们谨慎小心，学会装穷，但很多社员从他家房顶上晒满了的红薯藤叶、罗卜樱和红薯干中看到，史家又发了。

的确，自从每人有了三分地后，史家比前几年过得好多了：基本吃饱了；隔个十天半月，还能用肉蛋之类改善一下生活；有时还能到集市上卖上几个鸡蛋或一只鸡，换几个现钱，截几尺布，或买点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在关西村，发家的不止史忠良一家。

赵山林是个果农，种植苹果有一套。合作化后失业了，有力没处使，天天跟着队长和打头人，翻地、耙地、播种、锄草和收割，不用操一点心，跟上就行。三分自留地新政实行后，看着史家又要发家，眼红得很。他决定要露一手，给社员们看看，他是很有本事的人。他不敢在两亩四分地里栽小苹果树，却在住宅院子里嫁接了二十多棵。刚刚两年，苹果树挂果了，果皮虽然青色，但味道酸甜可口。除拿了几十个给大队、生产队领导和亲友品尝外，剩下的百十斤，到自由市场上碰碰运气。在根本买不到苹果的市场上，不到半天，全部卖完，收入现金 72 元。社员们惊呼：赵山林发了！

还有一个农民叫杨根天，是第八生产队社员，很聪明，自学熏猪成才，成了熏猪匠。自从有了每家允许养一头猪的新政后，方圆数十里的农户，都来找他熏猪，使他有了用武的广阔天地。但好景不长，公社畜牧站发现后，以非法行熏没收了他的手术刀，罚了 3 块钱。他又失业了。但他很聪明，不甘贫困，凭着对猪的认知，他想养个几十头，但政策只许他养一头。没办法，只好计划一年出两头。按统购统销政策，生猪由供销社统购，毛重每斤三毛一，他的第一头卖了 38 元，他觉得利太小。第二头出栏，他买通了公社检疫员，佯称猪瘟死了。农民们也心知肚明，纷纷来买他的比市场定价低一毛的“瘟猪”肉，结果第二头猪肉卖了 67 元，猛赚了 29 元。他的聪明被许多社员效法，关西村迎来了养猪业的新发展，许多家也能吃上猪肉饺子了。

生活感觉宽松了，史忠良便想到了阔气。在陈家庄，小孩子到七岁时，都要请客过生日，长孙史小可已八岁了，他七岁时，家里生活还没有喘过气来，所以没给他过生日，今年能不

能给他补一补七岁生日？

“补！”史忠良以家长身份决定说，“叫怀国、怀秀他们都回来，一块热闹热闹。”

小可八岁生日那天，家人都回来了。

先到家的是史怀国陈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带的生日礼物是一包鸡爪。鸡爪是怀国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从市食品公司南大街鸡肉店买到的。一包共十个，是有名的固始鸡鸡爪，平时买不到，十分抢手。两个孩子嘴馋，吃了两个，所剩八只全部拿来。七个孩子八只鸡爪，咋分？一个孩子分一个，多的一个归小可，似乎是共识。但小可毕竟长大了，说他也吃一个，多的一个给奶奶吃，因为奶奶最辛苦。大家看见小可真地长大了，懂事了，陈容拿起那只鸡爪递给婆母。徐氏拿住鸡爪，笑着，啃着，啃出了两滴泪花。

后到家的是史怀秀一家四口，带的生日礼品是两罐豆腐乳和一本《儿童历史故事图文大全》 。豆腐乳原本是陈家庄创立的“陈家庄豆腐乳”品牌，市食品公司成立后，陈家庄豆腐乳作坊改为市食品公司的豆腐乳第二车间，品牌改为“九阳豆腐乳”。“九阳豆腐乳”质地细嫩，香味浓郁，咸而微辣，口感适中，因而行销全国。由于供不应求，除大城市外，中小城市以配给为主，一般居民很难买到。这两罐豆腐乳，自然成了上等佳肴。不过，令小可爱不释手是那本《儿童历史故事图文大全》。他在学校阅览室里看过这本书，上面有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故事，还有击鼓传花和老鹰抓小鸡等游戏。姑姑告诉他，书是你丁姨赠送给你的。对于丁姨，他没见过，但听说过，爷爷奶奶经常夸她，是个心地善良、有一肚子学问、从天上下凡的仙女，他很想看看这个仙女是什么样子。

生日宴在轻松愉快中进行。

不过，最令社员们注目的是宋洛南的生日宴。自从那年从四川领回了一个婆娘后，去年就为他生了个胖小子。四十二得子，那个高兴劲不用提了。他攒了很大的劲，今年孩子一岁时，要好好庆贺一番。为了庆贺长子一岁生日，他要摆一桌酒宴，请大队体面人物赴宴。他割了一斤大肉，买了两瓶陈家庄大曲，宰了一只兔子两只鸡，准备了四浑两素六个菜，保佑他“六六顺”。那天，大队任、孙、张三大头面人物，应邀出席了“六六顺”生日宴，他的顶上司第五生产队王队长，也应邀出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任、孙、张三大巨头，因有要务，起身告辞。显然，他仨来喝酒，不过是应景给个面子而已。

留下喝酒的队长叫王福顺，是宋洛南的光屁股朋友。从小他俩经常在一起，上山爬树摘柿子，下河沟里洗澡摸鱼，或上说书场里听书，或在街头学魔术，总之，好朋友。不同的是，王福顺 23 岁结婚，24 岁生子，而宋洛南快四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怼过洛南多次：那几句溜西瓜皮的顺口溜，不能当饭吃；那几套小把戏，养不起婆娘；跟你堂婶鬼混，不是长法，弄不好会闹出大事，叫你死了都没有地方埋！

光屁股朋友的话起了作用，特别后面的一句，着实吓人。他下决心改变。仅仅两三年，他换了人间。

又有几杯下肚后，王队长脸红脖子粗，打开了话匣子：“嫂子，你家是个天府之国，怎么跑到这里来跟洛南哥受罪？”

“什么天府之国？连一棵树都见不到。”宋洛南眼里压根儿就没有天府两字。

“都砍了炼钢去了，你啷格看见，光会嘣得儿涮坛子。”婆娘操着四川口音批评说。

“那里人都说，炼钢炉子表红心黑，只吃不垃，阶级觉悟一点也不高，没有练出一块铁。”宋洛南张着一副红脸，不去理会婆娘的批评，说，“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化管理，可好啦。男人都住村东头，女人都住村西头，一呼百应，整齐划一，夫妻也不例外。一对新婚夫妻忍耐不住，跑到山里去亲热，被人逮住后，便开斗争会，把他俩狠狠批斗了一顿。”

“啷格说的？”婆娘不同意宋洛南的说法，“斗争会没开成，很多人反对，我也反对。”

“大食堂一塌糊涂，吃的是野菜米糊糊，我拿去的红薯干泡着吃，也比那吃着香。”

“你光说坏的，就不说好的。”婆娘不满地说，“我们还吃过一顿水饺，一顿酸辣米粉丝，你咋不说？”

“你不是说，那是政府来检查工作时才能吃到！”宋洛南说。

“是呀，这不是上级关心我们贫下中农吗？”婆娘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天天来检查工作，我们就能天天有好东西吃。”

“什么好东西吃？你不是说，红薯干最好吃？”宋洛南说。

“是呀，要不是红薯干好吃，我们娘儿仨能跟着你来这儿？”

“你们那儿是个鬼地方，山上没树，河都干了，100 斤大米或小麦，就能领走一个大姑娘，还天府之国？”宋洛南不屑地说。

“现在涨了，得 500 斤。”婆娘颇感自豪。

“丢人现眼！”宋洛南一百个看不起。

“天府之国是过去，那时我们那儿可好了，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这几年老天光跟我们作对，不是水灾，就是旱灾，谁能受得了？政府说了，毛主席的经是好的，都叫下面那些歪嘴和尚念歪了。过两年，再把都江堰好好修修，还是碧水蓝天，三面红旗照放光芒！”

“别吹啦！歪嘴和尚哪里都有，你们那特别多；再过几年，说不定 50 斤就能领走一个。走着瞧！”

王队长一句话，竟引来了夫妻俩的一阵口舌。倒也有趣，还有些新鲜，因为，其中很多事，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对于社员们的议论，任长山等大队干部，也听了不少；对社员们非常规的发家之道，任长山和大小队干部们，也都心知肚明。尽管他们也常学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在这条生命线上，他们就像女孩子跳皮筋那样，跳过来蹦过去，只要不犯大的原则错误，不触犯刑律，遇到小小不然的问题，得过且过，或睁只眼闭只眼。总之，不能用政策很卡社员，否则，会把社员们卡死。《救救农民》，就是他们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

2、自裁

张树德发现妻子淑珍有点异常，见她杀了只大公鸡，供在佛像前，一天三次烧香祭拜。也许与女儿莹莹考上河洛高中有关，但左看右看不像。为什么呢？淑珍不说。几天后，还是淑珍沉不住气，她主动对树德说："那天我做了个噩梦，快把我吓死了。后来，我想通了，他错怪人了。"

树德笑道："做了个什么梦，看把你吓得！"

淑珍说："我看见我二姨父啦！"

"净胡说！"树德笑着说，"他'走'了四五年啦，你大白天说梦话。"

"不是白天说梦话，那天我梦见我二姨父啦。"淑珍正色地说，"见他来到咱家，见啥要啥，见啥吃啥，活像个饿死鬼。见到咱家那只大公鸡，抓住撕开就吃，血顺着他的嘴往外流，弄得他满脸满身都是血，吓死我了，就把我吓醒了。"

"他是害浮肿病死的，和咱们无关。"树德说。

"咋无关？"淑珍说，"你忘啦？二姨对我说，是你带人到他家，挖走了他家一百多斤玉米，还有两包土豆干。"

"那天晚上，咱俩不是到她家去做过解释吗？"树德说，"那是反瞒产工作队硬拉我去的！"

"解释有屁用，人家只认识你。"淑珍说，"工作队队员都是外地人，谁认识？姨父的小儿子二蛋，见我都不理我。"

"照你说，我跳到黄河里洗不清啦？"

是的，不管张树德怎么强辩，都洗不掉他应负的责任。那年，在反瞒产私分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中，任长山因瞒产犯了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派到县党校学习一个月，期间，张树德成了大队的临时负责人，成了"三面红旗"运动的一线代理旗手。

在"补课"中，为了保卫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发私藏粮油偷开小灶的农家。很快，二十一户煙囱曾冒过煙的家庭被揭露了出来。工作队队长立即组织由大小队干部、基干民兵和工作队成员组成的"抓鬼拿粮队"，带着步枪、斧头、铁锹和十字镐，到冒煙的家里搜查。这不是好事，是要得罪人的。工作队队员都是外地人，没有

什么顾虑；十七八岁的基干民兵，头脑简单、发烧，什么也不怕；大小队干部则顾虑重重，以种种借口躲开了；只有张树德躲不开，又不得不去。经过两天的查抄，共搜出粮食 500 多斤，食油 1.2 斤，土豆干 11 斤，其中从淑珍的二姨家屋里地下挖出玉米粒 100 多斤。随着“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深入发展，浮肿病迅速扩大，学习归来的任长山急得直搓双手，没有办法。不久，淑珍的二姨父因浮肿去世，显然，张树德罪责难逃！

“补课”运动后，细心的张树德以各种方式，向被查抄的各家道了歉，并利用职权对被查抄的各家进行了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罪责。但淑珍的二姨并不愿谅他，因为，人死了，亡羊补牢，已经晚啦，有什么用处？不过，张树德也没把淑珍的梦放在心上，因为他问心无愧。

从“补课”，到“抓鬼拿粮”，再到每人三分自留地的新政，公社的社员们，开始轻松了些，至少能混个七八分饱。许多社员为三分自留地的新政高呼过万岁，但较有思想的农民，包括起草《救救农民》的张树德在内的农民们，并不以为然。但他们知道自己离权力太远，势单力薄，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見，甚至有时还不得不跟着别人瞎嚷嚷。

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开始，试点地區的消息已传来，双十条已经公布，“四清”要逐步在各地展开。最令基层干部不安的是，传说中说，中央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已被“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把持，因此，“四清”工作队进村后，要“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用“洗温水澡”的办法，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要他们“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集中火力，向那些蜕化变质的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任长山与孙宗汉、张树德合计：关西村大队共有大小队干部 37 人，阶级敌人应该有 11 个多点，但大小队干部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连一个上中农成份都没有，谁是“地富反坏右”？谁是蜕化变质又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呢？大小队干部都是被运动者，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自然用不着他们操心。但“四清”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都是财务上的事，主管大队财务工作的会计主任的张树德和九个生产队的会计，自然首当其冲。

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运动，张树德已有所准备。他知道，像他这样的长期财务工作者，稍有闪失，就会变成众矢之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他都曾当过怀疑对象，也被鸡毛掸子掸过，但由于他帐目清晰，记录细致，便轻松过关。他听说，这次搞“四清”，声势浩大，仅九阳地区，抽调搞运动的干部就有 1 万多人，其中市直属和九阳县，就抽调了 3,000 多人。显然，来者不善。但他很自信，不管他们咋整，他都会轻松过关。但他毕竟是个被鸡毛掸子掸过的人，对运动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他花了几天时间检查帐本和票据，感觉无误后，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而淑珍提醒他，在经手的财物上有没有问题。她说；“那天梦里二姨父来家要吃要喝，撕吃活鸡，弄得满身是血，是否与东西有关？”

树德笑道：“一个梦，你就当真了？”

淑珍正色道；“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这些年你经手的不光是钱，还有好多东西。咱家条几上摆的那个唐三彩，是哪里弄来的？”

树德笑道：“你说的那个唐三彩，不值钱。那年在信贷社，见桌上放了好几个，我顺手拿了一个看看。郭主任对我说，你喜欢就拿走。我不要，他硬塞给我了一个。”

淑珍说：“听说可值钱了。”

“物稀为贵嘛。”树德笑着说，“那些年有外贸干部说，外国有钱人喜欢这东西，会来中国收购这玩意儿，烧窑的人一听，便一窝蜂地烧起来，结果供大于求,一个两块钱都没人要。合作化后，都归公了，没人烧这玩意儿了，嘿，它又金贵起来。”

“咱家这个能卖几十块？”淑珍问。

“我估约摸能卖个十块八块吧。”树德说。

“会不会说你受贿？”淑珍担心地问。

“郭主任现在是县农行副行长，他会证明是送给我的。”树德胸有成竹。

“凭白无故送给你？”淑珍仍然担心。

妻子的一句话，像鸡毛掸子又掸了他一下。是的，一个老农民，郭主任是国家干部，凭什么要送给你一个唐三彩？他想到了打点，显然，这同打点有关。对于打点，有村委说是行贿，被任长山顶住了，大多数村民也理解。这次“四清”，长山能顶得住吗？大多数村民理解有用吗？他回忆，他自个儿打点至少也有二三十次，粗略估计，经他手送出的大米也有五六百斤，条鸡也有二三十只。但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事，这次“四清”，要清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吗？他想可能性不太大。他认为，最有可能清理的是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四不清。但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来，说了算的都是公社以上端铁饭碗的干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都是他们干的，浮夸风也是他们逼着刮起来的，大小队干部不过是执行者而已。他敢打保票，他同任长山、孙宗汉一样，都是两袖清风，也没有打点过或被打点过，如果有四不清，最多是多吃了根油条，或多喝了一碗豆腐脑而已。他不明白，为什么“四清”不去清理那些瞎指挥乱平调的铁饭碗，而要清理他们呢？尽管他不明白，但他要有所准备，像过去运动来前的准备那样，把经手的帐目、单据和粮钱物，整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四清”来了，三十多个社教工作队队员进驻关西大队。队长是卢氏县公安局局长李熙和，是个办案高手，卢氏县许多大案，都是经他手敲定的；副队长是卢氏县教委副主任赵锋，是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者，卢氏县颇有名气的马列主义专家。工作队进村后，按计划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进行亿苦思甜教育，然后重组阶级队伍，用洗温水澡的办法，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要他们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集中火力，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这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是谁呢？两个多月的摸底排队审查后,这个阶级敌人终于被挖了出来，他就是大队会计主任张树德。

在洗温水澡中，张树德见任长山、孙宗汉等大小队干部，都能轻松过关，而他却越洗越洗不清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党不放过他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张树德不明白，但工作队队长们十分清楚。

办案能手李熙和，看了副队长赵锋写的报告后，内心不觉一笑。从报告上来看，尽管张树德的帐目清晰，记录细致，票据完整，也没有发现造假，但被揭发出的四不清，比别人多得多。初步揭发，几年来他多占工分高达 300 分以上，去年返销粮的分配中，他多占了 200 多斤返销粮指标，特别他家有个价值数十元的唐三彩，来路不明，等等。政治上也有不清，解放前，其父曾是一贯道道徒。不过，在李队长看来，这些四不清，都是些鸡毛蒜皮，甚至称其为两袖清风也不为过。之于政治上的问题，1954 年入党时，已向党组织如实交待过，而其时其父已过世多年。从办案的角度来说，这些四不清，离立案的门槛太远；但这是运动，吹毛求疵或从小里挑大，甚至鸡蛋里挑骨头，是运动的规则，不能与立案相提并论。解放后，他历经了多次运动，对运动的启承转合非常了解，犹如他对立案程序了如指掌那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信条，是运动初期他必须遵守的规矩，否则，他很有可能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错误。于是，他拍板订下了清理和批斗张树德的决定，尽管他曾“内心不觉一笑”过。

报告起草人副队长赵锋，对中央下达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颇有研究。恩格斯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列宁也这样强调过多次。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又从高岗到彭德怀，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导师们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他认为，双十条是天书，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那些四不清的腐败分子，就是对准党内的小高岗和小彭德怀，把他们把持的权力夺回来，并且清除他们，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必然。因此，他要求工作队队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要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清查张树德的四不清。为此，他成立了有十人参加的张树德专案组，要专案组用“一点两面三猛”的战术，即突破一点，两面夹击和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对张树德穷追猛打，把他揭透批深斗臭。

在清查中，专案组都认真贯彻了副队长的指示。

回到家里，张树德点起一支纸煙，猛抽猛吐，不住地咳嗽。

妻子不安地问：“今天斗你啦？”

“没有。他们面对面清查我去年的工分。”

“工分有啥查的？问问记工员不行了？”妻子又不安地说。

“他们不问记工员，偏要我交待。”树德无可奈何，说，“他们问我：‘去年六月十八那天，你去哪里了？’我说我想不起来。他们提醒我说：‘你说你上公社开财务工作会议是吗？’我想起来了，说有这么回事。他们又问我：‘有人揭发你只开了半天会，应记半个工，却记了 1 个工，多占了 5 分，对吗？’我说这你得问记工员。他们说：‘现在是问你！’他们不准我说想不起来，也不准我说找记工员，说我这么说是不老实，是抗拒四清。”

“他们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妻子十分不满。

“他们查了一下午，总算把去年查完了，说我多占 35 个工分，要我签字画押。咱队去

年分值 7 分，35 个工分才值两块四毛五。我想这不太多，便认可了，并在多占书上签了字。”

“两块四毛五还少？你晕了吧？”妻子抱怨树德说，“工分工分小命根，谁不知道？莹莹上高中，一学期两块五，六学期是几块，你算过没有？”

张树德当然知道“小命根”的重要性，他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清一年，我认了；要是清几年咋办？我担心的是这个。”

张树德担心担得不错，第二天下午，专案组又开始清查他前年的工分。经过一个下午的清查，又清查出张树德多占工分 60 个。前年分值更低，才 5 分，全年合计多占三块。两年合计多占工分钱为五块四毛五。张树德又认了，并签了字，画了押。

第三天，张树德冥思苦想，准备好了一份大前年的工出记录，以便回答可能的揭发。然而，他的准备没有用上。专案组非等闲之辈，见清工分成效不大时，便转移目标，清查仓库，弄得张树德措手不及。好在仓库有保管员，他可以从容对待他们对他的清查。

但在清查仓库中，张树德遇到了麻烦。他经手调出的粮食上万斤，其中有一笔 3,000 斤小麦，加工成面粉后去向不明。这是专案组发现的重大四不清案件，他有作案的重大嫌疑。据他向专案组交待，为了迎接省市生产生活大检查，检查团可能去的生产队，那天中午，都要吃上捞面条，或吃锅盔喝胡辣汤，不准吃粗粮和野菜。因此，公社决定，紧急抽调小麦一万斤，其中抽调关西大队小麦 3,000 斤，加工成面粉，分配给八十多个公共大食堂备用。由于时间紧迫，他接到公社李副社长电话后，便把 3,000 斤小麦直接送到公社面粉加工厂，出库凭单上由他代替李副社长签了字。他还交待，加工成面粉后，都送到哪里去了，因都是李副社长一手操办，他并不知情；他知道的仅仅是，他带着本大队的第四、第五生产队的两个公共食堂伙食长，从加工厂那里各领走了 80 斤面粉。

当工作队到加工厂查对时，负责人说，记得当年吃大食堂时，李副社长拉来一万多斤小麦，要我们三班倒加工面粉。面粉加工好后，留下麸子，面粉全由李副社长分给了几十个大食堂，我们没有做记录。

听了汇报后，赵锋认为，这是笔糊涂帐，混水抹鱼的可能性极大，张树德与李副社长有共同作案的重大嫌疑。但当他得知，李副社长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已自杀身亡后，张树德成了这笔糊涂帐的唯一嫌疑人。因此，他要专案组加大对张的审查力度。

回到家里，张树德又点起纸煙，又猛抽起来，又咳嗽个不停。

淑珍不安地又问：“今天又斗你啦？”

“斗啦。”树德说，“他们查了几天，也没查清楚那八千多斤面粉的去向。便说有人揭发，说我从四队和五队两个食堂里，要走了 5 斤面粉，证据确凿，要我签字画押。”

“你又签啦？”淑珍不安地问。

“我知道他们在诈我，便拒绝签字。”树德说，“他们骂我不老实，死顽固，直到吃饭

时才放我回家。”

当看到清仓库成效不大时，赵锋要专案组把重点转到打点问题上。

赵鋒知道，打点是合作化以前的问题，属民主革命范畴，不是这次四清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有几个社员，对这个问题很有意见，揪住不放。然而，四清形势的发展迅速。据九阳《四清总团简报》报道，全市已清查出四不清的大小队干部多达数十名，清理出他们个人贪占的工分和粮食，数额很大，令人触目惊心。在已清查出的四不清分子中，贪占工分折合金额，少则数十，多则数百；贪占粮食少则几十斤，多则高达一百二十斤；多占自己出钱购买的返销粮指标，一般都在两百斤以上。反观他们的工作队，清了四五个月，全大队九个生产队，每队都有一个四不清人物被重点清查，但战果不大，总共才清出多占工分 630 分，约合 41 元，多占返销粮指标 2,100 斤。最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大队清查的重点人物张树德身上，仅清查出多占工分 95 分，折合 5.45 元，多占反销粮指标 105 斤，简直无法与其他工作队相比。尽管他们知道，《简报》中的水分很大；但他们已大大落后了，是个不争的事实。

怎么办？赵锋决定拿打点开刀。但李熙和不太同意，他说：“那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事，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解决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事，不能走回头路。”他面对的是一个理论家，便小心谨慎地用“革命发展阶段论”去说明不走回头路的理论根据。

赵锋坚持自己的想法，说：“打点的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事，但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我们清的成效太低，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总团怎么看我们呢？是我们能力太低，还是右倾保守了？‘补课’运动就是解决过去遗漏的问题，打点是其中之一。”为了说服这位公安局局长，他直言不讳地用“民主革命补课”这个“不断革命论”的命题去进谏。

赵锋的话提醒了李熙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如果说人犯错误是难免的话，那么宁犯左倾错误也不能犯右倾错误。因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则是立场问题；方法容易改，立场难以纠。革命历史不断证明：犯左倾错误的人，多数人最终都会变成了革命家；犯右倾错误的人，多数人最终都会沦为反革命。因此，宁左勿右已成了几代革命者的共识和共享。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赵锋的意见，似觉不妥，但好像双十条也没有说合作化前的事可以不清查。于是，他默认了赵锋清理打点的安排。

根据卢氏县的申请，经陈家庄四清工作分团批准，李熙和暂回卢氏处理一个与四清有关的要案，关西大队四清工作队暂由赵锋负责全面工作。

根据赵锋的布置，张树德专案组开始清理打点。他们发动群众揭发打点中的四不清。令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光打点从仓库中提出的大米就有 2,000 多斤，条鸡 68 只。按当年市场价，大米值 600 多万元，条鸡为 102 多万元，其中落实到张树德身上的就有大米五百六十斤，条鸡二十七只，价值 208.5 万元。

显然，金额之巨，具有吓人的震憾力。不过，研究过数字心理学的赵锋知道，大数目虽能使民震撼，如果缺乏理性支持，吓人会适得其反。他要求专案组中的年轻成员和积极分子，把 1955 年的人民币改革告诉社员：那时，一万元兑换一块新版人民币。

其实，许多社员都知道币改这件事，才过去八九年嘛，用不着他们说。两百另八万多，

不过二百另八块多而已。尽管币改后的数字并不吓人，但比他们现在收入多得多：他们劳动一年，才挣三千来个工分，不过一百五六十块而已；八九年前他就贪污了二百多块，能算少吗？

在批斗会上，张树德拒不承认贪污；但要他交待大米和鸡的去向时，他又拒绝回答，只说全忘记了。张树德的抗拒态度，激起了专案组和积极分子们的义愤，纷纷指责他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有人甚至想动手揍他，被赵锋阻止。

回到家里，树德对妻子说：“他们想打我，打死我也不说。”

淑珍知道树德不说的是什么。她也知道，为了说明大米和鸡的去向，树德想了好大一阵子，列出了一张打点清单，证明自己没有贪污一粒大米一根鸡毛。她看过那张清单，但被打点的人只有姓，名被 xx 取代。她对他说：“实在过不了关，就把这张清单交给他们。”

树德说：“你晕啦，路都叫你堵死了，关系咋疏通？当年大队是咋红火起来的？”

淑珍说：“那时是功，给村里办了很多好事，现在成罪了，良心哪里去了？”

“良心都叫狗吃了。”从不骂人的树德，竟张口骂了一句。

骂归骂，关还得过。淑珍主张把清单交出去，树德坚持不同意，说：“我就是不说，我看他们能拿我咋办？”

这次张树德想错了，因文明是有限度的。专案组和积极分子们警告张树德：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他的抗拒遭到了回报，挨了顿打：伤情不重，鼻子流了一点点血，并不算多；左脸脸颊上，留了一块微红色的掌印，但没有青紫；回家的路上，也没有踉踉跄跄，更没有东倒西歪。——看来对他够客气了。

回到家里，淑珍见他衣服零乱，脸上有伤，知他在批斗中挨了打，便扶他坐到床边。树德没说一句话，便点起了纸煙，猛抽猛吐起来，浓煙浓雾弄得她跟着他咳嗽起来。

淑珍用毛巾替他擦抹脸上残留的血跡，心痛得流着眼泪说：“他们也够狠啦！”

其实，淑珍不是不懂。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再到公社化，又从大跃进到反彭德怀再到“民主革命补课”，哪一次运动没有见红？那些被抓的、被打的和被打死的，那些上吊的、跳河的和喝老鼠药的，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的坏蛋？她见过的多啦，她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都习以为常了。但这次挨打的是他的丈夫，在她的眼里，他是个天下第一好人，她怎不心痛流泪呢？

挨了打的丈夫呢？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不再抽纸煙了。他把父亲留给他的水煙袋找了出来，用布擦了一擦，灌入了少半杯水，把纸煙揉碎，装到煙锅里，用火柴点着，咕噜咕噜吸了两口，又咳了几声。他似乎并不打算用水煙袋吸煙，吸了两口后，便把煙壶中的水倒了出

来。水煙袋是组装的，一色黄铜製造。他把煙壶、煙仓、煙针和煙镊，都分解开来，放在桌上，用布一个一个仔细地擦。感觉已擦干净后，又把它组合在一起。他拿起擦拭干净的水煙袋对淑珍说：“你要包管好。虽不值什么钱，但这是咱家祖传的，别叫别人拿走。”又指着唐三彩说：“那是别人的，他们要拿，就叫他们拿走。”

他踱到女儿莹莹的房中，莹莹正在做作业。他对女儿说：“看到你刚才为我流泪，我心疼得慌。大人们的事你别操心，把心放到学习上。你比你哥强，考上了重点高中，成绩又好，一定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将来也会比你哥有出息。”

莹莹哥大海咋啦？他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便回来务农，同老爹一样靠工分吃饭，对象都不好找。所幸遇到了大跃进，工厂扩招，他被拖厂招为车工。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工厂压缩，不搞大跃进了，他被裁减回农村，继续靠工分吃饭。不久，听说新疆建设兵团招工，便报名去了新疆。由于山高路远，老爹挨斗的事，他压根就不知情。

他对女儿说：“跟你哥说，我对不起他。”

天一黑，当人们看见满天星斗时，特别看到淡兮兮的天河时，大都上床睡觉了。因为，煤油断货，用香油不舍里。树德家里只有一盏油灯，点香油的，是给女儿做作业用的。

在床上，淑珍发现丈夫不断翻身睡不着，知道是因为白天挨了斗又挨了打，心里不好受，便安慰他几句，见他平静后，便放心地睡去。夜半醒来，一摸身边不见了丈夫，以为他上厕所了，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习以为常了，便又睡去。当她又醒来时，发现丈夫仍不在身边，觉得有些不对头，便起身上厕所里找他，竟不见他的踪影，到大门一看，门虚掩着，便有些慌乱。上街上看了一看，仍不见他的踪影，便有些惊慌。她唤醒了沉睡中的女儿，一块出去找。娘儿俩找了一会儿，也没有找到，便惊恐起来。她俩唤醒了任长山和孙宗汉，也唤醒了左右邻居，半夜十多人一块找。不大一会儿，找到了：在四清工作队住处不远的牛棚里，他吊死在那里。

一阵撕裂心肺的哭叫声，惊醒了工作队队员们。赶到现场，发现张树德已死亡多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舌尖半隐半露在两唇之间，非常恐怖。

人们把张树德抬到家里。许多人对他的死感到惋惜。忽听一个社员说：“他给咱村里办过许多好事，怎么都成罪过了？”在场的工作队队员们都听到了，也没有任何表示。但他们知道，昨天批斗会上，张树德写了认罪书，并写了退赔计划：1-2 年内还清包括 208.5 元在内的所有多占和贪污款。

听说张树德的死讯，李熙和赶了回来。在卢氏县，他迅速处理了一宗四清杀人血案：一个被斗的生产队队长，在清理他的多占的“小命根”工分时，用刀砍死了一个工作队队员。凶手行凶后逃逸，不知去向，为此，公安部已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李熙和接案后认为，凶手没有跑远，很可能就在附近。很快，在洛河里捞到了凶手的尸体，血案告破。正在分析凶手行凶的动机时，接到他直接领导下的一宗血案，便马不停蹄赶回关西。在听取了汇报后，心中已有了自己的结论：两案表现形式不同，前者行凶，后者自杀，但性质雷同。

赵锋说：“我们已当众宣布，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并说，“等他们办完

丧事后，再按计划清理他留下的浮财。”

李熙和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他首先要站稳阶级立场，然后才能谈论方式和方法。他说：“是畏罪自杀。但为了防止个别人的冲动，清理浮财可暂时往后放一放。”

赵锋认定李熙和右倾，之前他与他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之争，便是证明。但他毕竟是他的上司，“放一放”也无可挑剔。

其时，中央的“二十三条”已公布，赵锋同李熙和都知道，四清已经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已退据次要位置，“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四清运动的主要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赵锋不得不放松了对打点的追打和追讨张树德的浮财，李熙和也认可了赵锋的做法。

四清已变成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人们自然把目标对准了大队支部书记任长山。当年他树立史忠良为发家致富典型，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大嫌疑。不过，不久，他又树立史忠良为走农业合作化的典型，有改邪归正的重要表现，不能算做走资派。当年，关西大队得浮肿病的比其他大队少，与他跳皮筋有关，对许多农民的资本主义行为，他睁只眼闭只眼，权当没看见，所幸没人告发，这当然也不算走资派。最能判他为走资派的根据是以他名义写给中央的那封信，那是个百分之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言论。当时，除合作化外，他，何止是他，对走“资”走“社”的理解有些模糊，只知道农民太穷，要上级领导们给农民们一条活路，这也附合党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经过这几年的批判和斗争，他懂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道理，因而，他曾为那封《救救农民》的信而担心，那是篇名副其实的陈仁礼主义。因为，他曾听过一个传闻，一个大队干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人民公社今不如昔，被批为反党反毛主席，批斗后自杀身亡。所幸的是，袁厅长将那封信压下不报，保护了他们。

任长山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队拿不定主义。其实，不要说底层四清工作队，连四清分团甚至总团的领导，都弄不清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从“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大寨经验中，他们看出了一些苗头。他们教育社员学大寨，抓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因为，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拌脚石，要坚决搬开。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总团根据党的政策和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做出了硬性规定：大牲畜一律归大队畜牧队词养；养鸡鸭每户不得超过一只，多出的，交生产队养鸡场；林副渔一律由大队经营。那三分自留地呢？明显是资本主义，大寨已全收归集体了，“共”了，这里要不要收归集体？对此，在讨论中，干部们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敢说“收”。于是，三分自留地姓“资”姓“社”便模糊起来，稀里糊涂地维持了下去。

“第一次‘共’是打土豪、分田地，叫土地改革；第二次‘共’农民的生产资料，叫农业合作化；第三次是学大寨，要‘共’农民的三分自留地和林牧副渔。第一次和第二次‘共’都成功了，唯有第三次‘共’，不知能否成功？。”——这是农民史学家发出的微弱声音。

经过几次运动特别是这次四清运动的教育，有了三分自留地的农民，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跟着党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养猪养羊的农户，阶级觉悟较高，都自觉

地将自己圈养的猪羊交给了畜牧队；养鸡喂鸭的，阶级觉悟稍差一点，把多出的都宰杀了，吃得不亦乐乎，甚至有很多人做绝了，不留一只。善于精打细算的史忠良和史怀国父子俩呢？父亲坐在水车旁看流水，似乎在欣赏山间潺潺溪流和碧绿清泉；儿子下象棋有一套，成了打遍全村无敌手的象棋冠军；他们家对交出已怀孕三个月的老母猪，颇不理解，但想了想后，还是高高兴兴打开猪圈，叫人家把老母猪赶走。阶级觉悟最高的是赵山林，在学大寨的当天晚上，他把院子里的二十多棵苹果树，连根拔出，拿着几个青涩的果实，到工作队办公室报喜说："我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对此，他受到了表扬；但许多队员面面相觑，不知何所。

经过八个多月的四清，工作队撤出了，原来的领导班子也恢复了，那个被阶级敌人把持的三分之一政权，没有人再提了，好像都忘了。工作队撤走后，张树德家的浮财没有被清查；他生前的退赔计划，无人问津；那个唐三彩，依然在他家的条几上放着；那个家传的黄铜水煙袋，仍旧锁在抽屉里。

四清工作队撤走后不久，张树德儿子张大海，从新疆建设兵团退团回来，被市铜加工厂特招为厂工会统计员。当他上铜加工厂报到时，任长山拍着他臂膀说："这是党组织对你的关怀。希望你好好工作，早日入党，争取做一个像你老爹一样的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好党员！"

看着任长山闪着泪花的双眼，张大海向他的长辈深深鞠了一个躬，激动地说："任伯，我是您看着长大的，请相信您的侄儿，我不会辜负您和我老爹的希望！"

3、论鬼

放暑假了，贾文贞已从华北医学院放暑假回到家里。

八月，九阳干燥贼热，扇子成了家中之宝。在市土产公司下属的商店里，摆放着多种扇子供人挑选。有羽毛扇、油纸扇、纸糊的团扇、折扇，还有一种草编的通草扇子，软软的，扇出来的风带点植物的清香，但最受人待见的是最普通的芭蕉扇。在家里，贾文贞看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家里添置一件取代芭蕉扇的新东西——电扇。在她的记忆里，这东西她早就见过、用过，但自搬出公平街陈家四合院后，她再没有见过、用过。现在，在炎热的夏天里，她又享受上了她曾经享受过的因凉爽给她带来的快慰。

不过，在普通的城市家庭里，人们追求的不是电扇，更甭提没有通电的广大农村了，追求的是"三转一响"。

"三转一响"者，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也。在一般人的眼里，拥有"三转一响"的家庭，就算有体面的小康人家了。

手表国内外产的都有。国外多是瑞士货。高档的有欧米茄、劳力士和罗马，太贵，好几百甚至一两千块，一般家庭买不起；普通档的有山度士、英纳格等，半钢 140 元，全钢 151 元。国产主要上海牌手表，每块 120 元。这些普通档的一般小康人家，都能戴得起。有些小康人家的年轻人，为了显示自己，有意无意地卷高袖口，露出光亮的手表。

自行车比较多见，三大名牌有上海的凤凰、永久，天津的飞鸽，响彻全国，每辆 150 元，加重的 180 元，普通工人买一辆得花 3-4 个的工资。一家老小都不吃饭了？所以，城里

人同乡下人下地干活一样，大都步行上下班，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晨星寥寥，屈指可数。

之于缝纫机和收音机，前者藏于室内而不露，后者响于室外而罕见，很多家庭并不敢去追求，比较富裕的家庭，这两件物品也是非有不可的。文贞知道，在干妈家就有一部上海牌缝纫机，120 块。同自行车一样，缝纫机也是计划供应，凭证购买。干妈家是领导干部家庭，搞个购物指标不太困难，但为了表示清廉，一般不会去占用分给单位的购物凭证。干妈家的缝纫机，就是通过关系，从农村购买来的。

收音机呢？在农村，无人问津；在城市，无须凭证。但它的价格比较贵，两三百块。有这么多钱，一般家庭，不会去理会它，而会到黑市里，用高价购买一些计划配给内外的食品，如大米、白面和鸡鸭肉鱼等，改善一下家庭生活。况且，政府替老百姓想得周到，有线广播都拉到家里，全部免费安装，官民皆大欢喜，谁还会拿几百块去买收音机？有线广播天天播送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经常播放革命歌曲，如《社员都是向阳花》等。

文贞知道，家里有一部上海产的七灯收音机，210 块，音质很好，交响乐逼真，优美动听，她经常打开听交响乐。文贞也知道，母亲和继父，很少在白天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们打开收音机大都在晚上九点以后。文贞判断，他俩在偷听敌台。在学院，偷听敌台是犯法的，一位讲师偷听敌台被曝光后，判了七年徒刑。

文贞没有判断错，继父和妈妈是在偷听敌台。她曾为他俩担心过，但她发现，继父和妈妈守口如瓶，从没有向她透露过他们听到的敌台消息，使她有所放心。尽管学院管理很严，但与歌功颂德相对立的负面新闻，还经常在师生中流传。文贞判断，那是有人偷听敌台的结果。

文贞又没有判断错。自从那个讲师被判七年徒刑后，小道消息大为减少，然而，自从批判有鬼无害论后，小道消息又应劫泛起。但毕竟是大学，理性探讨大于感情冲动。

一天，饭后茶余，文贞问妈妈：“我们学院，很多师生都在辩论有鬼无害论，你们九大是否也是在辩论？”

从历次的革命运动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大规模地批判《李慧娘》，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丁之瑜告诫女儿说：“报纸天天都在讲，电台天天都在说。不光学校师生，连居委会里的大伯大妈，都在辩论有害无害，哪里能例外？”

“我们系支部书记是个马列主义专家。”女儿说，“他说京剧《李慧娘》是出坏戏，坏就坏在这出戏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是‘替地主资产阶级翻案’，是‘用厉鬼向共产党复仇’，因此，他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丁之瑜知道，为了制造舆论，马列主义专家写的说的，都是上面统一布置下来的任务。她提醒女儿：“我们学校宣传部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上面的统一部署。”

“我不管他部署不部署，我只问鬼戏有害无害？”女儿问妈妈。

“那要看你写的是好鬼还是坏鬼。”妈妈脱口而说，“写的是好鬼，写的是崇仁义、尚

忠孝、知廉耻的好鬼，就有益无害。”

“你不是同廖沫沙一样了？”女儿提醒妈妈说，“廖说‘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他这么说，已受到了批判！”

丁之瑜看过廖沫沙的文章，也同意文章的观点；但此时此刻，她想了解女儿的想法。她问女儿：“你同意他们的批判吗？”

“不同意。”女儿说，“许多同学跟我一样，但都不敢公开说。背后他们对我说，宋末太学生裴舜卿虽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嫌疑，但杀死裴舜卿情侣李慧娘的贾似道，是个荒淫无道的宰相，绝不是贫下中农，更不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李慧娘向贾似道报仇，怎么能说成是‘替地主阶级翻案’、‘用厉鬼向共产党复仇’呢？”

“到底是大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会随波逐流。”听见女儿的回答，丁之瑜感到宽慰，孩子毕竟长大了。不过，她还是告诫女儿：“你要记住：有人善于牵强附会，认为这是影射共产党。”

“孙悟空大闹天宫影射谁？”文贞问。

“问得好！”坐在一旁看书没有参加母女讨论的贾隽成，突然发话了。

见继父发话，文贞说：“爸，按照影射学的逻辑，‘大闹天宫’是不是要发动人去大闹党中央？”见继父也笑而不答，便追问道，“大闹天宫’是出神戏，不是鬼戏。现在，中央下令不准演鬼戏，神戏是不是也不叫演了？”

显然，文贞似乎有很多话要问，贾隽成仍笑而不答。当妈的最了解女儿，丁之瑜知道女儿的脾性，从小就爱打破砂锅闻（问）到底。见贾隽成笑而不答，便接过话把笑道：“中央没有下令禁演神戏，但禁演鬼戏必然株连神戏。叫我看，西遊记、天仙配等神话故事戏，没有人敢再演了。”

“聊斋里有神有鬼，是不是不叫看也不叫演了？”文贞真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说，“可是有同学说，毛主席曾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怎么解释？”

“此一时，彼一时也，有位哲学家把它称之谓‘理无常是’。”妈妈说，“过去，‘大闹天宫’是反抗暴政的英雄行为；现在，‘大闹天宫’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反革命。那位哲学家还说：‘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也符合唯物辩证法‘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教义；条件、地点和时间变了，是非标准也会随之改变。所以，过去说他是英雄，现在说他是反革命，都有理论根据。”

“这是诡论。”文贞有些不通。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不说话的继父，突然又说话了。

“看来您们俩都赞同出尔反尔的诡论了？”文贞露出了点诧异的神色。

“你误会啦。”贾隽成笑道，“我和你妈都是过来人，都不赞成诡论，但形势逼着你必须去面对它。没办法，只好唯物理而讲物理学，离政治越远越好；不得已时，只好敷衍它几句。”

妈妈也笑道：“你爸说得对。你爸是唯物理而讲物理学，我是唯古文而授古文，也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孔老夫子说，‘述而不作’，我们是研而不著，究而勿论，换句话来说就是：看透问题紧闭嘴，洞明时事留心中。”

贾隽成也笑道：“你别认为，我们太世故了，这是以往教训的结晶。”

文贞知道妈妈和继父都是过来人，他们凄凉的过去，可能终生难忘。她非常同情他们过去的遭遇，因而，她非常尊重他们的见识和选择；但同时，她也知道，他们的选择和见识，很难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同，甚至认为他俩是不可信赖的异类。她说：“‘紧闭嘴’‘留心中’，你们不觉得沉重吗？”

“我们也想一吐为快，可代价太大了。为了能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忍辱负重，把有些想要说的话，憋到心底。”贾隽成说出了他想要说的话。

“有些话特别是敏感的话，憋不住也得憋。因为，祸从口出。”妈妈赞同继父的话。

“有同学说，批《李慧娘》和廖沫沙，来头不小。”文贞意犹未尽，继续说，“批判的声势这么大，恐怕不会是只批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更不是只批《李慧娘》的作者孟超。”

“是的。”妈妈说，“去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公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历次的革命运动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大规模地批判《李慧娘》，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在这场风暴中，不知道又要整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陪着挨整？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着人头落地？”

“太严重了吧？”女儿提出了异议，“我看，这次主要要整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人士，他们的工资太高了。听说周信芳一个月只出演两三次，每月工资却一千七百块。我算了一下，他的工资比爸高 11 倍，比妈高 14 倍，比普通工人高 30-40 倍，甚至比毛主席高 4 倍多。同学们有意见，我也有意见。”

“那是当年统战的需要。”妈妈说，“解放初期，为了使国外精英回国搞建设，便用高工资高福利来吸引他们。”

“也不能订得那么高呀！”女儿说，“我们同学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他们消息比较灵通。他们说，中央已经表态，唱戏的尽是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撵到乡里去，不下去，不发工资，不开饭。许多同学听后拍手叫好，但我有所保留：不发工资不合适，更不能不开饭，要饿死他们！我不同意高工资，但更不同意不开饭，那是两个极端主义！”

“走两个极端的可能性很大，不破不立吗。”妈妈说，“听话，给你高工资；不听话，不给你开饭。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毛主席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不开饭就是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去镇压那些不听话的唱戏的。”

“我原以为批有鬼无害只整那些唱戏的，现在看来，多得多，好象已株连到整个文化艺术界。”女儿依然忧心重重，“据说，被批的电影有几百部，连长篇小说《红岩》也受到了批判。”

“是的。”妈妈说，“文化部握有实际领导权的齐燕铭、夏衍，已被撤职。看来事态还在往上发展。据说，文化艺术界的一把手周扬，已坐臥不安啦。”

“消息灵通的高干子弟们说，这次要整的人物比周扬大得多。”女儿说，“他们还说，学校特别是大学，也是整顿对象。听他们说，上面有人说，大学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爸，妈，你们俩要特别注意。”

“你说的这些我们也听说过。”妈妈说，“你爸教物理，讲量子力学，相对安全些。我呢？中文系，教古文，很不安全。”

“妈，你刚才说唯古文而授古文，离政治越远越好吗？”女儿说，“好的，你离政治越远越好。”

“是的，我想离政治越远越好，可是不行啊。”妈妈说，“系主任早就提醒我要‘古为今用’。显然，这是紧箍咒。主任告诫我，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定要把‘先天下’和‘后天下’，改为‘先革命’和‘后革命’；还警告我，‘见客入来, 袜划金钗溜。和羞走,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那首诗词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文贞不解。

“不！这是历史虚构主义。”话不多的贾隽成又说话了，“在‘无’中要虚构出个‘有’来。池中本没有鱼类，但他们要虚构出许多‘王八’，叫人家去抓。这一年，整个文化艺术界，都成了‘王八多’的地方。在高校里，中文系是高危科系，据我看，不久，那里会抓出许多‘王八’来，你妈要赶紧挪个地方，离‘王八’远点，也安全点。”

“你爸说得对。”妈妈说，“我的申请报告已上交给了系主任，他同意我重回资料室的请求，并已上报给校党委。”

“这是不得而已的选择。”贾隽成支持丁之瑜的申请报告。但对于自己的处境，比较乐观。人们常说，“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因为，数理化远离诡秘而残酷的政治搏杀。他讲授物理，又力避政治，自然相对安全得多。

文贞最佩服的是她的妈妈。调到九大后，副校长彭烈先生安排妈妈教授古文，受到了校党委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一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高中生当大学教师，是想把九阳大学办

成解放初期的华北军政大学吗？彭烈先生不得不让步，安排妈妈到校资料室工作。争强好胜的妈妈，仅用了一年时间，便通过函授拿到了华南大学的文科毕业文凭，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文系教师，并选择了离政治较远的古文和文法的讲授。然而，形势变化得太快，教授中文不到两年，妈妈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使她不得不申请重回相对比较安全的资料室。文贞最理解她的妈妈，坚决支持妈妈重回资料室。

支持丁之瑜教授古文的副校长彭烈先生，已经退休。一个多月后，校党委批准了丁之瑜的申请，重新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4、异恋

从贾文贞走进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学校教职员工注目的对象。为什么她能令人注目呢？教职员工们都有自己的解读。有人说，她高考的分数较高，在学校招生的分数档次中，她属于第一档中的分数较高者，但她没有因而有傲慢不逊的表现。有人说，在过去的第一二学年里，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临床医学系里，她是仅有的几位佼佼者。也有人说，她心眼好，张口三分笑，在普天盖地的大批判中，她也跟着别人批东批西，随大流，似乎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不去触碰别人的隐私，更回避别人的要害问题。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她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她的颜值高。也许是承袭了母亲的基因，平日里不爱打扮的她，即便淡妆素裹，也是明眸皓齿，分外秀丽动人。

在第三个学年里，她先后收到了异姓哥哥张理乐的多封来信。

张理乐刚刚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由于成绩优秀，被学校留校聘为建筑系教师。哈大是国家重点大学，全国大学排名中，总在前三十名中上下徘徊浮动。一个刚满 23 岁的他，能在这样一所著名大学里任教，深感自豪。为了让亲友分享他的自豪感，他亲自到生父家报告了这个喜讯。

在生父贾隽成家，不仅见到了生父，还见到了继母丁姨和妹妹贾文贞。当听到他已留校聘为教师后，大家都为他的成就而高兴，也分享了他的自豪感。

对于妹妹贾文贞，在他的眼里，是个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非常喜欢；在妹妹贾文贞的眼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哥哥，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仲夏期间，贾文贞在学校里接到了哥哥张理乐的来信。

理乐在信中告诉妹妹，哈尔滨是个好地方，九阳和保定都无法与之相比。他告诉妹妹，哈尔滨素有冰城夏都的美誉，是清凉与浪漫的合美之地。夏日，松花江江风习习，碧波荡漾，天上有白色天鹅在盘旋，水上有华丽水鸭在游弋，沙滩上，情侣们远离酷暑，依偎在一起，尽情享受江风送来的清爽。他还告诉妹妹，哈尔滨还有音乐之城的美誉，《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每年都会举行，在大批判中，也没有停办。他还告诉妹妹，如果有机会来哈尔滨，他将陪伴妹妹畅游松花江和太阳岛，欣赏那里的自然美境；如果有机会来哈尔滨，他将陪伴妹妹漫步在中央大街上，去领略异国风情，开拓视野中的世界。

文贞因有一个能这样关心她的哥哥而感到欣慰。她在回信中告诉哥哥，如果条件允许，

她一定会乘车北上，与哥哥共享哈尔滨的美境和欢快。

时光飞驰，不觉冬天已到，雪花满天飞舞。妹妹又收到了哥哥的来信。

哥哥来信的开头，就引用毛主席《沁园春·雪》的开头几段词。哥哥告诉妹妹，毛主席的《雪》，就是哈尔滨冰雪之冬的写照。他告诉妹妹，哈尔滨之冬的风光，就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放眼望去，一片白莽莽的世界；松花江上下全面冰封，已经不见夏日的浪滔。滑雪的人们，蜿蜒曲折像银蛇一样滑行在山间雪道上；在松花江冰面上溜冰的男女青年们，特别是扎着一双小辫子的女青年们，穿着鲜艳夺目的红妆，在阳光的普照下，翩翩起舞，与素色苍莽的冰雪交织在一起，使哈尔滨的冬天变得十分妖娆美丽。他告诉妹妹，如果想滑雪，他能教她，用不了半天，便能叫她踩着滑雪板握着雪杖在雪道上飞驰；如果想溜冰，他可以教她，用不了一天，便能叫她穿着冰刀靴在冰面上起舞。

当收到了妹妹表示感谢的回信后，哥哥马上又给妹妹写了一封洋溢革命热情的信。

在这封信里，哥哥告诉妹妹，哈尔滨是天美地美人更美。艺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们，正在排练《智取威虎山》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鬼戏、神戏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戏剧做彻底的决裂。文学系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其中，被批的著名长篇小说就有：替叛徒翻案的《红岩》和为修正主义唱颂歌的《红旗谱》。

哥哥还告诉妹妹，我们建筑系也不甘落后，在系主任的率领下，组成了包括他在内二十多名师生，都是党团员，到大庆实地考查那里的干打垒土房和地窨子，是大庆工人们零下30度居住的地方，那是大庆工人们的创造。哥哥对地窨子特别感兴趣。他说，我们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挖了三个2×3米见方深2米的土坑，依照大庆工人们的创造，我们在土坑周埋了几根柱子，上面钉上横木，架上檩子，檩子上铺上杂草，草上依山坡坡势铺上40-80公分的黑土，拍实，土坑面南留了个一米高的门洞，用编织的草帘子当门。哥哥说，地窨子里真是暖和如春，女生们的歌声，都传到两个男生住的地窨子里，美极了。哥哥说，为此，他写了一篇《地窨子之歌》，刊登在校报上。

令哥哥意外的是，妹妹没有及时给哥哥回信。

寒假期间，张理乐回到九阳。凭着他的才华和帅气，妹妹一定会给他回信，然而，事实却使他感到意外，便产生了有第三者插手从而使他的恋情毁于一旦的不测之虑。他知道母亲很有水平，便把那封充满革命激情信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母亲，要母亲帮他一下，让她的干女儿给他回信，或直接提亲，使他同妹妹能名正言顺地结合在一起。

“地窨子里真是暖和如春吗？”关怡一句话抖出了儿子心底的真意。

“那是官样文章。”儿子向母亲说了真话，“我们一到大庆，就听说，有些地窨子曾塌过方，压死过人，我们就用立柱和荆条对土坑四周土墙进行了加固。谁知我们忽略天气，在新的地窨子里才住了三天，第四天突然下了一天雨加雪，坑墙虽安然无恙，房顶有几处却漏雨。没法，只好用洗脸盆接水，人往一块挤挤。不料，傍晚又刮起了大风，气温聚降到零下10度，外面已经结冰，但窨内还在漏水，真是正想美美睡一觉，偏遇下雨又刮风。”

“女生还在唱歌？”母亲又问。

“唱什么呀？”儿子又向母亲说了真话，“系主任听不见女生那边的动静，很不放心，便叫我同他一起去察看。只见七个女生们抱在一起，周围用棉被裹住，几个接水的脸盆还在滴答作响。一个女生见我和系主任后，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哭得许多人热泪盈眶。系主任当场决定说：‘同学们，坚持一晚上，明天我一定送你们回学校！’”

“系主任的话算数吗？”母亲再问。

“算数。”儿子实话实说，“当晚我和主任顶着寒风，走了七八里，来到一个现场指挥部办公室，摇通了学校的电话。第二天中午，校车赶到了我们的驻地，把七个女生和三个体弱的男生，搬出地窨子，拉回到了学校。”

“你留下了？”母亲三问。

“留下了。”儿子又实话实说，“留下的人都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晚上，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睡觉时都不敢脱棉衣棉裤和袜子，和衣而睡；身上盖两层被子，第一层脸露被外，便于呼吸，上层被子盖到头发上，用于保暖。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要先慢慢地抖动头发，使头发与被子分开，因热哈气与冷气已把头发和被子冻结在一起了。”

“起床先抖头发，我第一次听说。”母亲心疼儿子说，“你真受苦了！”

“系主任说，这是对我们革命师生的一次考验。”

“你把这些都写到《地窨子之歌》中了？”由于心疼儿子，关怡脑子突然发生了一次短暂的错乱。

“妈，你以为我还是个不懂事理的小孩子？”儿子对母亲提出的问题有点反感，说，“小时候你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虽不是俊杰，但也不是傻瓜。”

关怡很快发现，她向儿子提出的问题是个不该提的问题，但儿子反感却使她高兴起来。她夸起儿子来，说：“你毕竟长大了，也长高了！你可不像你的那个老爹，一个教授，不懂难得糊涂，更不懂时务者为俊杰，死脑筋，榆木疙瘩，花岗岩，永远侏儒，一辈子也长不高。”

张理乐听母亲数落生父脑子是榆木疙瘩花岗岩，已好多次了，早已习以为常，也不想干预他俩之间的是非与曲直。眼下，他只想要母亲帮他一下，让她的干女儿给他回信，使他俩能继续谈下去；或直接提亲，使他俩能名正言顺地结合在一起。

关怡并不知道儿子急于要文贞回信的缘由，但当她了解到兄妹俩来往几封信的内容后，便笑着对儿子说：“看来你们俩在谈情说爱。”

“我想永远与她生活在一起。”面对的是母亲，儿子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所爱。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母亲说，“你想娶文贞，也合情合理；虽然你俩

兄妹相称，但血缘关系在五服之外，不要说直系关系，连一点旁系血缘关系都没有。不过，要她给你回信，得看她的态度。她虽是我的干女儿，这些年，除逢年过节外，我很少同她交流，不知道她心里有啥想法。”

“如若不行，干脆直接给她提亲，试试看。”儿子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个办法。”母亲马上表态同意说，“凭着你的才华和帅气，哪个姑娘能不动心！不过，你先同你的那个老爹说说，叫他从中说合说合，成了，则亲上加亲，喜中添喜。”

“不行。”儿子说，“也许反右对他刺激太大了，脑子转不过弯来。我对他说教物理要突出政治，他说教好物理课，就是最大的政治；我希望他积极参加到大批判中去，他说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就是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最有力批判。妈，你看，我们父子俩能说到一块吗？”

“他就是那种人，改不了啦。”母亲说，“年轻时还比较灵活些，毛病是不会说违心话，吃了亏；我想他以后会吸取教训，随活些，谁料他越来越顽固，变成了榆木疙瘩花岗岩。”

“没有办法啦？”儿子希望母亲再想想。

“有。”母亲有把握地说，“我找你梅表姨去，她是文贞的二妗子，跟你丁姨的关系也好，又比较开明，定能成功。”

关怡太乐观了，关友梅提亲并没有成功。

丁之瑜觉得兄妹结亲不大合适，但贾隽成灵活得多，主张尊重文贞的个人选择，而文贞的个人选择却出乎舅母的意料。

贾文贞已经有了意中的男友，他叫苟梦则，是同校医疗系比她高一届的学生。苟梦则家住龙门镇，贫农出身；他五官端正，体态适中，匀称，是学校里少有的几个帅哥之一。在学生会里，她与他相识，又是同乡，自然接触较多。通过交流，她了解到：他虽出身贫农，父亲也不是右派，却是个离右派只一步之遥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年前已病死在甘肃夹边沟改造右派的农场里；很想进步的他，写了几次入党申请书，都因父亲的这个政治问题而被拒绝，因而失去了考研的资格。

由于继承了母亲的颜值，贾文贞入校不久，便被苟梦则注目。尽管她的家庭出身是工人，父亲是大学教授，又是共产党员，但生父是个被枪决的恶霸地主，她的这个隐私，却在悄悄中流传开来，因而有女生说她是个带刺的玫瑰，警示男生离她远点。对此，他不以为然，况且，每逢假期回乡，他同她两人，同车甚至同席，无法远离，而交流机会自然更多。那时，火车上时有地痞无赖滋事，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保护者。

也许由于他俩政治条件类似，都想进步，却都被拒之党的门外，便相互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情。由于同病相怜，在政治思想上，许多观点比较接近，甚至不约而同。

贾文贞在传承母亲生理基因的同时，也继承了母亲的理念基因。一天，她对苟梦则说：“在大批判中，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央有人说，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你家

同我家一样，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有辫子在人家手里抓着，在大批判中，你我都要格外小心，别叫人家当‘王八’抓。”

苟梦则听了贾文贞的警示后，很有感触地说：“你说得好。不过，‘王八’是骂人的。那个骂家也不想一想，他把人骂成‘王八’，他一定不是人。”

贾文贞知道苟梦则爱推理，被同学戏称为逻辑专家，便说：“你推得好，骂得高明。”

苟梦则笑道：“我不是骂人，也用不着推理，是在讲理。”

对父亲死在集中营里的苟梦则来说，虽很不理解，却也并不耿耿于怀。一天，他对贾文贞说：“我去年就听说，中央有位首长说，‘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这位首长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的说法应叫做本末倒置。”

“是的。”贾文贞说，“照他的说法，我们学校应该请那些不知道‘视触叩听’的人来上课，教学生，然后学生再去给教授上课。”

“我家是农民，上了十六年学，刚刚变成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反不如农民了。”苟梦则说着便产生了不平之气，说，“怪不得我们家乡许多农民，有些斗大之字不识一升的人，却津津有味地说：‘越粗越革命，越细越反动。’我上了十六年学，上细了，却上成反动派。”

“这是革命的政治需要。”贾文贞说。

“一针见血。”苟梦则赞叹后说，“我真替教授们担心，希望他们都平安无事。”

“你说得好。”贾文贞说，“我不光担心教授，还担心‘庙’里那些好人、善人、说真话的人和那些爱提意见的人，在大批判中，都有可能被打成‘王八’。”

由于思想理念略同，使他俩越走越近。去年苟梦则毕业后，已分配到九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当了医师；今年贾文贞也要毕业了，她已向主管分配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到九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业已得到批准。

关友梅并不知道苟贾恋情，令她意外的是，丁之瑜告诉她，文贞已有了朋友，俩人已商量好，文贞毕业分配后便结婚。

张理乐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沮丧。为了挽回失恋可能给他带来的痛苦，他要他的母亲立即给他的生父挂电话，要他亲自干预此事，以成全他对妹妹的恋情。然而，得到的回答仍是：尊重个人的选择。他感觉，人们特别是他的亲人们，对他太不公平了，凭着他的才华和帅气，已经垂手可得的妹妹，却被一个姓苟的平庸之辈夺走了；他对生父太失望了，竟对他的爱情无动于衷，生生地把他可爱的妹妹推给了一个外人。这种不平和失望，竟使他昏睡了两天而无心食饮。

5、批猫

经过半年多的见习，苟梦则已成了九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住院医师。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中华基督教豫西河洛总会于 1912 年创办的九阳河洛医院。在五十年代中期，这个河洛医院正式改称为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院的病房大楼，是 1912 年的建筑。三层结构，古代布币造型，人们俗称为飞机楼。病房楼的头朝西，布币的头、双肩、胸、裆、两腿，造型分割明晰，显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念，高耸的人字形房顶，则展示了西方基督的人文景观。内科设在三楼，分两个病区，病房房间大小不等，小的独自一人病床，大的设病床十二张。

做为住院医师的苟梦则，在第一病区协助主治医师管理 35 张病床。

近几个月来，入院的高烧病人较多，平均每月有十多个，其中一个病人抢救无效而死亡。从科主任到普通医护人员，大都知道，这是盲目打鸡血针的结果，但心知肚明却都不明说，因为群众的呼声太强烈了：广播电台和各级报纸天天都在报道，包治百病的“鸡血疗法”是群众的科学创造，远比那些专家、教授高明得多；院党委也经常训诫医护人员，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相信群众，不准胡言乱语；“鸡血疗法包治百病”的横标，被群众展挂在医院对面的两树间，公然挑战医院的权威，等等。医护人员虽不敢去挑战群众的权威，但他们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和良心，还是比较顽强的。苟梦则同其他医生一样，小心翼翼地规劝病人说：“‘鸡血疗法’虽能包治许多病，但你的体质不太适应，况且，选择一只健康的血中没有一点毛病的小鸡也很难，最好不要再打鸡血针。”对医生们的苦口婆心，许多病人都能心领神会，复诊重治的病人大为减少。

回到家里，苟梦则曾同新婚妻子贾文贞谈论起“鸡血疗法”来。文贞说：“听我妈说，她查了资料，‘鸡血疗法’发明人是上海永安棉纺厂的厂医生俞昌时，早期的中共党员。据说在厂里用打鸡血的疗法，治好了许多人的病。五十年代末，俞昌时出版了一本叫做《鸡血疗法简况》的书。书中虽没说包治百病，却列举了治好二十多种疾病的病例。书中还配有多幅如何打鸡血的插图，其中一幅上有大字标题是：‘走，同志们，一起去打鸡血！’在学校里，我曾向教授提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愚昧无知’。”

“的确是‘愚昧无知’。”苟梦则颇有感触地说，“但这种愚昧无人敢批评，盖因群众太尊严了，群众的呼声太强烈了。”

“什么群众？”文贞不满地说，“不过是几个记者编辑自封为群众而已。”

“这些群众，可大有来头啊。”梦则附和说。

他们结婚快半年了，在大批判中结婚，在大批判中生活，也在大批判中产生了许多共识，其中，大批判无时无刻都在教训他们，对于党中央不喜欢的敏感话题，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近半年的交流不仅产生了许多共识，夫妻情感已超越蜜月，变得更加朴实无华。结婚时，他俩在龙门老家完成了婚礼。在龙门，农民们说，他俩是男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家里人都十分满意。三天后回门，回到了九阳城里。在龙门，虽有两间住屋，无法搬到城里，只好暂时寄居在离医院不远的文贞家。在九大校内的员工宿舍楼里，邻居们都说，他俩是娇颜靓仔，

地配的一双，贾隽成和丁之瑜也十分高兴。两个多月前，医院房管科才分给他俩一间十平方米的住室，在院内的筒子楼二层里。于是，他俩才有条件搬入属于自己居住的新居。

在岳父母家住期间，梦则对岳父岳母的人品，已从深奥莫测中走了出来，走向敬仰。

岳父是个知名的物理学教授，是个量子力学专家，每当谈起物理教学来，都是谔谔而侃侃，似有不尽其说之意；但每当涉及时政来，便沉默寡言，似有避瓜田李下之嫌。从文贞那里，他知道了岳父当右派的经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印证了“闲谈莫论国是”的著名警示。由于生活在大批判中，父亲与岳父都有类似的经历，曾不自觉他问过岳父：“大批判中，有人批判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它违犯‘对立统一规律’，是假科学，是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您是教物理学的，对这个批判有什么看法？”

“一个是物理学，一个是哲学，两个学科，虽有联系，区别很大，我想两者不宜相提并论，”岳父似乎不愿表态。

“北大有个姓贺的著名教授，据说是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梦则说，“前几年，他根据毛主席‘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设计了一个‘层子模型’。据传说，他是这样论证：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毛子’就是毛泽东子。由于‘层子模型’发现了层子是无限可分的证据，这个模型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其发明人贺教授，还获得了巨额奖金。”梦则继续说，“有人说这是科学造假。爸，您是物理学教授，对同行的这个‘层子模型’有什么看法？”

岳父说：“‘夸克模型’和‘层子模型’是个不同类型的模型，在国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尽管‘夸克模型’的创立者获得了诺奖。科学允许争论，甚至是这种完全相反的争论。”

“爸，我有个担心，现在有人批量子力学来，说是伪科学。”梦则说，“他们说，‘薛定谔的猫’是意识决定存在，百分之百反唯物论。现在，大批判已闯进自然科学中，您是量子力学专家，千万别碰那只猫了。”

“你放心吧。记得我只说过一次。”岳父说，“当时有个同学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薛定谔的猫’是个理念实验，不是确定意义上的科学实验，国际上有不同看法。仅此而已，不会再说第二次。”

“现在不仅批薛猫，还在批另外两只猫：白猫黑猫。”岳母说话了。

“现在已十分清楚了，那两只猫是邓小平说的，批他的，与薛猫无关。”岳父似有不同看法。

“有关。”岳母也有不同看法，说，“薛猫属自然科学范畴，白猫黑猫说的是生产力，属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事。党中央的‘政治挂帅’，就是要领导从经济基礎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一切。”

说起黑猫白猫来，农民家庭出身的梦则便感慨万分。他说：“农民对那两只猫很有感情，

他们说，要不是那两只猫，他们还得饿肚子。”

文贞有些不理解，说：“饿肚子与黑猫白猫有啥关系？”

“关系大啦！”妈妈回答女儿。

“妈说得对。”梦则坚定地说。他还告诉文贞：“我大哥会做热豆腐，二哥会吹糖人儿，遇到集市，便赶集上市，少说也能挣个块而八角的，遇到游客多的时候，说不定还能挣个三块五块。我能上中学大学，全凭两个哥哥能挣钱。”

“这与白猫黑猫有啥关係？”文贞似乎还有些不太理解。

“关系大啦！”妈妈又回答女儿。

“妈说得对。”梦则对文贞说，“那几年，没有自留地，也没有集市，哥哥们挣不到外块，我就上不成高中。后来白猫黑猫跳了出来了，政策也跟着变了，叫‘三自一包’。有了自留地，农民们能去赶集了，我也有钱上高中上大学了。”

岳母问女婿：“现在批俩猫就是批‘三自一包’，你那里自留地都收了没有？”

“雷声大，雨点小。”女婿说，“镇里干部天天吆喝，‘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小队干部也跟着吆喝。但很多社员说，雷叫它狠打，只要雨下得小点，不下大雨，伊河就不会泛滥，庄稼就淹不了。我们农民心知肚明：‘三自一包’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但这条路非走不可，不走就要命。这些，干部们看得很清楚，但都睁只眼闭只眼，好像没看见。所以，吆喝归吆喝，自留地照种，自由市场照开放。这不，过去是一月一集，后来自动改成十天一集，现在又自动改成七天一集。我二哥说，最好三天能赶一次集。”

“你二哥有手艺，会挣钱。”岳母笑着说。

“的确，我二哥吹糖人儿吹得可好了，甚至可以说在搞艺术创作。”梦则说，“特别吹孙悟空耍金箍棒，吹得好，吹得逼真。其他糖人卖个毛而八分的，‘孙悟空’能卖到两毛三毛。有一天，二哥说他发了个小财：有个干部模样的游客，叫他吹个大点的孙悟空，他当场吹了个大的。游客很满意，他要五毛，人家二话不说，给了一张两块，还说‘别找啦。’”

“怪不得他要三天一集，能多挣。”岳母又笑了。

“看来，社员都聪明起来，硬抗不行就软磨，能养家糊口就行。干部们也聪明起来，学会了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岳父也笑了。

岳母笑道：“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硬顶，镇压你；软抗，最多挨个批评。”

“对，对！”文贞笑着说，“最近，上级交给医院一个政治任务，院党委便把这个政治任务交给了我们妇产科。于是，我们妇产科便创建了一个针麻典型。这件事都登在《平原日报》上了，不知道你们看见了没？”

“我和你妈都看见了。”继父高兴地说，“标题是‘耳针麻醉完全成功——中西医结合的丰硕成果’。配发的照片上，站在主刀大夫旁边的那个医生，好像是你，对吧？”

“就是我。”文贞兴奋地说，“主刀是我们系主任，我是第四助手，站在主任一边。”

“这下可好，用针麻切除了个子宫肌瘤，你们医院名扬天下了。”妈妈对女儿说。

“不错。不仅有名，还有利。”文贞说，“医院得了五千块奖金，参加人都有份。我属于最少的四等奖，30 块，差不多半个多月工资。”

“这下你们可高兴了吧？”继父问。

“高兴不起来；我们科主任不高兴，谁也高兴不起来！”

继父有些不理解，问道：“你得的四等奖，科主任是主刀，恐怕要得一等奖，怎么会不高兴呢？”

“一等奖 150 块。据我所知，得一等奖的有我们科的科主任和中医科的针灸师两人。”文贞说，“手术结束后，科主任洗了洗手，脱了工作服，便离开手术室，走了。记者想采访他，也找不到他，只好采访了中医科的针灸师。”

继父还是不理解，问道：“你们科主任为什么不愿接受采访？”

“造假。”梦则抢着说。

“开始，我并不知情，只知道科主任要手术室按正常程序安排手术。”文贞说，“手术按正常程序进行，但蹊跷的是，麻醉师给病人做了半身麻醉后，便站在第一助手一边，当起第二助手来，而中医科针灸师，取代麻醉师，坐在病人头前，给病人扎起耳针来。接着，报社的录像师们，穿着白大褂，扛着经过消毒处理的摄像机，开始对我们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录像。”

“这是针麻造假。”母亲对女儿说，“这是医疗造假，实际上是科学造假。我有一个预感，像批判文学艺术界的周扬、林默涵等人那样，现在的大批判，要批判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和领头人。”

“这是不是叫‘池浅王八多’？”梦则有些生气。

“话到嘴边留半句。”岳父对女婿说，“年轻人，我奉劝你一句：要谨言慎行！”

“你爸说得对。”母亲对女儿和女婿说，“现在是多事之秋，很多大人物都倒下了，许多专家学者都受到了批判，也倒下了。我看这大批判没完没了，还要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难以预见。有些话在家里说说算了；在外边，你们要记得你爸那句话：‘谨言慎行！’”

苟梦则和贾文贞夫妇，从两个长辈那里学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似乎使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许多变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有信心了。

第九章 家国礼典

1、换灯

夏天，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没有一丝风，一轮火球似的烈日，悬在人们的头顶，烘烤着大地。路边垂柳的细枝，倒挂在细枝上的条条娥翠，在烈日的烘烤下，都蔫蔫地打卷了；高大粗壮的白杨，树梢一动不动，懒洋洋地站在路的两边，任凭骄阳灼烤。

有人说，天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开心时,他会毫无顾忌的笑；伤心时,他会毫不保留的哭。现在天在笑，笑看那一队队红卫兵，在烈日炙烤下，敲着锣，打着鼓，举着红旗，呼着口号，大刀阔斧地大破四旧，好像四旧与他们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笑看那站在路两边的树荫下，一群一群的旁观者，摇着扇子，在观看也或在欣赏吧，观看或欣赏红卫兵们在大街上展示他们多天来的战果。

突然，一个旁观者赞美道：“那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早该没收，烧掉！”一个旁观者同另一个旁观者在窃窃私语：“那张四五岁的漂亮的小女孩的照片，几个月前才展示在照像馆的橱窗里，怎么也成了四旧？”一位老学究，看见一车等待焚烧的黄色书刊，一幅横联写着：“什么佛经，净是放屁！”自言自语：“这是焚书，会不会坑……”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看见一个被砸掉了头的神像，低头念了声：“阿弥陀佛。”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摇了摇头发牢骚说：“现在不是国家，是家国；他是家长，精于折腾，孩子们也跟着学折腾，乱折腾！”还好，无人揭发他，举报他。

是的，由于教养和阅历不同，喜爱会千差万别。有人喜欢晴天，特别喜欢明媚的春天，可以使人贪婪地享受那春光带来的温暖；有人喜欢雪天，看那片片雪花，婀娜多姿，翩翩起舞，从空中飘然落下，令人着迷；但有人偏爱阴雨天，特别偏爱那牛毛般的细雨，看不到，摸不着，飘落在肌肤上，光滑圆润，细腻无声，别有一般情趣。然而，此时此刻，在炎炎烈日的烘烤下，他们想让天伤心起来，哭起来，那怕是纤纤细雨，赶快去浇灭那令人难受的炙烤。

那一天他们等到了，天哭了，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小到中雨。大街上，没了红旗招展，没了锣鼓喧天，红卫兵破四旧破得累了，该歇歇啦，趁着雨天他们猫了起来。机会来了。傍黑，陈仁梓和史怀秀打着伞，推着自行车来到贾隽成家。他俩把一个大包裹，兜进了贾家，放到桌子上。

“丁姐，这盏三仙拱月灯，放在你这儿保险！”史怀秀还是以“丁姐”的称谓来称呼丁之瑜。她对丁之瑜说，昨天摸黑她大哥把这盏灯送到她家，交待她说：“有人揭发咱家有个神灯，是四旧。村子里红卫兵到咱家问咱娘要。咱娘说，没钱花，卖了。人家不信。不过，村子里红卫兵，有些是街坊邻居，多少沾点亲，带点故，没有城里红卫兵邪乎，撂下话说，还是自动交出来好，没有立马翻箱倒柜。咱娘说，这灯是个神灯，又是周善人的传家宝，不能叫他们抄了，抄了，就对不起周善人，便叫我摸黑把灯送到你这里，叫你把它藏起来。”

从说这灯不吉利要砸掉到说它是个神灯要藏起来，对娘的这种思想变化，怀秀十分清楚。一天，她娘对她说：“我作了个梦，梦见了一个拄着拐杖的瘸子，黑乎乎的，背上背了个大葫芦，说是石笋山来化缘的道士。看见咱家的那只白兔，便对我说：‘把它送给我吧？’我说：‘中！’他抱起兔子就走了。”也许有所感悟，从此再也不说砸灯的话了。

“大嫂，”陈仁梓还是以“大嫂”的称谓来称呼丁之瑜。他指着三仙拱月灯说，“这灯神不神我不知道，但经过我三哥鉴定，这盏灯是清嘉庆年间制造的，大约是在 1800-1810 年间，属古董。我俩考虑来考虑去，这个古董还是放在你这儿好！我们医院不安全，前几天，妇产科主任不知犯了什么罪，家被抄了，翻了个底朝天，连几本外文书刊都成四旧，烧了。你们学校比较平静，也安全，没有红卫兵闹事。”

九大比较安全，也的确如此。正当九阳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大破四旧、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斗学术权威和抄家、游街等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九阳大学，没有揪斗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对冷清得多。在那里，校党委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个象征性的检讨，反省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行动不力；表态说：今后要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推行的反动路线，发誓要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那里，没有像北京那样，北大刚出了个四五十岁姓聂的“老佛爷”，清华便出现了一个二十一二岁的蒯司令。

但贾隽成有不同看法。他不无担忧地说：“我这儿也不太保险。前几天，北京来了几个自称为北大、清华联络站的红卫兵，批评我们九大是‘死水一潭，没有一点革命生气，显然是走资派在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在镇压学生们的革命行动。’他们当着学生的面，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口号，号召学生们要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把九阳大学的无产阶级的火燃烧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还说，‘书记不如员工，教授不如学生’鼓动学生揪斗党委书记、校长和教授。”

“我们这里的确也不安全。”丁之瑜也担心地说，“报纸和电台天天都在大喊大叫，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的每个角落，叫每一个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但是，她指着三仙拱月灯说：“它不是牛鬼蛇神，也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它是周家的传家宝，是善人灯、仙人灯，是人类的良知，天地之精灵，我们应当设法保住它。”

在保护这盏灯上，大家的意见一致；但如何保护却颇费心机。贾隽成认为，放在他这里并不安全；史怀秀说，在她娘家，灯已被列为四旧，查抄只剩下时间了；陈仁梓也说，他们医院已乱起来，这盏灯在他家，被查抄的可能性很大。

怎么办？思前想后，丁之瑜倒是想出了个办法。她说：“放到我妈那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想来想去，觉得丁之瑜的建议可取。第一，丁母与灯没有多少关系，尽管六十大寿时用过一次，但许多人都知道，那是借来的，印象不会太深；第二，红卫兵造反派造反的主

要目标，是整治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和各个国有大企事业的领导和专家教授。因此，九大和各大医院都不安全。而丁母跟着她大哥生活，大哥行医在市红星医院，是个集体所有制医院，名气虽比修鞋，理发合作社高一些，但属二流医院，那里基本上没有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不是红卫兵造反派造反的重要选项。因此，把灯放在丁母处，相对安全得多。

但贾隽成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提出个令人不能不深思的问题。他说：“这盏灯红卫兵已经知道了，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假若他们要顺蔓摸瓜穷追不放呢？”

“这个我也想到了。”陈仁梓说，“穷追起来，先追我和怀秀二哥家。所以，这灯放在我那儿很不安全。”

“我已想好了。”史怀秀接着说，“如果有人来查抄，我会对他们说：‘现在有电灯了，这灯也用不上，卖了。’”

“卖给谁了？”贾隽成代替红卫兵问。

“收破烂的。”
“你编的，我们不信。”
“搜吧！”
“不搜，要你老老实实交待，你把灯到底转到哪里去了？”

听着史怀秀同贾隽成的对话，是可笑而未笑，因这是司空见惯了的现实。据报道：一个专科学校，斗争了一个青年教师，他曾偷偷亲了一个女生，被人发现，冒犯师德，属流氓行为。斗争他时，问他：“你为什么亲她？”“爱她。”问女生：“你为什么不反抗？”“我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匪夷所思的问题，竟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台面上，令人啼笑皆非，但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怎么办？思前想后，贾隽成倒是想出了个办法。他说：“这盏灯叫他们抄走，就会被砸成碎铜烂铁，太可惜了！”

“有什么好办法，快说。”丁之瑜有些急切。

“来他个丢卒保车，或叫做借赝藏真。”贾隽成说。

“噢，我明白了：你想拿仿制品顶这个老古懂。”丁之瑜赞道，“好，顶得好！”

陈仁梓和史怀秀不知道丢卒保车的意思，更不知道顶的意思。

“我直说了吧。”见陈仁梓和史怀秀有些发愣，贾隽成便说：“你必须把灯交出去，否则，没完没了。”

只见丁之瑜拿了一盏灯过来，放在桌上，与周家灯并列在一起。

“你们看，这两盏灯像不像？”丁之瑜叫史怀秀过来看。

“你们家也有一盏三仙拱月灯？”史怀秀说着，来到桌边，看了一看，又用手摸了一摸，说，“像。只是比周家灯矮了点，粗糙一些。你们从哪里弄来的？”

“这是理乐他二舅照着周家灯制作的，他是个翻砂工；是 1958 年的仿制品，铁质，上面刷了一层铜色。”贾隽成说。

这时陈仁梓和史怀秀才明白。

“你叫我拿这个仿制品顶替周家灯，交公？”怀秀说。

“是的。”贾隽成说，“你把这个仿制品上交到食品公司，不仅能撇清灯与史家、陈家的关系，还能撇清灯与丁家、贾家的关系。四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好！好！”陈仁梓第一个表示赞同。

当晚，陈仁梓和史怀秀带着仿制灯回家，第二天，史怀秀以四旧名义，把仿制灯上交给食品公司。

果不出所料，红卫兵追查灯的下落，直追到市食品公司。热血沸腾的小将们，当缴获了这件赝品后，便当场砸毁，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傲气十足地鸣金收兵！

2、叛徒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花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同《东方红》一样，几乎成了人人会唱，天天必唱的歌。

九大同整个社会一样，每天都必须要高唱这两首歌，同时还必须要“三请三祝”，没有人敢说个“不”，因为，刑场上的枪声在警告人们，敢说“不”的人的下场。

撕裂的枪声、热情的歌声和虔诚的敬祝声交织在一起，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是的，贾隽成和丁之瑜同亿万老百姓一样，每天都生活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习惯了，麻木了，撕裂的枪声告诉你，不习惯、不麻木，不行！然而，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一些麻木中的佼佼者们，制造出一种精妙的生存理论：他们能在“瓜菜代”的贫困中，使你心里充满着幸福感和优越感；他们还能把实践这种理论而卓有成效的人，加封为“识时者为俊杰”和“难得糊涂”的优秀

专家。

贾隽成和丁之瑜不想麻木，但在麻木的社会里，他们必须与麻木打交道，共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随声附和，但决不创新。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杨建平，被群众打成了叛徒。在揪斗杨建平的数万人大会上，他俩不得不跟着举手，不得不跟着呼唤“打倒杨建平”的口号，尽管呼唤的声音，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奉命在天安门上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说：“要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查出几个实质问题来，比如叛徒、特务，就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红卫兵战报公布，1967 年头几个月里，就揪出曾因被捕、被俘而自首变节的中共党员，就高达五六千名，杨建平是其中之一。

杨建平被打成叛徒是命中注定了的。四清中，张寿光调回省委后，九阳市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唐志先任市委书记，杨建平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这是领导班子妥协后的产物。唐杨历史积怨颇多，又不得不走在一起共事，难度颇大；但由于俩人都善于弥合裂缝，化解矛盾，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努力构建互敬互信的同僚关系，把市政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然而，世事无常难自料，唐志先被红卫兵打成了走资派，杨建平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杨建平的叛徒身份，源于九阳解放前国民党处决两名共产党时，其中有他。庆幸的是，好友大地主陈仁礼用 800 圆大洋换回了他的命。解放之初，就有人质疑，顶替他赴死的人是谁？但当时没有人公开去质疑，十九年之后，这个问题却被造反派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当年，解放后不久，有关部门就应提出这个问题，查起来也比较方便、简单，当事人大都健在，查一下相关的当事人和有关档案，就会有明确答案，质疑声会很快化解。但在当时，由于杨建平对解放九阳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华东野战军第 3 纵队司令批准立一等军功一次，很快便被任命为九阳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九阳市副市长。地位如日升中天的他，便淹没了质疑声。如今呢？毛主席要炮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揪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为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的他，首当其冲。当唐志先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后，他便被以叛徒罪名揪出示众。

在九大校内游斗时，戴着白色高帽子的他，看见了站在路边的丁之瑜和贾隽成。当六只眼睛相交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止住了脚步；然而，他很快又走动起来，两眼遂移向举手并高呼“打倒”他口号的人群。

由于调查他的罪行需花费时日，特别是顶替他被国民党处决的那个人，是共产党员还是一般刑事犯，暂时搞不请楚。根据“先专政后调查”的惯例，被揪斗十多次后，便把他投入了监狱。

不久，丁之瑜和贾隽成听说，崔小红同杨建平离婚了，三个孩子都判给了崔小红。对于丁贾来说，崔张离婚是预料中的事。

曾两度在省党校深造的崔小红，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她曾在党校校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批判有神无害论，批判海瑞罢官，甚至批黑猫白猫论和驯服工具论，被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的张寿光，誉为马列主义后起之秀。

离婚是崔小红主动提出来的。在市总工会，她是个中层干部，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这个清水衙门的是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大多都是从其他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尽管这些头头文化较低，能力也差，但资格老，历史上又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是党长期依靠的对象；到总工会挂个闲职，显然是党对他们的关照。那些挂个闲职的头头们，常常闲庭信步在领导岗位上，有时还会装模作样地打打官腔，训训属下，却把具体的出力的工作，都推到了办公室。身为办公室主任的她，自然成了忙人。总想干一凡事业的她，对这种可有可无的总工会，特别是那些爱打官腔又不着实活的头头们，早就看不惯了。

市总工会官衔不低，权力很小，已被同级衙门边缘化，甚至没有其他部门的下级衙门吃香，崔小红早就想离开这个清水衙门。而朝中有人的她，戴着市长官帽的丈夫，却也没有利用职权把她调出总工会。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自己想办法。

这些年，上山下乡热火朝天，议论纷纷，连总理的侄女都下了乡，形势逼人啊。上面制定的政策，下面只有坚决执行的责任，没有消极怠工的权利。崔小红的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昕林，已有了工作上了班，不属于上山下乡范围，但两个女儿却身陷其中。大女儿昕苑读高三，小女儿昕岚上初三，都属于上山下乡人群。近几年，常有同僚抱怨，在工青妇等清水衙门里的干部，有职无权，上山下乡的孩子，很多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成年没法看见孩子。特别是分配到北大荒和云南边疆当知青的孩子，那里山高路远皇帝多，许多女孩子成了土皇帝们猎艳的对象。

一天，她对杨建平说：“明年咱们苑儿高中毕业，又没有大学可上，恐怕得下乡。你先给市知青办打个招呼，分近些，我能常去到的地方，譬如陈家庄。”

“打招呼？”建平颇感为难地说，“上个月，市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个明确决定：在上山下乡的分配上，任何人不准利用职权给知青办施压或打招呼，否则，一经发现，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我是市委副书记，我能违犯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那也得想个办法呀。”小红担忧地说，“千万别把昕苑分配到云贵山区，听说那里的土皇帝们，强奸了很多女知青，我担心得都睡不着觉。”

“你以为我不担心吗？”建平无可奈何地说，“但这毕竟是少数。最近，内参里报道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枪毙了三个连长和一个营长，都是奸污女知青罪犯。”

“枪毙几个就镇住啦？”小红说，“有些色狼贼胆包天，他们才不怕你枪毙。你还是得去给他们打个招呼。”

“我去打招呼不如你去。”建平说。

小红忽觉建平说得有理。市知青办里的干部，谁不知道她的身份是市长夫人，而不仅仅是那个有职无权的总工会办公室主任。是的，她去打招呼远比建平安全得多。

然而，事态瞬息万变，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建平被打成叛徒，投进了监狱。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各级当权派都成了众矢之的，面对建平入狱，除了本能地掉些眼泪外，

她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但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不愿任有别人摆布，她要为她的俩个女儿的未来做出安排。怎么办？时过境迁，打招呼已过时，她必须另辟蹊径。

从不断接触使她感觉到，无论是军代表还是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似乎都把她当成革命干部，这也许是她那几篇批判文章在起作用吧。他们对她的热情，使她意识到，在未来的领导班子里，很可能有她一席之地，因而就有了自我安排的主动性。但当杨建平被打成叛徒后，他们突然都对她冷淡起来，使她产生了不知所措的危机感。一位军代表十分明确地提醒他，要想进入市革筹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必须与杨建平划清界线。

怎么办？她再次陷入左右选择中。她不相信对杨建平叛徒的指控，当时她是地下党的当事人之一，她认为建平没有任何叛变的嫌疑；退一步说，八百大洋买了个替死者，他也是被动者，与“叛”无关，况且替死者的身份也没有搞清。她把她的这些想法，如实报告给了军代表。

军代表徐国栋是某部的一个师长，对群众揭发出来的杨建平叛徒一案，很有自己的想法，叛徒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群众运动中，宁左勿右的思潮是强烈的，谁也不敢冒然说个“不”，对此，他早已熟视无睹了。当下，面对杨叛一案，他宁可相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如果冤枉他了，运动后期实事求是地给他改正就行了。他警告崔小红道：“军代表和红卫兵造反派对你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有所肯定，希望你能成为工业部门的革命领导干部，但杨建平叛徒一案与你有牵连，你只有与杨建平划清界线，揭发他的叛徒罪行，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和支持。”

何去何从？崔小红站在十字路口上，向左转还是向右拐，选择颇为艰难。经过思想上的反复折磨、权衡，她选择了向左转。

向左转谈何容易？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与杨离婚，检举杨的叛徒罪行，与杨决裂并划清界线。

凭着良心，她不想伤害杨建平，难道二十来年的夫妻感情一下就崩溃了吗？她根本没想过，但形势逼着她必须去这样想，必须去这么做，尽管她想把她对杨建平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凭心而论，形势给了她一个机会，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去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权力，让时代对她的伤害、对她家庭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狱中的杨建平，显然知道，崔小红提出离婚对保全他们这个家的重要性，便提笔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

当然，崔小红也知道，离婚只是减少伤害的第一步。减少伤害的第二步呢？她必须为划清界线而揭发。

她向军代表揭发：杨建平是双料特工，是中统特务；在旧社会与陈仁礼、隆昌当铺王老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克良等人交往甚密；他们三人都是中统特务，可能接到中统指令，要他们设法买通有军统背景的警备副司令赵云飞，把杨建平从处决的名单里勾除。长期从政的崔小红，懂得编织的重要性；但她编织的并不高明，漏洞很多，甚至有些离谱，但她深信，她所涉及的陈王李三人已死，增加了调查的难度，客观上会冲击对杨是叛徒的指控。

徐师长对崔的揭发，虽有新奇之感，但并不重视；有些军代表甚至认为，她的揭发有为划清界线而虚构的嫌疑。

但红卫兵造反派却有不同看法。当他们发现，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李克良并没有死在狱中，而是保外就医在南阳家中养病。造反派火速去到南阳，找到了偏瘫在床的李克良。他们有了重大发现：杨建平不仅是中统特务，而且还是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岩井公馆”里的一名特工。重大发现使九阳造反派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同上海造反派取得了联系。很快，他们共同破获了一个重大案件：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刘人寿、翁从柳、叶闻晋和杨建平，是供职于“岩井公馆”的汉奸特工；抗战胜利后，他们潜逃到解放区，隐瞒历史，欺骗党组织，获得重用，有的已高升到军级和省级。案件的破获，使当事人袁、恽、刘、翁、叶和杨等人，在各地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和监押。

显然，崔小红立了大功，在新成立的九阳市革命委员会里，她被任命为主管全市工业生产的工管组组长。当有职有权后，她的大女儿昕苑被市知青办分配到宜川县平等公社插队，乘小汽车只有半天的路程。通过关系疏通，那里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都保证关照好她的女儿，使她放心得多了。

但造反派的重大发现，使她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她对杨建平是双料特务的揭发，原以为能增加造反派调查的难度，冲淡对杨是叛徒的指控，然而，她弄巧成拙，使杨建平双料特工的罪行上，又多了一顶汉奸特务帽子，增加了他的罪行。但木已成舟，她无能为力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3、乡焚

经过几天的准备，九阳市文教科体卫系统深挖反革命分子大会在九阳大学大礼堂内举行。

丁之瑜同与会的两百多名教职员工一起，列队来到大礼堂门外，等待进入礼堂,贾隽成也列队其中。她看见，准备进入礼堂的队列有十多个，虽然许多面孔陌生，但她知道，他们都是文教科体卫系统的教职员工。

来参加会议的各个单位人员，队列都很整齐，无人喧哗，甚至没有人交头接耳，脸上都挂着难以琢磨的疑虑，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最近，全省破获了一个惊天大案：以南阳市为中心的伏牛山反共挺进支队，在豫西山区和半山区，已经发展了数千名反共成员。这个挺进支队，东已挺进到开封，北已挺进到新乡，西已挺进到九阳。由于主抓这个惊天大案的“揪挺领导小组”组长是已升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前市委书记张寿光，各系统领导人谁也不敢掉已轻心。因为，张主任对各地领导人说：“揪挺要大胆地抓，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上不封顶，坚决反对右倾温情主义。”前几天，九阳市农林和工业系统，分别召开了揪斗大会，先开会的农林口，当场揪出挺进支队成员 5 人，后开会的工业口，一次揪出 7 人。一次比一次多。显然，眼前这个大会，要萧规曹随，依样葫芦，揪出更多反共挺进队成员，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文教科体卫系统有挺进队成员吗？谁又是挺进成员呢？丁之瑜知道，贾隽成也知道，当然，许多中国人也知道，党是一贯正确的化身，那句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就是证明：“说

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挺进成员又没有写在脸上，谁知道？当然是党知道：今天与会者中间，肯定有挺进分子，否则，党不会大动干戈。

丁之瑜看见，大礼堂门口红色横幅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坚决击退暗藏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显然，党要反击了。当礼堂大门打开后，队列井然有序地走了进去，按照规定的位置坐下。丁之瑜同与会的数十名教职员工一起，肩并肩地坐在礼堂南侧的几排长条靠椅上。此时，可容纳一千二百多人的礼堂内，已座无虚席。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无切切私语，脸上似乎还挂着难以琢磨的疑虑。不过，人们的两眼都没有闲着，有的在怔怔地巡视礼堂内的一切，有的则乜斜着眼在搜寻礼堂内可能的异常。异常迅速撞入人们的脑海中，就是那些令人胆颤心惊的红色条幅。但见右边墙上悬挂的红色条幅是：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边墙上悬挂的红色条幅是：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正面的主席台上，红色条幅更加醒目：全面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会！

显然，人们已看到，今天的大会，要效法农林和工业系统那样，在大会上大抓挺进反革命。那些家庭成份不好、历史上有污点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最为担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半个反革命，在这个大会上，升级成正式反革命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脸上挂着的疑虑，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慌恐。丁之瑜的脸上也挂着疑虑，她知道自己的短处，但也知道农林和工业系统揪出的反革命中没有女性，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呢？她琢磨不定，只好听天由命。比较而言，贾隽成相对踏实些，因为，他虽当过右派，“帽子”早已摘掉，还有正式文件在手。但使他疑虑的是，近几年出现了个“摘帽右派”的名称，似乎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仍改变不了右派分子的身份。党是这样认为的吗？他是个党员，面对这个，他也吃不准。那“万一”呢？最为坦然的当然是那些成份好、社会关系简单、没有海外关系且历史上又没有什么污点的人，尽管有并不保险的先例，相对而言，还是比别人保险得多，最大的担心不过是“万一”而已。

人们的疑虑得到了证实：数十名以“军宣队”“工宣队”和造反派为成员的“打鬼队”，迅速控制了会场，“你！”“你！”“你！”当场揪出了 11 个挺进反革命。显然，这是革委会会前决定了的：在 1200 多人中，揪出 11 个反革命，不足百分之一，符合中央规定的控制指标。令贾隽成和丁之瑜深感意外的是，年届五十的李约简老师也被揪出，同其他 10 个反革命一起，五花大绑着站在台前示众。也许是因为他曾有反抗行为，一个“打鬼队”成员，用手在他脸上蹭了一下，鼻孔外蹭出的血迹还没有来得急擦干。

散会后，丁之瑜和贾隽成回到家里，相对而坐，沉默不语。但他们脸色上，特别是他们那对睁着却凝视不动的两眼，可以窥见他们的内心在激烈地翻腾。

翻腾什么？是的，这几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越来越尖锐了，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了，空气被翻腾得几乎令他们窒息。两报一刊，天天在宣扬最高指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中央广播电台，天天在呼喊党中央的警告：“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顶峰。”面对这些宣扬和呼喊，一般群众已习以为常了，但对贾隽成和丁之瑜来说，这些宣扬和呼喊，使他们惊愕，几乎窒闷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令他俩庆幸的是，他俩没被五花大绑示众。看着大礼堂内那种紧张氛围，那“万一”被揪斗的可能性很大，但他俩躲过了。

对于“万一”即某种事态有万分之一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俩已研究多时了。在他俩的记忆里，自 1949 年 10 月起，即从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反运动算起，到现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平均每年都要搞一次政治运动，名曰“群众运动”。当然，他俩也知道，这样搞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对于政治运动，一位好友史学家刘教授曾这样向他俩描绘过“群众运动的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制造舆论，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 3 或 5 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大胆怀疑，大胆揭发，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 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拔白旗”、“四清”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可惜这位刘教授在批《三家村》时，在被打成邓拓的孝子贤孙后，已自杀身亡。

对于刘教授描绘的“群运规律”，他俩感触很深。

在他俩看来，刘教授对“群运规律”的描绘，已不是什么“万一”，既然是规律，就不是偶然，就像黑夜过去是白昼那样。

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中，人们对“群运规律”中的“一万”，已习以为常了：不想经受也得经受，谁叫你生于此时又长于此地呢？不过，人们从规律中也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办法：跟着高呼口号，随着揭发组织上暗示的重点对象，用最激烈的言词去批判被揪出的阶级敌人，等等，向党表忠，使党能看得见你对党的忠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的群众。但人们还是害怕“万一”：你可能在“一万”中平安地甚至愉快地经受住九千九百九十九次袭扰，但在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中，你可能还在自我陶醉中却意外被群众射中落马，成了运动斗争对象，以致抱恨终生。

他们俩看到的和经历的这种意外太多了，“万一”太多了，多得已数不清，几乎要与“一万”划等号。他们曾想用日记把这些偶然发生的“万一”一一记录下来，借以吸取教训，但日记早已变成了权力安放在你怀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不是身败名裂，便是抛尸荒野。想到这里，他们只好把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留在记忆中。

“要不是凑数完成指标，你不会成右派分子。”丁之瑜说。从贾隽成被摘掉右派帽子中知道，当年他的右派言论很轻，仅仅说了句“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但由于学校没有完成上级规定抓 24 个右派分子的指标，只好从右派言论较轻的人中，提升了三个为右派分子，

其中一个是贾隽成。

“是的。”贾隽成说，“要不是为了凑数，我当不上右派。这是有点偶然。”又对丁之瑜说：“你要不是遇到两个好书记，恐怕早被‘共’了。”

“是的。”丁之瑜说，“要不是那两位书记，我不会有今天跟你坐在这里说话。”

“这可能都有点偶然，但是个概率很高的偶然。”贾隽成说，“那时说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向群众头上泼冷水’，甚至说‘群众想咋干就咋干’，等等，没有人敢公开质疑。我看这已不是什么偶然，几乎与必然等同了。”在前妻关怡面前他不能说的这些话，在丁之瑜面前他无所顾及了。

“哲学家们说，‘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我看有些道理。我们所遇到的‘偶然’似乎存在着很多的‘必然’因子。”丁之瑜这么说。

“其实，必然性里也存有很多偶然性的因子。”贾隽成说，“我是搞物理的，但有领导告诫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搞物理，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我没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懂，我懂得是逻辑。”

“逻辑也被辩证了，叫辩证逻辑。”丁之瑜似乎不赞成这种观点。

“我不管什么辩证逻辑什么形而上学逻辑，我只懂得逻辑是思惟形式，必须遵守的规则，不能‘理无常是’，尽管也有‘或然’选项。”说着，贾隽成有些忿忿然。

“你说得对。”丁之瑜附和贾隽成说，“不论‘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或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让逻辑学家或哲学家们去争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经常存在。有时看似偶然，实际上是必然要发生的。”贾隽成有感而发。“譬如‘三群’新政，一点也不‘新’。党的领导人经常把‘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挂在嘴上，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群众的。但在现实中，的确有相当多的群众愿意叫他们代表。现在他们搞的‘群众破案、群众审讯、群众判决’的‘三群’新政，就是他们同他们所代表的群众搞出来的，是必然要做的事。”

“群众是什么？群众是阿斗！”丁之瑜忿忿地说。

“三国阿斗说，‘此处乐，不思蜀’，今天呢？由于有利可图，可以入党升官，今天的阿斗，立马横刀，冲锋陷阵，成了党的群众。”在继室面前，贾隽成自由得多了。

丁之瑜接着说：“有次张副书记给我们讲哲学。说：‘1+1=2 吗？不错，等于 2，是常识；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当条件变了，如果是 1 个男人加 1 个女人时，等号后可以是 2，也可能是 3，因为，当女人怀了孕，就得等于 3。’这叫‘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贾隽成哼哼笑了两声，说：“考察客观世界的各种联系，这句话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有人为出尔反尔制造理论根据。同 1+1=3 一样，‘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都是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诡辩典型。”

“诡辩虽不同于武断、谣言和罗织，但可以诱人、惑人。”丁之瑜肯定的说，“我敢说，有些哲学家，他们並不相信他们的理论，却相信他们的权力，通过这种偷换概念式的诡辩，便能使他们手中权力变成马列主义的正宗代表。”

“有些看似偶然事件，实际都是有许多必然因子促成的。”贾隽成说，“权力制造了许多典型，科学界就有中国的米丘林、李森科，北大有个物理学教授，也成了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再看看上山下乡，许多典型都是权力制造出来的。‘有权能使鬼推磨’，果然不错。”

丁之瑜有了自由发泄的园地，她说：“李约简老师被揪出，开始我感到意外，但仔细一想，揪他是必然的。”

“我离开河洛虽然好几年，但对他的人品和业务水平还是了解的。”贾隽成似有不同看法。

“我在河洛时同他在一个教研室里，知道他的为人和水平。”丁之瑜说，“他是个心地善良、不与人争且很有抱负的老师，在语文教学上，在学校也是属一属二的顶尖老师。他的唯一缺点是不善于靠近校党委。”

“他也是争取进步的；听说他写过入党申请书。”贾隽成说，“我记得党内有所议论，虽然他思想改造得比较好，也要求进步，但组织上认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又是个国民党官员，不宜入党，但可以当个民主人士，于是同意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听说，他父亲曾与屈武有过交往，屈武又是民革中央领导成员，他就加入了，成了民革党员。”

“这次揪他可能与这有关。”丁之瑜说，“许多红卫兵造反派说：‘什么民革，统统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据我所知，在文教系统，民革党员有十多个，这次被揪出就他一个。”贾隽成有些不解。

“这很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丁之瑜说，“平时他沉默寡言，少与人交流，有人背后说他孤芳自赏，甚至说他恃才傲物。”

“你也是这么看的？”贾隽成问。

“我倒不那么认为；最多他有点争强好胜罢了。”丁之瑜说，“李老师文学水平确实很高，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也常受到彭校长的赞誉，不知是否会使别人产生嫉妒心，也未可知。”

“可能性很大。”贾隽成说，“乡间俚语：同行是冤家，就是争强好胜造成的。”

“我调离河洛后，他独树一帜。”丁之瑜说，“是否有人要枪打出头鸟？”

“可能性很大。”贾隽成说，“我就遇到过这种人。但我发现后，便主动与他沟通，相信或多或少能消除些蓄怨。”

“是的，主动沟通很重要。”丁之瑜说，“但党的群众太多了，沟通不过来，只能沟通少数几个。”

“谁也弄不清党的群众的数量。”贾隽成有些困惑。

的确，党的群众究竟有多少？包括他俩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搞不清楚，但党能搞清楚。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用投票，便知拥护党的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反对党的敌人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不超过百分之五。不过，包括他俩在内的大多数人，似乎也属于群众，并不认同这个百分比。他们认为，在群众中，真正拥护党的人的并不多，且比例很小。由于他们同属平凡、羞涩、谬误之辈，无法像党那样搞出个精确的百分比来。他们只能说，这些人是群众中高于群众的群众，准确地说，是群众中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或叫群众贵族。

“尽管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比例很小，但他们的能量很大，每次群众运动，他们都能带动许多人起烘，不可小觑。”贾隽成说，“ 少数人带动多数人起烘，使党的群众多了起来，不确定性也多起来，谁也掌握不了！”

“李老师出问题就出这在这儿。”丁之瑜说，“如果有一个积极分子说他是挺进成员，就会引起党的警觉；两个起烘者说呢？党恐怕要立案审查；三个呢？”

“很有道理。这叫一人告密，两人立案，三人成虎。”贾隽成说，“李约简有海外关系，父亲又是国民党党员，只要有一个好事的积极分子或与他有隙的群众，冒然站出来揭发，他想跑也跑不掉！”

他俩说对了，李约简的灾难，源发于三人成虎。因为，在信息闭塞的条件下，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真理！

但历史上的偶然性太多了，几乎数不清。尤其在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偶然事件经常发生在你的身边，你想躲也躲不开；因为，党的群众太多了，而且你对它早已习以为常了。宋代吕蒙正在《破窑赋》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太对了！在信息闭塞中，你能预见到几个偶然事件？因而，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那些大人物呢？从高岗到彭德怀，再到刘少奇，他们能左右自己吗？不能，因为，党的群众太多了，而他们也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党。一个大学教授的贾隽成，尽管也是共产党员，同大人物一样，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老家神屋的五名红卫兵造反派，来九阳找到了他。

五名红卫兵造反派，身着军服，个个英姿飒爽，对贾隽成说：“有个案件与你有关，请跟我们走一趟。”

贾隽成二话没说，跟着军服上了车。一个军服用手抓住他的手臂，像鉄钳一样，显然，传递的信息是：“你被捕了！”

没有一点预感，突如其来。但贾隽成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他站在车上，向丁之瑜招了招手，大声喊道：“不要担心我，再见！”喊声随即消匿在车后的尘埃里。

被捕后的第七天，噩耗传来，贾隽成已畏罪自杀身亡。

像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丁之瑜击昏了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臥床两边分别站着贾文贞夫妇和张宇歌夫妇，都是她的亲人。宇歌与他的大哥理乐稍有不同，常来家里看望他的生父，话也说得来，也很敬重她。文贞扶她坐起身来，劝她要想得开，别窩在心里。她没有怨气，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只是分别一个个看了看她的四个亲人，好像要在她们脸上寻找些什么。忽对他们说道：“谁也挡不住，这是老百姓的命运！”

“我妈叫我劝劝您，想开些！”宇歌说。

“谢谢她。”丁之瑜没有怨气，对宇歌说，“你妈肯定也不好受，一二十年夫妻了，能会不悲伤？”

“听到噩耗后，我妈忍不住放声哭了一场，哭得继父都流泪不止。”宇歌说。

“回去劝劝你妈，想开些，这是命中注定了的，谁也挡不住，千万不要伤了身子。”丁之瑜没有悲伤。

尽管丁之瑜没有怨气，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但子女们还是要安慰她，劝她想得开。她要子女们放心，她会想得开。在子女离开前，根据神屋方面的通知，四子女商定，随校派出的两名干部，一同去神屋处理父亲的善后事宜。

子女们走后，丁之瑜来到半封闭的阳台上，那里放着两把藤椅和一个茶几，是她与贾隽成常坐着说话和眺望远方的地方。当她坐到藤椅上，看见椅在人空的另一方时，热泪禁不住滚滚而出。突然，大脑“轰”一声，使她清醒起来。她不觉风拂，但见风在摆弄树梢来回摇动；未见雨淋，却听到雨在拍打桐叶的滴答声。她恍惚发现，贾隽成坐在她对面的藤椅上，同她一样，在眺望远方。邙山，在起伏，像蛇在墙面上爬行，在阳光下，成了一条忽而绿忽而变黄的变色龙。那条涧河，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鳞鳞，忽而高悬邙山岭上，忽而跌入岭下深谷，犹如遁入了土中。只听贾隽成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看，有人有躯壳而无灵魂，有人则有灵魂而无躯壳，你说怪不怪？”

“怪哉！”丁之瑜并没有回答，但她听得清楚，这分明是贾隽成在替她回答。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于有‘无’的空间存在，才使‘有’有了生长的天地；反之，由于有‘有’的客观存在，才使得人们视而不见‘无’的存在空间。”贾隽成似乎在自言自语。

“啊！”丁之瑜发现，这分明是她自己的声音。

“有人因有躯壳则无灵魂，是谓行尸走肉；有人则因有灵魂而无躯壳，是谓遗芳余烈。”贾隽成又似乎在对她说。

“上帝是全能的，不仅规定了日月运行，规范了人的祸福与生死，还设置了天堂和地狱，赖以惩恶扬善，匡正世风。”贾隽成还在说。她清楚地记得，贾隽成说的这些话，是她曾对他说过的话。

“薛定谔的猫是死是活，人的意识一参与，就不再是模糊了：要么是死，要么是活。”贾隽成还在自言自语。

“但也不尽然。”似乎仍是贾隽成的声音：“人的意识有来有往，变幻莫测：国家已变成了君王的家国，但招牌却是人民的国家。”

“佛说由于心念的作用，种种事物才生出来，由于事物的作用，种种心念才生出来。这与薛猫等同吗？”丁之瑜在问。

贾隽成并不理会丁之瑜的疑问，继续他的自言自语：“科学家千辛万苦地往山顶上爬，也许到那里才发现，佛已在那里等候了几千年。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存在一个无人地带，有人称是哲学，我说，那是宇宙力学。”

对于贾隽成的自言自语，丁之瑜听得分明，她脱口而说：“都是假说。”

“是的，是假说。”贾隽成分明在说，“在山下，是假说；在山上，是存在。”

丁之瑜忽然发现，二嫂的山上山下梦话，她并没有同他说过啊！

“小人不义，君子怀仁，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看见了，看见天堂和地狱，还有寻常。不要认为善遭恶报，是命运注定，那是人间的魔法和妖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要认为，作恶得不到报应，地狱在前面等着他。”贾隽成说的这些话，她好像都听说过，似曾相识，只是想不起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

突然一声霹雳，她又清醒起来。她看见，外面正在下雨，淅淅沥沥，使她凉爽了些。随着拍打桐叶的音响，她不再流泪，怨气和悲伤，似乎已在淅淅沥沥声中消失。不过，刚才发生的一切，她都能清晰地记得。是的，世界原本是相对的，包括有无和生死，他的灵魂不死，还在太空中翱翔。

她想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她拿起笔来，旋又放下。因为，当她掀开笔记本时，便听见了里面的枪声。

几天后，处理善后事宜的子女们都回来了。

丁之瑜从子女们的口中得知，贾隽成是自杀的。神屋公社革委会“抓挺办”组长告诉他们：抓挺队员审讯他时，他不如实交待，趁队员不注意时逃跑；在追赶中，他跳入均瓷窑炉

中自焚身亡。对此，革委会结论是：“畏罪自杀”。骨灰已交给了他的表姐。子女们便从他们的表姑家取出骨灰，埋在奶奶的墓中。

几个月后，丁之瑜从贾文贞口中得知，贾隽成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在一次审讯中，他太死板了，不像有些人能随机应变，不管什么先都承认下来，再高调地义正词严地揭发他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能轻松过关；但他拒绝承认是挺队的参谋，还拒绝揭发别人。抓挺队队员们认为他顽固不化，一怒之下把他打死，然后把尸体投入窑炉中，造成自杀假象。神庥街上很多人知道此事，但在抓挺高潮中，没有人敢质疑，更无人为他叫屈。因为，很多农民都知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高指示，一个教授，反动透顶，他的这种死法还算便宜。

听了以后，丁之瑜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没有悲伤的表示，因为伤痛已过去了几个月，淡薄得多了；她也理解子女们当时没有如实告诉她的良苦用心。

4、岚岚

一天，令丁之瑜没有想的是，久未往来的崔小红给她来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小红告诉她，省革委副主任兼揪挺领导小组组长张寿光，狠批评了禹县革委会，在揪挺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揪了一些好人。小红说，据内部消息，这些好人包括贾隽成。小红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不成想，贾隽成成了好人；但好人已死，好又怎么样？丁之瑜知道，这几年，小红春风得意，但几句安慰话，的确又增进了当年的主仆关系。

的确，这几年，崔小红自当了市革委会工业组副组长后，不到两年，又晋升为组长和市革委会副主任，真可谓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家庭呢？看来有些破碎，但还好。杨建平还在狱中，不过已离婚，不能算做家庭成员，离破碎远了不少，尽管当年离婚系权宜之计。儿子已结婚生子，她已当上了奶奶；长女昕苑已回九阳，在文峰区委工作，也稳定住了。听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昕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将来可能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她最担心的是小女昕岚；不过，担心业已过去，好多了。

昕岚是她夫妻俩的掌上明珠。因自幼就有较高的颜值，又聪明伶俐，倍受她夫妻俩的宠爱。升入初中后，颜值也随着升高，成了备受师生们注目的校花。然而，自杨建平被打成叛徒并投入监狱后，政治上的危机感使她夫妻俩不得不离异而去，保护昕岚成了她一人的负担。每遇天黑天放学未归，在百忙之中，也要找个借口骑自行车去接，或要长子长女去接，生怕发生意外。但当昕岚初中毕业后，已无高中可上，明摆着，昕岚的唯一出路是上山下乡。

对于上山下乡她颇有微词，但做为领导干部，只有积极执行的义务，没有质疑乃至批评的权利，因批评中央就是妄议。这些年，尽管有邢燕子、侯隽等许多知青典型人物的正面说教，但负面消息太多，多得谁也阻挡不住。——70 多名北京知青，从广西等地返回北京，占领了中央城市知青安置办，砸开了档案柜，向社会公布了许多知青遭受迫害和女知青遭奸污的案例；成都有 90％的知青因农村太苦而逃回家中；广州知青和家长 3,000 多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和家长们的欺骗；在南京市，约有 70%的老知青返城后，控诉当地干部对他们的迫害和奸污；等等。在信息严密封锁中，这些负面消息不胫而走，闹得知青和家长们人心惶惶，从而使知青典型们有声有色的政治表演，谎言毕露。在她看来，这群典型，都是些不知廉耻为何的人物。做为家长，她绝对不想让尚不满 16 岁的小女儿离开她的视线。但今年的上山下乡任务很重，上级分给九阳市区的指标，就有 1060 名之多。做

为党的领导干部，她不得不让尚未成年的小女儿上山下乡。

做为党的领导干部，积极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考察干部德才的唯一标准。为此，她在市工业的一些部门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中，每次都必须提及上山下乡运动；尽管她对上山下乡颇有微词，但她必须大声的宣讲：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措施”，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是“保证国家永不变修，党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甚至是“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等等。她不是主抓上山下乡运动的，但她必须支持知青办为完成指标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其中，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最为有效的措施。

那年年初，中央发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便出现了多种多样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学校为毕业生办的学习班；有工矿、企事业单位及街道办的家长学习班；有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三结合”或“四结合”学习班，等等。其中，由街道、企业、学校联合组办的“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为有效。九阳这几年，年年都基本上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功不可没。当听说哪个家长“想不通”时，便把学习班开到他的家里去。五六个男女组成的“帮劝”小组，就来到他家中，同他的家人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介绍典型人物落户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绩，等等，规劝你同意放子女上山下乡。如果上午劝不通，下午再来劝；下午劝不通，晚上再来劝；第一天劝不通，第二天再来劝……帮劝过程中，遵纪守法，自带茶水，不入家里厕所，宁跑几百米到街道上的公厕里方便。帮劝队员们的苦口婆心和遵纪守法，感动了家长们的心，终使他们都能高高兴兴地交出他们子女，任凭知青办的安排，使子女们都能自觉地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走去。同任何“好办法”一样，负面消息不断传出，如学习班里打人，逼人上吊等。不过，这在一些大人物看来，仅是九牛一毛，任何群众运动，都会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无须大惊小怪。崔小红呢？先惊讶，继抱不平，最后只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崔小红对上山下乡虽有不同看法，但做为一级党的领导，对党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方针政策，她必须誓死不渝地坚决照办。昕岚怎么办？周总理的侄女都带头下乡了，她当然无法与天字第二号人物相比，当然也不能叫学习班开到她的家里。她别无选择，只有主动替小岚报名的一条路可走：她替昕岚选择去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那里虽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但毕竟是军管系统，枪毙了几个奸杀女知青的现役军官后，相对安全得多。尽管那里还传来了许多负面消息，但比新疆、内蒙和黑龙江比较起来，负面消息相对少得多。她计划让昕岚下去锻炼三年，然后弄个招工指标，把她弄回九阳。

为了使昕岚愉快而安全地渡过三年时光，她煞费苦心地为昕岚的起居、劳动和学习等生活细节做出了安排，並形成文字，叫昕岚熟记勿忘。其中，防止性侵是重中之重。为了防止性侵，她给昕岚订出了十条戒律，让昕岚熟背不忘。那十条防止性侵的戒律是：

三点牢记：

1、与同乡女知青互相关照，住女生集体宿舍，与她们同吃、同住、同行；

2、相信自我感觉，发现有人心怀不轨，要立即躲避；

3、天黑以后，不要单独外出，必须外出，至少与两个以上女性同行。

七点注意：

1、不要刻意梳妆打扮，不要描眉，勒紧双乳；
2、夏天穿衣勿短勿透，宽松不露；
3、天黑关好门窗后，要亲自再检查一遍；
4、与女知青统一思想，拒绝让陌生男性入舍；
5、遇到陌生的或对你热情的男性，要力避同他们独处；
6、对热情关心你的领导，既要尊重，更要警惕，且勿过于亲近；
7、遇到色狼的挑衅，要明确表示“不”，对他们可能的流氓行为，要大声呼救。

她要昕岚熟记这十条戒律，并在她的面前背诵了两遍。但还是不放心，又向昕岚强调了其中的三条紧要：绝对不住单独宿舍；夜晚入厕，一定多人同行；胸部保持平坦，用布勒紧乳房。

还是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市革会主任徐国栋师长因林彪事件被免职，已调回部队接受审查。按党内惯例，凡与此有关联的人员，都要接受审查。崔小红被徐师长重用，自然难逃其咎。不过还好，她与徐师长关系并不密切，得到党的从轻发落，调回市总工会，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闲职。

崔小红官场受挫，但她为昕岚精心做出的设计，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崔小红的担心是多余的。她要昕岚每 1-2 个月往家里写一封信，说说在那里的境遇，小岚都做到了。从每 1-2 个月一封的家书中，她得知，不到两年，昕岚不仅当上了拖拉机手，还入团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团员。由于成绩出色，最近，十七岁多一点的昕岚，又被提拔为令知青人人羡慕的营部统计员，月工资也由 28 元增为 31 元，可谓名利双收。信中她还知道，兵团财物较困难，工资有时不能及时发放，但昕岚正在攒钱，准备买些普洱茶,米线等云南特产寄回来。应该说，她对昕岚的担心业已过去，到了鼓励昕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为此，她给昕岚的信中，除鼓励昕岚复习文化功课外，特别强调，要听党的话，争取入党，为争当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打好基础。

两个多月前，崔小红又收到了昕岚的一封家书，信中说她写了入党申请书，营教导员和原在连队的连长，都愿做她的入党介绍人，使她非常高兴。看着女儿的信文，当妈妈那个高兴劲儿不用提了，几乎双眼要崩出泪花。近两个月，昕岚没有写信，她完全理解。在报纸上她看到，“金秋季节,云南各地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洋溢着繁忙和丰收的景象：水稻收割，瓜果飘香,随处可见蔬菜采摘、搬运的忙碌身影,喜获丰收的群众幸福写在他们脸上。”的报道，繁忙的岚儿，肯定忘记了写信。按往常经验，从写入党申请书到上级批准为后补党员，一般需要 3-6 个月，有的则需 1 年以上。她深信，凭着她的地位和党龄，女儿的入党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她净等好消息行了，不必去冥思苦想。

信终于等来了，傍晚，她收到了一个包裹通知单，要她明天去邮电局里领取。从通知单上看得出，是从云南寄来的。“一定是岚岚寄的。”她在猜想，“一定是云南什么特产，岚岚在以前的信中曾说过。”她把包裹通知单交给了昕苑，嘱她明天上午下班时，把包裹取回来。

她在等待：中午，昕苑没有回家吃饭；晚饭放凉了，没见昕苑回来吃。她听说苑苑有男朋友，“这孩子，谈恋爱忘了取包裹！”她在想，好在包裹停一天再取也无妨。她把放凉的饭菜收到厨里，准备昕苑回来再热一热。

忽见门开了，只见昕林夫妇和昕苑依次入室，昕苑顺手把拿的一个包裹放到她自己的房中。她见他们三人脸色苍黄，目光凝滞，不带一丝笑容。她坐在靠椅上正在纳闷，忽见他们三人站成一排，突然一齐向她跪下，连叩了三个头。当第三个叩了抬起头来时，她见他们三人已泪流满面。

“岚岚咋啦？”崔小红突然有所发现，急不可待地呼喊，“快说！快说！”

“她牺牲啦！”老大流着泪明确地说，“她为国牺牲了！”

“啊？我不信！”也许是母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见昕苑起身，从她的房间里拿出了一个黑色包裹，解掉黑布，是一个浅黄色的木盒，上面贴着杨昕岚的相片。她把木盒递给妈妈说：

“这是岚岚的骨灰盒！”

母亲接过骨灰盒，看见岚岚照片，突然全身痉挛起来。子女们赶紧上前围住母亲，一边安抚，一边揉摩她的身体。母亲突然抱紧骨灰盒，放声大哭了起来。

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纷纷过来解劝。

一个邻居流着泪说：“走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漂漂亮亮的，怎么回来就变成了一个骨灰盒！”

一个邻居也流着泪说：“你少说些伤心的话，劝她放宽些心。”转身对崔小红说，“人死不能复生，千万要保重自己！”

在众人的慰抚下，崔小红悲痛之情稍有缓解。她想了想对昕林说：“你告诉我，她是咋牺牲的？”

这是昕林昕苑兄妹俩最不愿叫母亲知道的事。——在收到骨灰包裹的同时，兵团有关部门来信称，杨昕岚是被奸杀的，作案者是该营的副营长，已被执行了枪决。按兵团规定，随信附寄来死亡抚恤金 300 元，补欠发的两个月工资 62 元，计 362 元。

在母亲的追问下，昕林只好把兵团的来信交给了母亲。

看着看着，崔小红口中喃喃地说：“奸杀！奸杀！”说着双手颤动起来，全身随着信纸的颤动而抖动起来，突然她大喊了一声“奸—杀”后，倒在床上，便失去了知觉。

人们慌乱起来，正不知所措时，一个邻居从家里拿着一盒灸针跑过来，一针刺入她的人中穴，拧了几下，才使她逐渐清醒过来。她又开始哭起来，间而大声喊叫：“岚岚，是我害了你！”大家都在规劝她，劝她不要哭，更不要喊了，因那不能怨你；但一个邻居却说：“叫她哭吧，喊吧，也许这能减轻她一些痛苦。”

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来了，他观察了她的病情后，为她注射了一针安神镇静剂后说：“睡一会，会好起来。”

第二天，的确有所好转。早晨，在兄妹俩的扶侍下，梳洗之后，她吃了昕苑为她煮的一个荷泡蛋。饭罢，她若有所思，问道：“你们把岚岚放到哪里了？”

小苑怕她见到骨灰盒生情，便把盒子收藏了起来，见她要要，只好把岚岚的骨灰盒递给她。她接过盒子，用手帕擦了一擦，便放到床头，用毛巾盖好。她对他兄妹俩说：“是我害了她；我要天天同她睡在一起，求她愿谅我。”

听了母亲们话，兄妹俩有点害怕。小苑上前抱着母亲说：“妈，我天天来陪你。”

“好，你们姊妹俩天天陪我。”崔小红说着站起身来说，“我要上班去。”

“妈，我已给你请了三天假，在家好好休息。”昕苑上前拦住说。

“请啥假？我又没有病。”崔小红说着便来到门外。只见一个女中学生背着书包去上学，她对昕苑说：“那不是岚岚？”，挣脱了女儿的拉拽，快步来到女生面前一看，说：“不是。”又见一个女生向她走来，对昕苑说：“她是。”但当女生走到她的跟前，却又摇了摇头……

邻居们都被她的异常行为触动了，有人低声叹道：“她疯了，她疯了！”

“她疯了”很快传到市总工会。总工会革委会主任带着医生来看她，并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精神病大夫确诊为急性精神分裂症，收她住院治疗。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崔小红病情大为好转，根据医嘱，再过几天就会出院。

闻讯后，丁之瑜便来医院探视她。探视崔小红，既出于友谊，又有报答知遇之情。那一年，人生使她走进了被“共”的边缘，崔小红夫妇拯救了她；当听说贾隽成遇害后，崔小红又来电加以慰问。不过，这些年，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个是市级领导，一个是学校资料室里的一个资料员，很少交流，共同语言少之又少。然而，历史的际遇又把他两人感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她第二次探视，第一次探视仅远远看了几眼，疯疯癫癫的样子。但第一次她获知了她的病因，她为她永远失去了爱女而伤心，而落泪。当她听说崔小红与杨建平离婚时，她认为这是他俩的悲剧。这些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离婚的案件层出不穷，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对于他俩的离异，她应设法阻止；但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很难成就。在她看来，崔小红的家庭原本就是一个和谐而幸福的家庭，革命却使这个家庭分崩离析；她深信，离婚给他俩造成心理上的创伤是深刻的，精神上折魔是多重的。

尽管离婚已既成事实，无法挽回，但形势多变，虽有昨日黄花之感叹，却也有今日花明之愉悦。杨建平的叛徒身份虽没有彻底改变，却有很大改善。首先，汉奸特务的帽子没有了，因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调查”这个案子，红卫兵造反派不敢违抗；其次，替死鬼的身份也搞

不清楚；再者，不少专案人员认为，既使替死鬼是共产党员，也不能证明杨有叛变的主观故意。杨从狱中释放出来不久，便到市救灾指挥部上班，接受监督改造；又过了一些日子，恢复了原工资待遇，只是被监督的身份未变。由于杨建平是九阳市第二把手，他身上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新的形势下，情感敦促她，应在他俩之间做点什么：就像当年牵线促成他俩结婚那样，想方设法促成他俩复婚。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当崔小红见到丁之瑜来看望她时，非常高兴，便同她畅谈起来。正是话逢知己千句少，唯恨时短天欲明！

丁之瑜看见，崔小红同她交谈是无拘无束，自然而侃侃，全无病态表现，但当她向她提及复婚的可能性时，犹如一片乌云扑面飞来，她面色立刻阴沉了起来，摇了摇头说：“不可能啦！”

“为什么？”丁之瑜问。

“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

两句“我对不起他”的忏悔，给丁之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他俩婚姻症结之所在。临别时，丁之瑜对崔小红说：“我相信，杨市长会理解你。”

果不出丁之瑜所料，当她把两句“我对不起他”用电话传给杨建平后，杨建平同他的子女一起，将崔小红从医院接回家中。

5、救灾

这些年，国家变化不大，但思想变化很大，似乎存在落后于思想，有意识决定存在的味道。

市总工会总务科从老关系户那里搞来了十来个猪头，崔小红分得了一个。星期日上午，猪头上的毛基本择净，下午她一边择着猪头上残留的毛，一边对看报纸的杨建平说：

“你看，这几年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买东西排队越排越长，有时还要夹着过夜的草席和被子去排。革命呢？热火朝天。”

的确，崔小红说得不错。自从她出院回家后，革命一直在紧锣密鼓。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后，便被拖死在开封。接着，又发生了“批陈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刚刚过去了一年，副帅林彪元帅就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汉。接着，又来了个“批林批孔”，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夫子，被拉了出来，一下子成了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令人没想到的是，批林批孔运动批来批去，竟变成了批判大儒总理周恩来。等把周恩来批死后，又拖出了个副总理邓小平来批，批他的“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想总该歇歇了吧？谁知又冒出了个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看来，批判没有个尽头。于是，有理论家结论说：“批是马列主义，和是修正主义。”

也许是深信“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列主义原理，面对几年来的种种事件，崔小红想从马

列主义本本中寻找答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眼前那几十本马列经典，似乎在玩弄她，越觅越糊涂，终于使她推开经典去睡觉。她的身体原本还算不错，但自失去了爱女以后，便江河日下，高血压、冠心病等病魔经常缠住她不放。由于她是地专级以上干部，医疗和保健条件相对优越得多，近几年来，虽发生两次卒中，都因枪救及时，转危为安，保全了生命。然而，由于她从经典本本里找不到针贬时弊的答案，看不惯的事情越来越多，经常爱发些无名之火，促使她的血压经常突然升高，增加了卒中的机率。为此，建平曾劝过她多次，不要为抱不平而发火。

崔小红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在干家务活上，总想有个帮手；但她不要建平帮忙。她当过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在办公室里，开会、接待、看文件安排满满的，几乎没有看报纸的闲工夫。但看报纸特别是看党的两报一刊，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工作，因为它是党政干部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有些领导干部讲起话来，为什么能做到观点新颖、思路清晰、言简意赅、掷地有声，都给大家一种超高水平之感呢？经常读两报一刊，就会自觉地把党的大政方针同眼下的具体工作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水平就非同一般。当年，她就有在家看党报党刊的习惯，甚至在饭桌上、床头上，都放着要看的两报一刊。现在，她当了市总工会副主席，有职无权，等于退居二线，清闲得多了。建平呢？这些年，同自己打了个颠倒，几乎没有看两报一刊的时间。回到家里，不能叫他分干家务，看两报一刊去，支持他当好这个总指挥。

择猪头上的毛，比较轻松。很快，残余的毛也择净了。

她把择光洗净的猪头，放进锅里煮，她计划煮三遍。第一遍是焯，去腥臊；第二遍是剔，去骨头；第三遍是卤，出锅后，放凉加压成肉饼，到此才算做成了随时可吃的食品。这是第一遍。

“你是市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水灾是谁造成的？”小红不知不觉地提出了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杨建平的叛徒帽子被摘了，彻底“解放”了。“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副省级调研员，享受行政 11 级的工资待遇。没过几天，他便坐上了市救灾指挥部总指挥的头把交椅。中国二十多年形成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过去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刹那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昨天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转眼间，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她不愿叫建平干家务，也不想干扰他阅读两报一刊，但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干扰了。

“水灾是谁造成的？”崔小红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杨建平到市救灾指挥部上班时就提出了。由于他在接受监督改造，对于这个敏感问题，一笑置之，不予回答。

在杨建平看来，崔小红变了，变得越来越爱钻牛角了。现在，对小红提出的问题，他不能不回答了，他不想叫她在牛角里钻不出来。他郑重地说：“你也是领导干部，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灾，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之于你说的‘水灾是谁造成的？’，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上级和中央的事。”

“几年前，一场暴雨，同时冲垮了五六十座大中小型水库，最著名的是板桥和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小红似乎有些生气，她说，“水库溃坝后，水淹了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灾

民一千二百多万人。死了多少人？一说数百，一说几十万！谁负责呢？是水利部长？还是设计院工程师？总得有人出来说说吧。没有。”说着说着，小红气不打一处来，“好啦，今年又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伊河、洛河、涧河河水暴涨，多处决堤，咱们陈家庄也成了灾区。灾情虽然没有七五年严重，但也造成了数万灾民无家可归。谁来负责？难道叫你这总指挥负责？还是叫我这个有职无权的摆设干部负责？”

“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是天灾，不可抗力！”建平回答得理所当然。

“几天里冲垮了几十个水库，今年又多处决堤，这说明什么？”小红忿忿地说，“一句‘不可抗力’就能掩盖一切？我就不信，没有一点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建平早就考虑过，但从党员的立场上考量，特别是从领导干部的立场上考量，这应是他回避而不应是他考虑的问题。救灾！救灾！从救灾中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和至爱，体现党与人民血肉相连，党同人民息息相关，从而证明党永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代表。不过，他也认为，“一句‘不可抗力’就能掩盖一切？”就理性而言，小红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从《内参》中他得知，灾难的人为因素是不能排除的。《内参》是给 13 级以上领导干部看的，那里载有大量的信息和资料，是国内包括两报一刊在内的所有报纸杂志无法看到的内容。尽管《内参》中的信息和资料，也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所取舍，但由于政见上的差异，取舍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直截了当，使你能看见令人吃惊的信息，有的则闪烁其词，使你只能从字缝里挖出一些令人意外的资料。

他从《内参》中得知，板桥水库管理局人员，在瓢泼大雨中，急电上级管理部门，请求打开泄洪闸排洪。然而，在“抓革命、促生产”中，他们连发三次急电，竟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原来，在“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氛围中，上级主管部门都忙于“评《水浒》、批投降”，批宋江的投降主义，影射周恩来总理投降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无暇关注这些小事。无奈之下，管理局人员擅自决定开闸泄洪。正当他们开闸泄洪时，才发现，只有五孔闸能打开泄洪，其他十二孔全因锈蚀而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下游撤离，不料，电话线路已断，无法接通，使他们无法向下游村镇、县城发出预警。直到 8 日凌晨，“轰”地一声巨响，数亿立方米库水，在狂风暴雨中，破坝而出，以十多米高的水头，垂直砸下，向下游数百万人的村镇，横扫而去。与此同时，石漫滩等五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也相继溃坝决堤，使 12,000 多平方公里的豫南地区，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两百多万农民在惊恐中，仓皇撤离和转移，或爬屋顶、残垣断壁和树叉上求生，很多人因来不及转移，便随激流漂摇而下……

杨建平所看到的这个《内参》，崔小红当然也看到了。

她对他说：“这不是‘不可抗力’，是人为造成的。”

杨建平当然知道崔小红说的是实情，是真话，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与 1958 年大跃进和当今的“抓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但做为一级党的领导，他必须按上级的指示办事。当时负责抗洪救灾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向河南各级救灾指挥部发出指示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他特别嘱咐：“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杨建平完全清楚，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央坚持不变的方针政策：“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因此，他对小红说：“这是党的政策和策略。毛主席早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不能因某些失误而忘记了我党的政策和策略。”

“我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也不能用救灾去掩盖造成灾害的过失。”小红说，“我党的一贯作风是实事求是，这个政策应当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不应相反。58 年的大跃进和当今的‘抓革命、促生产’不应认真反省一下吗？”

“党的政策和策略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建平说，“之于偶然发生的具体事件，要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能怀疑党的政策。”

“我没有怀疑党的政策。”小红说，“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据总体形势制定的，不可能涵盖每个具体事件。但每个具体事件都有他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总结这个原因和结果，会使我党的方针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切合实际，因而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生命力。”

对崔小红的说法，杨建平似有同感。但党中央出于大局的考量；如果你知道太多，注意力会分散，异端邪说就会乘机而入，不仅会干扰救灾的大局，还会离间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因此，他对她说：“你的说法有道理，但要顾全大局。总结水灾的原因和结果很有必要，但应放在事后和未来，由中央有关专业部门去做，我们只管救灾好了。”

猪头在锅里滚动起来，第一遍去腥臊已完成。她捞出猪头，把焯水倒进泔水桶里，刷了刷锅，倒入清水，放进猪头，加上一块蜂窝媒，开始了第二遍去骨头的沸煮。他想帮忙，她不让。

“大局要顾全。及时总结水灾的原因和结果，让人民群众知情，也是取信于民的大局。”小红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唐山地震，群众议论纷纷。如果听专业人员的话，哪能死几十万人！”

杨建平知道，提起唐山大震崔小红就生气，血压升高。一个月前，她为那次地震就生了一次气，血压一下升到了 210，当吃了两粒硝苯地平片和一些速效救心丹后，才控制住了血压。对于唐山发生的那次 7.8 级大地震，他知道的信息并不比崔小红少。由于两报一刊天天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许多人过去不知道的旧闻，都变成新闻在广泛传播，其中唐山大震因死人太多，流传量也最多。尽管《内参》中也有报道，但报道的数量和深度，远不及社会上的传闻。

“你一天到晚都忙着救灾，唐山大震的新闻旧闻你知道多少？”一个月前小红血压突然升高，就是从说这句话开始的。

当时小道消息流传说，唐山死了几十万，天热尸体发臭，来不及处理，便用推土机把腐烂的尸体推到大坑里，一埋了之。崔小红更相信的是，被记者和作家形成文字的记录。她拿出了她搜集到的几位知名作家和记者的几段文字给建平看：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53.8 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实际负责人、敢说敢做的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他综合唐山市 40 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 50 公里内，1976 年 7、8 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 5 到 7 级强震发生。可惜人微言轻，理当自尔矣。”

“1976 年 7 月 22 日——距唐山地震六天。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等地震专家，无法直接向局长汇报震情，只好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在 7 月 17～18 日的座谈会上，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竟敢违犯纪律，擅自向下捅了震情：“7 月 22 日到 8 月 5 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1976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点——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听取了汪成民汇报后决定：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并叫汪成民等专家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遗憾的是，地震不听指挥，没有给副局长们留下‘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的时间。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 53.8 秒，大地震突然发生了！”

“7 月 18 日，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便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当即拍板抗震，并派百名干部奔赴各个公社，传达和落实预防措施。十天后，青龙县经受住了大震考验，全县 47 万人，无一死亡，被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称为“奇迹”！”

“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这是不是不作为？只有杨友宸、汪成民和冉广岐有所作为，但你听说他们受到过表彰吗？”说着，崔小红来气了，“这不是今天最新版的‘曲突徙薪无恩泽’吗！”

建平知道，自从失去爱女之后，小红变了，变得认真起来。记得她曾对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永远执政，但党必须光明正大起来，不仅要大力表彰党的建康力量，同时，还要坚定地贬责和惩处党的腐败势力。”她还说：“最近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提得好，提得对；在中共健康力量的暗中支持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和合作化的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引发全国农民分田到户的热潮，逼着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看小岗分得对，分得好。”她还说，“这几十年健康力量得不到表彰，腐败势力却甚嚣尘上，左倾机会主义把我们害苦了，不能再叫它来摧残我们的党了。”对杨建平来说，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对他个人的伤害很大，他的体会非常深刻，甚至刻骨铭心，因此，他认为，只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把这些极左分子清除出党，才能使党换发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他发现，小红的想法与他有差距。他又听她说过：“林彪是甩手掌柜，极左思潮与他有关，但极左的谎言、野蛮、邪恶的行径，则同他关系不大。与谁有关呢？第一是手执尚方宝剑的先锋官江青，第二是狗头军师马列主义理论家张春桥。这些人才是破坏党的腐败势力。”尽管她没有指名道姓说毛泽东，但矛头指向却是不言而语的。杨建平知道小红的想法，但并不认同，因为批判毛泽东，势必埋葬共产党。崔小红也知道建平的想法，但也不认同，因为不批判极左腐败势力的领头人毛泽东，就做不到正本清源，极左思潮会继续泛滥，腐败势力会继续伤害党，使党无法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夫妻俩的想法不尽相同，但立场还是一致的：希望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猪头在锅里又滚动起来，这是第二遍去骨，要把肉煮烂，所以要多煮一会。大约又煮了半个多小时，猪头肉基本煮烂了。她把猪头捞出来，准备放凉剔除骨头。建平想帮她一把，她不让。很快放凉了些后，猪头上的骨头被剔除掉。她把锅刷了一刷，倒进清水，把去骨的猪头肉放到锅中，加入盐和料酒之类的佐料，盖上锅盖，开始第三遍卤制。

卤制猪头肉的方法，过程，是她从丁之瑜那里学来的。

崔小红与丁之瑜的情谊已很多年了，从当年的主仆关系到今天的不同地位，那些迥然不同的境遇和变迁，并没有改变俩人之间的友情。她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丁之瑜恢复了教学工作，并被晋升为文学系教授。她也知道，丁母过世后，丁之瑜也没有与她的独女贾文贞住在一起，仍独自住在学校分给贾隽成的那套宿舍中。

她闲情致兴，想到再次寡居的丁之瑜那里谈诗论赋，便骑自行车来到了丁家。每次来到丁家，总有一种清新而整洁的感觉：洁白的墙上，没有时兴的壁画或宣传画；棕色的书柜里，整齐地排放着数百册图书；灰色的地面，被拖得发亮；窗台几案上，被擦得同窗玻璃一样闪着光芒——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纤尘不染，总会给她一种“一尘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风露身”的感受。

这次有所不同，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肉香。丁之瑜告诉她这是她刚卤制好的猪头肉，说着，便拿刀切了一块让小红品尝。小红品尝了一口，顿觉色香味美而软嫩滑爽。

今天，肉食品匮乏有目共睹。政府计划供应的肉食品，市民已从每人每月半斤，下降到三两，连高干们享受的“特供”，也从每月两斤降为一斤。猪头肉不是计划供应肉食，但能弄来点也不容易。崔小红想着，由不得问道：“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稀罕物？”

丁之瑜便向她讲了一个买猪头肉的故事。她说：

一个星期日上午，几个学生来我家讨论一篇论文。正说之间，文贞带着小外孙端端来到这里。端端当着学生的面，向我告他妈不给他买肉吃，嚷着要我中午给他做顿肉。那时，市民肉食定量从每月半斤降到三两，学生也以八两降为半斤，对此，大家都很理解，国家暂时有困难，要为国分忧，支持党和政府。当时我没有存肉，有钱也没地方买，只好哄着他说“中！中！”谁料他贼精，打开冰箱看着说：“婆婆，你骗我，肉在哪？”我只好又哄他说：“等一会儿，婆婆拿钱给你买！”他嘟着嘴说：“你又骗我，俺妈拿钱上街转了一圈也没买到肉！”也许说着无意，听着却有情。一个女学生是咱陈家庄的，她的三爷是关西大队养猪厂的厂长。过了两天，她领着她的三爷拎着一个大猪头来到我家。我一看，她的三爷不是别人，正是关西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任长山。我说任书记请坐，他说他已退居二线，不是书记了，被委任为大队养猪厂的厂长。他拎起猪头对我说：“其他都统购统销，只有猪头我们有权处理。听孙女说你家没肉吃，只好提个猪头送来。不好意思！”无功受禄怎么能行呢？我因故而推让不受。但他授意致诚，恳切，推来推去，最终，他免强按平价收了我五块两毛钱，才算了结。送他到门口，他突发令人意外之举：退了两步，向我深深鞠了个躬。这个意外，使我感动极了，一个由衷之言，油然而生：这就是中国农民！

猪头肉卤制好后，捞出、用风扇吹凉、加压成肉饼。这些都是从丁之瑜那里学来的。做好的肉饼，她先品尝了一块，自觉味道不错，建平也尝了一块，也说味道很好。她把肉饼分成两块，分装在两个提盒里，骑上自行车，把猪头肉先后送到儿子和女儿家。回到家里，她躺在床上，长长出了一口气。相信吃晚饭时，她的孙儿和外孙们，都能吃到她亲手做的猪头肉。

晚饭后，那天丁之瑜说的话，竟突然在她耳边响起，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建平说："这就是中国农民。"

杨建平有点莫名其妙，问道："你说这是啥意思？"

"意思大啦！"小红郑重其事地说，"农民朋友做错了事，知道陪礼道歉，可是我们党内有些领导同志，不如农民，他们做错了事，不是推给张三，便是推给下面，什么都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从不认错，更不陪礼道歉，永远正确！"

她在发牢骚。不过，这种牢骚杨建平听得多了，甚至还有公开骂娘的。

这几年崔小红的牢骚越来越多，杨建平听得的是越来越多；好一点的是，她没有骂娘。

"五八年有部电影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大诗人郭沫若。两报一刊对这部电影大加吹捧，说再过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走进鸟语花香的共产主义社会，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二十年过去了，怎么样？"说着，小红来气了，"去年救灾我到咱陈家庄的郭圪坶村，我看见墙上还写着那条著名的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中层干部，看见这条标语，脸红发烧得不敢再看。"见建平沉默不语，又说："那天你救灾回来说，你看见有些农民把水泡过有些发霉的小麦，晒干磨成面粉烙成烙饼吃。你说你尝了一口，难以下咽。你没看见？我听了后几乎想大哭一场！我们对不起农民啊！"

建平仍然沉默不语，但她看见，他扭过脸去，用手帕擦了一擦眼。

"听说陈永贵辞职了，好哇；叫我看，应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小红气更大了，"他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一天到晚就会吆喝学大赛，学了一二十年，还是瓜菜代，粮菜二五开，甚至三分粮食七分菜，城里定量供应的肉，也从半斤学成三两！农民呢？一年到头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一顿肉。不能再学了，再学几年大寨，中国人会全部饿死。我看陈永贵不是有错，而是有罪！"

别看杨建平沉默不语，其实他有许多话都憋在心里，不说而已，这点崔小红很清楚。但这次建平沉不住气，发话了："文化大革命的事，你别再说了。中央不是结论说，是动乱，是浩劫吗？对学大寨，中央也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这等于向全国人民承认：党犯了严重错误！"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小红若有所思地说，"要批判个人崇拜。你看，不

批判个人崇拜，早已失去民心的三面红旗，照样竖立在南京长江大桥的两端；不批判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都会推到别人身上。丁姐说得对：‘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变质了，变成了唯一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没人敢说不。’她还说：‘如果句句是真理和一句顶一万句不能公开否定，今后很有可能出现句句是金山和句句是银河的人物，还会带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一条邪路上奔走。’她明确地表示：‘个人崇拜就是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我认为，她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建平笑道：“丁之瑜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学识渊博，见解敏锐，言辞温和；但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

“这个我知道。”小红翻着笔记本念道，“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待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毛主席也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从这一点出发，丁姐的立场与我们差别不大。”

建平又笑道：“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要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这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真谛所在。”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才这么说。”显然，小红似对建平有不同看法，她说，“不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据上面传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说得何其好哇！”

尽管杨建平也听说过，而且来自于他信得过的一些领导人之口，但他还是说：“这个我也听说过；由于没有正式文件通告，也没有上级领导人的正式口头传达，我们只能把这当做传闻，万万不可信以为真，不能让这些传闻来干扰我们的思想，防碍我们执行政策的信心和决策的力度！”

在崔小红看来，建平同许多她熟悉的党员干部一样，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得匪夷所思。她知道，这是党的生态，为了党的利益，就要统一党员的思想，就要避免说真话，这是当今个人崇拜泛滥的根本原因。历史就是这样写着：斯大林时代，他的话被赞颂为“句句马列，句句天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他的话被赞颂为“句句金山，句句银河”。中国呢？“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唱了多少年，唱得几百万人被打死，唱得几千万人被饿死，国民经济也被唱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对崔小红来说，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她也不能例外；不过，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认为，丁之瑜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记得，她曾对她说：“腐败是由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叠加的结果：政治腐其里，为根；经济腐其外，为表。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而个人崇拜是积政治腐败之大成，远比经济腐败最危险、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更普遍。个人崇拜是所有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灾害。”

“毛主席的功大于过，不能批判。”建平知道小红的这些想法，他接着又说，“批判毛主席会颠覆我们的党，你万万不可有这样的想法。”

“苏共中央批判斯大林，揭露他独断专行，残害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饿死的农民高达四千多万。由于他的罪恶昭著，苏共决定把他的遗体移出列宁墓。”小红不同意建平的看法，继续说，“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非但没有倒，反而更加强大。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没能从政治体制上铲除滋生个人崇拜的根源，从而形成了勃列日涅夫‘句句金山，句句银河’式的个人崇拜。丁姐说，‘苏联的个人崇拜，正在使苏联走向没落，甚至崩溃。’”

“今天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贪污腐败。”建平似乎不同意小红的看法，“据说勃列日涅夫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绩，揪出了几个相当于咱们省部级和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照这样下去，苏联会更加稳定，更加强大。”

“尽管中苏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从那里还是传来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小红似乎又有些不同意建平的说法。她说，“听说那里有个持不同政见者叫申酉斯基，批评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崇拜。他说，搞个人崇拜的目的，一是揽权，二是敛财。为了揽权，他大搞独裁，一言堂，连总理国事的部长会议，都变成了摆设。为了敛财，他大搞反腐败，抓出几只大老虎来炫耀，在强化自己权威的同时，为明正言顺地敛财扫清道路。他还说，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反腐是门阀反腐：他同贵胄和支持他的官员，腐也不败；意见与他相左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官员，稍腐即败，甚至不腐也败。这种门阀反腐，是宪政反腐的反动，它促使各级主要官员，为了争取腐也不败，便拼命颂扬勃列日涅夫伟大、光荣、正确。他还说，那些颂扬声最高最起劲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腐败分子。他又说，长此以往，门阀反腐将越反越腐，最终必将导致苏联走向衰亡，甚至崩溃。因此，申酉斯基要求宪政反腐：官员首先是国家领导人，带头公示个人财产，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官员公示个人财产，没有多大意义。”建平又有不同看法，他说，“先问你有房产地产吗？没有，都是公家的；你有多少存款？那是私有的，我知道不过一千五百块吧。公示出去，叫人笑掉牙，笑你不会理财。”

“苏联不同，申酉斯基说有些官员在国外存款上亿！”小红自有她的道理。

“这个我也听说过，可能与他们的稿费有关。”建平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完全有关。”听到稿费一词，小红的气便不打一处来。当年她当办公室主任时，就是工会领导人们的写作机器，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出席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都要由她领导下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然后递交各位领导审阅定稿。这些领导人大多识字不多，但审起稿子却很认真。有时他们能修改几个字或几个句子，有的甚至能抽掉几段文字，换上他要想说的话，等等。总之，审后签字定稿，这些文稿都变成他们的了。她说：“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后面跟着一大堆秘书，他们都是摆设、吃闲饭的？当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收集在一起印刷出版时，变成某大大的选集或文集，那些‘吃闲饭的’，统统不见了，见到的是某大大‘天才地、创造性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公平吗？正常吗？”

就理性而论，崔小红的说法，杨建平他无法否认。是的，他曾是市长，很多秘书都围着他转。每天上班，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虽然谈不上日理万机，但的确是忙得不亦乐乎，连看两报一刊的时间都得用力挤。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也想自己动手写个底稿，但秘书科的秘书们，已为他准备好了草稿，他只在审阅时改上几个字，或添上几句话，就可以在大

会上照本宣科。会后呢？他会以唯一作者的大名，堂而皇之地见诸于报章。之于稿费，他没有拿过一分。秘书的初稿，他的审稿和照本宣科，这是党政内部的分工，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而已。从省部级到县社一级干部，都是如此，这是长期党内形成的政治生态。然而，中央领导们例外，只要你能当上领袖，你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你就有出版选集或文集的权利，稿费所得，理所当然地归你所有，这也是长期党内形成的政治生态。对此，他虽不认同，但同其他党员干部一样，又不得不认同。因为，对领袖的崇拜，甘当党的或曰领袖的驯服工具，是党的团结的关键，力量的源泉。因此，他本能地意识到，小红的思想非常危险，有攻击领袖、否定政治体制的重大嫌疑。

小红似乎没有察觉此刻建平之所想，仍继续说她想说的事：

“据申酉斯基揭露，勃列日涅夫出了一本选集叫《沿着建设特色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头版就印了一千万册。那时都是公款消费，勿须推销，全国上下党员干部，人手一册。稿费呢？和下级领导干部不同，领袖有独享稿费的特权。如果每册最低稿费是两个卢布，一千万册是多少卢布？勃列日涅夫名正言顺地拿走了多少卢布？要知道，那时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到100卢布。因此，申酉斯基倡议：‘宪政反腐，各级官员要公示个人财产；公示个人财产，领袖要带头公示稿费收入。’令人愤慨的是，申酉斯基终以寻衅滋事、颠覆国家等罪名，被苏共逮捕、处决。”

在杨建平看来，小红的右倾情绪越来越严重，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他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他也知道，小红的精神越来越脆弱了，当情绪激动时，血压往往超过200，对此，他又不能操之过急。他把降压药拿到小红跟前说：“别说了；先吃了！”

小红理解建平，她端起水杯来，一口将药吞了下去。便说：“放心吧，我不会失控！”

然而，她失控了。次日凌晨一点多，她突然呕吐起来，胳膊腿脚都不听招乎了。建平立刻测量她的血压，发现收缩压已高达220。他急电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救护车及时赶到，把她拉到急诊室抢救。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终因大脑出血过多，大夫宣布她不治去世。

崔小红的逝世，给杨建平一家带来了很大痛苦。杨建平心里十分清楚，那一天他俩的对话，则是小红去世的主要原因，但却是一个他无法向其他人说清楚的原因。面对他的子女呢？他自然而然地编派说：“为了卤制猪头，她操劳过度。”他不认为这是谎言，因为，在长期形成的政治生态里，说这样的“真”话，都习以为常了。

第三天，在市殡仪馆的告别厅内，举行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崔小红遗体告别仪式。大厅中停放着崔小红的遗体，遗体上盖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遗体四周摆放了一圈鲜花，大厅四周摆放满了单位和个人送的白色花圈。在司仪的主导下，哀乐响起，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纷纷脱帽，向崔小红默哀三分钟。接着，由市委主管“工青妇”的副书记代表市委致悼词。悼词在叙述了崔小红的生平以及她对九阳市革命和建设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后，高声肯定崔小红是一个优秀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哀乐声中，人们自觉排起长队瞻仰逝者遗容，并向杨建平等逝者亲属握手致哀。在排队瞻仰逝者遗容中，有省级调研员原农林厅厅长袁得富和他的夫人董玉莲，还有九阳大学丁之瑜教授等。

告别仪式结束后，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话别。杨建平紧紧握着袁得富的手，对他夫妇俩来参加崔小红遗体告别仪式表示欢迎和感谢，并邀他夫妇俩到家中小坐，袁得富欣然接受。令他意外的是，袁得富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见一见在省城里颇有名气的丁之瑜教授。他答应了，并将袁得富夫妇带到了丁之瑜跟前。

当几双眼睛相对而视时，丁之瑜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陈家庄工贸公司总经理的袁得富。这位当年的总经理，曾公开反对枪毙陈仁礼，给她留下过深刻印象。在袁得富的眼里，这位当年下凡的七仙女，在三十多年的岁月磋磨中，已失去了当年的姣艳和靓丽。也许岁月已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刻入骨髓的烙印。然而，一种无法雕塑和装饰的气质和无法美护和移植的风度，相交在一起，却使她显得分外端庄、高贵和优雅，给人留下了未必漂亮却很美丽的印象。他们的语言不多，却相视良久，双手紧紧相握。突然，袁得富松开双手，后退两步，向丁之瑜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躬，使丁之瑜突然意识到，不乏有正义之士，在密不透风的禁苑宫垣内，自觉地从事着善良的使命。

是的，早在三十多年前，在袁得富领导下的工贸公司，率先在陈家庄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使陈家庄连年丰收。这个当年被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仁礼主义，首先被小岗农民复辟了，而它的开山师者陈仁礼，却被以恶霸地主之罪，早在二十八年前已被枪杀了。小岗农民在复辟的同时，也颠覆了在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而曾批评“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被打成“攻击毛主席”订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贾隽成，又被毛的农民以“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罪，打死在他的家乡神屋镇。

崔小红“走”了。丁之瑜深信，她同陈仁礼、贾隽成一样，将会得到善报，灵魂必将升入人们向往的天堂！

6、飞天

崔小红去世后，杨建平看着小红的遗像，无形的失落感，不断在心中缭绕。夫妻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能不怀念？尽管他俩曾离过婚，但他俩都能相互理解，生活过得相当融洽。不过，近些年来，小红的思想变化很大，他俩政治上的分歧有所增加。但就理性而论，小红的很多看法他无法否认，甚至还有很多认同的地方。他当然知道，自从开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舆论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不少。环境宽松使人有了一定的自由权利，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中，许多言论与小红不谋而合。他当然还知道，社会生活对人类思想影响的深刻性，不是三十年来数十次蛮横的改造和再教育运动所能改变了的。就社会影响而言，他知道，丁之瑜对小红的影响最大。

是的，在他的眼里，丁之瑜不仅有端庄、高贵和优雅的气质，其才华也被许多学者专家称道。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只有两个女人为他所器重。其中一个已经“走”了，她是崔小红，另一个是丁之瑜，仍在他的视野中。毫无疑问，丁之瑜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长期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共性：追求真理和与人为善。显然，他与丁之瑜追求的“理”很不相同，但“善”的差别不大，使他俩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在他看来，丁之瑜不似小红，却胜似小红；尽管他俩的立场迥然不同，但她的气质、她的学识和她的善意，对他仍是个挥之不去的亮点。他知道她青春时的魅力，也了解她既往的际遇，之于她的未来，他无法预测她的亮点对他能有多大的吸引力。

他有些疲倦，便沏一杯龙井茶，自然而然的品尝起来。他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条小巷，他知道这西大街有名的丁字胡同，胡同的尽头，是当年九阳县红十字会于会长家的大花园。然而，时过境迁，大花园已经改建成真不同大饭店。经过真不同的门口，他没有打算进去，因为那是他熟悉的地方，似乎也没有人向他招手。他本能地径直走到真不同站点，登上了西去的公交车。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只是在车里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公交车把他拉到涧西公园的门口，停了下来，似乎公交车在安排他要去的地方。公园门内有人向他招手，他没有看清楚是谁，便自动下了公交车，走进了公园。

这是他熟悉的地方。他记得，那年，涧河发大水淹没了公园，连人造假山都没在水中。水退后，他派数百人清障、清淤，半个多月后，公园恢复了原貌。然而，今天，似乎他不认识了。那座假山突兀而起，变成了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汹涌澎湃的涧河，从山谷里穿流而来，在山崖上飞腾而下，像银河倒挂在那里。他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坐在一块条石上，手握佛经，在默默地眺望瀑布。他知道她是谁，上前说道：

“丁教授，你好！”

丁之瑜见是杨建平，便站起身来，手握佛经满面春风地拱手道：“恩公，久违了！”

啊，恩公？她还记着共妻共女的恶作剧？那已过去了二三十年。面对丁之瑜的春风笑眉，他十分动情地说：“你应该把它忘掉。”

“谢谢！”丁之瑜又向他拱了拱手，然后，后退了两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您，恩公！”说罢，转身向大山走去。

他本想与她交谈几句，已经没有机会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只见她爬山像步履平地一样，轻盈柔婉，婀娜顺风，到了山顶，她转身向他招了招手，然后转过身去，飘然消失于山颠云气之中。

“她‘走’了？”他喝了一口龙井茶，便产生了这个不祥之感；尽管他知道，他刚刚做了一个梦，不过梦幻而已。他是个唯物主义者，本能使他不相信梦中之事。然而，为什么凭白无故做了这个梦？梦中之事是真的？他要大胆地假设；但他还要小心地求证梦中之事是假的。他挂通了九阳大学的电话。从电话里他得知，丁之瑜没有“走”，而是出家了。真乃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也。

丁之瑜的确是出家了；但出家到什么地方？是佛教还是道教？学校并不知情。学校知道的是，两年前她办理退休时，学校高薪聘她为留校教授，被她婉言谢绝了。过后不久，她的女儿贾文贞将分配给她住的那套房子，退还给了学校。

丁之瑜出家到什么地方？是当尼姑还是道姑？许多人未必知情，但她的独女贾文贞也不知情吗？否！她很清楚。

文贞知道，母亲早就有了远离九阳的打算：那里是她的故乡，却是个令她伤心的故乡，她要远离；她是个教授，在浓烈的政治第一中，她不愿意用政治去生吞活剥文学，误人子弟，她要离开这个讲坛。退休使母亲有了远离故土环境和政治挂帅氛围的条件，因此，母亲退休

前，就有出家的打算。她清晰地记得，母亲退休后不久，两位年长的道姑，带着武当符牒来到母亲家，与母亲叙谈多天。过后不久，母亲便随两个道姑上了武当山。她还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了带三仙拱月灯上山，亲自见了史怀秀一面。史怀秀说，她娘临终前交待，神灯是周家的传家宝，如果找不到周家人，就把灯捐给道观或寺院。于是，母亲便兜着三仙拱月灯上了武当山。半个多月后，文贞接到了妈妈的亲笔信。信中母亲简要地介绍了在武当讲经和生活情况，并说“一切都安好无恙”。她终于把心放了下来。

但这么些年，文贞的心并没有完全放下，因为，自从母亲上了武当山后，就没有回过九阳。尽管母亲常年在外不回九阳，但母亲在哪里讲经，讲得怎样？在哪里生活，生活得如何？她清清楚楚。她知道，母亲讲经的地方，除武当山的修真观外，还有五台山的溥善刹和泰山的圆美苑。由于母亲讲经讲得好，能深入浅出，使不同文化层次的信徒，都能听得明白，因而每到一处，都能吸引众多信徒上山来听她讲经。几年过去，母亲在修真观，溥善刹和圆美苑，先后获得了正真道长、慧玄法师和婉如居士的法号，都有长久挽留她的意思。由于母亲传扬真善美，常说真是天道于心，善为真之怡然，美乃真善精魂，符合各家教义，于是都愿意她三处轮驻，并负责接送和修行。因此，母亲每在一处讲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三处山堂，来回轮换，也符应了这三山的心愿。

由于思母心切，有时便与苟梦则一块上山，同母亲住些时日，有时还带上孩子。

记得那年暑期，她同梦则带着孩子，来到五台山溥善刹看望母亲。时至盛夏，山里凉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地方。一家团聚，其乐也融融。有时她同梦则带着孩子，像众信徒一样，席地而坐，听母亲讲经。但见经堂之上，悬挂着八个大字，那是母亲的手书：“菩提明心，厚德载物”。因母亲曾对他说过：菩萨的“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咒，译为高智慧，即除慢心，去嫉妒，无贪欲，远愚痴，阻吝啬，勿瞋怒，换言之，就是要人们心行贯通，厚顺民意，对人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其意与厚德载物相通相融，是善的最高境界。

母亲的这种态度，她早有所知。她记得，那年她去泰山圆美苑看望母亲时，见母亲的书馆中，墙壁上有母亲手书的横联：五常融汇，民贵君轻。她知道，来圆美苑聚会的，有许多人是饱识之士。她听见了他们对美的探讨。有学者说：“什么是美？有人说‘美是形式的和谐’，有人则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更有人说‘美是生活’，但我更认同丁居士的说法：‘仁义礼智信是人类美的集中表现’。”另一位学者说：“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就是五常的体现，使美如琼浆玉露，与现代西方的人权思想异曲同工。”她把她听到的，都如实转告给了母亲。母亲听了，微笑而不应，似乎任其评头品足。

自母亲退休上山后，就没有回乡过过春节。起初她有些不自在，慢慢又理解了。今年是母亲六十大寿，她同梦则商量要大办一下，不料母亲来信说，她不想下山，不想回九阳，也不想过六十生日。开始她还是有些不理解，但慢慢又想通了。她同梦则商量，往武当走一趟，赶在母亲六十大寿那天，在山上给母亲磕个头。武当山他俩都没去过，且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便请假二十天，整装上山。

也许是思母心切，尚未动身的文贞，大白天竟做了一个梦。她看见高耸入云的武当山，不觉两脚离地，像飞天一样，飘飘然便飞上了山顶。但见山上一座道观，名曰“修真观”，那是母亲的亲笔手书。走进修真观，便是一座大殿，扁额也是母亲笔手书“修真养心”。走进大殿，但见众多信徒席地而坐，静悄悄地聆听道长讲经，她也悄悄地席地而坐。正襟危坐于中堂讲经的道长，身后的墙上，悬挂着金光闪闪的八个大字：“上善若水，自在逍遥”，分明也是母亲的手笔。讲经的道长呢？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多未曾相依偎的母亲。在她的眼里，母亲还是那样端庄、高贵和优雅，虽年已花甲，似乎更年轻了。令她遗憾的是，正要与母亲相见，梦寐忽去，觉寤立至，使她无法与母相拥，更没法给母亲磕头。然而，梦中所闻所见，耳熟能详，几乎全是与母亲相处时情景的复制；其中，山顶的观殿，几乎同母亲寄来修真观照片一模一样。

下了火车转班车，下了班车转步行，经过三天的奔波，文贞同梦则来到山前一条小河边。也许是日落西山，天色已晚，一艘渡船停在对岸村口。她大声喊道：“我要过河！”对方应了一声后便把船划了过来。划船的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翠翠！”她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因为，眼前的这位小姑娘，就是她心目中的翠翠。

“你怎么知道我叫翠翠？”她本不叫翠翠，自从替爹妈摆渡以来，过往客人中有些人经常这么称呼她。久了，名字又好听，她认了。

“像！”文贞笑道。

姑娘听了嫣然一笑说：“阿姨，你们可能是上山听经的。天快黑了，还有十多里山路，你俩得住下。”

“有旅社吗？”文贞自然问道。

“没有。”翠翠说，“我们村子很小，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没关系，可住到我家。”

有什么办法？文贞和梦则下了船，便随翠翠来到了她家。

翠翠家在村口路北，院子躲在土坯院墙之中。推开院门，翠翠高喊了一声：“妈，有客！”

只见一中年农妇，应声认从堂屋里走了出了。堂屋是三间草房，座北朝南，土坯墙裙，青砖包门、蓝瓦压脊。显然，中年农妇是翠翠的母亲。农妇让客人坐在院中的竹靠椅上，然后以堂屋提出一个竹编暖水瓶，为客人倒了两杯热水。院中四人正在寒暄说话，忽见一人推开院门，走了进来。此人五十上下，黝黑面孔，胡子拉碴，头戴竹帽，身佩蓑衣，肩扛鱼网，手提一兜鲜鱼，见文贞和梦则两人起身相迎，说道：“坐，坐，莫客气！”说罢，将身扛的鱼网交给小翠，一兜鱼儿倒到木盆中，有的还活蹦乱跳。他脱去竹帽，露出了盘在脑后的发髻，除去蓑佩，现出了蓝色的上衣，一幅道士的扮相。洗了洗手后，便坐在文贞和梦则两人相对的竹靠椅上。不用问，他是翠翠的父亲。

“今儿个运气好，一网下去打了个十来斤，鱼跳网罟有客来，果然不错！”翠父话虽有瓮声，却无瓮气。

“青鲩、草根、鲫瓜子，净是小的，没有一条大的？”翠母问。

“供销社都把大的挑走了。”翠父说。

“噢，应该！”翠母说，“看你好像有意见？”

“有甚？我说的都真。”

其实，翠母知道翠父说的是实话。他夫妻俩都在教，都知道修真养心，实话实说，从不瞎说。翠父嘱咐翠母，把鱼炸了，陪客人喝壶酒。在翠翠的攒忙下，翠母把做好的大米饭、白菜豆腐汤和十多条干炸鱼瓜子端到饭桌上。翠父力邀文贞和梦则桌边坐下，请他俩喝酒。文贞和梦则千辞万谢，但无法拒绝，只好坐了下来。翠父从竹编葫芦酒壶里将酒倒到小铜壶里，斟了三杯，把两杯端到了文贞和梦则桌前，端起一杯，说：“这酒是老家酿的，纯高粱，味正，略带甜头，65 度，是好酒。喝！”说着，高举酒杯，摆出了碰杯的姿势。尽管文贞和梦则俩再三说从不沾酒，但翠父不依不饶，说，那怕只沾沾舌尖就行。无奈，文贞和梦则只好沾了沾舌尖，翠父却一饮而尽。

三杯过后，翠父脸色微红，打开了话匣子说：“看样子你俩是去山上修真观听经的吧？”翠父不等文贞和梦则两人回答，便介绍起修真观来。他说，修真观很大，有出家的道士道姑一百多人。观内有大殿五六座；最前的是三清宝殿，是供信徒香客善赡、参拜和祭祀的地方；靠后的修真养心殿，是讲经、诵经、听经的地方；东西两侧偏厦为斋房，后面有两个小院，是男女道士分居之处。东叫坤院，有姊房三四十间，是道姑衣食起居的院落。西为乾院，有寮屋三四十间，是道士生活的地方。观外有银杏客栈，是来往香客信徒们的住地。在酒力的作用下，翠父越说越兴奋，他说：“如果是来听经，就去听正真道长的，信徒们都说她讲的最好，耐听。”

“好在哪里？”文贞一边吃着饭一边好奇地问，她知道他夸奖的人正是他俩登山要见的母亲。

“她讲的通俗易懂，她说五台属善，泰山属美，武当修真，合起来叫修真养善哺育美。一个道长对我说：‘正真道长讲的真善美，就是说，没有真，就不会有善和美，更不会有自主权。因此，人生第一就是修真养心，修成真人，仙人，首先要养成仙人的心肠。’ 丁道长讲经，讲得在理，好听，讲到我心窝里了！”翠父的话粗中有细。

“你们看，”翠母搭腔了，“两杯下肚便逍遥自在起来。”

“逍遥自在错啦？”翠父一本正经地纠正说，“丁道长每次讲经，都要挂起她亲笔写的那个条幅，就是‘上善若水，自在逍遥’。水本性就是自在逍遥：水久滴可穿石，自由流淌成溪成河成海洋，可以说是‘无为而无不为’。水的品行高尚：它造福于人类而不与人相争，也不嫌贫爱富，对强弱贵贱也一视同仁。对么？现在的政策多好，我想干啥就干啥；有人靠山吃山，我就靠河吃河。这不，一网打了十来斤，供销社收走了 8 斤，给了我 5 块。今晚你们俩要跟我们一块吃酒，自在逍遥啊，这就是我们的农家乐，”

“是啊。”翠母也搭腔了，说，“要是前几年，你们想吃鱼虾也是‘瓜菜代’。”

文贞也是过来人，知道当年“瓜菜代”的原因，现在放开了，农家自由啦，乐啦，大米饭和酒肉都摆上了农家饭桌。她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是啊。我们道家常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多好的经啊！”也许出于本能，翠父又一杯下肚后，便向他俩宣扬起道经来。“过去是听话要听党的话，现在是党愿意听我们道家的话，不是吗？经上说得明白：‘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党就分田到户，叫我们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一来，自由得多了，聪明才智也跳出来了，稻谷小麦玉米大豆，都从地下自动蹿了出来。现在我们不再‘忙时吃干，闲时喝稀’了，也不‘瓜菜代’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得饱，吃得好，饭桌上也见了荤腥，有了鱼肉。——这全靠我们农民放开手脚，自在逍遥。”说罢，一杯酒又灌了下去。

文贞想道，自己是从医的，也读过《老子》和庄子的《逍遥遊》，总觉晦涩难以理解，如果不是母亲经常给她讲解，她也只能是似懂非懂而已。眼前的翠父，对经的理解，超过了她的想象。因此，她判断，翠父是个颇有文化的农民。

文贞的判断不错。是夜，文贞和梦则住在偏厦里，那是翠翠家新盖的两间瓦房。经过晚上的交谈，他俩得知，翠父原先是数学教师，因说了句当时不该说“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搞合作化”的真话，被打成右派，革职回家种地。令他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他竟得到了改正，由敌我矛盾改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学校依照上级规定，通知他上班；然而，他婉言谢绝了。因为，教师虽有固定收入，但被改造者的身分并没有多大改善，地位仍然不高，况且有“八级工不值一垅大葱”的流言，而他打十天鱼，收入就超过了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何必回头去当那地位不高收入不多的教师呢？翠父还有两个男孩在南方打工，收入相当不错，增加了家里的积蓄。因此，改革开放后，仅仅两三年间，翠翠家就变了样：不仅盖了两间新瓦房，买了个手扶拖拉机，还准备好了明年将三间堂屋推倒改建成砖瓦房的资金。第二天早饭后，当翠父开小拖车送他俩上山时，梦则拿出 20 元酬谢款待。翠父只收了八毛。翠父说：他这里不是旅社，不收住宿费；凡上山听经的，一律免费坐车；饭费每顿收两毛，同接待乡里干部一样。情真意切，他俩也奈何不得。到了山顶修真观前，因正真道长正坐忘修真，不讲经，翠父便与他俩辞别。留下一句话：“欢迎再来！”

听说是正真道长的独女来观寻母，姜姓知客便主动接待了文贞和梦则。她先带他俩到修真养心殿观看道士坐忘。

文贞和梦则随知客轻手轻脚来到修真养心殿前，但见三仙拱月灯，放在上方的一张方桌上，闪着微弱的红光，二十多位道士，男女分坐在灯的两侧，闭目打坐，寂静无声。在五台，她知道这叫坐禅，在这里，知客告诉她叫坐忘心斋。她见母亲闭目坐忘，周围也没有一点声音。看罢，她俩随知客来到偏厦的一间斋房中坐下。

知客告诉他俩，正真道长坐忘时间最长。她说，一般坐忘两到三个小时，正真道长坐忘一般为四到五个小时，最长达十小时以上，中间不吃不喝不拉撒，好象新陈代谢都停止了。方丈说正真道长知识渊博，品格高尚，坐忘情真意切入心斋，是何仙姑下凡，必能飞天成仙。方丈欲让位于正真道长，她坚辞不受。知客还告诉他俩，她虽比丁道长小几岁，但出道却早

四五年。她曾是谷城县二中政治教师，因嫌政治真少假多，太脏太丑，在讲政治挂帅时，不自觉犯了严重错误，被贬为校工。退休后便来这里修真养心，与丁道长一拍即合，结为知己。

正真道长下功后，略食小斋膳后，便来到偏厦斋房，与女儿女婿相见。相拥后，但见女儿女婿后退两步，倒身下跪，连磕了三个头。丁之瑜恍然大悟，今天是她的六十大寿，文贞来信中已经说了，坐忘中竟然忘了。她叫文贞和梦则起来坐下，对他俩笑道：

“道家修真养心不言寿，六十寿辰竟忘了，好在你们记着。今儿个破例了，接受你俩磕的头，因你俩不远数百里而来，是情真意切，符合道教教规。”

“妈，”文贞对一次坐忘长达十小时颇不以为然，便说，“听知客说，你打坐练功一坐十个小时，不吃不喝，是不是过分啦？”

“你是从医学学科角度说的。”丁之瑜笑道，“道家认为，修真于心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道教心法中的坐忘，‘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念俱遣’，亦即‘摒除欲念，断绝思虑，专志于道’，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心斋境界。——这属于与科学相对应的神学范畴。”

“两者对立吗？”如果是文贞，她不会这样问，因为，她了解妈妈的思想。

“科学与神学是对立的。”丁之瑜针对女婿的疑问回答说，“但不要忘记，两者是相应又相成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在科学和神学之间有个无人地带，就是哲学。对此，有些量子力学家们认为，他们正在走向无人地带。应该说，这个无人地带是存在的。在探求世界本源的道路上，科学家们在坚定不移地钻研、探索，神学家们在持之以恒地修炼、追求；我深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在无人地带中握手相庆。”

由于听得多了，对于母亲的这种思想，梦则同文贞都能理解，并能顺其自然。他俩知道：每当提起医学时，母亲告诫他们，眼前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鼓励他们去探索，去开发。

按照母亲的安排，文贞和梦则在观里住了七天，听了七天的经，坐忘也体验了七次，加深了对道教对神学的理解。

第八天，知客已安排好，要他俩乘坐道观的小三轮车，直接到焦枝路火车站上火车。文贞对母亲说：“俺俩想原路返回，顺便看望一下翠翠，那是个真诚可亲的一家人。”母亲与知客相视一会，笑道：“听你姜姨的安排，去吧。”他俩只好上了小三轮，尽管心里还想着翠翠一家人。是的，她曾向母亲说了翠家的款待，说了翠父所说的一切，母亲听了，微笑而不应，似乎任你感概，任你赞叹。

回到九阳，遵照母亲嘱咐，开始减少给母亲写信，以支持母亲修真养心。

遵照母亲嘱咐，她给母亲的信由每年四五封减少到两封；几年后，又减为每年一封。当母亲七十、八十大寿时，她要求母亲允许她上山做寿，都被母亲拒绝了。当母亲临近九十大寿时，她写信给母亲，计划带全家乘车上山给母亲做寿。令她意外的是，她没有像往年那样见到母亲的亲笔回信，接到的却是姜姨知客道长的回帖：清静无为

接到回帖，她突生异想：难道母亲坐化了？她同梦则商量后，便驱车前往武当。

登山要顺便到小翠家一趟，回拜当年对他俩的款待。但今非昔比，当年通上山顶沙石小路，已变成了双行道的柏油沥青路。当驱车到那条河的河边时，渡口已不复存在，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飞跨在河上。对岸翠翠家已不知去向，音讯皆无，但见香火买卖，盛况空前。由于打听不出翠翠家的去向，只好山门买票，驱车上山。

山上，修真观前，门庭若市，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方香炉，灰烬成山，腾腾香火，缭绕不散。走进真观门庭，但见观内绿树环抱，花草簇拥，座座大殿，初貌新颜，飞檐翘角，似鸟展翅，金碧辉煌的琉璃瓦，与朱红色的墙，相映成趣，两侧厢房，已成迂回的长廊，更有古朴亭台、水榭，点缀其间。——今非昔比，焕然如新。在善男信女的川流中，一队祈福纵队，从人流穿出，他们打着五彩旌幡，奏着道乐，缓步于人流之间。有人说，信徒捐款10万，观方才为他举行这种祈福仪式。文贞和梦则无心观看这些，心急火撩地寻找他们的母亲，遗憾的是，许多道士对他俩都摇了摇头。

情急之下，他俩无目的地来到了观厨斋堂。当知道他俩是正真道长的女儿和女婿时，庖厨道长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俩。庖厨道长热情地向他俩介绍：自从成立武当旅遊开发公司后，修真观变化很大，六个大殿中三座是推倒后新盖的，三座是翻新的；道士绝大多数是新招的合同工，方丈、法师、道长多是组织部调来的干部，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现今的方丈，就是我们修真观的党委书记；方丈常对我们说，宗教要走中国化的道路，中国化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庖厨道长还自我介绍说，二十多年前，他是来观里修真养心的道士，公司化后，不再修真养心，成了监院的一名合同工。因会做斋饭斋菜，做得好，花样多，入了党，被监院主持提拔为主管观厨斋堂的庖厨道长。庖厨道长还对他俩说，正真道长知识渊博，讲经无人能超过她；但公司化后，不用她了，她同知客道长和十几个道姑一起，被开发公司安排到玉清观里修炼。后来，为了修路，玉清观被拆除，道姑们都被遣送回家。

“正真道长身体可好吧！”庖厨道长下意识地问道。

道长问的使他俩很尴尬，只好如实答道：“母亲没有回家，我们是来找她的。”

庖厨道长听了表示惊讶，但很快平静了下来。说：“正真道长坐忘认真，气运丹田，虽已八九十了，身体仍然轻便硬朗。如果她没回九阳，肯定随知客道长去谷城了，因为她俩关系最好。”说罢，便到监院主持那里抄来了姜道长家的地址，告诉他俩说：“到那里，一定会见到你们的母亲。”

由于寻母心切，谢别了庖厨道长后，便驱车下山到了谷城。很快他俩找到了姜道长的家，在城南一个半山区的姜家湾小镇上。当是时，姜道长正同六七个信徒在坐忘，她的侄儿接待了他俩。据她侄儿介绍：在武当，姑妈没有存身的地方，同许多道士道姑一样，只好回家修炼。由于姑妈在山上颇有名气，回家后，许多信徒也跟着来家听经和修炼，有时多达三十多。三十多人的聚集，引起了政府的警觉。政府规定：每次聚集听经和修炼人数不得超过八人，否则，违规，禁止。信徒们都很听话，自觉，主动安排好了次序。你看，每拨来听经和修炼的信徒，只有六七个，符合政府规定。

坐忘结束，姜道长在道堂里接见了文贞和梦则。这位已八十六七岁的道长，由于长期修炼，容颜仍停驻在六十多岁上。只听她对他俩说：

“我给你俩写的信，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文贞抢着答道，“只有四个字。”

“是的，那是经书里的四个字。”姜道长庄重地说，“也是你母亲留下的四个字。”

原来，玉清观拆除前，政府通知所有神职人员下山回家，也书面通知丁之瑜回九阳老家。年将九十的丁之瑜，当接到书面通知后，紧闭两眼，对着姜道长说了一句话：“五十年浩劫，五百年重建！”。姜道长会意点了点头。姜道长知道丁之瑜不愿下山，更不愿回九阳，便劝她随她回谷城，她摇了摇头。当晚，她见她点燃三仙拱月灯，在微弱的灯光下，独自一人殿中坐忘。过了三更夜半，姜道长忽然发现：正真道长丁之瑜和三仙拱月灯已不知去向。她遥望远山，忽闻正真道长诵扬经书之声，从山那边传来，在夜半空中回响：

清-静-无-为-

第二天，为了寻找丁道长和仙灯，道姑、信徒和民警们，在方圆十里内搜寻，也没见其踪影。一个年届九十的老人，能到哪里？

当众道徒回到玉清观时，姜道长把昨夜所见所闻给他们说了一遍。众道徒听了先感惊讶，继而困惑，最后，他们认同了姜道长的所见所闻，因星云谶曰：似信非信未若信！

“她‘走’了？”文贞急切地问。

“是的，她走啦。”姜道长十分坦然地回应。

听罢，文贞哽咽，接着泪流满面，恸哭起来。

“你不要哭，应该高兴。”姜道长安慰说，“她没有‘走’，她活着，真实地活着，永远地活着！”

对姜道长的话，他俩亦似信非信未若信，驱车回了九阳。不久，他们收到了姜道长的来信。看罢，眉间始有所舒展。信中只有四句：

心斋自嫌觥筹乱，坐忘尽弃青黄色。借问飞天真何在，夜半遥望渺云汉。

2023.02.22 二稿完